

26AUG1940

# 中國 藝術

新  
華

#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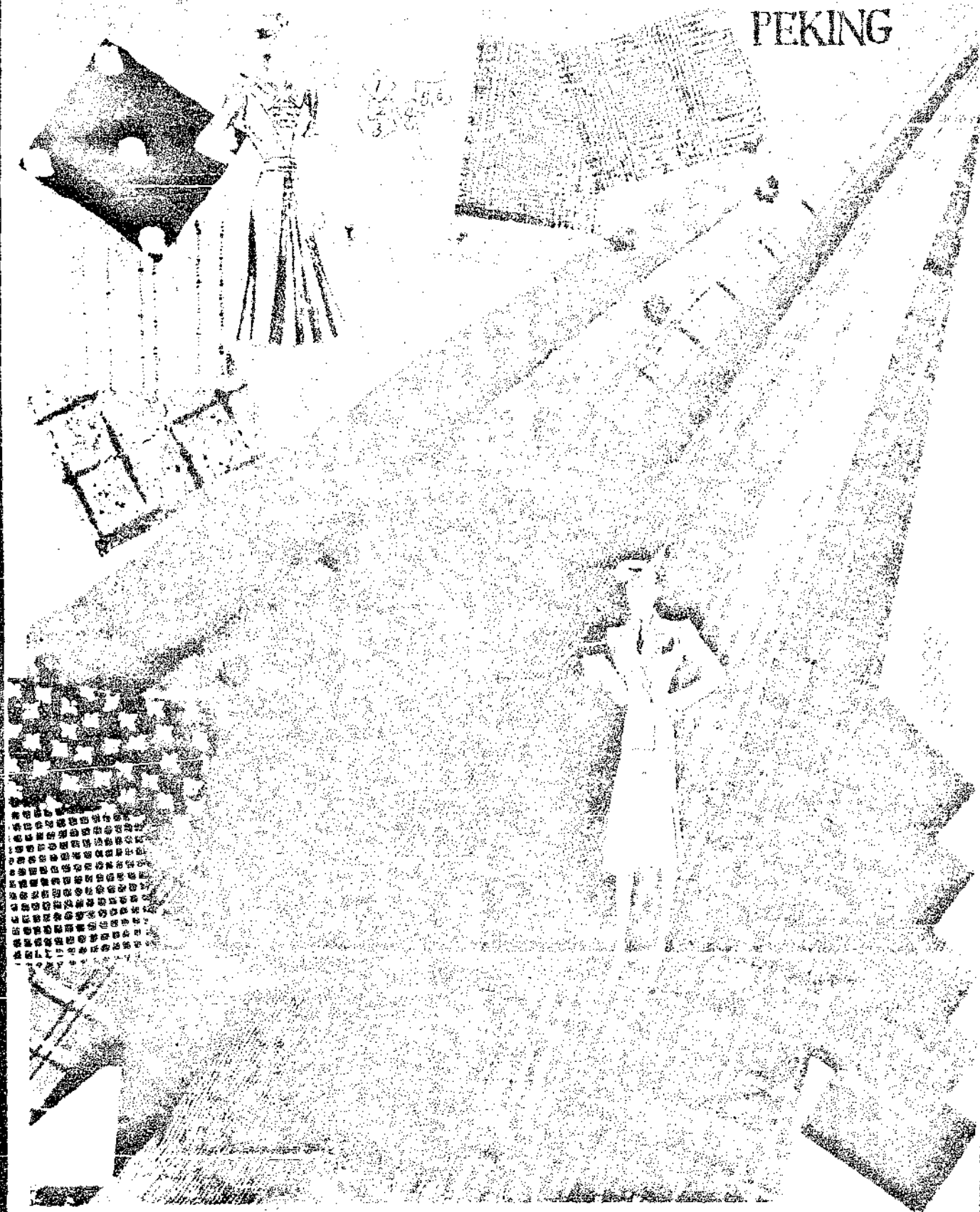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六期



# FORTUNE STORE

PEKING



衣大服西 行洋羅福 絨呢緞綢

三三三〇五話電動自

口南于池北城東京北



# 中國文藝

週年特大號



第二卷 第六期

---

中國文藝社發行

---



刊 月

# 中國文藝

週年號 · 第二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 隨筆與散文

緣 日	知 堂 (一)
說 龍 鐘	燕 者 (三)
雲 水 集	佩 宜 (七)
費宮人故事	朱 華 (八)
曼珠大師與文學	(三)
三言兩語集	劉 一 琴 (四)
春 痕 抄	念 青 (一六)
晚 鐘	張 槐 (二〇)
談 嗜 好	張 金 壽 (二二)
廢 言 廢 語	者 也 (三三)

## 論 文

戰國策在中國文學上的評價	王 岑 (二四)
古啼笑錄	浚 汀 (二八)
由文壇上的播鼓談到創作上的貧困	柳 英 (二九)

## 藝 術

論 舊 劇 的 美	張 鳴 琦 (三)
參觀郭柏川先生畫展後	劍 鏢 (三三)
國外名作家寫稿法	綠 葉 (三四)
畫 展 參 觀 記	木 活 (三五)
離婚讀後	章 瑜 輝 (三六)
漫 畫 與 女 人	植 荒 (三七)
王 維 (2)	小 尹 (三九)



詩

鵲	開元	(四)
笏山散人吟艸	笏山散人	(四)
未作曲的抒情詩稿	江文也	(四)
舊園	王琅	(四)
愁與恨的曲譜	若茹	(四)
題	失	(四)
黃昏時	候	(四)
失	威立	(四)
意	駙	(四)
中	曹原	(四)
雲	彭炎西	(四)

歌 詩

游	子	傅	莓	(四)
流	浪	苗	丁	(四)
啼	雞	顧	視	(四)
山	火	顧	視	(四)
夢	一	張	種	(四)
夢	二	張	種	(四)
和漁洋先生秋柳元韻	江朝宗			(四)
王城詞	葉	曼	劍	(四)
燹餘詩	存	風	谷	(四)
紅雨	詞	鮐	哉	(四)

漫畫

介紹與批評

一年來之「中國公論」

希望與失望

「荒」錄

鍾 綠 (四)

木 智 生 (五)

左 洛 (五)

司徒珂 (五)

諦聽輯 (共四頁)

朋友等 (共二頁)

創作

春潮	雲	將	(七)
鴻門之宴	惠	民	(七)
末一次的聚會	汪	家	社 (八)
醜花	南	山	義 秀 著 (八)
蟲	唐	蓬	譯 (八)
誠心	嶺	楷	(九)
葵的影子	滙	光	(九)
江岸	高	霞	(一〇)
追求	楊	潤	(一〇)
往事	張	華	(一一)
往	張	華	(一一)

編者

長篇

連載

咆哮山莊 (5)

密愛黎·勃郎特作

林 栖 譯 (一二)

編者 (一三)

# 緣日

知者

到了夏天，時常想起東京的夜店。己酉庚戌之際，家住本鄉的

西片町，晚間多往大學前一帶散步，那里每天都有夜店，但是在緣日特別熱鬧，想起來那正是每月初八本鄉四丁目的藥師如來吧。緣日意云有緣之日，是諸神佛的誕日或成道示現之日，每月在這一天寺院舉行儀式，有許多人來參拜，同時便有各種商人都來擺攤營業，自飲食用具，花草玩物，以至戲法雜耍，無不具備，頗似北京的廟會，不過廟會雖在寺境內，似乎已經全是市集的性質，又止以白天為限，緣日則晚間更為繁盛，又還算是宗教的行事，根本上就有些不同了。若月紫蘭著東京年中行事卷上有緣日一則，前半云：

「東京市中每日必在什麼地方有毘沙門，或藥師，或稻荷樣等等的祭禮。這便是緣日，晚間只要天氣好，就有各色的什麼飲食店，粗點心店，舊家具店，玩物店，以及種々家庭用具店，在那寺院境內及其附近，不知有多少家，接連的排著，開起所謂露店來，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要算是草花店吧。將各樣應節的花木拏來擺著討着無法無天的價目，等候詩頭來上鉤。他們所討的既是無法無天的價目，所以買客也總是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亂七八遭的還價。其中也有說豈有此理，拒絕不理的，但是假如看去這並不是開了玩

的，賣花的也等到差不多適當的價錢就賣給客人了。」寺門靜軒著江戶繁昌記初編中有賽日一篇，也是寫緣日情形的，原用漢文，今抄錄一部分如下：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可以證都中好賽為風之古。賽最盛於夏晚。各場門前街賣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摩蠟燭，賣食物者必安牀閣，弔魚油燈火，陳果與鹹，燒團粉與明黍，（案此應作鱈魚），軋々為魚餅，沸々煎油餛。或列百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關合印，賭一貨賣之於數人。賣茶娘必美艷，鬻水聲自清涼。街西瓜者照紅笙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案據旁調即酸漿），十頭一串，大通豆一囊四錢。以硝子蟻窠金魚，以黑紗錢貯丹塗。近年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緣麥湯出葛湯，白葛湯出卵湯，並和以砂滑，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鬻駝師（案即花匠）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於架上，開花閑草，闢奇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錢蒲細葉者裁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素垂之。若作托葉衣花，若樹戶餘挾枝。潮王樹（案即仙人掌）擁廣美人草，鳳尾蕉雜麒麟角（原注云，漢名龍牙木）。百兩萬，萬年

青，珊瑚翠蘭，種々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醫，女郎花（原注云，漢名敗醬）媚伴老少。露滴淚斷陽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拱立，鳳仙花自不凡。領幽光牽牛花，妝開色浴陽花。卷丹偏其，黃芹萋兮。桔梗簇紫色，欲奪他家之紅，米囊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々可拾。新羅菊接扶桑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綺綺叢間，夾以蟲商。宮商徽如，徵羽縹如，狗蠅黃（案和名草雲雀，金鈴子類）唱，紡績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爲聒々兒所奪。兩檐籠內，幾種蟲聲，唧々送韻，繡出武藏野當年荒涼之色，見之於鬧熱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江戶繁昌記共有六編，悉用漢文所寫，而別有風趣，間亦有與中國用字造句絕異之處，略改一二，餘仍其舊。初編作於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今已一百十年，若月氏著上卷刊於明治辛亥（一九一〇），亦在今三十年前，而二書相隔蓋亦已有八十年之久矣。比較起來，似乎八十年前後還沒有什麼大變化，本鄉藥師的花木大抵也是那些東西，只是多了些洋種，如鶴子花等罷了。近三十年的變化或者更大也未可料，雖然這並沒有直接見聞，推想當是如此，總之西洋草花該大佔了勢力了吧。

北京廟會也多花店，只可惜不大有人注意，予以記錄。北平風俗類徵十三卷，徵引非不繁富，可是略一翻閱，查不到什麼寫花廠的文章，結果還只有敦禮臣所著的燕京歲時記，記東西廟一則下云：

「西廟曰護國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東廟曰隆福寺，

在東四牌樓西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開會之日，百貨雲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虫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乃都城內之一大市會也。兩廟花廠尤爲雅觀，夏日以茉莉爲勝，秋日以桂菊爲勝，冬日以水仙爲勝，至於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於嚴冬開放，鮮艷異常，洵足以巧奪天工，預支月令。」這里雖然語焉不詳，但是慰情勝無，可以珍重。這種事情在有些人看來會覺得沒有意思，或者還是玩物喪志，要爲道學家所呵叱，這者我也知道，向來沒有人肯下筆記錄，豈不就是爲此麼，但是我仍是相信，這都值得用心，而且還很有用處。要了解一國民的文化，特別是外國的，我覺得如單從表面去看，那是無益的事，須得着眼於其感情生活，能够了解幾分對於自然與人生的態度，這才可以稍有所得。從前我常想從文學美術去窺見一國的文化大略，結局是徒勞而無功，後始省悟，自呼愚人不止，懊悔無及，如要捲土重來，非從民俗學入手不可。古今文學美術之菁華，總是一時的少數的表現，持與現實對照，往々不獨不能疏通證明，或者反有牴牾亦未可知，如以禮儀風俗爲中心，求得其自然與人生觀，更進而了解其宗教情緒，那麼這便有了六七分光，對於這國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不佞不湊巧乃是少信的人，宗教方面無法入門，此外關於民俗卻還想知道，雖是炳燭讀書，不但老學而且困學，也不失爲遺生之法，對於緣日的興趣亦即由此發生，寫此小文，目的與文藝不大有關係，恐難得人家賜顧，亦正是當然也。廿九年六月，夏至節。

# 說 龍 鍾

— 燕 齋札記之五 —

燕 者

方以智云：「龍鍾一作隴種、隴鍾、隴種、隴鍾，轉為隴東  
 隴涼。」（通雅卷六釋詁）  
 吳王云：「隴種、隴鍾、隴種、隴東、龍鍾也。」

（別雅卷一）

## 一 引言

十五年前，余在中學讀書，暑假旋里，每日除用一二小時作「暑假作業」外，其餘光陰泰半消磨於讀小說中。一日，讀儒林外史至第八回見蘧太守對二位婁公子說：

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太保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說我蘧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

當下對於龍鍾二字之意義，不甚明瞭，便取出辭源檢查，辭源上說：龍鍾，古疊韻形容字。本作隴種，見荀子；又作隴鍾，見揆蒼；唐人多作龍鍾。二字取義甚多，杜甫詩：「何太龍鍾極」，言身體衰憊也；白居易詩：「莫問龍鍾惡官職」，言潦倒失意也；岑參詩：「雙袖龍鍾淚不乾」，言需濡溼潤也；蘇頌詩：「龍鍾踏澗泥」，言蹣跚難行也。或謂龍鍾為竹名，言老人如竹搖曳，不能自持也；或又謂龍鍾為石名，言老人體重如石之笨累也，皆近附會。

看罷，衆說紛紜，未知孰是。午飯時，問難於家大人，大人曰：「雙龍鍾韻字，多有不可依字為訓者，杜甫寄高適岑參三十韻一詩中曾用

之，可一查。於是倉卒飯畢，便自大人書櫥內取出仇兆鰲輯註之杜詩詳註，見卷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何太龍鍾極下註云：

龍鍾，歎衰老。……王褒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青箱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而已為耳，蓋起於西域二合之音。龍鍾切為癡，潦倒切為老，謂人之癡老，以龍鍾潦倒目之。音義取此。錢箋：「龍鍾，演義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鬢髮拉搭之類」。按荀子議兵篇：「觸之者角摧，隴種東籠而退耳」。注：「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新序作隴種而退」。龍鍾似即隴種，語轉而然耳。薛春舒注：「廣韻：「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於持」。此語，杜撰不經，後人記事珠等書據為故實，可笑也。李濟翁資暇錄，解龍鍾尤支離。陳信竹杖賦：「每與龍鍾之族，幽鬱沉沉」。注：「龍鍾，竹名」，亦屬相沿之說。今按洞冥記：「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龍鍾三說不同，如洞冥記，是老人身重如石，難移動也。

閱畢，當時對於錢箋引蘇氏演義之說少覺滿意，然亦不曉其所以然。



及入大學，於閱覽書籍時，頗留意各家關於龍鍾二字之詮釋，即於師友閒談之際，亦往往徵詢對於此二字之意見。民國二十二年暑假，余返里省親，一日傍晚，侍從家人赴村外散步，路遇二老者自城中趕集歸，年俱五十餘，均肩負「搭子」，其一甚健壯，行走如三十許人，另一則甚衰憊；步履維艱，大有追趕不及健者之勢，健者顧向健者曰：「瞧你這個累孽勁！」余聞聽之下，忽悟及龍鍾似是累孽之音轉，即質疑於家人，大人曰：「累龍雙聲，孽鍾亦雙聲，累孽轉作龍鍾，甚為可能，惟不審凡用龍鍾者，是否皆可以累孽釋之耳」。時余以見聞淺陋，亦不知凡用龍鍾處是否皆可以累孽釋之也。二十四年秋，余回母校燕京大學任教，一日自圖書館借出胡鳴玉之訂謄雜錄，其中載有龍鍾一條云：

龍鍾，一說竹名，謂年老之人如竹，搖曳不自矜持，一說石名，謂老人身重如石，難移動也；此皆杜撰不經之語。杜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錢箋云：「龍鍾，演義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鬢髮拉搭之類」。玉謂若作竹石名，是死字，如何對得出處二字來。且其為義亦不一，有作下淚解者，有作踟躕解者，今人但知為老憊用耳。王褒書云：「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常建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案此乃岑參詩，四庫提要已辨其誤。李端詩：「龍鍾相見誰能免」，此下淚之狀也。蘇頌詩：「龍鍾踏澗泥」，香山詩：「瀟灑登山去，龍鍾遇雨回」，「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脆好詩篇」，此踟躕之意也。杜詩：「何太龍鍾極」，高適詩：「龍鍾還忝二千石」，元稹別妻詩：「誰不厭龍鍾」，白居易詩：「白首誇龍鍾」，元遺山詩：「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屬負隨牆」。此老備意也。又荀子：「隴種東籬而退」，注：「遺失貌」。埤蒼作龍鍾，或作龍鍾。杜為侯景傲梁曰：「龍鍾稚子」，裴度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總為潦倒笨累之狀。乃知二字之解甚多，隨所用而各異，不得拘泥於老憊一意，而與竹石之俗說紛紛也。訂謄雜錄卷四

讀罷，大有所感，數次欲為文記之，俱以見聞未周，未敢遽而著筆。本月十一日於苦雨齋晤及張深切先生，謂中國文藝社行將改組，屬為本刊作一最後記念，爰將往日搜羅之材料排比成篇，先列舊說，次辨其誤，而以管見附其末焉。一得之愚，未敢自是，進而教之，俟諸博雅君子。

## 二 舊說

歷來詮釋龍鍾者衆矣，舉其聲聲大者約有十說，茲略以時代為次，分列於後，其有引據某說者，亦於其下分別註明。諸說之中，有標以人名者，有標以書名者，復有標以義訓者，非敢自亂其體例，蓋為便於標識與醒目計也。

### (甲) 石名說

洞冥記卷二：「元封二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鑿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仇兆鰲註杜詩，劉堅修潔齋閑筆，均主是說。

### (乙) 廣韻說

(竹名說) 廣韻係宋陳彭年等據隋法言切韻所撰，姑列於此。  
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也」。楊慎丹鉛錄，薛蒼舒註杜詩，倪璠庾子山集註，段長基(原署外方山人)談微，均主是說。

### (丙) 楊倞說

荀子議兵篇鹿埤龍種東籬而退下註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埤，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龍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籬與凍瀟同，沾溼貌，如衣服

之沾溼然。」

(丁) 李匡又說

資暇錄云：「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鍾即涪爾，涪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激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戊) 蘇軾說

蘇氏演義云：「龍鍾者，不昌熾，不翹舉貌，如鬢髮拉搭之類」。韓昌黎集註，蘇文忠公詩合註，錢牧齋箋杜詩，均主是說。

(己) 二合音說 (龍鍾切爲鍾)

青箱雜記(有引作細素雜記者)云：「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區，而已爲耳，蓋起於西域二合之音。龍鍾切爲瘡，潦倒切爲老，謂人之瘡老以龍鍾潦倒目之」。(見仇兆鰲杜詩詳註引)周祁名義考，杭世駿訂爲類編，楊倫杜詩鏡銜，馬朴讀誤，均主是說。翟灝亦云：「大凡古人形似之辭，皆無定字，而其音皆二合。龍鍾，二合音也，故以平聲呼之，則云龍鍾；上聲呼之，則云龍鍾；去聲呼之，則云僂僂；入聲呼之，則云趨趨；隨其音之輕重高下以變其字，均不可以義說也」。(通俗編卷三十四狀貌類龍鍾條)

(庚) 田藝蘅說

留青日札云：「鍾，聚也，龍至於老，則蟠聚不能奮飛」。(韻學通俗編卷三十四狀貌類龍鍾條引)

(辛) 王肯堂說

鬱剛齋筆塵卷三云：「博洽云：『龍鍾，行不進貌，一日小兒行也』。然則假借幼態爲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耳」。

(壬) 淚貌說

胡鳴玉云：「且龍鍾之義亦不一，有作下淚者解，王褒書云：『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常建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李端詩：『龍鍾相見誰能免』，此下淚之狀也」。(訂鴻雜錄卷四龍鍾條)郝懿行亦云：「又垂淚貌，琴操退怨歌：『空山秋歎淚龍鍾』，案涕龍鍾猶言淚闌干，蓋亦披散之貌也」。(證俗文卷六龍鍾條)

(癸) 趙瓊山說

隆鐘，言老人俯首昂背，如鐘之隆起然。(馬朴譚誤卷一龍鍾條引)

三 辨誤

昔人詮釋龍鍾二字者，率不免於二病。望文生義，未能通貫，一也；依字爲訓，忽略聲韻，二也。惟其望文生義，未能通貫，故釋老態者不能以之釋淚貌，釋淚貌者不能以之釋老態，惟其依字爲訓，忽略聲韻，故不能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遂走入穿鑿附會之途。茲復將前舉十說分列於後，而一一辨其謬誤，不才非敢信口雌黃，厚非古人，蓋所見所聞，容或各異耳。

(甲) 石名說

胡鳴玉云：「龍鍾一說石名，謂老人身重如石，難移動也。此杜撰不經之語」。(訂鴻雜錄卷四龍鍾條)四庫提要評訂鴻雜錄云：「龍鍾一條，不取竹名石名之說是矣」。(子部雜家三)

(乙) 廣韻說 (竹名說)

王肯堂云：「楊用修云：『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搖曳不能自禁持也』。按龍鍾特竹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搖曳，何獨取此竹爲名！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搖曳明矣」。(鬱剛齋筆塵卷三)胡鳴玉云：「龍鍾，一說竹名，謂年老之人，如竹之搖曳，不能自矜持，此杜撰不經之語」。(訂鴻雜錄卷四)

杭世駿云：「或又云，龍鍾竹名，枝葉搖曳不自禁持，老人似之，竊恐其未必然。竹名宜作鐘籠，見南都賦（訂補類編卷一）霍灝云：『戴愷之竹譜，但言鐘籠竹名，馬季長笛賦亦云鐘籠。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大竹，徑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名龍公竹』。未言龍鍾。惟南越志謂羅浮巨竹，謂之龍鍾竹，然此正竹之至大而強勁者，又何不能自持之有！若言其搖曳，則凡竹枝俱然，何獨取龍鍾以爲言？廣韻之牽合附會，不待深辨矣。』（通俗編卷三十四狀貌）

（丙）楊倞說

郝懿行云：「鹿埤，隴種，東籠，楊註：『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發軔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任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今謂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埤隴種隴凍，似皆失之，（荀子補注）又云：『或謂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恐非。』（證俗文卷六）

（丁）李匡入說

四庫提要資暇集下云：「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訂補雜錄下云：「李匡入資暇集所解龍鍾之義，乃誤指龍爪泥痕」。霍灝亦云：「資暇錄謂龍鍾卽澤，蹄足所踐處，龍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濺矣，尤穿鑿難通」。《通俗編卷三十四狀貌》

（戊）蘇鷄說

王肯堂云：「詩文以龍鍾爲老態，而不詳其義，蘇鷄解以爲不昌熾不翹舉之貌，亦不能釋字義也」。《鬱齋筆塵卷三》

（己）二合音說

龍鍾切爲瘞，以之釋何太龍鍾極則可，若以之釋雙袖龍鍾淚不乾乾則扞格難通矣，歷來引據此說者頗多，而未見有辨其誤者，亦不得謂非

學者之疏漏也。

（庚）田藝蘅說

霍灝云：「留清日札謂：『鍾，聚也，龍至於老則蟠聚不能奮飛』，尤穿鑿難通。」「四庫提要評留清日札云：『是書欲仿容齋隨筆，夢溪筆談，而所學不足以逮之，故蕪難特甚』」。

（辛）王肯堂說

王說與二合音說犯同樣之病。

（壬）淚貌說

龍鍾與涕淚等字連用者，固可訓作淚貌，外此則不得以淚貌訓之，以是知其亦非確詁也。如王褒書之龍鍾橫集，李端詩之龍鍾相見誰能免若不謂其造句有誤，則祇可以謎語目之矣。

（癸）趙驍山說

馬朴云：「近世趙驍山，謂隴鐘言老人俯首昂，背如鐘之隆起然，益牽強可笑」。《譚誤卷一》

四 管見

余今詮釋龍鍾二字，仍本數年前之旨，即以龍鍾爲累墜之音轉，今年春假，偶向顧羨季先生道及此意，先生曰：「凡詁一詞，原詞如鎖鑰，詁義如鑰匙，原鎖無論用於何處，而此鑰匙均能開之，則可謂確詁矣」。言罷，復歷舉諸龍鍾字而試以此鑰匙開之，無不鑰到鎖開，先生繼又云：「吾尙有一意見貢獻於汝，龍鍾與累墜原是一語，帶鼻音則爲龍鍾，去鼻音則爲累墜，龍鍾之與累墜，猶骯髒之與膾臍也」。聞先生言，益感吾說之可以成立矣。

「累墜」，吾鄉之方言也，其爲義甚廣，事情進行不利謂之累墜，老人及小兒行走不便謂之累墜，雜物疊積不便移動謂之累墜，禾木結實

繁多亦謂之累墜，按累贅雖屬方言，稽之載籍，亦所在多有：

桂馥云：「世謂重遲者爲累墜，當作僂誼。說文：「僂，懶解」

廣雅：「僂，懶也，又云疲也」。釋言：「誼，誼，累也」。列子注：「誼

誼，煩重貌」。〔札樸卷五〕

章太炎云：「說文：「磊，重聚也」。今謂物之重，事之艱，皆曰

磊，或爲累墜，皆一語也。〔新方言卷二〕

桂章二氏，謂累墜有疲憊笨累之意，荀子之鹿墜墜種東施而退，北史

李穆傳之縮凍軍士，以及杜詩之何太龍鍾極，韓詩之白首誇龍鍾等，

均可以此釋之。

朱謀埠云：「磊，疊積也，說文解字第十：「磊，重聚也，

埠，丁罪切」。〔韻雅卷一釋詁〕

方以智云：「磊，長箋曰：「埠，磊，重聚也，丁罪切。今

吳方言有之，凡事物煩積而無條理曰磊埠」。智按，今方言作累堆，

累字平聲。〔通雅卷四十九〕

朱方二氏，謂累墜有疊積之意，琴操退怨歌之空山歎歎涕龍鍾，岑參

詩之雙袖龍鍾淚不乾等，均可以此釋之。

全稿錄竟，汗流浹背，初不謂區區二字，竟會發生兩許議論也。

二十九年七月，於蕪齋

鳴蜩「丁卯」

五月有鳴蜩，嘒嘒庭柯上，

垂綫飲清露，疏桐度流響。

驚心節序遷，彈指西風爽，

殘聲咽苦酸，宛轉葬榛莽，

居高能幾時，還歸舊土壤！

大塊寄蜂蟻，彭殤奚欣快！

蠻觸正相持，寧肯作此想？

茫茫寰宇間，何事徒迷惘。

早春病起

料峭輕寒逗，屏軀怯嫩涼！

病多諳藥性，室煖助花香。

聒耳鳥聲碎，縈懷客思長。

愁深難自遣，兀坐感滄桑。

己卯上元口占

裁飲屠蘇酒，傳柑又上元。

天街人語亂，朱戶管絃繁！

紅趁登場選，青連鬧市喧，

何須遊秉燭，火樹萬燈蕃。

代友祝加藤喜三郎六十壽

自昔壽星在南極，今看紫氣又東來，

西山春色供詩料，北海豪情指酒盃。

何必駐顏青鳥使，共推貨殖白圭才，

蓬瀛久別還相認，上野櫻花取次開。

步伯良枕上有感元均

蕭條門巷感淒涼，往事成塵只自傷！

世味飽嘗消熱念，詩箋雜誦慰愁腸。

人情薄似荒邨酒，家計艱如逆水航！

卅載韶光等虛擲，蹉跎歲月鬢將蒼。

# 費宮人故事

朱 華

費 宮 人 故 事

8

嘗讀明史后妃傳附，至「宮人費氏，年十六，自投晉井中，賊鈎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群賊不敢傷，擁見李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之，非是，以賞部校羅某者。費氏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說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死。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不由合書嘆曰：我於朱明之亡，燕京之陷，殉國者得二人焉：其崇禎帝與費宮人乎？費宮人可以死，而崇禎帝不可以死；費宮人殺一賊將而死，死後得其名；崇禎帝自殺其妃與女而死，死後夫其國；費宮人之死也，自謂以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雖不含笑，可以無恨；崇禎帝之死也，自嘆朕非亡國之君，而其臣皆亡國之臣，雖死而自不瞑，身死國亡，此恨綿綿。嗟乎，費宮人可以不死而竟死矣，崇禎帝則不可以死而亦死矣！費宮人之殉國，我願洋溢其美。崇禎帝之殉國，我當直斥其非。夫國君死社稷云者，言諸侯也，非言天子也。天子以四海爲家，北京雖失陷於賊，蓋不遷都於江南。天子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又豈可如匹夫匹女之輕於一死。崇禎帝不明爲君之道，披髮自縊於煤山，而大明之社稷與其身具亡矣。至於費宮人則不然。費宮人之生死，無關天下之重輕，可以死於井，可以死於賊，亦可以不死。而費宮人以可以不死而死，且先賊殺而後死，此費宮人之所以在當時大驚殺人不眨眼的李自成，並揚名於後世，使文人歌詠嗟嘆而不能自己也。嗚呼，如明宮人費氏者，欲不稱之爲巾幗英雄，得乎？我思其事甚壯，察其心甚哀，其死則甚烈，其行又甚忠。我久有意爲文以張之。初不料待至十數年後之今日，自江南而天津而北京，始克執筆述其故事，以告世之同情明費宮人者。

我至天津日，走訪明費宮人故里，而不禁感慨系之。『津門雜記』云：「費宮人故里在東城內，今名費家胡同。明李闖逆之弟李虎。曾被宮人刺死。」又天津縣新志云：「綏冠紀略，烈皇小識，勝國彤史拾遺諸書，載費宮人事，俱不詳其里居。嘉道以來，詩人梅成棟，高繼珩，馬壽齡，樊彬，皆謂天津城內費家巷爲宮人故里，雖未知所據，而父老相傳已久。」今在天津城內費家巷口樹一木坊，大書「明費宮人故里」。

王拓跋姚朗山詠費宮人故里詩云：「天津城內費家巷者，相傳爲前明宮人費氏故里。此一條曲巷，燐火寒青，幾片斷甃，萋萋慘綠，前朝已去，舊宅都非，尤宜謳楚些以招魂，歌虞兮而下淚者矣。」臧齋雜識云：宮人小字貞娥，舊傳津城內費家巷爲宮人故里，疑卽天津衛指揮僉事費敬族人。道光年間，邑先輩創立梅花詩社，有詠宮人故里詩，各體俱備，無美不臻。竊思宮人貞魂烈士，洵爲千古奇人，以視夫從軍之秦良玉，破賊之沈雲英，實堪鼎足而三。」

高繼珩「天津城內東偏費家巷傳爲明孝費宮人故里」詩云：

君不見秦家白桿兵，桃花馬上會請纓，

殺賊直如殺雞狗；石砧屹立夫人城，

又不讀沈氏雲英傳；奪父虎穴身百載，

游擊銜加娘子軍；大書誌入蕭山縣。

衰時義烈光閭里，慣結娥眉不避死，

宮廷突出女荊軻，壯氣英風堪鼎峙。

甲申三月天柱蹉，二百嬪御沈碧波；

宮人掉頭獨不顧，匕首雪亮懸胸窩。

豐干何事苦饒舌，貴主芳名假不得；

竟將斷養配才人，痛哭蒼天甘縱賊！

宮人皆裂心忡忡，權將老革當元兇；

泰山鴻毛等死耳，封狼血映嶺嶺紅。

吁嗟乎，衣冠巾幗當時有，巾幗如斯真不朽！

綠珠并與明妃村，醜事徒然掛人口。

我來故里訪遺跡，堂前燕子無人識，

當日門楣何處尋，故老難逢空嘆惜。

空嘆惜，留桑梓，海潮夜挾陰風起。

漆身吞炭將母同，一著殘棋報天子。

劫來憑弔不勝情，古巷斜陽感廢興。

莫道費家秋色冷；西風衰草十三陵！

馬壽齡「天津城東偏費家巷相傳爲明季費宮人故里」詩云：

蛾眉慘綠聞鼙鼓，塵昏九廟豺狼聚；龍髯墮地痛先君，魚腹沈

波葬宮女。宮中有女暗吞聲，梨花一枝春帶雨；

烏紗紫綬欠丹心。紅顏白骨終黃土。不若儂爲賊之餌，賊爲儂

之虜，以身餌賊賊虜胸。此事從容亦千古。

那識蒼天故縱賊，遣人代吃刀頭苦。將儂送入虎口來，小小於

冤我能乳；如魚在釜肉在俎，一生一死我與汝。

男兒畏賊如畏虎，女兒殺虎如殺鼠。虎身腥濺血淋漓，手提虎

頭報太祖。

人言縱虎擒虎事奚補？填胸奇憤難傾吐。君不見張良一椎中副

車，荊軻一劍中銅柱，鬚眉作事或無成，何況鸞闈人楚楚。

太監殉君女殺仇，愧死文人弄文武；大明養士三百年，廷

不在朝廷在官府。

吁嗟乎，聶嬰爲其弟，趙娥爲其父，摩井爲其夫，墜樓爲其

主，裙釵報國更寥寥，青史成堆難指數。

我到津門偶問津，人指宮人生長所，滄桑已定江山局，名姓不

隨草木腐。

海風吹送魂歸來，殺氣逼人毛髮豎；丁字沽頭咽水聲，女貞花

對青燐舞。

又梅成棟樹君「明費宮人故里歌」云：

析津之水東南流，逆之則剛順之柔，淳潔正氣生女子，能爲君

王報國仇。

龍登天，虎犯闕，御溝流水流成血。萬朵宮花葬碧苔，一枝勁

草凌紅雪。

明家養士三百春，殺賊乃出費宮人；大才小用滄桑變，此恨蛾

眉總未伸。

蘭缸綠綠陰風慘，刺虎不畏遭虎噉；想見金釵下手時，射糜將

軍無此膽。

吁嗟乎，青史模糊考未真，人言故里在瀛津。門楣想像今何

在？委巷猶標姓氏新。地以人傳名不朽，斷非出自悠悠口。銀

餅留并比應（一作將母）同，石柱留芳人有偶。

吁嗟乎，地不必群山萬壑赴荆門，宅不必浣紗溪近苧蘿村，美

人白首（一作骨）終黃土，宮女丹心有烈魂。

廟祀千秋久自彰，詩人裁筆著芬芳，至今奇氣鍾難竭，奕世猶

傳殷鳳娘。

又樊彬「鎮海門內費家巷相傳爲故明宮人費氏居址同人作詩弔之率成

絕句」云：

擊節悲聞刺虎歌，芳蹤千載未銷磨；當時虎口逃生者，愧此擒

王氣節多。

降表何人列姓名，龍泉枝試一軍驚；蜀宮花蕊空才貌，未解胸

中貯甲兵。

萬歲山前烽火連，珠啼粉怨總堪憐；傷心莫唱圓圓曲，一樣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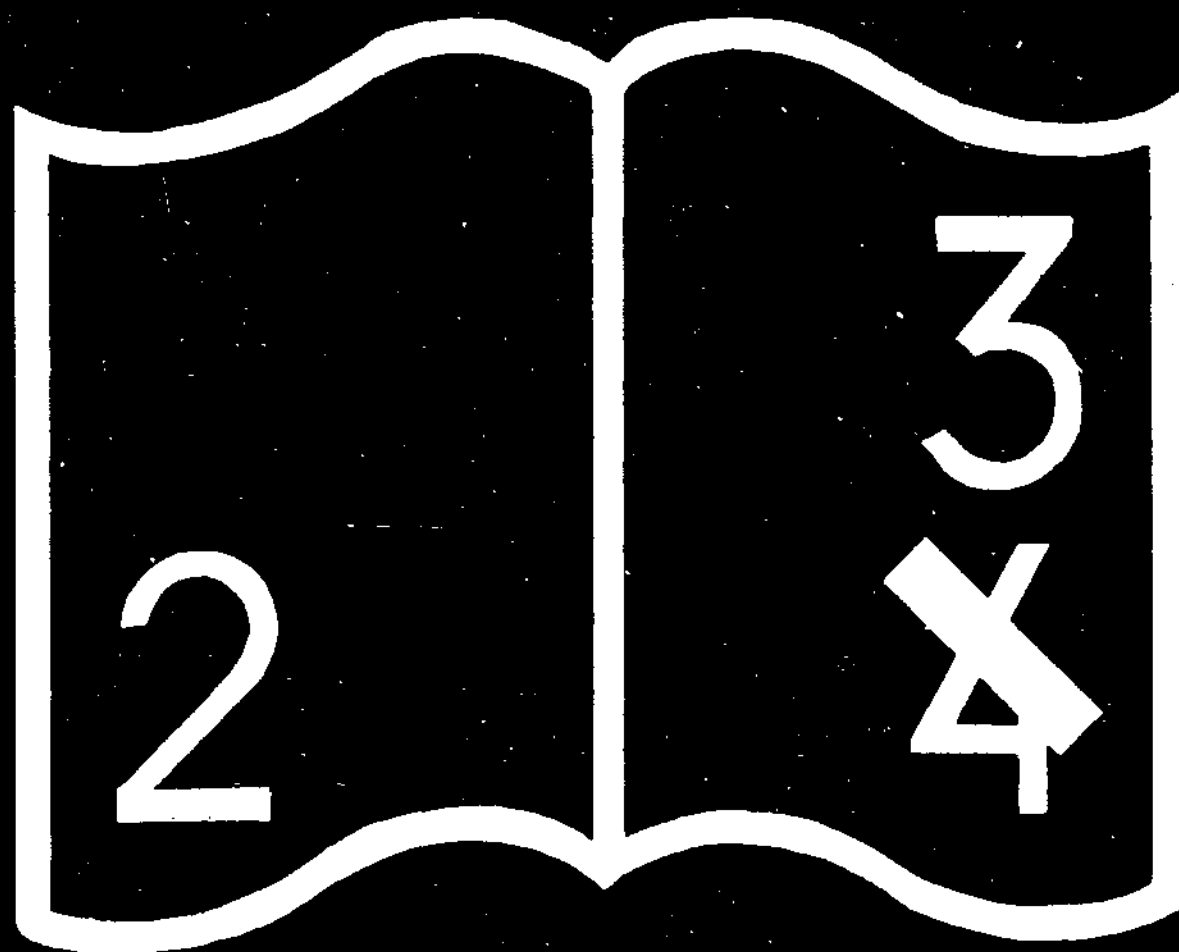
顏兩樣傳。

招魂空自向東華，可有雲耕返故家；智井至今燐火歇，更無人

弔玉鈞斜。

「費宮人故里感賦詩」七絕兩首，續天津縣志錄其一，云高潛璜寄泉

作，津門徵獻詩則云是高繼珩所作，兩高是否一人，無考。詩云：



编码错误

垂陽門卷夕陽多，蕙質筠心古不磨，目數青錢沽墨露，落花風裏弔貞娥。

胸填義氣髻揉藍，強學鴛鴦虎穴探，頭血淋漓膏匕首；至今片土壓燕南。

此外有楊光儀『費宮人故里歌』云：

思陵日冷冬青樹，三十六宮不知處；刺虎偏醜烈士風，阿儂生小津沽住。

津沽東去接蓬瀛，津沽之北運幽井；俠骨雄心出巾幗，娥眉不鬪伊與邢。

宮人入宮容天步，倉皇九殿煙塵生，龍髯墮地攀不得，擬斬渠魁報君國！

朱樓天半飛劫灰，綠水燕南斷消息；哀憤何心問母家，深宮夜宴燈花碧。

瞥閃霜鋒洞賊胸，縱橫狐鼠驚霹靂；李代桃僵計不成，瓊枝旋折胭脂滴。（中略）

故國淪亡二百載，夕陽門巷依稀在（中略）；可憐西苑玉鈞斜，塚土埋香空蔓草。

記費宮人事者，以陸次雲所爲『費宮人傳』最稱詳備，陸字士雲，錢塘人，康熙時詔試鴻博，未售，工詩，多著述。其『澄江集』所載『費宮人傳』云：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

宮人見上憂流氣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

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

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呼？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

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謀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羣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費宮人自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簪井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闕，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闕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耐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盃



酌，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闕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與君也。

羅愈喜，陶然就臥，胸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籍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腕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遽躍而始僵。賊衆驚，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衆見宮人盛粧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剉粉頰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目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士雲於傳後論曰：『天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耶？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卽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君子者。』

『歷代通鑑輯覽』記費宮人事云：『明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帝崩於煤山。宮人費氏投晉井，賊鈎出，擁見自成。自成賞部將羅某。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詭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

『明鑑』云：『崇禎十七年春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帝殉國，文武臣殉難者，大學士范景文等。宮人費氏者，給賊爲公主，自成以配賊帥，費氏出不意，手刃之，亦自殺。』

又吳偉業『綏寇紀略』云：『宮人費氏，投井不死，爲賊得。費詭曰：我長公主也。賊擁詣自成，驗非真，賞賊帥羅姓者。費又曰：我非公主，實天潢也，將軍貴人，當寇服告衆，以尙帝室女，不亦榮乎。羅賊喜。至夕，費伺其醉，竊利刃刺殺之，大呼曰：我一宮人：得斃賊一，願自足矣。遂自刎死。』

又『烈皇小識』云：『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賊鈎出之，賞賊將羅某。費氏給曰：我帝家人也，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卜日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候賊醉，斷其喉，立死。費氏即自刎。』

又毛奇齡『勝國彤史拾遺』云：『昭仁宮宮婢費氏，爲賊得，自

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刃利春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刎。臨刎曰：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

又毛奇齡『西河雜錄』云：甲申之變，宮人費氏爲賊出於井，給曰：我長公主也。以獻自成。自成曰：主何號耶？曰：昭仁耳。何名耶？不應。驗之老宮，非是，賜帥羅甲。甲與歸，將婚，費又給曰：我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侍將軍，請召諸貴客爲嘉會，可乎？甲大喜，召諸帥豪飲及醉。費竊利刃，請甲入，吞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帥，始自刎死。潮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老宮曰：費嘗給事昭仁宮，因次公主幼，無封號，嘗以昭仁主名之，故費稱昭仁，若長公主名徽姬，封長平公主，豈費時偶失記耶？

鄭澍若『虞初續志』云：『毛西河曰：宮人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亦足擬自成之魄矣。』

梅寶璣題費宮人遺像詩跋云：『宮人，天津籍，城內費家巷，傳爲宮人故居。常明季甲申之難，宮人以宮幃柔弱之姿，不惜玉碎花殘，捐軀報國，可謂大義森然矣。獨怪邑乘略而未載，其事跡見於明史及稗史陸次雲有宮人傳，袁枚有刺虎歌，傳奇有刺虎戲目，傳演至今，莫不以志大功小爲憾。然貞心義膽，洵爲烈女之冠，豈止增光里蕙壯采山河哉。』華鼎元文珊『津門徵猷詩』有費宮人一首云：『淋漓熱血灑宮袍，報答君恩仗寶刀；陸傳袁歌王柘跋，一齊潤色女中豪。』陸傳謂陸次雲之費宮人傳，王柘跋，則姚朗山詠費宮人故里詩之跋也，俱見前錄；袁歌者，袁枚子才所作『費宮人刺虎歌』也。歌云：

九殿婆娑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

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

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

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

一杯勸一杯，沈沈虎寤醉，

双此小於菟，  
紅燭千條撤帳光，  
妾手纖纖軟玉枝，  
妾心耿耿精金鍊，  
一刀刺虎虎猶縱，  
帶血抽刀哢向天；  
吁嗟乎。  
總是區區一點誠。  
霹靂不能美人敢。」

下報先皇帝。  
白虹一道衝天氣。  
事成不成未可知；  
刺虎還如刺繡時。  
三刀四刀虎不動  
可惜大才還小用。  
城可傾，山可平，  
君不見滔滔狂寇是誰斬？

張大復亦有「費宮人刺虎歌」云：

宮人殺賊如殺虎，  
宮人刺虎乃刺狗，  
當時帝后殉國家，  
連袂爭投玉河水，  
費家女子志奇絕，  
深心費主託穠華，  
誰知別配一隻虎，  
給人一醉顏如花，  
直入虎穴殲虎子，  
男兒殉身功無成，  
秦氏之休趙家娥，  
吁嗟乎，  
力不敵賁育倫；  
紛紛迎降盡將軍。  
忠烈出幃巾，  
里居竟不聞，  
——吁嗟乎費宮人！

半夜燈前血飛雨；  
一寸丹心恨萬古。  
六宮鼠竄紛如麻，  
潔身已自殊凡葩。  
報主不徒爲主節，  
一意勤王誅闖賊。  
可憐辜負滿腔血；  
報國三尺刀如雪。  
不共賊主共賊死。  
漸離荊軻徒冷齒，  
貫日精誠類如此。  
費宮人位不及充華尊，  
一時公卿多獻身，  
慷慨行其志，  
姓氏昭青史，  
令我懷古思酸辛，

袁枚與張大復之費宮人刺虎歌，均可傳誦千古，不惟以其歌傳，兼亦以費宮有人傳。續天津縣志長蘆知事趙泌二川所撰「費宮人詩」，中

有句云：英雄肝膽女兒身，荊卿義政皆雌伏，「莫將巾幗圖遺像，魂魄歸來亦鬼雄」。陳大年之「費宮人歌」亦有句云：「欲雪國恥者爲誰？宮中有女心如鐵。恨非男子握兵權，但憑短劍補天缺。」梅賾「題費宮人遺像詩」云：「柔弱宮娥解報恩，大才小用恨潛吞；而今二百餘年後，寫入丹青表烈魂。青史模糊碧血新，峻贈劍氣史彌綸；向仇尚有秦良玉，殺賊勤王到美人。貞心如鑑數難徵，遺恨空憐太液癡，應化西山萬峰雪，寒光長照十三陵。」

宮詞中亦有詠費宮人事者。如王譽昌「崇禎宮詞」云：惟貞惟烈身何重，行意行權恨少償；渾是折衝樽俎略，真看巾幗殉疆場。」又如史夢蘭「全史宮詞」云：「零亂烏雲數幅紗，液池風緊泣殘花；丹心欲雪×皇憤，殺賊曾聞有費家。」

此外樊彬所作「津門小令」，有「津門好，軼事幾搜羅，桃花血濺費宮娥」之句。許敦彝有「費貞娥樂府」云：

虎猖狂，  
君后亡。  
滿朝朱紫走且僵，  
甚者願爲虎也偃。  
瑣瑣爾宮人，  
迺抱烈士志，  
身不畏虎噬，  
手欲得虎刺。  
陰風颯颯，  
腥風颯颯，  
三尺白刃，  
腥風颯颯，  
飽此老饕。  
死從君與后，  
壯氣餘秋濤。

嗚呼三百年來曾養士，報仇殺賊獨有一女子。

我寫此文，我重有感。憶去歲作扶桑之遊，曾爲「赤穗四十六義士論」與「赤穗四十七義士記」，以與費宮人較，其忠義之情同，其壯烈之氣同，其所以死國復仇，成仁取義者一也。彼有「忠臣藏」，我亦有「費宮人刺虎」傳奇。至於歌詠之者，莫不許爲義烈，則彼我亦復相同。至今彼國之人，男女老幼，無不知有赤穗四十七義士；惜乎吾國之知有費宮人者無幾人耳。其事將日就湮沒而不彰。然則費宮人者，烏可以無書。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 寫訖

## 曼殊大師與文學

孟 玫

蘇曼殊（一八八四——一九一八）原名戩，字子毅，後來改名玄瑛，號曼殊。廣東中山縣紫雲都滙溪鄉人。一八八四年舊曆八月十四日生於日本橫濱。父親蘇傑生是橫濱萬隆茶行的買辦，有一妻三妾，第一妾日人河合仙。傑生於橫濱雇下女賀哈喙（真姓名不知，有人說「賀哈喙」即「若子樣」，才若「オワカ」的略稱），她的名字該是若子，時年十九。她和傑生生曼殊。產後不到三月，她跑回老家，不知下落。由河合仙撫養他。對於「賀哈喙」的事一點也不知道。曼殊自己也常說：「生世有難言之恫。」因為他對於自己的血統問題，是十分懷疑的。他六歲的時候跟傑生正室黃氏還到滙溪，七歲入鄉塾讀書。九歲傑生因營業失敗，和第二妾大陳氏從橫濱還歸滙溪，三年後，又同到上海。一八九六年曼殊跟姑母到上海和傑生大陳氏同住，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七年傑生因父病返里，後來父親死了，大陳氏也離開上海，曼殊只好寄居姑母家中。一八九八年跟表兄林紫垣（曼殊祖母的姪孫）到橫濱，入大同學校，一九〇二年畢業，轉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一九〇三年改入成城學校，參加拒

俄義勇軍及軍國民教育會。因參加革命，林紫垣乃令其回廣東。他到上海時僞稱投海自殺，便到蘇州做吳中公學社教授，又到上海，爲國民日報社翻譯，報社關門，竊走章程三十塊錢，到香港，生出家念頭。到惠州一寺，投師落髮，從此做了和尚。但又吃不慣苦，一天趁師傅出外募化，把已故師兄的度牒偷了便走。這位師兄是南雄州始興縣姓趙的，在新會縣慈龍寺披剃，法名博經，道號超凡。曼殊得此度牒，便以博經自命。一九〇四年曼殊年二十一歲，正月到香港時被其同里簡世錫看見告訴了傑生，時傑生病正重，曼殊雖由其父執如簡世錫者勸其歸省，亦不之顧，其父死，終不送終，且從此與蘇家完全斷絕關係。來過他的流浪生涯。他從香港到上海，決定了南遊的計劃到暹羅錫蘭等處，學梵文，不久歸國。從事教讀生活。在長沙，南京，蕪湖執教。一九〇七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劉申叔同辦民報天義報。一九〇八年再到南京，幫楊仁山辦毗壇精舍。一九〇九年作第二度南遊，先到星加坡，後到爪哇的噠嘰，結果沒有去成功。一九一一年暑假還日本，秋後再去。次年二月

還到上海。憤時局仍無辦法。除了在太平洋報上發表斷鴻零雁記外，便縱情花酒了。一九一二年冬去安慶教書，次年暑假前又不去了。蘇州杭州流浪了幾個月，上海住了一些時，又到日本，找河合仙去。一九一四，一五住了兩年。與要人來往，發表小說隨筆。章行嚴辦甲寅，陳獨秀辦新青年，也都有他的稿子發表。一九一六年回到中國，一九一七年閏二月又去日本一次，匆匆歸來，而胃病已很重，時常發作，以後便不能再到日本了。這一年秋天住上海，冬季進海甯醫院治療，不甚得法，一九一八年春天，移居廣慈醫院終於一病不起，就在這年（民七）五月二日（舊曆三月二十二日）歿於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了。年三十五歲。（照中國舊習慣算法）

以上傳記是就柳亞子的蘇曼殊略傳而寫的。原文見亞子選的曼殊作品選集（光華出版）此外，較前有章炳麟所寫的傳，及柳亞子的蘇曼殊傳，曼殊年譜，蘇玄瑛新傳等，都本於蘇氏作品斷鴻零雁記和潮音跋。「結果，潮音跋沒有登載到潮音集上面去，他自己也不能承認這假設是確實。至於斷鴻零雁記那是小說，自然便無所顧忌地發表了。」（蘇曼殊略傳）可見不可靠。只是略傳一文是作者和曼殊從弟蘇維驥的通信，比較可靠。

曼殊是一個天才詩人。他對於外國文如英，法，德，日，印度等國文字皆精通。在詩上他初期學陸放翁，其冷艷自成一格，而於逸叢不下於陸氏。於清代喜劇自珍，且

和章太炎陳獨秀章士釗等人爲友，受他們指導不少。在翻譯上他曾將中文的燕子箋文學因緣譯成西文，今存詩七十七首，又有漢英三味集傳於世。在小說方面著有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和只存篇名的人鬼記。翻譯有雨果的慘世界，和婆羅海濱遺蹟記。以上各文都見於柳無忌編的蘇曼殊全集中。

這裡略述斷鴻零雁記和碎簪記，以爲作者的代表作品的介紹。

斷鴻零雁記最初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至八月七日的太平洋報上發表。一九一九年由胡寄塵編上海廣益書局刊印單行本。一九二四梁社乾把牠譯成英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廿七章，作者以第一人稱「余」的寫法，寫一孤兒自述出家爲僧，異國尋母，及與靜子雪梅戀愛的苦痛。文情悱惻，淒絕入骨，是一個悲劇的自傳。因此許多人稱爲純是作者自身的遭遇，其實有許多地方和曼殊的一生是不同的。柳亞子寫蘇曼殊新傳時已經證明了。作者開頭敘在海雲古剎當和尚，外出遇乳媪及其子潮兒，贈之金，得以赴日尋親，與未婚妻雪梅分別。後由廣州到香港，與羅弼牧師相認。其後東渡，終於找到他的母親河合氏。這時因靜子鍾情於他而相愛，但曼殊終於自己回國了。爲遊方僧，又遇潮兒，但雪姑在這時也死了。全書便以彌天幽恨，結束。這書所見到的固是作者生活的描寫，但更可見到他的人生經驗太少

，對於社會，政治都少認識，寫官場的只有第二十一章西湖題壁的捐官竹枝詞對道員，郎中，知府，同知，知縣，光祿署丞，待詔都有「雅謔」。我們無寧說曼殊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唯美的詩人，因此斷鴻零雁記也沒有很高的文學地位。許多文學史的作者甚或忽略了曼殊這個人。

碎簪記是作者短篇小說的代表。原文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新青年雜誌（上海廣益書社出版）第二卷三，四號上發表。故事也同樣是一個愛情的悲劇。作者除了「余」以外所敘的是莊湜和靈芳，蓮佩，莊氏愛着的二人，後來蓮佩自殺，靈芳出走，莊湜病死。作者在這裡還提到背後婚姻愛情的不自由問題——他告訴我們這悲劇的產生都是由於莊湜叔父不贊成他的愛的緣故。

總觀曼殊的創作，我們所能找出的是：

### （一）浪漫主義的作風

這是因了他生活環境的原故，常以雪茄消愁，生活無秩序的，這種色彩，幾乎普編於他所有的創作中。

### （二）頹廢的色彩，詩人的情調

這和上面的作風是有關係的。換句話說就是他的生活帶着頹廢的色彩，詩人的情調。他平生所佩服的西洋作家也是屬於這一類的。如丹頓（Dante），裴倫（Byron），師梨（Shelly）等人。如他所作本詩十章，其三

### 三言兩語集

前言，聖人無欲故情不能動，愚人無知，故情亦不能動，處乎愚聖之間者，端在吾輩，故每有所觸，輒心潮起落，不能自平，然少年心理，亦多可笑，拉雜記之，無非略誌腦痕心跡而已。

南華萬永宜讀於夏，楚詞淒麗宜讀於秋，紅泥綠蠟歲暮天寒，讀龍門列傳可以却寒下酒，詩則夏宜靖節之沖淡，秋宜老杜之蒼涼，冬宜青蓮之跌宕，若春風胎蕩，萬花欲笑，則無書不覽，有句皆香

酒綠燈紅之地，珠香玉笑之情，一經回憶轉覺難遣，不若蕉窗夜雨一卷離騷，較根凄情可味，至於青燈古佛，貝葉蒲團，純爲如我其在二十年後乎！

秋夜聽簫，客中聽雨，月下聽簾婦泣訴都覺低徊欲絕。

戰壘春深，朗讀弔古戰場文，當不殊秋墳鬼唱。

情因別深，心爲離愁，別緒離思，雖香夢不能慰也。

橄欖之味美於回甘，情感之味，因別而愈永，大勇若怯，至情若無，能言之情非天地之至情也，故曰至情澹。

昔人謂蟹爲陽公子，實則蟹何嘗無腸，此亦足見我國人之不注意於自然科學而忽於觀察也，蟹之黃白滿腹爲人所嗜，被以黃白供人，實不幸而爲人所嗜，人之不仁，非蟹之罪也，若吸人膏血，然以自肥者，其誰

謂：

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爲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語誰。  
又在題師梨集云

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報從何報，夢裡依稀認眼波。  
由此可見曼殊思想之一般了。

### (三) 封建思想極濃厚

這是一般人對於曼殊作品的批評。因爲他的生活是零亂的，所以思想也沒有系統。但在無系統中實在也有一種信仰，那種信仰，就是提倡真，反對偽，思想不因權勢而改變。近於魏晉時代的放誕派，尤其是竹林七賢的反抗權勢的思想，所以在他的至友劉申叔（師培）附加袁世凱稱帝時候，他加以攻擊，說他變節，反而贊揚極守舊的辜鴻銘了。這是他的根本思想。至於他常有封建主義的色彩，是因爲他所寫的小說，除焚劍記略帶有游俠的風度外，其他如斷鴻零雁記，緯紗記，非夢記都有一些「孝」的主張。曼殊生存於五四前新舊思想鬥爭的時代，那時有破壞而無建設，在散文中這種主張多有表現，但在小說中爲什麼又替孝做護身呢？這一部分是因爲他受了托爾斯太作風的影響，一方面因了他自身的生活關係，所以寫

出的多是愛和孝二者的衝突，結果同歸於死，而滿成悲劇的收場。

曼殊寫官場的文字極少，但他持漫罵詼諧的態度。攻擊官場者只在斷鴻零雁記的春淙亭七首半指官竹枝詞。「首章指導員，其二郎中，其三知府，其四同知，其五知縣，其六光祿寺署丞，其七待詔」，末半首指留學生而言，文爲：

天喪斯文人影絕 官多捷徑士心寒

### (四) 優美的文學

精巧的表現方式。

曼殊的小說雖是用文言寫的，但其文字的優美，是大家承認的。他的文字受到唐宋人傳奇小說的影響。即是體裁也是相同的。他所寫的斷鴻零雁記雖然有二十七章，每章仍可分開來看。這也是受了當時所提倡的短篇小說的影響。郁達夫著有雜評曼殊的作品一文（曼殊全集第五冊）論曼殊生活的方式，先天的秉賦，後天的思想和行爲很詳細，現在引來作爲一個結束：

籠統講起來，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好。

之罪乎。

昔人有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清貧廉節之風近，世罕見，我欲將此詩付印十萬紙，廣贈茅屋中人，以慰其貧厲其節。

處於人情世事炎涼之際，唯有扁戶讀書，不與世人交接，入我室者惟有清風，對吾飲者，但許明月，得失理亂，置諸不聞不見，日與千古之陳死人結不了緣，避此濁世。

大千世界，苦惱衆生，爾許我虞，無非名利二字，一朝得志，操功德移，作福作威，人言何恤，使回顧當年寒乞相，應亦自憐自笑也。

人生不滿百，一誤容再誤，蹉跎復蹉跎，兩鬢斑矣。懸岸勒馬步入岐途者，不可不猛醒哉。

花難長好，月不常圓，人壽幾何，青春不再，此乃造化循環之理，天地間應有之缺憾，使人知此一瞬之可貴，加以努力。

青樓一笑，其中正不知孕着多少傷心淚史，母徒愛其媚亦應憐其慘也。

同一淚也，有窮途之哭，有墮瀾之悲，有國家之愁，有離別之泣，處境不同，作用斯異，願世人多重美人紅淚，抑何足怪。

文墨陶情，具有至樂，倘必涉及他人長短，便不免俗，文字雖佳，亦何足貴。

頻年不見，一旦相逢，萬語千言，無從訴起，惟悄然相對，彼此忘形，此爲離人所不能免之情，亦離人獨有之樂也。

# 春痕抄

念青

春痕抄

16

我們同住在一個院子裡，一直到現在才有認識談話的機會，這個認識又實實在在是由於偶然。我不常在家，除了禮拜天外你們很少會看見我，并且這個休假的日子我又常常是把我關在自己的屋裡，所以院裡好些人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說你十月裡就來了，我聽了只覺得驚訝。這裡我說驚訝實在含著一點突然發現什麼美麗的意思，因為有時我早回來常同你小妹在院子裡玩，我好像一直不知道她還有著你這樣一位可愛的姐姐似的。我們頭一次，我是說今天，你給我的印象我相信是非常美好的，你的談話和態度都跟你的年齡極相稱，你大方并且天真，好像一點憂鬱的樣子都沒有，但我又彷彿覺得你有著很多心事一樣，我是說當你偶然沉默的時候，你那沉靜美麗的眸子閃耀出非常神聖的光輝來。

我回到屋裡還想了好半天，一直想不起一句適當的話來形容這個美麗的印象，我覺得一切都彷彿在夢裡了。

今天晚上我回來得早一點，我們又得到見面談話的機會。這個院子裡真是清靜得很，我不知道平常白天是什麼樣，但這個似乎於我沒有多少關係我很滿足我所有的這個世界了。我想起波德萊爾那首散文詩，看到屋裡燈光的神秘和美麗。我很喜悅，難得我有這偶然的幸福，在夜的院落裡，那玻璃窗上的光影在我眼裡簡直有說不出來的溫柔 and 美麗，我很惋惜你為什麼會發覺我已經回到家來，要是你不驚動我，我又悄悄地回到自己屋裡去該多麼好。我一向總能夠滿足我四周的事物，我覺得物事本身並沒有什麼使我們喜悅或憎惡的意思，這全得看我們用怎麼樣一種心情去接受，決定喜悅或憎惡的還應該是由於我們

自己，所以我本質是個憂鬱的孩子，這憂鬱在我却會成爲一種藝術的享受了。這一次認識你，我無法了解以後的日子會給我一種快樂抑或一種悲哀，但我想不管怎麼樣，這快樂或者悲哀裡總應該俱有一種美的素質的，說幸福或者好一點。

這些天來我的生活會突然變了一個模樣，到工作完畢的時候我會覺得有什麼在專待著我了，但我總是在外邊吃了晚飯才慢慢走回來的，在回家的道上我心裡充滿了快樂，看著大街上照照攘攘的人群，我有時會兀自微笑起來，你想想看，現在我們的屋裡都裝上了火爐，冬夜圍爐閑談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嗎？

我近來感覺有好些話要說，却又不知怎麼才說得恰好，所以想起跟你寫信，雖然這些信都還沒有寄出去，也許永遠沒有寄出去的一天，但我仍然要繼續寫下去的，我並沒有想使你從我信裡得到了解的意思，我沒有這個想頭，我只想用文字來整理整理我現在複雜微巧的感情，留給我自己看看就很滿足了，寫得恰好實在仍然是一件近乎理想的事。我很想念你，從早晨八點到下午五點這段短短時間，你的影子無時不在我的腦中浮現著，以前我想不起用什麼理由來解釋這般般想念，現在會突然貫通，我懂得我有點愛你的意思了。這些年來，我是說從我十七八歲以後，我過的全是孤寂的生活，我自己也克制著自己，從不願往我的天地外伸頭看一下，我也許知道外面有一片豔麗的春光，但這不啻是身外的熱鬧，放下窗簾，眼前却仍然只是我自己的世界了。我現在居然有愛人的意思，我說這話語氣間有許多冷酷，但是我倒真的喜悅我難得有這個意思。我想起有時你喜歡在臉上抹一點

臘脂，你一向樸素的人有時也會喜歡一點熱鬧，說來畢竟還是高山流水，這種心情我覺得很可喜。昨天我偶然聽你娘說你很尊敬我，覺得我這個人怪有意思的，我起了許多感想。入冬以來我的精神會那麼興奮，從清早一直工作到夜裡九點多鐘我一點不會覺得疲乏，回到家來還要跟你談一長夜的話。我喜歡在深夜一兩點多鐘弄點什麼東西吃吃，這都全然是出於你娘的好心賜予，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雖然於個人健康有碍，但一個人總不能老按着一定軌道走路，只要不妨礙別人，個人不妨稍得自由也，你聽了作何感想。

昨夜我們一塊讀苦雨齋的著作，你說你很佩服他那種開明的見解，我真喜歡你年紀輕輕的人難得有這種見解。這個世界也許根本是錯誤了，好些人都在無知和愚昧裡生活着，感情浮躁，神經錯亂，天下本來無事，好些麻煩似乎都還是由自身招引來的。我切望你不要誤會了我這個意思，我自己也尚非木石之人，偏狹的見解我想我還不會有。這點意思很想費力來申引一番，惜又難得說得恰好，真是不勝其悵悵也。

我們相識這麼久，還沒有一向出去玩過一次，我的朋友們都不相信我說的是真話，我覺得很好笑。又譬如你現在還叫我×先生，這似乎更是駭人聽聞的事了。我覺得有好些事大都皆非常事人所願辦，只是旁邊那些人在瞎起鬨，因此一來自己也儼然覺得有那麼一回事，這個公式幸喜我們都還不會借用。我很清楚地看得出，你跟我在一塊時還是如同你獨自居處時一樣，你還是那樣大方天真，似乎我們都只想從談話裡得到一點快樂，別的還沒有想到。

我想起古人所謂知己二字的意思來。真個的，一個人的意見無意地在跟一個人接近，他們將感到何等的快樂。

今天是我們頭一次吵架的日子，我有許多說不出來的感想。我覺得我們畢竟都還太年輕，沉不住氣，一點細微的事情，小小的不如意，就可以使我們動起怒來，想來很是可笑。你娘說這麼客氣的兩個

人還會打架，話裡似乎還有點責備誰的意思，我真替你擔了一陣心。我覺得這實在并不是那一方面的過錯，看來似乎都全是出於一種好意。他的脾氣實在太壞了，無緣無故使你生這樣大氣，你會原諒他嗎？

天落雪了，你們又還回不來，我只好一個人出去吃飯。吃飯的時候，我又想起喝一點酒，一個人在薄闇的黃昏裡默默地坐着，爲着窗外的雪花，很是享了一番淒清的滋味。回家道上大雪不止，然而我的眼前却已經是一屋的爐火燈光了。

清晨同讀元稹遺悲懷，過後你看着我微微一笑，眼中含滿了淚珠。我想不起說什麼就走出來了。在夜裡的時候，我想起爲你讀我下面的一篇文章。

「真靜！」

「靜是好的。一個人最需要就是靜。我不大看得起現在一般浮躁青年，他們似乎除了唱歌打球外，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必須等待着他們去作。中國這個民族太惰於思索，這樣下去，我不知道這個民族的生命還可以支持多少年？」

「你的話有一部分理由，我很佩服你的卓識。你的意思是不是希望一般青年都像你這樣少年老成？」

「你別以爲這句話是恭維我，其實是罵我，我也許不大了解自己，也許自己懂得比別人多。我並不喜歡少年老成的青年。一個人最可寶貴的是一種急公好義新鮮潑辣的精神，不私自，也不苟且。」

「你的話有點矛盾了。你說一個人的天真可以泯滅嗎？」

「不。沒有什麼東西比天真更值珍貴的了。我剛才說的主要意思就是警告一個人不要惰於思索，因爲我現在很擔心這種浮躁氣慢慢傳染到或繼續延綿到二十歲出頭的青年人身上。思索基於靜。不能靜也就不能思索，是不是？」

「這麼說我也該歸到浮躁一流？」

「你一點不浮躁。沒有誰比我更懂得你了。（沒有了解我們怎麼會好起來？）你有時還帶一點孩子氣，這或者就是你疑心自己的浮

躁，其實這種童心的保留是難能可貴的。我常常爲你的天真悄悄地流下了淚。」

「看來你一切論調都不免悲觀。」

「這你不能怪我，你得怪我過去那種環境，那樣生活。我從小就是寂寞的，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父親很早就死了，真正伴着我活下來的只有母親一個人。我們原有著一個很大很大家庭的，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房子。我記得母親常常和我在自己屋裡吃飯，你知道那麼多的人同時也有著那麼多的心。」

「我懂得」

「當我從街的這一端通過那一端去，當我看到緊閉着的紅門時，當我看到現在已不屬於自己的家時，當我想到在那大門裡過去的許多快樂的或者悲哀的事情時，請想想，我這個脆弱的心靈受到的是怎麼樣一種打擊？這個時候我們在綠河邊一所小小房子裡住下。這個時候老年的祖父正在一個遼遠的地方作事，兩個孃孃已經出嫁了；家裡只有祖母，母親和我三個人。我每天出去上學，晚上回來母親就在燈下教我念一點古文和詩詞。那時我覺得世界何其渺茫，又何其渺小；我覺得我們已經跟一切人斷絕關係，世界只有我們自己了。我在一間風雨欲墜樓上輪着，常常爲黃昏時遠處的一片笛聲流下了淚。母親夜裡不時唱酒一抽刀斷水水更流，學杯消愁愁更愁」的詩句常從母親口中輕緩地流出。」

「我也跟你有同樣的經驗，同樣的感覺。你知道父親死了後，我和母親兩個人在不要錢的會館房子裡住下來，沒有親戚，也沒有依靠，母女倆靠着四隻手做針線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我真佩服你那時候還有力量省下錢來進學堂。」

「不進學堂又怎麼辦，那時候我剛剛念中學，可是中學畢業後就沒法子再繼續下去了。」

「我常常覺得我們軟弱，其實并不軟弱。以後又以後的事情。我一個人在這個人地生疏的城裡靠筆桿維持生活時候，情景也仍然非常淒涼。在外邊人看來，我們的生活并不好，每個月也可以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別的同時的人我不知道，至於我自己，一個人躲在屋裡啃光燒餅的事也確乎有過。我老早就想放下這枝筆，作點別的

小事糊口，這倒并不是表示自己氣餒，我的意思只是不願意變成賣文的叫花子，跟這些作家們爭一時的短長。生活的淒涼沒有關係，最使人難堪的是一個人在一個人心上的折磨。對於這方面我倒是做了點自己的工夫，可是你也知道我性格的矛盾。在一個秋夜裡我在一張紙上寫了許多胡塗話，末尾有這樣一句，『吾此後生活當更淒涼，吾亦樂於淒涼也。』

「你這個心情我爲來頗可喜。」

「這就是你爲什麼不是浮躁一流了。老實說，有時我們都還不脫一點稚氣，不必漫吟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那種句子。」

「你最後的話矛盾得可笑，也矛盾得可愛。我要還是我們的修養不夠。你常常勸人忍受寂寞，你大概是不能忍受寂寞的人了。」

「一個人總得要清楚自己的境遇，怎麼樣方可以有意義地活下去。有一年我在中南海一位朋友處住下時，每天要到朋友太太到海邊去數剛開放的白蓮，她思索着是用手指計算着，這一夜究竟開了多少。這個人年紀不過十九歲，丈夫每天到外邊作事，去了她一個人在家裡，鎮日長閑，看書倦了，就跑到海邊去作這種似乎是小孩才會作的事。我看這種人倒是懂得安格生活的。可是要說這種寂寞就是我所說的寂寞，被這種寂寞折磨到的人也就很可笑了。」

「那麼你所說的又是怎麼樣一種寂寞。」

「人與人之間，心與心間隔開的一種寂寞。」

「繁華快樂誰不眷戀，真正要作到『欲除煩惱須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那種境界，可真不容易了。」

「我所說的寂寞的忍受就是希望把這些屬於人事方面的快樂或者悲哀看得淡一點，好地作一點事，從工作中去求慰藉，從痛苦中去求快樂，從淒涼中去求歡欣。出世的思想似乎已經不是我們現代人所應俱有，一切經典和教條都應當在我們個人的哲學中加以相當的修正。」

「我當心我將來會跌到這種人事的苦海裡去。」

「也許會，也許不會。個人年齡有關係，遭遇也有關係。我初到這個城時住在我們親戚家裡。這也是個大家庭，有着很多的人，很多的房子。在那里我雖談不到什麼奇人籬下，但是凡事總不如在自己家



裡方便。那時我年紀還很小呢。有一年我的生日，頭天晚上我在自己房裡躺着，想起了家，心裡很覺難過，我的表姐突然跑了進來，問我幹嗎不到外邊去玩，我以為她已經知道我的心事了，臉有點紅，不好說什麼。一會她望了望我，眼珠子一轉，突然笑道，「是了，我想起來了，明天是你的生日，你回家呢。」於是她跑出去買了好些文具來送我，且拉着出去玩。我會為這點小小的生日禮物悄悄地落下了淚。」

「這就是小孩子們的想頭，怪有意思的，以後的事呢？」

「那就是我儼然挺起胸脯在這個城裡彙一校筆維持生活的時候。那時候我雖然已經宣揚古井不波，有時也仍不免嚮往『紅袖添香夜讀書』那種境界。這種矛盾我覺得異常好笑。」

「并不好笑。人們一生就是在這樣矛盾裡打圈子，最可憐的就是那種醉生夢死的胡塗人。」

「可是我雖不免嚮往，亦覺此種幸福之不可強求。人生最難得一知己，此知己之得乃在機緣。」

「這又是你的命運無常論。我初次看到你的文章時，就知道你的為人，且知道人事滄桑這四個字在你心上有着多麼深刻意義。你寫了許多故事來解說，來啓示，希望個人皆能從這里解脫出來。你難忘於人事，可是又想忘掉了人事。」

「謝。你！你的聰明的話使我快樂，正為先一時另一個人的聰明的話使我快樂一樣。」

「可是你現在已經享有這種境界，你覺得是快樂呢，還是不快樂。」

「自然是幸福的。快樂不一定幸福，是不是？然而幸福却可以包含一切。我常感覺孤單，有如一個人在黑夜裡感覺害怕一樣。現在既有這麼一個溫暖親切志同道合的伴兒，則在這荆棘滿佈的道路上，我們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毫不用踟躕，寂寞了。」

現在數年後重讀這篇文章，我實不勝今昔之感。當時寫這篇文章的心情我還約約記得，那母字是一種苦中求樂，用想像來華飾我眼前的寂寞。你聽我讀到這篇文章時也會漸漸地快樂了，想起早晨的事情，恍如隔世。真個的，我們活下來都應該求一點快樂，即使有悲哀也得該悲哀得嚴肅質直，那種淺薄的感情我們應該避免了。

眼前的生活沒有關係，一個人如只擬定在眼前的生活，為暫時的現狀所苦惱，還有什麼勇氣開闢未來的前途。我覺得你們現在可以放開心一點，我們大家來慢慢地設法，只要一天有兩頓粗茶淡飯可以充饑，我們應當多在精神方面去尋求一點快樂。這個道理實在大家都能够明白，難得的却是真能這樣想得開。我看你並不是一個胡塗人，只是好強心盛，有時不免常尋苦惱。文章是一生的事業，你現在不能寫也不急於就求能寫，這實在并不是勉強得來的事，我看世上一般自命會寫文章的人，似乎連自己生活的性趣也不懂得，則我們雖不能寫也仍自有我們自己的性情，文字何足道哉。

我們昨晚偶然談到將來的事，我跟你們說了許多很好玩的話。我自然懂得你們言語間的意思，可是我真不知道怎麼樣來表達我的意思才好，要不是你們昨晚有意無意地提起來，我真把這些事忘了。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是這樣過下去好，將來的事情只好等將來再說。你不要誤會我真的太冷酷無情，幸喜我們都還沒有把話明說出來，我想還是讓我們在對方心裡保留一點神秘，一切作得太滿意了反會覺得淡然無味。我想起我說怎麼一生也是當和尚的話，你的兩顆眼睛又直直地瞪着我，你這種傻樣子我每看一次雖覺得心疼。我覺得你娘為你們真是盡了最大的苦心，你們將來要怎麼樣去答報她呢。我跟你們在一塊實不啻得有家室之樂，你母親待人和藹而心胸開明，在在都使我對你們發生一種珍惜的情意。孩子們，你們都還年輕，前途正不知有多少苦難在等待着你們，你們如何去度過這一重一重的難關呵。我說，世界上一切物事都有善惡的分別，有善人也有惡人，正如同有上帝和魔鬼一樣，說到這里我實不勝其感慨。我平常寫文章，在我的筆下永遠不會有魔鬼出現，我的意思實在是不願讓那些罪惡來點染了天真無邪的眼睛，究極人性是善是惡我們可以不必管它。所以我至少總得作你們一個忠實的牧羊人的，除了保護你們外我沒有別的意思。

快過年了，孩子們都在巴望着新年快快來到，我則對於這個即將

別我而去的長壽冬日不免有一番悵悵的意思。每到歲暮我會無端地想起唐人祖詠那首終南望餘雪的五言絕句來。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寫實在是寫得好，可是這又與歲暮有多少關係呢。我的思想就常常是這樣飄忽不定，所以感觸也殊多。昨日天陰，傍晚工作完時突然想到城外去看看，可惜時間又不允許，所以只好回家了，到了我們的胡同口，寒風裡已經閃爍著疎落的街燈。這一晚我吃了飯就睡了，並且彷彿受了一點涼，這個病我想是病得很應該的。當時回到家來我的心情簡直如一個三歲的小孩，我彷彿剛從荒涼的墳園裡跑回了家，此身幸得寄托，經你那隻溫暖的手的愛撫，我的神經最敏銳處彷彿有一股暢美的暖流緩緩地流過去，爐火畔，溫柔的燈影下，你的美麗的眼睛在微笑着，我真的會快樂得悄悄地落下淚來了。……

你沒有起來的時候我就悄悄地走了，今早天氣奇寒，但是我也沒有什麼不舒服，昨晚那突然的不痛快實在並不算病，你可以放心。

近來我喜歡一個人獨自靜坐一會，但時間久了，又想念你得很。我聽你娘說我不回家的時候，你連自己功課都作不下去，常常跑到大門外去看我，想起來我們真是知得好笑。每天晚飯後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我們在小圓桌邊圍著一坐，喝茶談天，到了相當時候又各自去分頭作事，看來真像極一個非常融和的家庭。近來我寫字看書差不多都在你屋裡，你也覺得我不在你身邊你就作不下去，所以功課忙的時候我常常要陪你到三更多天。我們感情這樣接近，所以你對於我老不表明態度常常生氣，你生氣的時候又不明白地生，常是不知氣從何來，這些我都看得很清楚，可是又不知道怎麼去安慰你。我覺得我們現在何必自尋苦惱，拿什麼東西來束縛我們的自由呢，這些事情我以前曾經談得清楚，我看我們現在能這樣相互眷念就很好，只要中途沒有什麼別的阻礙，將來的事情不是很自然的嗎？老實說未認識你時，我殊無此一念，現在我們這麼好也可以說是自然的現象了。

今天一早我實在是含淚出門的，我在外邊胡亂跑了一天，想不到

## 晚鐘

張槐

是西天添了一抹的時候，禮拜堂敲起晚鐘，琅琅的聲浪伴送著工廠裡湧出的團團的煙突。

是這個時候吧？！

我常同着她出來散步，她手中牽著一隻小黃狗。

我們看著烟雲的天，說着那一天的晚飯最飽，小黃狗在旁邊吐著舌頭……

頭……

今天我午睡醒來，已多日沒有人伴我散步，又發現丟失了小黃狗。

東尋西找，滿頭汗在街上亂跑。

原來小黃狗在禮拜堂的高牆下徜徉着吐出舌頭。

七·十八黎明

在我們巴望着的過年的時候，想不到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的年三十夜，我還得到外邊去流浪。

今天這一天我如在夢中行走，除了淒切地感到自己的孤單外，我彷彿什麼都失了知覺了。我不懂你為什麼不預先告訴我，其實你還有別的朋友又有什麼關係。我回來的時候夜已很深，還聽到你們在那邊屋裡嬉笑着，今晚沒有電燈，在黯淡的燭光下，你愁苦地走了來安慰我，在你看來倒是噴怪我誤會了你，因為你說你對其實在並沒有什麼意思。我默然無語你乃悵悵地走了。這一夜我寫下了我的第一首詩。

你們那位親戚走了，你娘說實在是他有意於你，可見你對我並沒有完全說了真話。我沒有責備你的意思，我看這種情形本極平常，並且你又說你連那句話都不告訴我實在是怕我聽了不高興，這我就得很感激你了。真的，我現在一點不痛快都沒有，我反而喜悅多了這一層複雜關係，我獨自靜坐的時候，更有一番意思。對於我們的事情我實在有不少的感想，上面的話說了我覺得很後悔，因為我這種心情其實很難說得恰好。現在已經是春天了，連日的晦闇的日子，我很珍惜我這點春陰淡淡的心情。我的心上的的人，我很感謝那個遠來的陌生客，因為他已經把我從狂熱中解救出來了。

讓我這樣過下去不是很好嗎，我相信我們的心原來互相溝通的。

## 談嗜好

張 金 壽

凡是喜歡某種事物成了習慣，這就叫作嗜好。琴，棋，書畫，聽戲，看電影，玩古董與讀書等，都可說是人類的嗜好，後來漸次彷彿專指壞的嗜好而言，說「這人有嗜好」已含有貶與不屑的態度，失掉了原來的意思了。較真來說，嗜好倘若可以分類，好壞的屬下也還有待商榷挑選一番，然後定其所屬，絕對不可再按傳統的錯誤再錯誤下去了。

假如拿嗜好對人的利害以定它的好壞罷，讀書與嫖妓兩個就儘够我們斟酌的。在習慣上，前者一定為人稱讚，後者也無疑的為「正經人」不齒，但有時客居異地的寂寞者為調劑苦悶去妓院一次，其呆板的生活得到一種滋潤，再工作時必可增加效力，與看電影、溜公園也無區別。讀書雖然被讀過書的人稱為「開卷有益」，其實讀書真不一定有益。其一因為書太多，飯依什麼或是排斥什麼全在你自己的思想，孔孟與莊老不同，佛家則又是一種人生觀，論理都很透徹而主旨却往相反，這就很可能使讀者徬徨，盡信書固然不行，不信書又讀牠幹什麼。我會想：倘如讀了一樣多的書的人思想就必一樣，天下可就太平了，無如讀書越多

的人，他們的意見好像更趨紛歧，孔孟老莊都是聖哲固然不必說，就是近代的各種互相反對的學說，無論如何，其首創者也都不是平凡的人物，那是怎麼回事呢？大概書如同一種利器，能使善者更善，惡者更惡，用來害人或用來益人全在持者，這利器本身似乎沒有左右持者的能力。說讀過書的人都彷彿拿着一把刀子這話我相信，說讀書多的人刀子比較鋒利些那我也相信，說拿把刀子，尤其拿把削鐵如泥殺人不見血的寶刀之人的心眼兒都特別好，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未必相信。所以說讀書正如磨刀，磨快這把刀不定拿來作什麼。即使想使之益人罷，書這麼多你怎麼選擇？一讀左道的書上了癮（即是成了嗜好），便會不由自主的供牠驅使去。總之，如人能用書，則人有好壞之分；書能改變人，則書的意義却不完全一樣。其與人利害像

是相抵的。

其二是深信某種思想的書了，有種各作「固執」的東西便侵入腦府，老學究老夫子往這往那，其結果大則亡身敗家，小則窮困此生。其三是對任何書皆取懷疑的態度了，遇事就徘徊不定，讀書很多，而辦事沒有決

斷，永遠失敗，反倒是劉邦與朱和尚之流能成氣候。總而言之，讀書是如叔本華所云叫作者在腦子裡跑了馬，也許比不讀書的人好一點，也許壞了一點，而好壞又如上樹摘蘋果，吃個香甜或摔個半死都難明白，真乃不是穩當的為人之法，不但不比嫖妓怎麼值得誇讚，簡直有着傷身與傷心的分別，毋寧謂為比得楊梅大瘡更危險罷。

由嗜好說到了讀書的危險，未免離題太遠了，現在再返回來談本題。提起嗜好，首先聯想起「嗜痂之癖」這個典故，據說古人中有個好吃瘡上的痂的，奇特誠然是奇特，但不知為什麼一來一為後人所引。如果有人喜歡自己的詩文，便尊稱人為「嗜痂」，當然是謙稱自己的詩文為痂了。硬而且紅，紅而且黑紫，在屁股上或是大腿上揭下來的瘡痂，使人馬上嘔吐的穢物兒都有，風雅之人却以此瘡痂比喻自己的詩文而奉承閱者為好吃瘡痂，真乃滑稽之至。典故裡不短有這一類的笑話，都被請出來作正經話說，說可笑是可笑，說可厭也即是可厭，因此行文中總以少用或不用典故為是。但新文藝作家一來一提「我在巴黎的時候」，「我在東京的時候」，其用意如僅在炫耀其到過巴黎與東京，那就與用嗜痂之典者得我的同樣顏色，蓋創古墳與放洋屁雖不盡同，其於顯示痴味的心理則一也。

好摸女人的屁股，好聞女人的蓮足的新舊文豪學者，在中國還有着一兩位，這原是個人的嗜好，又不像自瀆與抽白面兒那麼傷

身體，故不必加以非難。脚與屁股也是身體的一部分，有喜歡聞臉蛋摸乳房的就許有聞脚了摸屁股的，閨房之事原有過於如此摸聞的。諸位不要以為我在侮辱女性，實際上女性對男性也是如此，不過較男性而嫩寫不出堂々大文來罷了。可是我希望後世好古之士可別再如今引證嗜痴的典故一樣來引證「聞蓮」與「摸尻」了。

酒色財氣原是四大嗜好，據說從古至今很少有完全跳過這四個圈子的人。（「氣」是不是算你嗜好似還是一個疑問，但這裏也當它作嗜好來說）其實好酒只要不過量，好色只要不好淫，好財只要不取分外之物，好氣只要值得生氣的事才生氣，那也沒有什麼。儉省人的儲蓄我們不能說不好，沒皮沒臉沒有氣性的人我們倒要非薄，飲酒能助興，好色也是人之天性，殊無足怪。倘說不得其當，則讀書若死讀，若搶人偷人的書讀，若日夜總讀，也是有害。那麼為什麼偏責備酒色財氣呢？

不過嗜好也有太特別太不人道的，那就差得多，無論如何也要反對的。如同好變童，昔時的士大夫階級專以此為雅事，與飲酒賦詩同樣的向人誇示，張岱自作墓誌銘就說明自己的好變童。試想一個非性器官而強作性器官用，正如往鼻子裡灌醋，像某種人對待他們以為是犯人的人一椽，最可惡的事莫過於此。先前報紙新聞上還不短着載這種材料，記者先生加的標題如「舍正路而弗由」之類，都很新穎，也為一般人認為有趣，

有一種小報原是以章回體香艷小說與香艷駢事的新聞來號召讀者的，我們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對此事之主動者的法律制裁當是監禁數月或數年，然而似乎仍是不妥，這種人頂好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典故叫作「請君入甕」，說白了即是在斯人大便之處從而小便之似較法律制裁為穩恰也。

關於性的希奇古怪之事很多，在性史之類的「淫書」中有着詳々細々的記載與描寫。所云也未必盡虛，大概人間世事複雜得很，寫出來的幻想有時在他處正是事實，甚至可以說是發生過的事比寫出來的事情還更多而希奇罷。如前幾年在上海發生的人與犬交的新聞，在性史上就沒有過，而現實却明白々的呈現在眼前了。人與犬交固非人與犬早都有此嗜好，但這絕對是迎合人們的好奇心理而來，這「好奇」也是人們最普遍的一種嗜好罷。

話頭再轉到讀書，現在銷行最多的刊物便是以所謂「評劇」文字為主體的刊物。真評「劇」嗎？不，評伶！真評伶嗎？不，記載伶人的一舉一動，而且是私生活為多！一個伶人弄得比一個國府委員的名頭還大，一個伶人嗓子的安危，其振動讀者的心弦比國事大事還利害。其甚者，說捧女伶賽過孝母，料亦為明白人所能首肯。細々想來，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嗜好，有好聽這種消息的讀者，便有辦這種刊物的編者與寫這種文字的「評劇家」來供給大家這種消息。這豈不是嗜好作祟嗎！

談到了現在的文藝，立刻發覺有許多人嗜好着小品文字，從前講究大塊文章固然失之於偏，現在過度的崇拜短文也恐怕不是好現象。長篇不論，就是中篇小說，在事變後的華北文壇可有幾篇出現？文章不能以長短論優劣，但有的材料絕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也非寫長一點的不可。弄得現在儘是些零星碎屑，頂好的是有如點心，才吃得有些味道據說是已經完了，根本有如蠟味的所謂小品却比前一類的多，要求可以飽餐一頓的斤餅斤麵，簡直沒有。「貧乏的文壇」云云，這現象當是主要的緣因之一了。

記得張岱說過沒有癖嗜的人不可與交友的話，我們中國人可個個都是好朋友了。不過財色與名利都可作一例看，因為都是嗜好。當事人也無庸避諱，否則便愧其所好，不成為忠實的嗜好者了。世說新語雅量篇說祖士少好財，既適集好雁，同是一累。但前者懼怕人看，有些慚愧之色，後者却神色閑暢，不以人看為意，於是分出優劣來。倒是俗語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最為得體，不管好什麼，只要取之有道，好之得當就好，換句話說，在不妨礙別人的自由，不傷害自己的身心的原則下什麼嗜好都不可厚非，我們豈可厚於讀書與好名之士而獨薄於嫖妓與好利之人哉！

記得小時候聽老師說過，天下事物無不可以成對，如「智德體群美」對「吃喝嫖賭抽」即是妙聯一付。如今想來，更是有趣。二十九年七月二日改舊作於海澱。

# 廢言

者也

這次我爲了種種的關係，終于決定和諸位告別了。在這臨別的時候，想要給諸位坦白談幾句話。

我要離開「中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如果一言以蔽之，即曰思無邪而已。再換一句說：我沒有私心，祇感覺力量不足，就把這個事業讓給人家了。

「中文」到這期整一年。在創辦的時候，我還異常踴躍，也有相當的計劃：如看頭幾號的卷頭言或編後記和蒐集的稿件等便能夠知道我的意氣。詎料爲了自己應先任務的雜事過多，遂把它刻成類贅了。

本來，我們所企望的並不是現在的這樣體裁和內容，那的確是要「進步的」，是要把過去的中國文藝加以檢討和批判而從這裏還要創造活潑的新文藝來的。

中國文藝，固然有許多應革新的地方。例如對從來的文藝理論的重新檢討，作品的重新批評，尤其是新文藝理論的確立與新文藝的創造等，這些工作都是很有必要的。

中國文藝確有很好的素質，但是它正和中國的國家一樣，雖然有錦繡的山河，優秀的人民，燦爛的文化；可是它因爲缺乏科學的和現代的底整理與組織，所以它不能進步和發展。

中國文藝不應當踉蹌在中國裏頭，它應該要有廣大的價值和世界性，它應當貢獻於人類，要發展到世界去。這並不是一片的空想，也並不是爲要自慰的一種虛望。

大家都知道，在文化方面既有胡適，江元虎，文學有魯迅，林語堂，戲曲梅蘭芳，史學斐文中，其他美術也有張大千等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張過聲價了。

但是，他們還沒有達到自己創造的地步，他們祇從事於發掘我祖先遺下來的一部分寶庫，使它發揚光大而已。我們還希望擴大他們的工作，同時更希望創造新的文化。

中國舊文化的整理，介紹，發展，現在剛進出了第一步，前途還是很遼遠的，尤其是新文化的創造剛從着手，所以這個事業較舊文化的整理還要加倍的困難。

東亞新情勢的進展，由近衛公的再出馬，愈呈積極化了，新秩序的建設與新體制的確立，也跟之愈形強化了。

新建設，新建設，是的，必須要新建設，文化也必須要新建設。

我們知道「筆」是建設的最重要工具。

# 戰國策在中國文學上的評價

王 岑

對於戰國策在文學上的地位。一直到今日，還沒有得到一個適當的結論。提倡純文學的人們，自然對牠不甚留意；而古人的稱頌，又多偏重於句法腔調之間，頗覺不中要害。故此國策的真實價值，終不為後人所共悉，這也誠然是一件憾事。

我的意思，以為國策一書，在文學史上，確實佔有相當的席地，因為牠不僅是縱橫家之言，並且其中也頗有些文學作品——這種文學作品，無論如何，是不該抹殺的。

事實是這樣的，我們總覺得在該尚書周禮的時候，遠不及讀左傳國語之有趣，而在讀左傳國語的時候，却又遠不及讀一部戰國策來得起興。這原因是國策一書，在牠的字裡行間，的確是具有吸引讀者的力量在。別人我不敢說，至少我自己是這樣的，一拿起來，便覺得不忍釋手了。

對於戰國策，雖然不如左傳國語之受人重視（此視注釋者之較少，可洞悉），但其行文之巧妙，却已為前人所公認，王世貞云：

「擅弓，考工記，孟子，左傳，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

這自然是稱頌國策之巧於敘事，而朱熹則更讚賞國策之「奇偉」，李文叔竟至以國策與屈原莊周相并列。我想，這種稱譽，完全是由於文學本身的巧妙，而非由於事蹟之受人推崇；因為縱橫家的行徑，到如今還不會獲得世人的同情。所以像吳師道，方孝儒等，他們痛斥的并非戰國策上的文字，而是戰國策上的事蹟。

戰國策可說是一部先秦文選，作者既非一人，姓字亦無從稽考。這些作品，乃是從周定王十七年起，至秦始皇三十七年止，凡二百四

十五年，將當時戰國間一般策士之言行，詳加記載。至於編者，據吾人推斷，大概就是劉向。劉向在戰國策的序文上說：

「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後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有」，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篇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從此可見戰國策一書，乃是劉向夏合諸國之記，從錯亂偽脫之中，編排訂定的了。這三十三篇，是包含東周一篇，西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四篇，趙四篇，魏四篇，韓三篇，燕三篇，宋衛一篇，中山一篇。

從劉向所說的話看來，這部文選，原有一個選定的範圍，這個範圍就是戰國游士間的策謀與行動，正因為選輯的範圍是這樣的狹小，所以其中的文字，也不像儒家其他經典那樣滿紙道義，令人讀了頭昏，這是前人之所以誹謗國策，而同時也正是我之所以喜歡國策也。

在左傳或國語上，並不是沒有生動的故事，只是引詩道書，有時候甚至把虛玄的易理，也硬給塞入，這樣以來，實在覺得儒家的氣氛過重，重得人呼吸不便；而國策則不然，牠有時在故事當中，插入了有趣的寓言，有時候在言談之間，添加上一些幽默的文字。最好的是牠們很少引詩道書，也很少講道德，說仁義，牠們會把那些成語的堆引，乾燥的論證，代之以美妙的比喻，而這種美妙的比喻，就會使讀者覺得情趣橫生，不忍釋手。

兩漢的奏疏策詔，也會受過歷代散文家的稱頌，而董仲舒，賈誼等，即是以擅長此道而得名的，可是我以為他們的文才遠不如戰國策來得高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會有戰國策上那樣美妙的比喻。

普通，都把戰國策看做史料，漢書藝文志以之與史記同列，而隋唐二書，復仍其舊。其後，至晁公武，始將戰國策改入「子部」縱橫以爲縱橫家所爲，不應隸于「史部」，文獻通考雖承其說，而四庫全書提要則云：

「班固稱司馬遷作史記，所據有戰國策，則戰國策當爲「史」類，更無疑義。且「子」之爲名，本以稱人，因以稱其所著。戰國策乃劉向稟合諸記，併爲一編，作者既非一人，所謂子者安指乎？晁氏改隸，殊爲未允，今仍歸之「史部」。

其實，這原不必爭辯，因爲佳史子集的分類，根本不妥，說牠是「史」書也好，改隸於「子」部亦可，同時，稱之爲「集」，又何常不當？不過諸子的書，總有一個學說或系統，因之，其說理的成分太多，而史書率多記實，又沒有戰國策之津津有味。故此，在研究文學者看來，則不妨把牠認爲是純粹的文學作品哩。

在這本書裡，牠有着小說一樣的描寫，也有着小說一樣的題材，牠有着情趣橫生的寓言，更有着幽默動人的文字。僅從這一點看，已足見該書在文學上的價值了。

爲了避免空口說白話的嫌疑，我們不妨挑選幾個實例，來說明戰國策的妙處：

一、生動的歷史故事——在全書中，這樣的故事很多，茲姑舉例如下：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金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廉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

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締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臨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闕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放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豈可忽乎哉？」

這個故事便很好，牠所描寫的正是當時社會的病態：「貧困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這便是這個故事的中心思想，而蘇秦的種種遭遇，即用以烘托這痛切的結語，這種描寫與結構，在左傳國語之中，是不能够找到的。而其字裡行間的情緒，正所以披露當時人間世的惡劣，其動人處在此，其偉大處亦在此也。後世說部所受此文的影響，姑且不提，最顯著的要算元曲中的蘇秦衣錦還鄉，那便是由這個故事演變成功的。

又如：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以爲適足招滅亡之禍。可是太子丹不但不忍於棄却樊將軍，并且還想謀禦秦之術於鞠武。於是：

鞠武曰：燕有田光先軀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田光曰：「臣聞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

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荊軻曰：「光與子和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致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與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何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婪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滹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剄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聞，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軻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宰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且暮

渡易水，則雖與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附心也，今乃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纓，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遺荊軻。

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後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蒙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燕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荆軻曰：「起陽所手持持圖。」荆軻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空，——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恐無以擊荆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恐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被八創。荆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契約以拔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

這個故事更好，簡直可以說是一篇小說。我原不想引用這麼多，多佔篇幅，只是我覺得沒法割愛，因為牠太緊張，太生動，教我們讀了沒法中止，恨不得一口氣讀完了牠。

我們稱讚史記上的刺客列傳，殊不知刺客列傳中的荆軻，即是全錄此文，一字未易。在這里，荆軻有荆軻的個性，燕太子有燕太子的個性。這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而且在這里秦武陽之懦怯畢呈，秦王和群臣之驚慌盡露。在未會行刺以前，是沉着鎮靜，既經行刺之後，倉慌混亂。荆軻的義勇——即那付「倚柱而笑，箕踞而罵」的神態，秦武陽的「振懼色變」，以及秦王之「目眩智昏」——即在事畢論

賞，猶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則餘悸在心，想來猶覺害怕的情緒，蓋已活現紙上矣！這三個人正好做了一個對照，而且描寫得恰如其分，讀來就如同親眼看見了這幕悲壯的大刺客一樣。有人說莊子的文章帶有「仙氣」，而戰國策上的文章帶有「劍氣」，我想，所謂「劍氣」云者，或許便指這些文章而言吧？像這種生動的故事，還有許多，譬如趙策第一（晉畢陽之孫）所記豫讓刺趙襄子事，魏策中秦人使人謂安陵君，以及韓策中之韓傀相韓等皆是也。

這些生動的故事，對於異日「傳奇」或「歷史演義」小說等，都給了很大的影響，如果真的想作一本「中國小說史」，那麼這種文字，倒還是值得注意的。

二、有趣的寓言——周秦諸子中的寓言，一向是被人稱道的，可是戰國策中的寓言，却很少有人注意，其實中國有名的寓言，却很多出於此書，譬如「鵲蚌相爭」，「狐假虎威」等，便都是來自戰國策中，而「前功盡棄」，出自蘇厲之策，「驚弓之鳥」源於楚策魏加之言。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茲擇錄一二如左：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者，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又：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水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像這種寓言，實在是有興趣，雖然後者有些荒唐不經，而屬辭含意，則頗可玩味，殊堪令人拍手叫絕也。

在戰國策中，這種寓言，觸目皆是，全書僅有三十三篇，而引用寓言者，則不下二十餘處之多。為什麼當時會這樣好用寓言，這却有着一種必然的原因，這原因即是當時的游士，常欲惹動主上之聽聞，故不得不設喻美妙，以引誘其心神，而獲得『說人主上』的實效。譬如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請趙勿伐。這原本是了不得的一樁大事，假定蘇代見了趙王，鄭重其事的，劈頭便勸告他不要攻打燕國，那樣他一定不易收得實效，說不定還要疑心蘇代理哩。可是現在蘇代却從寓言上說起，使趙王聽了這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因而明白了『鶴蚌相爭，漁人得利』的道理，結果，不得不稱善而止。這是游士的巧妙，也是寓言之所以盛行當時了。

記得黃憲說過這樣一段話：

「淳于髡謂『兔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鶴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開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

這種雷同習製的地方，要是一弊，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耳。

三、幽默的文字——倘在中國真的幽默這個名詞，則國策倒可以說是幽默文學的先聲。楚策上記載着這樣一段故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呼？」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謂者，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謂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又載有：

靖國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謂者既為客通。齊人有謂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夫齊雖薛之城至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這種文學，將諷諫之義，寓於滑稽的文字遊戲之中，此其設喻托事，古無其匹。如果說是幽默，想來也未嘗不可吧？

話已經說了不少，例子也列舉得够了。戰國策在文學上的評價，也自可不言而喻矣。我認爲，在『中國小說』或『中國寓言』方面，講到牠們的歷史，這部戰國策，却是必須一提，因為這其中確有了成熟的寓言和小說的萌芽，倘使撇開不題，則是抹殺史實，那實在是一種不可原宥的錯誤！

最近，偶而又把國策翻閱一通，覺得牠實在很有文學上的價值，故此，把讀後的感想，隨便寫了下來，以借他日之參考焉。

古啼笑錄

凌汀

唐書曰：「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笑中有刀」四字，頗可驚世，當今之世，笑裏藏刀之人所在多有，惜乎人祇見其「嬉怡微笑」，未曾防其刀也。  
左傳曰：「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笑，御以如鼻，射雉之，始笑而言。」  
然則今之為人夫者，娶妻而不言笑奈何？曰：是不難：請御尊屬以「摩托」，兜風而至中原公司，向她說說「愛什麼就買什麼」。斯必消受到「回頭一笑百媚生」，此舉惟窮措大「徒呼負負」。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謫監司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笑矣。」仲淹曰：「一家笑，何如一路笑耶！遂悉罷之。」  
郡守，資資，慨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安有，鬼笑遂止。  
此鬼何人兒也，劉伯龍為郡守，則不當逐什一之利，既逐之，鬼笑之，還怕伯龍知道「貧窮固有命」，止得住鬼笑，吾獨不解今之窮尊厚以營一本萬利之業者，何竟無一鬼臨其旁而撫掌耶！一嘆！  
列子曰：「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衆竊笑之。」  
這種笑是少見多怪呢！悅人妻者人亦悅其妻，是中外古今打不破的哲理，推之今日，已成司空見慣，又何笑之云乎哉？  
史記曰：「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宋史曰：「司馬光卒，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露衣以致奠，巷哭而過車，之陝，送葬者如哭其私」。  
車頭秦書曰：「符堅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哭，哀號動地，羸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這種對哭，可算中外古今哭的紀元。  
哭也罷，笑也罷，如今之事，只令人哭哭笑皆非，或問：「申包胥秦庭之哭何如？」余搖首。已而曰：「壯哉！」

## 由文壇上的播鼓談到創作上的貧困

柳 英

照例，文壇上的編者，讀者與作者用火熾的感情，矯捷的手段，鋒利的口風，而暴露出立場，建議與呼籲，這就是「播」幾下子「鼓」。當然，「播鼓」是充滿了宣傳與鼓動。

五四運動「播鼓」，奠定了新興文學的基礎；創造社「播鼓」，產生了普洛文學；朝花社「播鼓」，充實健全了翻譯小說的陣容；論語派「播鼓」，風行了幽默小品，……他們不但震撼了一下子文壇，並且在放着奇光異彩，照耀着每一個寫作者底心。

「播鼓」的原因，要之皆不外反對作者鑽入象牙之塔，編者穩坐藝術之宮，讀者群沉溺在風花雪月；或者是文壇上的沉寂和呆滯，文學園地的開倒車；或者是一個作品題材上缺乏了生命，是內容裏面沒靈魂。……於是因此，恰搔到「壇」上文人的痒處，都怦然動心。正像有人疑惑着說哪兒吹過一陣花香而大眾情不自禁的嗅一嗅鼻子，有人說是誰踩了屎而大眾都神經過敏的擡起腳來看鞋底。

魯迅先生曾說過，「人們因為生活忙而無工夫著長篇小說正是短篇小說滋生發達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當前的現代或者是生活太輕閒了的緣故，佔領文學領域的完全是那千篇一律的章回巨製。不是情天恨海。便是血淚鴛鴦；不是洞庭仙侶，便是峨嵋劍俠；……而所謂「有靈魂」，「有生命」，「意識正確」的創作，被擠得閃進一個小小的角落，可憐連呼吸都有些難以爲繼。於是，文人作家感覺到恥辱悲哀，臉紅耳熱，都捲起袖子來奮神「播鼓」！

「播鼓」，狂喊疾呼；「觀察體驗人生，找個性，創造典型！」更進一步的：「……決不該再羨慕那麻醉溫存的一切。直起脊梁，把

曼情變爲同情，以同胞的人類苦樂爲苦樂。一雙眼睛，專看這時代的形形色色，一雙耳朵，專要聽這時代的哭笑談話，一條精神的舌頭，專要嚐人間的苦辣酸甜！……」更進一步的：「把人類靈魂的深處，用毛錐掘開，把民族和國家的怯懦和卑賤，儘量地宣洩在感人最深的有趣味的有組織的故事裏，給人們一點精神上的食糧。……」更進一步的：「……寫作的態度正經些，……總不該再是蝴蝶鴛鴦派的了。……」

我們如不想兜愛情圈子，我們就要寫點別的材料。……」再更進一步的：「……要仔細觀察，到底現代需要甚麼文藝作品，我們要有個正確意識的目標共同走下去，我們不是有了這種浮躁，便去致力於交際，宣傳，標榜，喊口號不實行；……更不是專以讀者的嗜好去做標準，我們要負起文藝的使命，才不致於整日在空喊着文壇沉寂的無病呻吟，我們需要對症下藥的努力。……」致於其他有許多論著專指示給我們要怎樣怎樣，要如何如何，不要如此如此，不要這般這般，更是洋洋大篇，頭頭是道！

差不多愛好文學的在典型的創造上，都知道曹雪芹創造了林黛玉，魯迅創造了阿Q，廬那卜爾斯基創造了吉訶德，屠格涅夫創造了羅亭，果戈理創造了乞乞可夫，哥德創造了浮士德。……

差不多，愛好文學的在體驗人生，迎受戰爭上，都知道雷馬克寫了西線無戰事，託爾斯泰寫了戰爭與和平，格萊德阿夫寫了戰事，杜斯退也夫斯基寫了罪與罰，法捷耶夫寫了潰滅，但丁寫了神曲，……

差不多，愛好文學的在滲透另一個生活圈而抓取題材上，都知道左拉爲寫煤礦去親身開礦，辛克來爲寫石炭王去當礦工，普式庚爲寫

甲必丹的女兒去從軍高加索……

差不多，都「知道」，而且讓這些極長極長的例子們攪得眼發眩！但是「知道」祇是落一個空洞的「知道」而已！

「描鼓」描得山響，舉例舉個萬千，理論論個淋漓盡致，一際不留！有時過猶不及，倒更使創作的題材貧困；有意寫作者們着了荒。迎頭擊是寫作需要「正經」，打埋伏是要有「正確意識」；取梨園做題材，會涉嫌捧坤伶，取工廠做題材，會涉嫌左傾；考據些東西罷，這是掘古墓……東一頭，西一腦，結果還是愛的歌頌，愛的詛咒！

創作的題材，顯然有些貧困和苦悶！否則的話，不會有人拿漢魏唐宋的陳腐故事充內容。

生活在紙迷全醉的氛圍，硬想替貧民呼籲，啣着香煙，輪在沙發椅上，待到新月初升，映窓交織出花影，開始構思，滿心裏是想替貧民做一個驚人的呼聲，不幸，十分鐘後，身子已經被情侶牽進跳舞廳的深處了。——再不然，像悲多汶為追蹤靈感而渾身口袋裏塞滿了五線譜一樣的描着稿紙找題旨，腳沒走出大門，驀地想起和幾個小姐的宴會時間到了……

豪華動魄的都市裏找不出現實和普洛的題旨，大家一齊吶喊着「到民間去」。喊個口乾舌燥，還得跑到衙門裏去品茗。馬克西謨，高爾基說：

「到民間去，到民間去又走回來，走得疲乏之至！」何況又是「夏日炎炎似火燒，公子王孫把扇搖……」的時候呢！

茅盾的文譽震文壇，張恨水寫小說名利兼收！但是，前一個的題材永遠是革命與戀愛，戀愛與革命；後一個的題材永遠是公子與名媛，才子與佳人，一直到如今。不兜愛情圈子而找「別的材料」；不死的在描寫固定的題材，重新打開一個門面，是有時候撞不出去的，

目前正是「愛情」與「飢餓」管理着世界，偶然脫出「愛情的圈子」，無問題第二個題材是「飢餓」的創作，也有國外的作家在如此說。

「被生產機械的輪子抓住了的人，因為過度的工作和窮困，簡直降落到這樣低微的程度，弄得這樣昏沉，以致於他們祇有忍受痛苦的

力量，而要他們說出自己的痛苦，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他們喪失了詩歌表現的絕妙天才！」

關於這一點，魯迅先生也曾說過：

「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的到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作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僱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他對於生活在戰爭的洪流裏開始創作，從事文學，他特別提出來說：

「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的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只見他們的字與詞句一封一封的生疏下去。俄國革命之後，拿了麵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的去領麵包；這時國家不管你是甚麼文學家，藝術家與雕刻家；大家連想麵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

固然，頭等作家魯迅先生對於這兩種題材上的見解和態度不見得準是金科玉律，但是，「正經」的寫作者用「正經」的態度，抓取「正經」的題材，在「正經」地寫出「正經」的作品，一千字換不出幾斤棒子麵，確實有些可憐，確實有些哭笑不得。——生活貧困，也不見得創作的題材格外豐富！

文學是社會生活最複雜的藝術形象，是時代人生的反映，是每一個寫作者們對於社會現實的態度，當然任何人都不能否認。

文學創作，它具體地表現社會生活的現實，在反映現實的時候，充滿着寫作者的思想，情感，個性和心靈。作者是在包含着憎惡或鄙視，冷淡或熱烈，責備或號召，憤怒或感傷……都把自己的態度，活躍到每一個字眼，每一個句子上。當然我們任何人也不能否認。

偉大動盪的時代來臨已久，它可以改造我們，可以錘鍊我們。但是文壇上缺乏的還是那「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作品。戰爭是摧毀陳腐而營造新生，如其我們迎受承認它的神聖，哪是一篇堂皇的歌頌？如其我們厭惡它的綿長，誰有過幾篇淋漓盡致的詛咒？

末了，「鼓」還是需要「描」！但不要敲在空地上；創作還是需要猛烈地展開場面，祇要題材不貧困！……

一九四〇，七，于瀟瀟風雨齋

# 美的劇舊論

· 琦 鳴 張 ·



在這裡，想稍一考察舊劇底美底性質。

(舊劇這名詞，於此，是指着皮黃之類底東西而言。)

舊劇底美，雖主要地是集中於其演技者底身上，但仔細分析起來，却也有許多的種樣。倘總括而言，可以稱之爲「藝術的地高級的卑近美」。

然而，所謂之「藝術的地高級的卑近美」是什麼呢？這，如果指明了何謂卑近美，大概就會明白了吧？

卑近美既有着可稱爲「卑近」的東西，則它之具有卑近這東西底美，是毫無疑義的。一般說來，叫作「美」的東西，是不應該有卑近的東西的；即使是稍稍「下品」的東西，也不許有。美，我們都知道，是有着可以與「靜寂」、「無限」、「永遠」等精神欲求對照的倫理感的東西，並常能由它加添地味到「莊嚴」、「神秘」、「嚴肅」、「高貴」等等的感覺。這種々の感覺或印象，決非下品的，卑近的東西，是不待多言的。在美術上，無論表現什麼樣的美，都要躲避着下品，拒絕着卑近，而以高尚典雅爲旨趣，尤其是人人都知道的。

不過在這裡，有一件可以注意的事，就是稱爲美的這東西，不一定非得用高尚典雅的形，才能够表現出來。換言之，美這種東西，雖然結局的目的在於「高尚」，並具有如前述底倫理的印象，但表現它的手段形式，不必非是能感到高尚的東西不可。反而，爲了使「美」具有苦味，澀味，大可用與美正相反對的所謂反逆的方法來表現它。在這種場合，也許也能够生出湛深的美來。

這種反逆的表現方法，大體說來，在東洋底美術裡最多成例。也許可以這樣說，東洋底美術幾乎都是走着這樣的路子，與西洋底美術並不同。這條路，單純地講，是 Decadance 之道，是把美這東西表現得「具有惡味」、「具有病味」、「具有無生命力之味」的。

據一般的現象來說，在西洋風的審美上，是沒有這種反逆的方法的。在東洋底美術裡邊，那一見就讓人感到卑俗，感到怪誕的所謂「道釋仙人」，那描寫形式底缺乏典雅高尚，都是很常見的。特別是人物畫，在那裡透絕對找不出希臘底典型的肢體，差不多都在極端地描寫着東洋人底不甚均齊的形體，頭大而四肢短小。然而，在這裡邊，却另外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的事，也不能諱言。

這種々，就是所謂之卑近美，下品美。這種卑近美與下品美，是以與美正相反對的感覺，即「惡」底感覺，爲其基調的。

隨而，對照着「莊嚴」、「嚴肅」、「清淨」、「永遠」、「靜寂」等倫理感，用這樣的方法，將產生「下品」、「猥雜」、「現世的」、「騷亂的」等々感覺，而具有非倫理的，醜而且惡的印象。

以上，大體地對所謂之卑近美，說明了一下，而我國底舊劇，則是這種卑近美底最代表的東西。換言之，舊劇具有的卑近美，比其他的中國藝術更進一步，是最卑俗的，有着濃濃的惡之色，

*Grotesque, orotic*，猥雜，世間的，無智的，和隨口濫造的。

常常，由舊劇底演技者身上，使我們得到不少感想。而就中最顯著的一個，是他們底無智！能稱為藝術上底美之至極的東西，必然要在受到藝術以外底東西底教養之後，才可得到。但我們底舊劇演技者底趣味如何呢？即使舊劇底形式，據說是醇化了，洗鍊了的東西，倘存於群無智者底手裡，其藝術上底湛深微妙的睿智，又將如何表現呢？舊劇底充滿了無智感，隨便是怎樣利口的人，也不能不承認吧？也不能不承認它像是失了味的鹽吧？而近來演技諸君的演技底乏味，也是人人都會承認的吧？（關於此點，曾有人主張舊劇的演技者，原應是「人為的傀儡」或「活人的傀儡」，不該讓他們有「人」底個性，「人」底思想。師傅叫他們往東他們就往東。師傅叫他們往西，他們就往西，不必要知道所以往東或往西底理由；倘若知道了理由，便會使往東或往西底行動，受到不良的影響。這一主張，實在是似是而非的。如果稍一研究出了「科班」的所謂「老板」們底作為，是不難得到反證的。）

至於舊劇底舞與姿態之類，倘加以審美的考察，則也可作為上述底註釋。舊劇底舞與姿態，我們都知道，是不能離開音樂底拍節而存在的，換言之，必須要同那拍節相合。中國音樂的拍節，是單簡而浮動的，兵兵兵地毫無急轉的深刻。那末，依據了這種音樂而興起的舞與姿態之類，其結局如何，當然不難揣想。

劇在一幕或一場中底悲喜交雜，有時也是必要的；但倘因此便隨便地加添滑稽，由一個稱為「丑」的角色，以極卑俗的動作，說兩句惹笑的話，這固然也是一種轉換觀眾心情底技巧，如果只使觀眾味到滑稽，則正充分地現露了舊劇獨自底卑近美。

*Grotesque* 底味道，在舊劇中也不少有。赤身露體是一種；黑面白臉乃及像糖葫蘆的紅黑臉，像畫花鴨蛋的亂花臉之類又是一種；……這種，都具有奇怪的，病的，淫逆的 *Grotesque* 味，荒唐無稽，像看地獄畫圖，像讀百鬼夜行的故事，是不惜其醜怪的，異端的，惡魔的，蠻野的，濃烈的，強悍的，苦澀的東西。

至於舊劇在色彩上底多用紅色，也是極可注意的事。紅是原始的色，決不能說它是上品的東西。它具有幼稚的野蠻味，在某種場合，因為可以聯想到血，則又具有惡魔的情調。

其次，再看一看舊劇底多有 *eroticism* 的事實。一般說來，稱為演劇的這東西，無論是東洋底西洋底，多半都取披著「戀愛」為題材，是誰都不會否認的。脚本是屬於文藝的東西，文藝的取材多為「戀愛」，是人人人都知道的；那末，在舊劇底場合，劇底全體都滿佈著一種可稱為「色氣」的東西，本無足深怪，不過舊劇底「色氣」之另具有一種淫蕩感，則不應忽視了。

稱為 *erotic* 底美的東西，並不是美底最高的極致。但倘說 *erotic* 了便不是美，也決非事實。*erotic* 是近於 *balance* 的東西；但倘說 *erotic* 了便必然是 *pernicious* 底事，也是不對的。舊劇底 *eroticism* 相當地含有 *pernicious* 底分子，在那裡，有著頹廢的顏色，有著由情痴而生的醜的美。

美術上底美，本有著種種之樣的種類，但淫蕩感却不得稱之為美。西洋底裸體畫，無須何種抗辯，原是由淫蕩欲而產生的東西。淫蕩是情欲，是醜的東西；除非超脫了其倫理感，滋長起愉悅歡喜來，才能得到美的印象。美術上底 *erotic* 底美，都應該能逗出這種感情。但他也絕非最高的美底世界。最高的美底世界，是要有「老」的感覺，是要可以渡到靜寂，深澄的世界。在舊劇中，我們不能企求這種美底世界，因為舊劇底美是色界底美，煩惱底美，和浮世底美。

故舊劇底美，像上述所說底，是下品底美，是 *Grotesque* 底美，是 *eroticism* 底美。因而，舊劇的美也可以說是「惡之花」，是多有異端底味的東西。換言之，就是舊劇的美是同美與善反對的。舊劇是借著「惡」之感，用反逆的方法表現美，經過洗鍊，經過考案而完成的 *comic*。但在另一方面，則複雜，苦澀，不可思議；沒有高尚典雅，沒有深，是與其他國家底演藝很不相同的。

以上，是形式的地考察了舊劇的美，不，舊劇底美底性質。關於具有著「藝術的地高級的卑近美」的舊劇底其他的考察，且待諸異日底閑暇吧。

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煩燥無眠之夜



## 參觀郭柏川先生畫展後

劍 鏢

故都的畫壇，每到新春之後；就像春雷一聲，萬綠齊出於原野；名葩異卉，競秀舒妍，真可謂極畫壇的勝事。故都人士在此春夏佳日，徘徊於名園中，品評鑑賞，留連陶醉，可以說是故都人士特有的幸福。不過每年的畫展總是以中畫居多數，西畫則寥寥無幾。今年的情形亦不除此例外。西畫展只有福田新生畫伯，此外即郭柏川先生油畫展。而柏川先生之畫展尤為一般人士所嘆賞。個人參觀一過，感受最深的印象，對於東西繪畫調和的問題有所感觸，惟以個人學識淺薄，拉雜寫出，以就教於柏川先生及諸位藝術先進，非敢言及批評。

國畫一般的印象均認為富於傳統的觀念，西畫則比較的富於創造的精神。所以中畫自明清以來，各家大都承襲過去的傳統，很少新的畫派產生，其間雖有比較特出的作家及各地方畫派，究皆無多大的創造性。西畫則在近一二百年來：由古典派，而浪漫派，而寫實派，而印象派，新印象派，後期印象派，而立體派，未來派，構圖派，而新表現派，野獸派，達達派等，均以標新立異的特出為能事，不像中畫的以傳統為歸趨。這也是這一二百年來中畫衰微的原因。

所以以前藝專林風眠長校時，有鑑於此，特立了四句訓條如：『改革傳統藝術，建設時代藝術；調和東西藝術，創造新的藝術』。而當時曾與國畫家發生了不少的誤會。雖有比較新的作風產生：如林先生個人的繪畫，侯子步先生的山水及其他一二作家的作品，究不能得社會一般的了解和認識；此外如華南方面的高劍父高奇峰黃少強等雖亦

有此新的表現，且中山先生譽為革命的繪畫，但也不能使國內整個畫壇作此新的趨向。至於在歐西方面近一二十年來之畫派，一般均有傾向於東方畫法的表現，其中最著名者如野獸派的馬提斯，此外後期印象派與新表現派亦均富於東方畫法的精神。可謂為時代的要求，一般的趨勢。

為何現代世界畫壇，西方畫法有趨向東方畫風的表現，而東方畫法亦有趨向於西方的要求；其原因以個人的觀察不外乎此：國畫俱有六法，如：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傳彩，經營位置，傳摹移寫。西畫法所注重者除傳摹移寫外可說大概是與中畫一樣，不過稍有輕重長短的不同而已。如以國畫來說，氣韻生動，骨法用筆，為其特長與注重者，對於應物象形與隨類傳彩兩層似覺稍差，而畫家且在無意中忽略之；以西畫來說，則應物象形，隨類傳彩為其特長與特注意者，而對於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兩層則似覺稍差，甚至有一些西畫匠意呆板，毫無氣韻與筆法的可言。所以西畫以中畫的眼光看來，常覺得欠缺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失去了繪畫崇高的精神。中畫以西畫的眼光看來，常覺得在應物象形與隨類傳彩方面發生許多不能原諒的錯誤。

一種優良完善的繪畫，無論以任何眼光看來，均應當為毫無缺憾的優良完美，方可說得上是能逸神妙的作品。柏川先生的西畫就是以西畫特有的應物象形隨類傳彩的兩特長，再加上中國特有的氣韻生動

骨法用筆的兩特長，銜合一爐而創造出調和中西藝術的，時代的，新的畫法，若再進一步的觀察，覺得柏川先生對於西畫象形的特長並不拘泥於照像式的寫實，而是以主觀的感覺去表現客觀的形似，至於色彩不用說是西畫的特長尤其是柏川先生的特長；調和，鮮艷，明快，可以說是唯美的作風。並且更在很不容易表示出氣韻與筆法的西畫法上表示出氣韻的生動和筆法的靈活。全幅的氣勢好像是一氣呵成，筆法是偉大暢快，很相似國畫寫意的表現方法，處處顯出神妙的氣勢與筆意，找不出西畫最容易發現的呆板和匠氣。如：「雨後」一幅，全篇是美麗的藍綠色調子，一片藍色的天空偉大明快，下面的柳樹和橋欄也是用偉大和生動有力的筆調表出，其氣韻，筆法，色彩，結構的優良完美，可以說是兼有中西畫法的所長。

因此感覺到現代的西畫，實應當參入中畫的長處，中畫亦應當參入西畫的長處，而走向調和東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的途徑。但是現在國畫方面：一般均任舊守着傳統的傳摹移寫觀念，而少向實際的自然研究觀察，例如：畫人物者，毫無人體解剖學的知識，常有頭大身短老少的軀幹體格不分，和其他關節轉折與姿勢運動上的許多錯誤；又畫台閣建築者，毫無透視學的知識，常有牆壁一座，或欄干一列，或階石一行，多是遠近同高，或遠近同寬，失去正確透視的表示，感覺到許多的不自然。所以覺得國畫研究人物者，必須俱有人體解剖學的知識；研究台閣與山水者必須俱透視學遠近法的知識，方不至發生許多不應有的錯誤，更進而能有新的創造或走向調和東西藝術的趨向。在這方面成功的表現，如蔣兆和先生的新體水墨畫在中畫的外表上加入西畫的應物象形的特長，所以成功為一種調和東西藝術的新的畫法，惟忽略了隨類傅彩的西畫特長，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幅素描或淡彩素描。而令觀者得不到一幅畫繪畫色彩方面的陶醉。國畫在色彩方面，而能有如像西畫的調子和複雜，明快和調和的，如張大千先生張善仔先生的繪畫，是在中畫的氣韻，筆法的特長上再能媲美西畫的傅彩，象形的特長；是在中畫的立場內在精神的表現東西藝術的調和。而柏川先生可以說是西畫的立場內在精神的表示了調和東西的藝術，在國內開導了西畫的時代新趨向和新途徑。

(未完)

### 國外名作家寫稿法

#### —綠葉—

有許多著作家，欲求文思流暢，往往遁入於孤獨的島嶼裡，或幽居於幽靜的書齋中，或登高山，或訪水涯，有的則入浴。例如華德好斯(P.G. Wodehouse)氏，在思慮滯塞時，舉行海水浴，以浪花激其靈感。

史帝芬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氏的著作，常在夢中得之。他的一部有名及頗獲利益的小說叫 Jekyll and Hyde，即由此產生。

美國著名戲劇作家奧尼爾(Eugene O'Neill)亦在夢境裡構成戲劇的綱要。

麥根西(Compton Mackenzie)氏，則喜在孤島上寫作。

蕭伯納氏有許多劇本，都是在街車裡及火車裡浮現出的思想記下來成就的。

哈代(Thomas Hardy)氏承認，他不能著了鞋子寫稿。

郎非羅氏(Longfellow)在日出與日入時寫詩。

有的作家還得在氣球裡成其名著，其人即威爾斯(H.G. Wells)氏。這並不是他坐在空中氣球裡著作，那是指原稿經打字後，威氏再用鉛筆劃許多圓圈，加入新思想。

烟草能引文思，此自古已然。巴魯(James Barrie)有個公式，說一管烟等於一個觀念，半打觀念成一個結構。(Anthony Adverse)的作者阿蘭(Hervey Allen)氏費四年光陰，著成是書，他幾乎每一句要抽香烟一枝。



# 畫展參觀記

木·活·

公餘之暇，到公園去散散步，遣遣悶，乘乘涼，有時看看畫展，遇到愜意之作，還得過過畫癮，愜心的樂事，莫過於此，無怪乎人們都留戀着古香古色的故都而不肯離去了。到了中山公園門口，「張東廊畫展」，橫掛着一條白布，另一條黃的，橫寫着「陶三通畫展」，張君的畫展，我已領教過多回，似乎沒有再看的必要，陶三通這個陌生的名字，究竟是誰？我倒要去領略一番。大踏步邁進了「衆妙之門」，不覺走向水榭這邊來，順便看了看金魚之自得其樂。那夥計似乎很熟，早已迎將上來道：「張先生也來看看張四爺的畫展麼？」這一問，怎好意思不進去？啓眼一觀，定畫條子照例掛的滿堂紅，生意興隆之象，於此可見。我覺得這次畫展較初次強多了：第一，初次在北屋，這次却在南廳，會場堂皇得多。第二，初次畫都沒有裱，紋綉綉的紙面，畫幅雖小，定價特昂，亂頭粗服，雖有大畫家漫不在乎的氣概，究竟還是美中不足，這次可裱得極考究，足與趙大年畫展後先輝映了。第三，初次畫人物不過斗方，這次畫的可大多了。（由此觀之，社會文化的進步，真不可測！）離開

水榭，踽踽踽踽，在荷花池的岸上，憩了一憩。微風蕩漾着垂柳，覺得那自然之美，真令人玩味不盡。也難怪過去的詩人和畫家，都與大自然溶化了。長美軒是遊人必經之處，我也不能例外，到此且憩憩罷；於是藤椅上一坐，送報的早已遞上報來了。「……南宗山水，至馬夏而極，東廊畫南宗，有……之長，而……過之」，這是我無意中由畫報上得來的印象。董事會餐堂門前，一張紅條子寫着東倒西歪的幾個字，「陶……」進前一看，早有那守候在門口的一位青年，迎上前來，「原來三通就是你的別名啊！」我一面這麼想，一面簽名，看畫……前面一幅青綠山水中堂，精能中不免有些毛亂，可是好處也就是這一點，毛得還有味，筆墨若是過於輕淨了，火候未到，反覺其薄。再一看定價十二圓；心想這麼賤的畫，還不會開張呢？「這幾幅畫是剛補上去的，好幾幅都賣出取走了」，他似乎很得意的神氣告訴我。「這幅北宗山水，憑良心說，比那面畫展的東西強多了，雖然那還是我老師！」一位畫家，指着另一幅畫，低聲的在我耳旁這麼說。我心裏暗想：這兩個畫展的作者，一個

是大名畫家；一個是無名小子；一個是甲會現在的導師，一個是乙苑過去的學員；一個山水花鳥人物無所不能，一個乾乾脆脆只是畫山水；一個價值那末高，一個價值這末低，根本就不可同年而語，於是急忙掩住那人的口道：「這話可不能說呀！」回到長美軒，仔細一想：科班出身的脚色，和票友們到底是兩樣；當初陶文在苑的時候，總覺得他有些胡來，可是他有點長處，就是不一定要畫稿，好畫是他自己幹的，但久而久之，經過燻陶之後，毛病都漸漸去了，畫也就站得住，較之一輩子離不開畫稿的大名家……，正想到這裏，忽然後面「拍」的一聲扇子響，倒把我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雪翁法家。彼此讓坐之後，不免談了些關於畫展意見。倒底還是他的眼快，那邊走過一對摩登，早被他招呼過來了，原是汪奇帶着他的女友，於是歡迎加入談判。雪翁繼續說：「要是這面的畫，題上那面的款，就差不離了。」汪奇聽了破口道：「他媽的！琉璃廠這般南紙店，古玩舖的掌櫃真沒出息！專門去捧那樣的脚色！陶三通的畫又賤又好，偏沒人理會！」我連忙說：「他這畫展，既沒有登報，又沒有甚麼聯絡，人不知鬼不覺的開了兩天，倒還賣了好幾幅，這年頭像這樣賣畫的實上一塊錢，也算是他的真本領！」汪奇道：「說起他這展覽會把人都笑壞了：連掛畫，看門，白天招待，夜裏守畫，全都是他一人包辦了。反正他不爲別的，只

因畫的太多了，要拿些出來換點筆墨紙張錢。這裏談話剛告一段落，正各自出神，可巧吳竹齋周廣濤又碰了頭，這一來更麻煩了：

「……像陶君這樣的，乙苑中同學，還有一位劉永，也天分很高的，最初也是有些糊塗，其後筆路清了，進步很有可觀，也真奇怪！」這是竹齋的話。廣濤冷笑了笑，指着水榭那面，正要發言，竹齋忙道：「別聽那畫展，到有一幅松樹很不錯！聽說是一位老前輩畫的，不知是陳甚麼，名子可忘記了。一語未了，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那面去了，原是北城崔公打從那面走過；耗子見貓，豈有不怕之理？一千人等這才分手，各奔前程去了。」

回到小園之後，心中悶悶不樂，想起這般青年，把他們送出苑門之後，也就……我又不是甚麼「畫閣」，能够替他們尋個出路！同時聯想到自己，當初雖然也會受過蓮師的提拔，可是苦幹了這十多年，到如今還是兩潭清風，孤零零的一個人！想到這裏，不由彷彿也灑了幾點酸辛之淚。這些都是有趣的事實，老老實實地把他記下來。然而啊……！

(木活於寂園)

「雜 婚」 讀 後

——短篇小說蘆沙作載「中國文藝」一卷三期——

章 瑜 題

這是一篇有生命有血肉呼出人類痛苦的力量。在文壇極端荒蕪沈悶的現在，出現這樣的作品，我非但感到無上的興奮，而且也得莫大的刺激：對於歷史傳統下的社會制度和道德，從這個悲慘的故事裡，得以深刻的認識了他的真面目。

這故事是寫一個充滿虛榮心的一個俗有的青年因不滿意他那鄉下女人的妻，羨慕戀愛的滋味，遂設法僱來一個不老成的男僕，想藉他誘惑了他的妻子，好做爲離婚的理由。後來他於長期離家的過程中，這個計劃果然達到了。回家之後，便以此作理由和她脫離了關係。但她的妻直到這時候，還在感激着丈夫處置的寬大，悔恨「自己給丈夫作了丟臉的事。」並且請求收容許她給他作奴婢好報答他的恩。但是丈夫却以「現代不能拿人作奴婢」的大道理拒絕了她。於是在他離了家倚坐在火車上幻想着給他那位戀人送甚麼禮物的富兒，她投河死了。

在這裡我首先佩服的，是作者創作了一個這麼深刻的舊女性的「女奴的典型性格」。因爲傳統的制度和信念，將她們鑄成十足的奴隸性，勤苦和柔弱她們把自己的身體認爲是丈夫的所有物，一切苛酷的待遇，她們都任爲是自己當然的義務。她被男僕誘惑了，這正是她丈夫的罪惡，然而她却痛悔的哭道：「我是怎樣糊塗呵！我給丈夫作了甚麼事……而且她還信念着：「丈夫把一個家人放在家裡，是多麼信得過我呵！而我……」她受這良心的鞭打，是多麼無辜的事！然而傳統的社會却還更殘酷的踐踏她！她辭掉男僕之後，肚子偏又不容許她保守這秘密，於是她在鄰里中失掉人的資格了，甚至小孩子都追着她罵她，直到那「野種兒」消滅，朱家嫂子還因爲自己的孩子到她家去了一次，啞着打罵孩子，把刺耳的辱罵給她聽。然而她還要在卑視和侮蔑中忍受着生活，爲的是等着死在丈夫的手裡讓她出氣

。在這裏作者真算是抓着無知的女奴的魂靈了。然而最痛心的却是在丈夫回來的時候，這時候就出來一個「五嫂」幫兇，譏笑她生了「一個野小子，生下來就死了。」她在門外聽這話，她只是幻想等待着丈夫跳出來抓一把菜刀殺死她。可是她這樣的死都不能夠！（因爲這樣一來社會該看見她是被人殺害的了）五嫂去了！

她低着頭走進屋裡便跪下了，嗚咽代替了話語！

有話起來說吧！丈夫輕々の說了這麼一句。

「我決不埋怨你，現在！唉……」

「丈夫嘆了口氣。」

「我只想死在你手裡」，她又繼續着說：「怎麼死都好，我也好折了罪……」這是多麼沈痛可悲的血淚語！其後丈夫說明了要和她脫離關係及給她產業作贖養，她還以爲：

「這脫離關係的字眼她不甚懂，但這處置，她知道丈夫是一個好心人：

「如果你不恨我，以後我只願給你做一個奴婢！淚涓涓的滴下。

「不……現在是不能把人作奴隸的……」

「不……我是報你的恩！」

我們看吧；不能把人作奴隸，却能够不留痕跡的把人殺死，這殺人不見血的「暗影」，該多麼厲害，作者的深恨和悲憫，完全寄託纏結在這「爲人類呼出苦痛」的作品裡了。他給我們的暗示是：

「幾千年傳統的制度和道德信念，鑄造成無數無知馴服的女奴，又隨時隨地的殘酷的殺掉她們，不留一些兒痕跡，直到死，還不許她們對誰有一絲兒的恨怨！」

「吃人」的話早已經「先驅者」喊過了，然而直到如今，却還有許多人要被活活吃掉！

五月八日一九四〇。

# 漫畫與女人

## 植荒

老王夫婦全是我的舊同學，他們的結婚我是會拉過線的，所以，我到濟南來的第二天的大清早就去訪他們了。他們很喜歡，三番五次說我爲什麼不住在他們家裡。照例，大家把說不盡的往事搬出來，像誰知誰戀愛熱到百度上又冷到零度下呵，誰給誰的情書被發現呵，無限寫意的談着，十年往事，又現在目前了。

這在我像發現了奇跡似的，三年不見，他們已成了一雙漫畫家了。書架上的書真不少，有漫畫理論，漫畫集，更多的是刊有漫畫的雜誌。一疊一疊，桌上放着他們的漫畫稿，據說一幅還不會發表過，當然全算處女作。她說畫這個是爲了消遣，不拿出去發表是怕丟醜。他却說：

「我們還年青，當然不能就滿意現社會，大小總應該盡一分改造的力量，漫畫是匕首，能劃破罪惡的虛偽的人生的臉形，能剝掉黑暗的險惡的社會的皮。至于不把作品發表，老實說，是爲了抱着有這份雄心：不

鳴則已，一鳴驚人！嘿，，，，！」

想不到，他的鬚髭已這般黑硬，小寶寶已桌子樣的高大，他的精神却還像當年辯論會上似的呢。我連，點頭，我從心裡贊許。

一面漫談着，一面我翻看他們的畫稿，有單獨作的，也有兩人合作的，比起來，他的作品數量足當她的三倍。翻看的結果，一個好久縈迴在我腦中的問題。不自禁的發出來：

「中國的漫畫家爲什麼偏偏全和女人過不去呢？」

試看漫畫界所已經發表的作品的取材，因何足足二分之一的全是女人？這事我始終不明白。現在有機會提出，我很痛快，并且希望能得個滿意的答覆。

「實在，時代女性已成爲現社會發展的畸形，創疤；急須糾正，急須醫治！」

「可不是嗎？什麼婦女教育，婦女運動，真令人傷心！到街上看看，有許多多的商店，幾乎全是爲女人而設。那香的艷的

花的俏的一切，全是女人的慾望，乞求。爲了獲得，她們不惜以最醜的表情對男人。可是自己却不會想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是美還是醜？男人們真也賤氣，奔波勞碌的目的，全是爲了女人的歡心，所以，一個都市的存在，幾乎可說完全是爲女人。如果這樣下去，中國女性的前途，哼——！」

她不但對於他的話沒有反對，反而相應的爲他作了一片註釋。并且她從另一本書裡，拿出他的兩幅畫，那是畫的她：淺髮圍捲得像八月的巧雲，鞋跟和腿差不多是一比三，濃的胭脂，口紅，兩隻眼貪饞的望着商店玻璃裡的化粧品；另一幅上畫的是四個人的宴席，他和她，一個比他美的青年，還有一個大肚子穿着「\$」花衣的潤老，她的眼在美慕的顧着青年也斜睨住潤老。她指着畫給我看，很高興，他在旁也傲意的笑。故意，她又換個表情，指着他，對我說：

「他才無情呢，簡直囚人般的待我，我只漫過那末一次，就給我作下這不可滅滅的侮辱，那雙高跟鞋到現在還新整的放在箱底呢。」

「說命苦，好命苦，一生一世沒有好丈夫！……」他在旁邊打趣她，笑着臉，搖着頭，張着胳膊，舞似的唱起來。于是，我也趁機打趣：

「你太不應該，不該爲了附合丈夫的意見，而不顧自己女界的面子！」

她似乎有些感到不安，可是仍作鎮靜的辯說：

「事實本來是這樣嗎，說什麼面子？」

「哈哈……！怪不得章衣萍說：『女子是魚，男子是釣魚的，魚一釣上鉤，就可以任意宰割了。』他把你畫得這樣，你還不反抗，還把畫稿留存着？」

大家哈哈大笑了，他倆無疑是表示「愛的堅實，愛的純正」的驕傲，我替他倆拉過線，所以也表示着無限的驕傲。在笑中大家的思想顯然起着交流。只有他們小寶寶的笑是莫名其妙的。

「你覺得漫畫家是冤屈了女人嗎？那末她們爲什麼從來不曾提出辯護過？不說是侮辱女性？」

我心裡的問題倒被他提出了。一時我受窘似的想：中國的女性，真太便宜了，翻盡歷史，或者索枯了記憶，全找不出她們流的一滴血，可是她們的權位一下子提上去了。這，按說，她們應該自幸，應該自省自勵，鍛冶自己，創造自己，循着大路坦途，開特別快車，在工作上，在品學上，不怕就是懷着妬意向男子追奔。然而，事實却如何呢？實在，對於侮辱，她們將何顏辯護呢？……

她叨不休的把我們舊日的女同學一一

舉三來，誰作了姨太太，誰失戀自殺，誰墮胎死在醫院裡，誰竟穿一身華麗過着半皮肉生涯，……她又把一冊她們的生活（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宇宙風社版）拿出來說：

「這些作者們總算高一等的，她們苦悶，掙扎，詛怨社會，可是總沒有恨詛自己懦弱！在中國高倡女權一來，除了造就了幾個儒雅的偶像之外，又有什麼？當然了，後生可畏，現在刻苦奮鬥的女性，有，也許有着可喜的數目。可是在我的耳聞目睹中的，仍是些弱者，自暴自棄走着邪途的一群。假如有人問我：婦女應往那裏去？那我閉口無言。固然因爲我不是專家，不能把路向指出來。如果我東抄西偷的寫篇論文，還可作得到，因爲手下還存有幾本書，如新婦女論等。不過我以爲那還不太需要。這並非我因爲有教書的事作，就覺得婦女的路子隨處都是的。倘若有人一味的咒怨這咒怨那的話，那我要問她：心的脆弱除掉嗎？眼睛還直瞅住那香的俏的嗎？腦子充實了嗎？（自然我不敢自傲）人間事業，原來無所謂大小，那全看自己怎樣努力了！」

她簡直是在對我演講了。我凝神，瞪目，頻頻點頭，我無法不變轉話題：

「漫畫的真意，是悲哀，諷刺，憤慨；而皮相上却借着滑稽，嘲笑把真意表露。」  
「厨川白村語。」我把牆上掛的他的放大像上的一行字念一遍，又說：「不錯，漫畫是

嚴肅的人生批評，表層上須裝着笑臉。可是，老是在女人身上逗圈子，一人這樣，一人這樣，結果弄成些僅是趣味的色情的宣露，只是使閱者起一陣酥軟或嘻嘻的反應而已。這是漫畫前途的暗影吧？」

「是的，這點我也早就感到了，一直這樣作下去，抹煞了漫畫的使命，也無異替它敲了喪鐘！不過，在漫畫還不會廣泛的，被人認識的前夜，在閱者的欣賞力還極淺薄的而今，這樣畫的價值，也不能一筆抹消，不是嗎，這可以比作電影正片映演前的一段炭畫？」他誠懇的解釋。

「話又說回來了，這樣可就于有意無意中把女人當作犧牲品了！」

大家又大笑一陣之後，就吃飯了。我一面吃着，一面看他們牆上一張張的紙條，用很藝術的字寫着：

「漫畫家對於現代的一事，一物，一形，一動，都應時用最銳利的眼睛去看清它的經過，看穿它的裡層；再經最敏巧的意匠鑄造後，從準確的手下作出的必是一幅最能反映時代的新東西。」

「中心意識是每幅漫畫的脊椎，沒有的非脊椎動物。」

「漫畫家的筆比之法庭上落供的筆還不够；準確之外，還需誇張。」

「漫畫是今世紀大眾必需的精神食糧！」

——七，二四，濟南——

# 唐朝以來一個最大的藝術家

## 王

## 維

· 小 尹 ·

這皆因他是個大而捷步的創作家，才贏得了後來的尊崇。他是善用胸臆的，利用了詩人的感覺來寫出大自然的美妙，不加修飾的建範着瀟灑藝術的園亭；自是出塵妙品。

他是寫生的；因為他得意于輞川的風景，所以才有『輞川圖』，『驟輞圖』，『輞川空溪圖』，『雪川新渡圖』，『藍川煙雨』，『江雪勝賞圖』，『江山雪霽圖』和『小輞川』等作品，除外，不用輞川名目的山水不知多少，但山石樹木則仍是輞川面目；可知他是如何得意于他的別墅了。輞川口之所以名垂不朽，也是因了他的寫畫而獲得的；只可惜現在已成廢墟，否則也可以給我們現在的畫家去欣賞一下。

他最善畫平遠景，古人贊爲『雲峰石色，絕跡天機，非繪者所能及。』又善畫雪景，所作像有名的『袁安臥雪』，『雪溪圖』，『雪霽曉行』，『雪山圖』，『雪竹圖』，『雪巖圖』，『雪江詩意』，『雪景待渡』，『雪岡渡關』，『翠峰雪霽』，『雪景餞別』，『雪江勝賞』，『雪景山居』，『孟浩然騎驢圖』，及輞川諸雪景等。

當中有詩，自是不待多言的，恐怕此起現代的文人畫裡面詩的氣息要濃得多。

據丹青記上面有關於王維的畫的一個故事，說王維曾爲枝王畫一大石，有天然之致，枝王非常愛惜；時常獨自對坐，作山中想。幾年後，愈見精彩。一天，下大雨了；風雨雷電在天空響，居然畫上的大石也衝破屋頂而飛去。至憲宗朝，高麗國遣使來，說神嵩山上，飛去一怪石，石下有王維字印；高麗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群臣以維手蹟較之，無一毫差異；始知王維的畫，確是神妙。遂遍覓其真蹟於海內，藏之宮中。

說得有點神怪，不過也許是讚美王維的另一種方法，當不可深信。然而這也證明他的畫在這之前是不甚著名的。只可惜現在他的作品遺傳下來的已極少，我們便不能飽此眼福了。

現在把明朝以前的著錄作品統計一下：

宋宣和畫譜錄一百二十六品。

宋中興館閣藏十五品。

宋鄧椿心絕品錄三品。

宋周密過眼雲煙錄二品。

明嚴氏書畫記錄十二品。

明唐景鳳東園玄覽錄三品。

明郁逢慶續書畫記錄一品。

此外見于各畫跋中的有壁畫：

清源寺壁：輞川圖。——歷代名畫記

昭國坊庾敬休屋壁：平遠景。——唐國史補

千福寺西塔院掩障：輞川圖。——唐朝名畫錄

慈恩寺東院壁：不詳。——唐朝名畫錄

刺史亭壁：孟浩然像。——唐書孟浩然傳

開元寺壁：兩叢竹。——王氏蘇詩注

畫有：

維摩文殊不二圖——李嗣孫荷溪集

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張洎集

辟支佛（下有自畫像）——米芾畫史

袁安臥雪圖——夢溪筆談

藍田烟雨圖——東坡集

秋林晚岫圖——鐵珊瑚網

他的山水特精外，人物，佛像，花卉亦工。畫花卉往往不分時令，桃花芙蓉畫在一起，他也不管牠；袁安臥雪圖裡有帶雪的芭蕉，也不理會；這全是信筆而生，原算不得藝術上的褒貶的。

總之，他的畫在整個東方藝壇是不朽的他創了破墨，渲淡，平遠等特點的作品，更充足的表現了詩人獨有的畫境；爲南宗山水高高的樹起了極堅固的旗幟。

可惜現在他的畫已百不存一。

### 四、他的詩

他的詩，在以前已有不少人分析過，討論過了；這裡再言之贅贅，似乎便有點重複；但是爲了使這篇東西完整一些，還是說說的好。

許多人贊揚着說他是東方的羅塞提 Rosseti；我以爲他應該是東方的米勒 Millot，因爲他的詩裡是有畫一般的幽美而自然的意境，而畫又是自然流露的一首小詩。詩料是很廣汎的，他可以不費力氣的寫出；而且他的詩的取材多半是花木；如果寫情，他可以順便借了花木去形容一下，既自然又得當，再好沒有，像寒食犯上作的：

『落花寂々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只兩句，便說盡『淚沾巾』的『歸客』的愁思了。送幾四聯的

『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抓得快極，恰極。又在送崔九弟的馬上口號：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既如平日講話，又有親切之情，妙極。他名垂今古的『有畫的詩』，在他的作品裡可說是俯拾即是，這裡可以舉幾首出來，可知大概。頭一個像桃源行的：

『遙看一處橫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兩句；遠景便是山水畫的點苔，近景是倪雲林竹子。又有一首：

『巖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或云非維所作)

簡直應該是一幅青綠山水了，末句宜人至。鳥鳴澗云：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則又是一幅惜墨如金的水墨畫夜景了。鹿柴云：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應是苔點滿紙，雲煙橫生，山石三三的一幅重于渲染的畫。樂家潮云：

『颯颯秋雨中，淅淅石溜瀉；跳波自相戲，白鷺驚復下。』

則一幅花鳥小品，又在行間矣。

我最愛他輞川集裡的一些詩句，有好些令人讀了覺得嘴裡甜津津的；王維的詩，說他通神，也不算過。像：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且落。』——辛夷塢

『輕柯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臨湖亭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送沈子歸江東。

『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送辛評事。

『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欽湖。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都好；都有畫意。

其他，像雜詠之一的：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是思家的話

氣，親切之至。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是思弟兄的，這還是他十七歲時作的，可見他和兄弟自幼便很和睦。

總之，他的詩不艷，不狂；沖澹，幽靜；是耐人尋味的，是引人人勝的；是玩不盡的一幅手卷，是不絕於耳的一支絕響的歌子——這歌子不是提琴伴奏而是洞簫；這畫不是金碧而是淡墨，有時也有一點極淺的顏色。

## 五、他的字和音樂

他也是書家，佩文齋書畫譜上書家一門裡，確有他的名字，而且說他會草隸；唐書本傳說『維工草隸』；舊唐書本傳也說『書畫特臻其妙。』但從沒見于著錄中。不過，他既是書香門第，自己又有這樣大的官職，當然寫是不错的了；說他是個畫家也不算不當的。現在，我們可以見到的他的字恐怕只有照片上的畫款『王維』二字了吧？

他也可說是個音樂家，因爲在當時會有人請教他，拿了一張奏樂的圖問他是什麼；他略略一看便說：『是霓裳第三疊，第一拍！』當即召樂工奏了一遍，一點不錯。這不是明明告訴人他確深知音樂嗎？照這樣看，他一定也得會些，否則絕不致這樣熟悉；可惜他會什麼樂器還不清楚。

那麼，他的精書，知音樂又不成問題了。

### 六、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總不算多。王右丞集，是他死後，他的弟弟給集起來的，當時獻給代宗的有詩六卷，文四卷。傳到現在的僅存六卷，有不少是失遺了的。場間印本極多，不必詳述。

其次，是他論畫法的著作，有兩篇；不過，也頗成疑問，不少人都大相信這完全是他作的。

#### (1) 畫學秘訣：

然雖也是一篇，但有三個刻本：一是詹氏畫苑補益本，有二百九十二言，末附斷句六十言。一是唐六如畫譜本，有一千零十六言。一個是關中石刻本，大致與前一稿，不過只講佈置之法，專尚規矩；有人疑為南宋畫院裡的人所偽作，文詞不佳，趙松谷畫注右丞集也說是假的；四庫提要說牠頗似南宋人語，王紹綱集沒有，到明焦茲國史經籍志才有，一定是後人造的無疑。

#### (2) 山水論：

一篇，王氏畫苑本，式古堂書畫彙考注說這是李成作的，但也沒有確證。共六百言；有人說起首「凡畫山水至遠水無波」幾句，很像原來口氣；

後段便平凡無甚希奇，不過平常人言而已。不過唐六如畫譜和詹氏畫苑補益又說是荆浩做的，弄得四庫也如此說。後來人也便馬忽忽的看下去了。一共一千多年以前的事，當然不易去找頭緒的，我們也只好束手。

### 七、結

王維，他應該是藝術界的一位不朽的功臣；他創了破墨清淡的畫法，而有了後來的「士夫畫」或「文人畫」的崇高的名目；把詩揮入畫裡，而有了後來索性題詩在畫上的風尚；他有着妙絕人寰的含畫的詩；同時也有幾樁使人拍案叫絕的美德；無疑的，這是千餘年來使人懷念的理由。

不過，他的作品之日見失散，恐怕愈使後人看他為神聖了。雖然明朝的莫是龍董其昌之流大讚其為一代聖祖，然而嚴格說來，南宗畫的妙處，當不能以王維為完備，還是元四家較為詳盡；這猶之一個科學家發明一種機器是一樣。宋朝畫院尚工整，疎放一些的自然不受歡迎，或以至元四家的力尚南宗之後，王維才一舉而驚了天下的。至明董派又一拾他，清四王也是王維的間接門人，當然也如此說着；到現在，他已成了最榮耀的一位了。可謂幸極。

由於蘇東坡的兩句一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的詩便也被人看成一種特別的格

調；其實他還有好些地方像陶淵明呢！近人評詩多以「畫境」為讚，也是基于王維的詩格。

李太白的詩說：「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變寒藤。」黃山谷詩說：「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可見是無人不懷念這個偉大的藝術家了！

二月十五日稿成

設 計 徽 章 封 面 廣 告 店 面 裝 飾 維 新 有 關 營 業 發 展

白 薇 圖 案 社

• 址 地 •

北 京 北 城 北 鼓 鑼 巷 小 佛 寺 三 號

如 有 委 託 即 請 函 洽

本 社 忠 實 服 務 使 君 稱 心 滿 意

一之詩



鵲

開元

天上沒有犬吠鷄鳴

星河也要黯淡了

喜鵲兒架橋忙什麼

乃一夕而皆斃

河漢清且淺

可無風浪的憂患

喜鵲兒不必回人間

世上難得你們的稻梁了。

這首詩寫給一位朋友看，他覺得第

四句實未免太「文」，勸我改作。私意

原想利用一個現成的故事，斃字用來

雖很鶴突，卻亦意難割捨，詩的晦澀

恐怕也就在這里了。爾雅翼卷十三鵲

云，涉秋七日，首無故皆斃，相傳是

日牛郎織女合於漢東，役烏鵲為梁以

渡，故毛皆脫去。又覽廋肩吾七夕詩

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則廋

君似已先用此事矣。

笏山散人吟草

迎年詞

爆竹聲中又一年，貼門依例寫紅箋，

稚孫未解囊羞澁，繞膝思分壓歲錢。

風曆初頒歲序新，椒盤柏酒荐芳辰，

老來懶比嵇康甚，不作名場拜賀人。

山居

編籬依古樹，養性隔塵凡，南陌多栽

蔗，東林半種杉，有山皆嶺萃，無石

不嶮岫，誰識深居者，鋤雲避謗讒。

春夜漫興

懷抱人生趣不同，夜深隨意話幽衷，

舉家溫飽應知足，萬卷詩書莫歎窮，

春到蕭齋俄暖酒，潮來玉頰忽蒸紅，

沙鷗相狎忘機慣，時事都從馬耳風。







四之詩

# 濛雨中

——寫給一個流浪的女人

曹原

聽呵！這是初夏的雷聲，  
 隆隆的響得乏力，  
 接着幾顆星粒跳到白雲裡，  
 緩緩的吹來一支風哨曲。  
 雨點懶洋洋地從屋簷角，  
 稀々的，細々的，跌下來就不再飛起。  
 寒風送走這整日的燥熱，  
 冷涼々的濕遍了我的單衣，  
 摺捲起那塊藍破布單，  
 斜々地把我的頭包紮起，  
 身上披起那牀破舊的棉被，  
 哼！還是要繼續地走下去——  
 記得很清楚呵！那根木棒子  
 打得我周身輕鬆，適快，  
 趕走了我的乏疲，勞累，  
 抖起精神來，我又有點渺茫。  
 難道說我還要流浪？  
 天哪！我是個有家。有食的人，  
 現在一切都變成了夢幻，  
 離開了父母使我又得到一個生命，  
 就是這唯一的生命到如今也快沒有着落  
 多少人向我指點着問：

——你有丈夫嗎？

我點々頭，痛着心給他們個表示，

——那爲甚麼要露宿在街頭？

我要把頭送到心腔裡去……

多少人立刻變了無情的臉，

——看，一個不要臉的女人哪！

使我真不能忍受下去，

那是我的生活？生活！

要躲開他們，我站起

身來，拔起脚步就走，

天哪！後面送過來，

——找你的野漢去吧！

路把我帶到那裡去？那裡都有

——看，一個不要臉的女人哪！

風雨一同給我帶來個夜，

這不又是昨天的夜嗎？

現在就要尋找我的路，

到底路是沒有一點影迹。

雨點一滴接連着一滴，

打在那平坦的水門汀上，

拍々地發響，好像是那根木棒子

敲着我的背，却正擊痛了我的心，

——一顆心早已就是冰涼々的。

今天的夜就在雨濛中

的確，是件平常的事，一點小風雨，

生活總需要着狂暴的風雨，

多經一陣波折就會多一分的茁壯個個。

喂！我可沒想到死——人世裡的惡運

雖是直到現在，空的肚皮，

鳴着清脆的哀啼，響得空虛，

斗大的頭也發着昏迷。

雨，催着我的脚腫，走到那條

彎窄的小溪，看岸邊的路燈，

影兒顛舞在木皮，一團霧濛濛，漫迷，

我又邁進了一步，看岸邊的

燈光漸々稀疏，只有在暗中摸索着

舊日的足跡，從雨中要見到破曉，黎

明，晨曦。

## 雲江渡

送季循詞人江之南

春明今揖別。何時抵。對月長難。對門雲樹。望斷津  
 橋。折梅嚶嚶。長詞疏賦。情誰人托韻。曾記取長安馳  
 驛。從此又孤伶。君行。韶光美景。舊雨新煙。喜前程堪  
 慶。廣莫乘奇章。佳韻重。六朝金粉多遺蹟。探幽勝。關  
 日。登。危眺處。豪吟惠我瑤瓊。



六之詩

王

城

詞

藁

蝶戀花

城外朝陽生碧樹，劫後天桃，片片嫣紅舞。

斷水殘山何處所？謝娘門巷封塵霧。紫陌桑鳩啼不住，萬里乾坤，一寸春心苦。滿地楊花行客路，東風吹送閒簫鼓。

憶秦娥

送春歸，東風燕子和花飛。和花飛，一番春事，無限斜暉。柳綿飄盡枝空垂，青山煙雨未全非。未全非，十年塵夢，心字成灰。

秋城引

夢中得句。語殊支離，亦自不知所謂。但覺頗類象徵派新詩耳，案此詞與「雨中花」無大出入。使叶平韻。因姑名之曰秋城引云

冉冉飛雲障斷霞。采香徑、柳鼻松斜。更無人處，東風燐火，古墓啼鴉。 翻翻鷓鴣落汀沙，林影外、滿地蘆芽。蒼煙暝霧，江深野濶，開遍女貞花。

浣溪沙

綵筆無靈等便休，壯懷不共世沉浮，傷心獨

曼劍

上酒家慶。 絃上華年思俊侶，人間往事付江漚，更無人與訊涼秋。

少年游

無端歲月去駸々，天氣恁蕭森。午日沉胸，枯枝斂影，無復昔年心。 新來不恨漂流苦，只恨鎖銷沉。黯淡生涯，悲涼懷抱，塵外少知音。

五月二十八日和漁洋先生秋柳元韻

江朝宗

漁洋詠秋柳別有寄意存焉蓋清秋而感悵寫衰柳而與悲傷今憶昔不禁唏噓然不過以秋柳為題中有無窮之深意在也若以秋柳詩評之則失其本旨多矣余雖和秋柳元韻亦有寄意焉敢步其後塵而處茲時世日觀四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有不能已於言者仿原作上下韻和作四章排闥而已

其一

秋林蕭瑟瘦詩魂。怕詠垂楊拂白門。雨歇長堤搖碎影。烟籠古渡隱輕痕。帆迴遠浦驚歸雁。鴉帶斜陽過別村。風送數聲哀怨笛。依依弱質不堪論。

其二

輕寒冷露半為霜。一片清芬到曲塘。風靜無波池作鏡。年豐有歲穀盈箱。楊枝遍灑慈悲水。聖澤宏施孝悌王。端定可臨玄妙地。門前喜近永寧坊。

其三

瑟瑟西風冷袷衣。平居頓覺世情非。千株秋柳鶯聲盡。萬疊雲山黛色稀。採藥峰頭逢道侶。尋幽洞口看霞飛。窮途喜有人憐叙。詩酒年年願不違。

其四

雙清水月最堪憐。一色油空冒紫烟。秋思縈紆情綺旆。詩懷宛轉句聯綿。舊時歌舞同今日。此夕論文異昔年。門有高牙鳴晚鼓。何如淡泊慶無邊。

紅

雨

詞

蘇哉

清平樂

茫茫如此，沒箇埋愁地，啼鳥驚心花濺淚，又是瘦人天氣。 年年誤了春光，枉教

迴盡愁腸，獨倚危闌凝睇，愁透牖有斜陽。

夢江南

美人六詠。和劍箱十九

婷婷影，一個可憐憐，羞浴隔幃移短燭，催妝開鏡照鵝鴻，若有若無中。 影 懨懨病，鎖日下羅衣，雙髻綠雲慵不整，兩鬢紅玉輕難支，一半是相思。

病

重々恨，嵌入小桃心，青鳥紅箋和淚滴，殘鶯新絮斷腸吟，歸憊到而今。

恨

醉 醉 醉，衣袖唾痕香，扶歸偷歸眠芍藥，泥人細嚼蓮檳榔，減却一分狂。

夢

迢々夢，雨意更雲情，珊枕香圍雙粉蝶，晶窗春破一聲鶯，好事不分明。

夢

喃喃語，薄怒見豐神，留客有心伴對母，——韓琮詩：「伴嗔阿母留賓客」——詭郎分亂猜人，一種愛情真。 噴

發餘詩存

風谷

春陰出遊

憂患餘生瘳病災，人間留得瘦形骸。青波亂柳粉如掃，黏霧稠雲鬱不開，木末紙蕉搖曳出，

秋草吟

春去春來心有待，燒阡燒陌火無靈。誰教長就枝條弱？未必甘隨葉木零！總使因秋向日萎，猶能護砌避霜青。明年金谷繁華處，一任遊人踐踏行。

# 一年來之「中國公論」

鍾 綠

「國可破，黨可滅，惡可除，文化不可滅亡也」。「文化」是透過「國」的組織，「黨」的組織，而滲入國民生活內層的東西，「文化」是國家的命脈，是人類精神的食糧」。所以，有着優秀文化的民族能以「堅韌的忍耐抵禦了災厄的鋒銜」。

在這裡，我們要求返視一下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

有人曾以「阿諛，迂闊，誇狂，淫逸」的徽號贈予「北京文壇」。這轉過來贈予整個的文化界，也是恰如其分的。即以北京一隅而論事變以後，戰雲捲走了「感情的抗戰論者」，縮小篇幅苟延殘喘的報紙乃支撐了一個短的時期，繼之，一批批「蠶頭蟲式」的刊物就如同夏天的蒼蠅充斥於街頭了。據新聞協會調查北京刊物已有七十種之多執筆的文人，論政治則「論據一致」，遁入「型式化」的巢窠；談文藝則「濫為標榜」，流於「口號式」的覆轍。出版業者為迎合人性計，不是人心為看事計，且為討好計「自然的走向「釘封，腐化，開倒車」的途徑，結果「捧俗」的「戲劇文字」，「捧角」的「幽默文章」作了今日文化的主流！

一般的讀者自己矇了自己的眼睛，終日的以幻想作希望，以希望作事實，在期待着「最後勝利」的憧憬中，苟安，享樂。因之大批「思想販毒者」的「低級」產品迅速的為群眾所接受。並且

由於種々原因的交織，今日的文化人失掉了靈魂與理性只成為宣傳大綱的使用人，「唯唯諾諾」「隨聲附和」乃養生之達道，「口是心非」「漫無標的」實求生之良謀，「演講宣傳」致多金「不顧立場」，「尋章琢句」騙稿費「罔恤人格」，「抗日起家」，「慈善起家」，「媚日」「提携」何

管非「起家」之法寶？……。

文化人即「寡廉鮮恥」，出版家已「喪心病狂」文化界尚何堪問？所以，「兩年來沒聽見一句人聲」的沉痛悲憤語宜洩出一部份有識之士的抑鬱！

警悶，朦朧的北京文化界！

直到去年春天（二十八年四月）才有以「促進國家建設，研討國際問題，發揚東方文化，樹立中心思想，加強反共運動」為趣旨的「中國公論」出現。這二十萬字的綜合巨型月刊以嶄新的姿態湧起：

首先展開「思想戰」澄清「一切足以妨害中日關係的調整言行」「準據平等互惠的原則根本剷除（中日雙方）佔便宜的思想」，要求「中日兩國的智識階級，為了東亞民族的前途，以共同的立場，公正的態度懺悔的心情，冷靜的理智來反看昨非，斷求今是」。

繼而「敬告現代青年」，「把握現在，克服艱難」在反英運動的高潮中從中英關係檢討說到「中國往何處去？正確的指示出「新興革命勢力的成長，有待中國人士的反醒」與隣邦日本的協力」。

以中國的立場，「論和戰」，縝密的分析戰爭的起因——英蘇兩國確為幕後的導演。鄭重的說出和平的條件——和平而能救國則雖抗日陣營中的人士，亦必反對戰爭；和平而不能救國，則雖淪陷區域內的民眾，亦不敢望和平」。

會說話，敢說話而又能說話的筆鋒捕捉着大多數讀者的靈魂，抒情式的散文體的社論引起了讀者心弦的共鳴，訴說了他們心中蘊蓄的

悲哀實在是言抗日者所不肯言，言媚日者所不敢言！當歐戰爆發的時候，中日兩國人士最普遍的心理，大概是計較此次歐戰對於本國是否有利，而欲動搖其和平的信念爲着澄清這種錯覺。中公筆者又闡述出「此次歐戰，正如年來我國軍閥的內戰一樣，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混戰而已？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混戰，我們當然不用表示什麼驚奇然而我們東亞民族，爲了要從帝國主義者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自應乘此良機以求中日的和平爲始」。否則「一旦西方帝國主義的混戰終了。其在戰爭中所受的損失，又將取償于他國，從而對於其殖民地的掠奪與榨取，勢將日益加劇，斯時不但東亞的弱小民族，更將淪入可悲的境遇，即東亞的現代國家如日本者，恐亦將不僅感受威脅而已！」

隨着和平運動又展開了「和平之道」，「中國在抗戰中所祈求者，不抗戰亦能獲得，中國何樂于戰爭？」「可和不和，曲在中國，繫於解鈴端賴日本」。『和平救國運動的前途』，『端視力行如何！』中日和平須基于中日共存共榮的原則，而東亞的永久和平，尤須以此原則爲基準。中日兩國國民，必須根據此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神，以促成雙方革新思想的形成，由政治的，經濟的結合，進而爲思想的結合，才可達成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

指示「中國的危機」論列「中日和議的基礎」陳述「所望於中央政權者」於政府成立之前，『向中央政府爲民請命』於組府還都之後，『語重心長，字字珠璣，斯無愧於『公論』！』

### 三

然而，其他政治經濟……等著述文字，則不逮『社論』多多矣！除謝魯，胡漢翔，裴今度一二知名作者，寫文章還能言中有物抓住要點以外，其餘的不是湊字數充滿篇幅，就是死鑽學理，乾燥無味比較能說幾句公道話的是；吳堂明先生的答堂伏高信書。寶伏高信先生致中國智識階級書的要點凡四首先述說中國最後勝利之無望，次則宣稱日本之德意繼而追問『希望中日兩國戰爭的是誰，因此得漁夫之利的是誰』，因戰爭而又互相受損失的又是誰與誰？末了要求中國朝野的反應共同創造新文化，吳先生的覆書說得很委婉，筆花兒耍得挺妙，

然而尚不及魏萍先生的另外一篇答書註一，說得痛快。以身居日本文化界首班的室伏高信先生是深知道皇軍的威武的，所以對中國智識階級人士不惜多費唇舌的曉之以利害，諭之以禍福，聲述中國抗戰之無望，『以夷制夷』之錯誤，魏萍先生說：『先生所說日軍之勝利，固是事實，然而中國人如果有擁護和平的主張，那決不是從這憂慮恐懼中生出的。這幾句話是眞切的，我們願意正告給友邦人士，我們理想中的『和平』，不是戰敗的『乞和』。而是基于東亞全民族利益上着眼的，蔣軍最後勝利的主張，是以幻想作事實，皇軍聖戰到底的主張，是以假定作根據，方今戰爭正在進行中，何人敢保其必勝？何人敢保其必敗？勝算與敗算，都離不開權謀術數的『算』，都離不開『功利主義』，所以，我們認爲和平的基點若置在勝與敗的支點上是危險的。我們如果要想粉碎歐美帝國主義支配亞洲的陰謀，我們如果要想中日兩大民族從慘亡的運命中逃出來，那末，就應該拋棄『勝』『敗』的觀念，眞誠的握起手來！』

室伏高信先生說中國『以夷制夷』的政策誤謬，魏先生與吳先生都承認了，但是，中國民衆是不能承認的，第一次歐戰的時候，英日同盟的史蹟，我們是不會忘記，那能够說是『以夷制夷』嗎？不過是外交政策的運用而已！中國爲什麼與蘇聯英國携手？中國人不知道那是欲鴆止渴嗎？眞需要友邦人士全體的反省罷！

好在『平等互惠』『共存共榮』已經走入實施的階段，我們願以『罪己的精神』各自努力！如果『口惠而實不至』的話，那東亞的前途，還堪設想嗎？

### 四

『中國公論』是個綜合性質的巨型刊物，文藝也佔着很重要的篇幅，自創刊以來登載了小說約四十篇，散文三十篇劇平兩個，理論文字七八篇，雜文十餘篇新詩十六篇。

理論文字除去創刊號所載的『民衆文學導論』還有內容以外，別的如『民衆文學進一解』『關於文學界說』……等不是搖旗吶喊，就是在編中學講義，東拼西湊，毫無精彩之可言小說中除去抄襲的，翻譯

的註二，散文式的不成熟的，好的創作又有幾篇？散文中『簡妻』『等的追憶』還可讀，雜文中有一篇某女士的『漫談張秀亞及其他』，說『巴金，張天翼，郁達夫，胡適之是文壇的老作家，而沈櫻，蕭乾，豐子愷，許欽文，王統照，林徽音，歐陽鏡蓉，蹇先艾是新進作家』，別的還全可馬糊得過去，只有歐陽鏡蓉與巴金分別為新與老，才露出了『博聞』的馬蹄！誰不知道『龍眼花開的時候』是巴金愛情三部曲之一而化名歐陽鏡蓉載于文學季刊的呢？至于這篇批評文字的主人公，據某女士說是『空前的天才文人，優秀的青年女作家，具有丁玲的前進精神，而兼着冰心的美的技巧』。確否請一讀『大龍河畔』註三便知其詳了，像這種批評文字，讓人讀了真有啼笑皆非之感！

新詩在『中國公論』只占一個補白的地位，不過是文藝的尾巴而已所以很少有什麼傑作。

雜俎這一欄倒特別的豐富，執筆諸公多是『文苑』前輩，藏園居士的遊記，今傳是樓主人的詩話，凌宵漢閣主的談掌故，別有一番風趣補白中亦不乏短小精悍之作，文壇鱗爪，辛亥見聞錄等更為其他雜誌所罕觀，無怪呼該刊編者亦以『不敢潦草塞責，差堪自慰』了。在下節我們且談談創作，在事變以後北京文壇，能容納一萬以上創作篇幅的雜誌，『中國公論』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了。

## 五

事變以前的國內創作界，口號標語流行，不是『到農村去』就是『到東北去』。今日喊『救亡文藝』，明日拿文學作國防，再不便把文學出廠，於是，水災文學，抗戰文學，幽默文學……等弄得一場糊塗，幸而，還有幾位忠實於文學的人，肯在創作上下些工夫，費點心力，才為我們文壇噴放了幾朵艷花，如端木蕻良的『遙遠的風砂』，青子的『黑』和『紫』，蕭紅的『手』，荒煤的『長江上』，嚴文井的『風雨』，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歐陽山的『新客』，有的為我們製造出粗廣可愛的典型人物，有的以新穎的手法寫清麗的戀愛故事，有的是毫無政治背景的純客觀立場上，描繪出一九三六年太原政治當局對於赤色的恐怖。

事變以後的國內創作界，由于作家們的逃亡，頓使文化落後的重慶昆明熱鬧起來，而素昔稱為文化中心的北京與文人集中區的上海倒冷落得要命，於是，在新雜誌上，提拔新作家，提拔新作家乃成了口頭禪，可惜的是『創作』是需要時間與功力，不是可以忽促得之的，因之，今日文壇之新作家乃寥寥若晨星，偉大的作品終於還得期待。

一般流產或早產的作品，自有『熱風』去吹蕪，我們且把還看得上眼的幾篇創作剖視一下吧。

中國公論創刊號先捧出了『三人物』，林梨君以敏捷的手法剗出了『拿公當作家』的三個可憐蟲，胡蝶式的她，原來已作了母親，只有她同她的三歲小兒住在這裏，但是這小兒沒有父親，他父親不是外出或死去，因為他母親沒出過嫁，『她初中畢業是以晚上出去為職業』還有另一位『年約四十六七的婦人，她常修飾的叫人不好意思看，她也常穿女學生服裝，她常為問人歲數而和兩個誠實人打架』。『顧八奶奶』式的典型人物不僅僅的走在上海有哇！

作者最後介紹給我們的是『夏四海』，在『平常總穿着一件西服上身，裏邊套着中國小褂，下面是條中國褲子』，他說他當過營長『他太太有相當的風韻，第三次改嫁是她她常自己報怨不該嫁這小子，他就因為太太矮一頭，而被否認了男權』。

林梨君把這三個人寫得生靈活現，但可惜的是僅僅給了讀者一個『三人物』的像片看，而未能把他們的實生活展開，所以，『人物』也只有在讀者的構想中去活動了！同期所刊的劇本『夜鶯』在意識就比這篇成功的多，主角『香雪海』大概是阮玲玉的『女魂』對着『明明』他是一個壞蛋，硬要說他是個好人，明明他是個好人，硬說他是一個壞蛋』的文人『董雲程』說：『我在先前已然受環境壓迫賣我的姿色，更被強逼着出賣了我的肉體，你們不憐恤我，反用些錦繡的詞句替我描寫，以增加我受人蹂躪的機會，那時我是為着生活。也就難說了；但是，現在我已脫離那個萬惡的世界，而來到另外的一個清靜世界裏了，我的肉體消滅，我的靈魂仍然存在，可是我的靈魂並不需要來出賣，你們這一些人要給我塑像，編戲，而拿我作幌子去實行



你們的欺騙，『活躍于今日文壇上的『董雲程』懺悔罷，天國近了。

因為世間的爱情是名譽金錢地位與姿色美貌的交換，所以要講『真正的愛情，還是到鬼世界來；』阮玲玉何幸？得有清音先生爲她出了這末一口怨氣。

第二卷一期裏，禾漪先生介紹位『龐大哥』給我們，龐大哥生活在學生隊裏是快樂的，上課寫情書所以『先生問龐大哥剛從黑板上擦掉的問題，龐大哥站起來就變成了啞子。』下課泡密斯，季終被開除。龐大哥是中國學生界的特殊產物，在這篇短短的幽默創作裏，作者提供出男女同學的社交問題，誰能給這個問題以圓滿的解答呢？

『水災』、『太原雜記』、『還鄉記』有着報告文學的形式，但描寫的不深刻，只是叫人知道有那末一回子事兒而已，登在報紙的特寫欄裏尚不失爲佳作，若扔在文藝堆中，那還須要再琢磨琢磨。

『路』？青年人走向那裏去？我跟着唐楷先生的筆尖，從鄉下到城市，到了達官『辛公』的家（『辛公』是在羨慕着鄉下的太平日子而想到鄉下去。）拿着『辛公』的薦信，去見小學校長和某機關的主任，結果却是在您『出就有心，可惜我們無能爲力』的對話聲中又轉回鄉下去了。『生活的鞭子驅策着我們，我們都在學校畢業了，可是我們都能作什麼呢？』

從五封真情流露的書札裏，我窺探出我們自己的前途是無『路』可走？聰明的唐楷先生，我們果真沒有『路』嗎？魯迅先生說過：『世間原沒有路，只有人走過所留的痕跡才成了路』，希望您能有這點精神，並把這點精神導入你的優秀創作裏，那才不至辱沒了您熟了的文學技巧』啊！

最後我們提到『廣月牙兒』，陳醉蓼先生對下級社會觀察的深刻只顯似較老舍先生稍勝一籌，但是，陳先生在提筆作『廣月牙兒』的時候，補足其『粗枝大葉』，却忘了仔細體認一下老舍創作中人物的性格，老舍先生是懷着滿腔熱情，傾注在他的人物與作品中間，所以才把『人間醜』變成『藝術美』，有誰讀了『駱駝祥子』而吝惜了自

己的同情呢？祥子玉芳的真面目也許會令人見而生厭，但是出現于文學家筆底下的都使你沒法不覺得他可愛了！人如同核桃，社會如同一隻『罪惡的黑手』，永遠揉着核桃在手心裏轉，等到你被磨得稜角俱無也就『行將就木』了，在老舍先生描寫下層社會的作品中，多是以這一點觀念作主題，他抨擊了社會的不公，揭露了社會的罪惡，抉示出千千萬萬生活在下層社會中人物的可愛的災魂，宣揚出人類的良好！（罪與罰中的瑪爾陀夫式的祥子，索非亞式的玉芳，怎的不令人感傷呢！）陳先生忽略了這一點，所以，『廣月牙兒』中所表現的『主題』便與月牙兒整個的相反了，雖然『把那個暗娼胡玉芳的思想與個性，都忠實的介紹了，讓讀者看那是個有血有肉的活人』，但是，『無言中說明當暗娼的人是天生的賤種，筆者却未敢苟同，讀完了這連載三期的中篇使我欽佩作者的勇氣，但却不得掩藏着對作者的讚揚！如果，作者想表現『當暗娼的人是天生的賤種』的主題，那何妨另起爐灶妥爲佈置的『再創造出一個『典型人物』呢？』

末了，筆者願意再向專愛寫戀愛故事的『中公』作者：不，整個文壇的作者，敬致一點意見：

諸位都已深切的瞭解了文學的意義與文學家的使命，那末，寫作該不是一種白紙黑字的遊戲，單純的低級的娛樂的情性的封建文藝是不應該屬於我們的，描寫人生的真實的東西，在最基本的意義上說起來是嚴肅的，所們同類的生活是『那麼艱苦，悲壯，熱烈，淒絕，沉痛，陰鬱可怕的！每一個靈魂都是那末複雜，粗大而且美麗的！然而，這一切對於我們的作家是如何的被漠視，我們的作家難道永遠是生活在燈紅酒綠之間嗎？我們的作家所知道的不過只是家庭學校和在社會上的職業底一角！我們要求我們的作家擴大了視野，仔細的觀察一下這整個的『現實』罷！

筆者不否認戀愛是生活應有的過程，但我們要求我們的作家自己檢點下自己的作品，果然是真實的記錄嗎？只要談到戀愛女主角千篇一律的全是胡蝶化的美人胎子，故事的情節又永遠離不開『追』『戀』『甩』！（我們就不能看見一個索非亞嗎？）真實的爱情是建築在『美』的

條件上嗎？愛情的進展，氾濫，果全由于平日的身旁瑣事嗎？

故事的曲折即然枯燥之味，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又不太顯明，那何能抓住讀者的心靈呢？

我們大膽的向我們的作家要求，戀愛作品的增產，但這是指着富有時代性的，把愛從世俗的看法中拿了出來，從新加以洗練而注入我們的作品中，並能注意到影響於故事情節發展的社會背景與「歷史的必然性」

我們更歡迎巴金愛情三部曲式的愛情作品，且為自己的故事，瞭上一層「愛情的薄霧」，以逃避過檢查者的眼睛，我們期待着李佩珠式的人物出現在我們的愛情作品中，願我們的作家英勇的作個更新的嘗試！

(以上為「大寶」「露」「新的創痕」「幾種人」……等總評)

### 六

泛論了一個刊物的內容，自應指示出其獨特的風格，我們不願以「權威雜誌」「高級刊物」等阿諛字樣加為我們所愛護的而又有希望的「中國公論」的榮銜，我們謹以摯誠的鞭策與鼓勵代替了一切的稱譽與讚揚。

「中國公論」之所以能異于古城其他的刊物，就是他肯朝着光明的「公論」上走。然而，由于古城印刷業製版業……等一切的落後，給于這個刊物一副醜陋的面貌！由于埋頭努力于創作文藝作家的缺少，使文藝患了貧血症，這自然不能使我們太苛求於編者。

然而，分欄的不顯明，(隨筆歸入雜俎散文當作小說)漫畫的闕如，編排的不勻稱，亦能說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文章病院」開辦兩期而停診，所治療的雖只限于疥癬小疾，但已頗得讀者的信仰，知難而退的院長「倦勤」，應該再多拿出些勇氣來，我們應該敢正視現實，敢辨別是非，正義的輿論是有廣大的讀者群來支持的，筆者熱望着文章病院的重張，來為文化界剷除一切的痛瘡，

現代刊物的職責，不僅是給予讀者對於政治有着明確的認識，並且還須要給讀者以鮮明的印象，在這上面圖表的致力遠勝過于文字，「中

國公論」即乏圖且罕表，有的不過是殘缺不完，東抄西譯，失之于陳腐，失之于呆板，還須編者再盡最大努力？

「多刊」書評幾乎是讀者一致的要求。讀者信箱壽命不永，未悉何故！即然要求讀者編者作者三位一體實在是還有再建的必要。

最後敬告「中國公論」的編者，能够得住讀者的推讚固然很難，丟失了却很容易，我們要求內容的向上，不僅是迎合讀者心理，還要糾正讀者心理，提升讀者的「趣味中心」。形式的革新，決不是設計名聞玉照作封面，而是要富有時代性的圖案畫，(如六月號世界智識封面是一剪貼的「土人持才像」襯托着一幅「倚領東印圖」)吸引讀者者患着「智識飢餓症」的眼睛。

我們在熱烈的期待着。中公第二年的邁往。

註一：原文見中國公論二卷二期。

註二：見「中公」一卷四期。

註三：為張秀亞初期作品之一短篇小說集。

註四：一篇創作所要表現的「意識」。

註五：引立言書刊八十七期所載陳醉夢先生「怎樣寫下層社會小說」文中之結語。

完

### 「希望」與「失望」

「希望」實在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東西。它對誰都張着一個纏惑的網，它能使一個老年人又跑到青年的境地裡，它也能使一個年青人的心沸騰得快要跳出口腔來的樣子，但到結果，却都是換來一堆失望。

唏噓的嘆着氣的，是失望的人在失望以前最濃重的「希望」的企冀者。

Petofi Sandor 的「希望之歌」裏談：

「希望是甚麼？是妓娼！

她對誰都盡感，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時，

她就棄掉你！

但人們又說：

「一個沒有「希望」的人，才是一個就要走進墳墓裡的人！」

~~~~~

木 智 生

# 畫 夢 錄

左 洛

我倒是喜歡想像着一些遠遠的東西。一些不存在的  
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

於是我很珍惜着我的夢。並且想把它們細細的描畫  
出來。

——扇上的煙雲(代序)

文學最終的目的是表現人間。是如實的  
表現——這裏自可摻入作者對人世相的看法  
和他對未來社會的憧憬，不是創造。「我們的  
聽覺視覺都有很可憐的限制，(「扇上煙雲」  
而語言文字所表現的又不過我們聽覺視  
覺的可憐的限制之下的產物的外形。世間是  
一個複雜萬變的動的世間，人的頭腦是一個  
動的會迴映會思索的頭腦。真的，映入於我  
們的思慮間的世相，忽然之間會引起我們怎  
樣想，回憶，歡欣，或者哀思啊！還沒等我  
們看得清楚一些，即閃電似的逝去了，也許  
會留下一絲兒淡淡的影子，而影子又是怎樣  
縹渺的東西！於是我們悵惘了，悵惘於我們  
的偶然的思念，我們的綺麗的或是清奇的夢  
的逝去。偶然，我們讀了一本作品，不管他

是講的一個故事或一段經歷，哀婉的，悲壯  
的，想像的或者真實的，不管；但它有某部  
分或某幾句話打動了我們，那正是我們逝去  
了的感念，淡褪了的夢境的再現，試設想我  
們將要感到怎樣的歡欣呢，我們將要怎樣感  
念他的智慧，那人類中高貴的智慧——精妙的  
表現技能呢？是這樣，我讀了何其芳先生的  
散文集「畫夢錄」，薄薄的，但是充滿了智  
慧之顆粒的。

盲人之母格拉對我們這個世界的色相滿  
懷了可愛的想像，她會給自己預定了一個日  
程，假定她能够睜開眼，她要按照這日程用  
了眼睛來游歷享受這形相的世界。是的，  
盲人依了甚麼繚繚來想像顏色想像姿態呢？  
而，「一夏天，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農

場上，順手搖一朵紅色的花給他，他說是藍  
的。」一個看不見物的本形的人雖說不是瞎  
子不也照樣可悲嗎？「沒有眼睛的人是多麼  
幸福啊！」思想家藝術家的紀德在經歷了人  
間的悲慘面後悲哀的這樣說。「我到哪兒去  
？旅途的盡頭等着我的是甚麼？我在車廂內  
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了：那  
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  
的多望一會兒都將哭了起來或發狂的。」但  
是，「他又說了，「在那邊，有一幅美麗的  
少女的側面剪影。暮色做了柔和的背景了。  
於是我對自己說，假若沒有美麗的少女，世  
界上是多麼寂寞啊。」「因為從她們我們有  
時可以窺見那未被詛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  
於是我望着天邊的雲彩，正如那個自言見過  
精靈和天使的十八世紀的神祕歌人所說，在  
剎那間捉住了永恒。」(「扇上的煙雲」他是如  
此把握了人生的永恒來表現它，或者不如  
說，來畫他一向所珍惜的夢的。

「細細的流是深入的，細細的流可以侵  
蝕亘古的地層，從堅硬的塊鐵變為粉碎。

「寂寞」便是細細的流。這細細的流浸蝕著人們的神經是很出名的，可以使人血液在無營養中風乾，從無物之境迫近死亡。」（端木蕻良：漫題「雲」與「牧羊女」）

柳鈴鈴，一個少女，「她有黑的眼睛，黑的頭髮，和淺油黑的膚色。」而且她有做夢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著高高的天空，或是遼遠的，遼遠的山以外。」她有一切善感的女孩子們的善良，溫柔；陽光，溪水，山草，小蟻，花，天上的星星，綠油油的桑葉，透明的蠶，一切都是她的小伴侶，她是寂寞的，「她十六歲靜靜的光陰」只能跟她的的小伴侶們絮語；「她是在寂寞的快樂中長大的。」然而難道她沒有別的希冀嗎？不，她有一個秘密的希冀，「於她自己也是秘密的。」她有一點憂愁在眉尖，有一點傷感在心裏。「她用手緊握著每一個新鮮的早晨，而又放開手嘆一口氣讓每一個黃昏過去。」終於，那黑暗的手遮上她的眼睛了，雖然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期待的不是黑暗的手，是雪麟，孤獨的，瘦長的，而且也有做夢似的眼睛。他在外面愛過幾個女郎，「但沒有誰愛過我。我都只在心裏偷偷的愛著。」他走回鄉土了，但是鈴鈴已懷著希冀安息了，他只好在鈴鈴的小墓碑前躑躅着，用想像之絲來編織他們的愛情夢。是一段多麼寂寞的人生故事，但又怎樣令人起莫可奈何之思而冥想啊。誠如端木蕻良先生所說，寂寞使人的血液在無營養中風乾，從無物之

境迫近死亡。寂寞，是的，她寂寞的渡過十六個歲月，他呢，他寂寞的微笑着獨語着。

（慕）

獨語，是人在孤寂時的表徵；魯賓孫漂流到荒島，他所感受到的孤寂較之他的信念，那必須竭一己之力來征服自然的信念簡直是不足道的。自然，他最大的渴望還是返回他所自來的社會裏去。唯孤僻的人常有孤寂之感。但是，誰沒有孤寂之感呢，當你期望的門一下子關閉了，「一個永遠期待的靈魂死在門內，一個永遠找尋的靈魂死在門外」的時候？恐怕你要與「憎固愈令彼此疏離，愛也徒增錯誤的掛繫」之思的。這孤寂時的獨語就是人生中最美麗的，也許不是最可愛的。生前潦倒，死後享名的天才，那一個不是偉大的獨語者？（獨語）

寂寞的靈魂常是美麗的靈魂，他們常是在默默的工作，默默的幻想。「問他吧，你這與危險共嬉戲者，我看你是先以一繩繫住腰，再繫其一端於樹上，然後附巖而下，你有甚麼理由輕視你的生命呢，你驕傲的向半空中揮起鐮刀，又就近割著青草，青草從你手腕間紛紛下落沒有一點聲音……我看他殊無回答的功夫，讓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他乃一無父無母的孩子，就養於其叔父，始而牧豬，繼而放牛，許多無辜的撻責創傷了他的心，於是極端的苦辛遂潛匿於一個無語的靈魂。」你看，這就是幸運不向他伸手的，一個幼小的靈魂，沉默而勇敢的，一個北方

淒厲之風中的獨語者。（嚴）

設想你處身於六月的「朝天嘴」，而且你就是一个伐木人，面對着那樣茂茂叢林，趕在日頭的前面，「以辛苦的工作為晨間的禱歌，隨霧充滿山谷，向上昇。」不久聲音衰歇了，坐在斷樹上休息，巴瞞着煙又談着話。偶然話鋒關連到汽車了，「一天走幾百里路。」你這在大世界生活過的人報告着說。「幾百里路！」一個出鬚的嘴裏取出煙管，拍的一聲口水，重複着說，分不出是驚奇還是輕蔑。是的，「是驚奇還是輕蔑」？分不清。雖然「也許會從縣城奔到鄉下，奔到山林，樹木都仆下，仆下，讓路……」但他們不過在「淡漠的巴着煙。」因為這於他們究屬何有呢，無論如何他們不過給山林的主人伐木，再過十年沒伐的小樹又會長成茂茂大林，他們呢，他們自身也許要固樣的成爲今日在講論的「一個窮老無歸的工人昨夜死在這木廠裏，」在商量着替他討一塊薄木板子釘一口匣子。這淡漠使我想起了高爾基的「人類與自然」裏那個攀山築路的工人充滿了神聖之思的一心一意要征服大地的熱情。

（伐木）

人生是寂寞的，你說不是嗎？譬如林小貨，「這老來還要自謀衣食的人，」「沒有人問他的家在那兒，家裏還有甚麼人，他已多大歲數了。」但是「高個兒，晒舊了的寬邊草帽下，油黑色的瘦臉上露着筋，長着斑白的鬚；」在這黃昏的時候，他走到一向熟習

的大宅第了。宅第的主人患病。而他聽到這消息時，倒是有點惘然。「因為「那和善的老頭兒對他毫不拿身分，喜歡和他攀談，談年歲收成，談縣城裏的事。」老頭兒病了，他又少了一個談話的對手；雖說是暫時的，但也許是永久的，誰知道呢？終於是到了該走的時候了，女僕問他「還到哪兒去？」「不到哪兒去也得走了。」他挑着黃木箱走出門外，陡然覺到自己的衰老和擔子的沉重。」而「他已走下草地，拐彎，經過一畝稻田，毫不腳踉的走到大路上了。」這浸濡着夕陽的老人，你同情他呢，抑是，哀悼人之衰老的年華？（貨郎）

這年華的無可避免的衰老，是一種怎樣沉潛中的大力，無可動搖的啊！那個年老的算命先生，從前人家嘲笑他說：「先生，命是天生的，絲毫不錯的，我們照着書上推算呢。」他更喜歡說一個故事，「書上說，從前有兩個人，生庚八字完全相同，但一個是宰相，一個是叫化子。甚麼道理呢？因為一個是上四刻生，一個是下四刻生。一個時辰還有這樣的差別呢。」而過了十年或是二十年到了今日，我們要求他給算一個命時他說：「你們讀書先生早已不相信了。」時間已使他失去職業的自信力了嗎。這就是生命之絃的錯雜顫動所生的歌聲，而且還有一聲「再見」在分歧路口。（絃）

人生之最美麗的一段莫過於青春，青春之最燦爛的表現是無倦息的尋找；是的，尋

找他的幸福，或者不如說運氣。世界對於一個年青孩子是淵廣的，遙遠之地總有或種牽繫向他伸手。找到運氣的美麗的生活下去；如同找不到的，雖然「雀兒的翅膀便了，就離開老窩，人站在長起來的簷下是羞恥」，也就得回來「極依戀極忠實於他們的鄉土。」有三個少年尋找他們的運氣去了。「第一個是高個兒，有深灰色的眼珠，柔和的語聲。第二個最強壯，人家惜他像惜小豹子。第三個的特性是沒有特性，誠實而敏慧，謙遜而自信。」第一個說：「我想到海上去。」第二個「我將宣揚這山間民族的美德於外面世界。」第三個說「我將從山間到更深的山間。」結果是「這三個少年都尋着了他們的運氣。」因為他們永沒會回來。但是自己有着許多冒險故事的說故事的「長樂老爹慢慢的合上眼，把他的頭倒在一隻瘦瘠的手掌裏。」他在欣羨這三個少年能尋着他們的運氣呢，抑是哀悼於自己再無運氣可找？（爐邊夜話）

淳于夢在旅店東廂房的木榻上作了一個夢，很長很長的夢啊，「倏忽之間我經歷了一生了。」而醒來「桌上留着飲殘的酒樽，他的客人還在洗着足。」「蹲在槐樹下他指點着他夢中的去路，城郭臺殿，山川草木，」他決不懷疑，並且記得，在那國之西有靈龜山，曾很快樂的打了一次獵。「他在人間「使酒伴師，革職落魄，」在槐安國他又「為讒言所傷，又由前二紫衣使者送了回來。

「這一連串令人悲憤的經過是怎樣像是真實又像虛幻呢？」也許醒着的現在才正是夢境呢！以「細足瘦腰，弱得不可以風吹，若是爬行在龜裂的樹皮間看來多麼可哀呵」的蟻與自己相比，「淳于夢覺得自己還要渺小，他忘了大小之辨，忘了時間的久暫之辨。」「讒言的流布使我鬱鬱不樂，最後當國王勸我歸家時我竟記不起除了那國土我還有鄉里，直到他說我本在人間，我竟然想了一會才明白了。」這淳于夢的夢境和心境呵，正乃是失意者心頭的悲憤。（淳于夢）

「夢中無歲月。數十年的柳相，黃梁未熟。看完一局棋，手裏斧柯遂爛了。」夢中往往可以經歷了在人間數十寒暑所經歷不了的人生，無夢之夜是最為寂寥的，誰不有一個縈繞了他的想像的夢境呢？夢中的天地是有着輕柔的生之躍動的。而「現衛我夢裏是一片荒林，木葉盡脫。或是在巫峽旅途間，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處去。醒來，一城暮色恰像我夢裏的天地。」像哈孟雷特王子所說的 *Man delights not; no, nor Woman neither.* 孤獨的，心裏感到寒冷的烈着愛自己的人，怎樣的寂寞啊！曾經縈繞過自己夢魂的人去了，朋友去了，沒有一個「帶着祝福的想念自己」的人。（夢後）

粗枝大葉的描敘了一下這集子裏的幾篇，縱是管中窺豹，也總能見到一斑。這些短小的篇章指給我們看歡樂之內涵的悲哀，

熱鬧之背後的孤寂，許多許多習以為常的事象的靈魂，恰像大路之旁矇罩了一重灰土的野草叢樹經過了陣雨的沖洗，給你的是清新的，生命的感覺，使你的心更加躍動而迫你思索那更其本質的問題。

自然也有像「哀歌」，「樓」，「魔術草」，「丁令威」……等篇只是想像的馳騁，對於往昔的追懷，正如作者自述，「我倒是喜歡想像着一些遼遠的東西。」因而不免是「浮着一片輕飄飄的歌唱。」但只要一個人肯於睜開眼，睜開他心靈的眼勇敢的直面着人間的坎坷，他終能走出近於絕徑的「夢中道路」，歌唱着真實的人生之歌的。一詩，如同文學中的別的部門，它的根株必須深深的植在人間，植在這充滿了不幸的黑壓壓的大地上。把它從這豐饒的土地裏拔出來一定要枯死的，因為它並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現實者所假定的，一棵可以托根，生長，並繁榮於空中的樹。」（刻意集序）這是作者在經過幾年的清醒的掙扎之後所得到的結論，祝福作者，願他走上大路。

談到表現，「我的文學工作是以寫詩開始」；詩，我們知道，要求於語言文字的是凝練，美，響亮，一句話，適如其度，因此詩裏每句與每句間的橋梁就得由讀詩的人負責搭起；完滿無缺的生動，這是給一首好詩下的最粗略的標準，一篇好散文照樣需要這樣的標準。「畫夢錄」中多數篇章都已達到了這個境地，雖然「但我又怕我那些不分行的

打寫又是冒充散文。因為我終歸是寫詩的。」（刻意集序）我們獲得印象雖如作者所說，但有的却具有着音樂似的旋律，凝練的境界，絕沒有流行的詩的晦澀，這却是個很大的成功。因此我們讀着每一篇時，不管它是多麼短小，它都能將我們帶入，並且浸潤到作者所安排下的氛圍中去，伴着作者心靈的呼吸而一同呼吸。但是「所謂好詩並不專在掂撥字句上功候的純熟，而是要求一條生活經驗做成作品的鋼骨。當然，我並不小視技巧，一個詩人沒有一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是難以攀上藝術之最高峯的。不過，一件

天衣披在一架骷髏上，除了病態的人誰能破口稱譽它呢？」（威克家：運河序）這就是詩人最大的一個危險，只專心致志作字句上的雕琢是太容易撇開藝術的大路而走上羊腸，縱不是死路可終是小徑。譬如「黃昏」，所表現的不外是哀悼着失去的戀情，裏面儘有很多清奇的想像，但那雕琢的痕跡是很顯然的，它給我們的印象是平淡，我敢說它較之作者所想傳達給我們的情思要相差得很遠，這篇無疑的是失敗了，失敗的根源即在於雕琢字句而凋竭了情思。如同「巖」，看來簡直是隨手揀來的文字，但却安排得那樣妥貼，他的那枝筆好像真的在他手中變成樂器了，而且也真的是「龍門之桐且燒焦了尾的，」所以讀它如諦聽一段樂曲，表現的是北方山國的情調，有北鄙之音淒且厲的。這篇的成功即在於作者的細心挑選字句來表現他的經

歷，他的情思豐盈也就無暇於雕琢了。

「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裏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

我喜歡讀一些唐人的絕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論夢中道路）

如同像「巖」，「爐邊夜話」，「絃」，「貨郎」，「淳于棼」，「白蓮教徒某」，「慕」靜的「日午」……等篇作者都用了極其恰當的字句在表現着一些顏色，一些姿態度，一些動作的，更其是那謀篇的巧妙，往往站在一個很新鮮的角度來看事情，譬如「爐邊夜話」以及寫的舊故事的「淳于棼」和「白蓮教徒某」；前者敘述長樂老爹在爐邊講故事，而只講了一個起頭，說是三個少年出去以後的事只有問他們自己了，很能使一切講故事的人微笑起來的。次者拋開了故事的正面描寫，而將淳于棼的心境當做文章的主體，這就和「南柯夢」的重於故事的寫法大相逕庭了，但美妙且尤過之。後者的表現，好像詩人之唱出了未經人道的普遍的幻想，慾望或者傾向似的，它寫出了普遍的對於魔術的好奇，愛好，好像未可知的年代以前的我們的祖先具有的那種對於魔術的崇拜觀念；「聊齋志異」上將這當做實有其事的表現着，今日的我們讀着便不免要感到有些離奇，陰森。而且這一篇與「魔術草」合起來看，就要更有意思了。

# 評「荒」

司徒珣

田濤作·文化生活社版·二九年三月

「同情」與「仁慈」是文學上最珍貴的感情

(一)

當蕭乾先生主編大公報「文藝」的時候，曾有一位新進作家以忠誠的態度，努力的精神來和我們相見，那就是田濤先生，他的作品已經將接近了成熟的邊際，在他早就想把他作品編成一部短篇集來和讀者相見，雖然他已把一些稿子寄給巴金先生，恰巧事變了。所幸，巴金先生後來仍回到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繼續編輯着「文學叢刊」，當他編輯到第六集時，曾把田濤在各報紙雜誌發表過的短篇創作蒐集在一起，編成這本小說集，以其中最精采並且別具風格的一篇「荒」作為書名。

讀這這部小說集不只能使我們驚訝着作者的天才和他技巧的熟練，使我們能特別受感動的，是在體會作者渲染在故事和人物上的感情之後，而生的心靈上的共鳴。作者渲染在作品中的情感是通過了人性的仁愛和同情，這種感情是和平的而非鬭爭的。作者是有着寬大的胸襟，然而他對人生却也有矛盾的錯覺，這個容我們後文再為談論。

「感情」在文學作品的重要性誰都曉得，無庸我們再來嘮叨，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這一些問題，究竟那一些感情是高尚珍貴的，那一

些感情是卑下的醜惡的，何者應為文學作者所具有呢？何者不應為文學作者所具有呢？

拉司金在「近世畫家」(Modern Painters)一書中論及高尚感情，曾舉出「愛戀」(Love)「敬重」(Veneration)「讚美」(Admiration)「歡喜」(Joy)的四種神聖的感情，和他的相反的四種感情，即「憎惡」(Hate)「憤慨」(Indignation)「恐怖」(Horror)「悲哀」(Grief)。拉司金以為這八種感情，前四種和後四種都可以算是高尚的，只要是他的動機是高尚的話。反之，如果那動機是卑俗的，便無論是那一種都不足取。

但是我們覺得拉司金的說法還有不完全的地方，我們從這八種感情中還可以引伸出兩種絕對良善的高尚感情，一個是「同情」(Sympathy)一個是「仁慈」(Kindness)。相反地，還可以找出幾種絕對惡劣的感情，那就是從「愛戀」有時變為「淫亂」(Lewdness)，從「歡喜」變成「縱慾」(Sensuality)與「放蕩」(Debauch)，由「憎惡」而「殘忍」(Cruelty)，而「陰險」(Manness)，由「悲哀」而「頹廢」(Decadents)。如果作者的感情是充滿「同情」「仁慈」，其動機當必屬良善。如充滿「淫亂」「殘忍」「放蕩」「縱慾」「陰險」「頹廢」，則無論其動機是否出於良善，其罪惡也毫無饒恕的可能。

自近代的歐美文藝思潮流入中國以來，國人好其皮毛，大興模倣

之風，於是因浪漫派文學作風的影響，作者們以個人的意志爲中心，任意發揮他們的「淫亂」「放蕩」「縱慾」的感情。厨川白村既謂文學是苦悶的象徵，於是學習文學的人們先學會流淚，會悲哀，會頹廢。這種風氣不能不加警戒。

文學作品的精神的高峰便是「人性」的描寫，作者如不能表現複雜的，衝突的，神妙的「人性」時，這篇作品一定平淡無奇，不會使讀者感動。同時作者必須懷有寬大的胸襟，「同情」與「仁慈」的感情，這篇作品才有它偉大的品格與屬性。前些天筆者看了雨果(Hugo)的「鐘樓怪人」，你想爲什麼那吉普西女子會給因擄她而受刑的怪人一瓶水喝呢？爲什麼怪人要在她被誣而受刑時冒險去救她呢？這可以說是「人性」最高的表現。

在中國舊小說中也很容易找到這樣的例子，只按「三俠五義」一書來說就有許多件「除暴安良」「捨身取義」的故事。在中國國民性中是含有「仁慈」和「同情」的素質的。「同情」雖有時因「自私」受了影響。而「仁慈」的精神是始終保持着的。這可說是我們東方文化的優美的特色。我們要復興東方文藝當必須先發揚「同情」和「仁慈」的精神。這是「人性」或稱爲「仁性」的發揚。

## (11)

田濤先生可說是富於「同情」與「仁慈」之心一個作者，他把寬大的，敦厚的，仁愛的感情渲染在作品中，使讀者感到有如列入慈母懷中一樣的愉快。

在「荒」這本短篇小說集中，「離」，「鬧」，「荒」三篇是含蘊着豐富的「同情」與「仁慈」的感情的。

「離」是描寫一個鄉村小姑娘小管姐因爲爹窮娘病而被賣給鄰村的財主家作了丫頭，她離了她母親，離了她父親，離了她姥姥去陪伴財主家的老太婆，最後她母親死了，她父親領她回來見了母親的最後一面。她們母女倆便作了永遠的別離。

故事雖然很簡單，但因作者抓住了人性的矛盾，體會了人性的愛情，所以文章能生動起來。這篇的開端是寫小管的淘氣，和她病中的

母親的忿怒和焦急，母親恨女兒不懂事，總是嗚咽，她狠毒地說。

「看你再哭，再哭，我使這剪刀一下子扎死你。」

然而在她們計劃賣掉小管的時候，母親的慈愛的母性不由又發揮出來了。她被姥姥想：「她真願意把自己孩兒給那陌生人去當了頭嗎？依人籬下養病，事情却是被逼迫作出來的。誰不歡喜自己孩兒？咳！咳！這孩子才剛六歲，只是天沒有把她安排在人間享福的位置上。誰叫她生到這窮爹病娘的門戶來。……」(P39)

於是她叫女兒到自己身旁「伸出一條乾乾的胳膊，抖擻着枯瘦的手掌，握住管姐的小胳膊。又撫揉她兩條小辮子，並沒有拿什麼東西敲她的頭。」小管想：「媽媽性情變溫柔了，她從來沒有見過媽媽這樣親愛溫柔過。……她回窩裏的眼睛濕漉漉的，這是怎樣的？媽媽爲什麼要這樣？她的樣子像是哭了，然而又像不是哭，可是她眼睛裏爲什麼有水淚呢？」(P40)

這段描寫是由孩子的眼光看來，好像很平淡，他只運用幾個問號，但每個「？」都有深刻的感情在含蘊着，那些答話是等待讀者在尋思。這種寫法既經濟，又有力，可說是作者的聰明了。

小管臨被送走時，「她回頭看見人群中的人用兩手掌撫着大半塊臉。」(P43)

這種無言的描寫更是有力的描寫。這地方也微現出作者感情的豐富及細膩處。

如果是別的作家，也許他們把階級間的對立和磨擦說得很激烈，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不見得階級間的關係都是相衝突的。而且通過了「人性」，一切「醜」的可以變爲「美」的，一切「鬭爭」可以化爲「和平」。一個文學作者他的人生使命並不是在挑撥起一切鬭爭，揭掀起血戰的幕，他主要的任務是激發人類那純潔的「人性」，使它發揮在每件事物上，每個角落裏，人類的生活會自然地走向美善的境界中去。

在這裏的主人老太婆和婢女小管間的關係，便是作者通過了「人性」而造成的，主人是雪髮，滿臉皺紋，而和藹可親的老太太，她把使女當作自己孩子一樣的撫愛着。這種愛究竟還抵不過偉大的母愛，



她的和藹，慈善，還不能使小管感覺興趣，使她忘了與他有血肉關係的母親姥姥和父親。這也就是人類本性的表現。

「關」的故事也含蘊着這類的慈愛與同情，那是描寫一個使女鳳香和小姐芬芬爭寵的故事，使女羨慕小女主人的美麗，她要求太太也把頭髮弄得和芬芬一樣好看，但是主人申斥她：

「你就沒有思想，你是什麼人，該不該梳那種頭髮，哼！你個豬，快滾去罷，好好看看芬芬，小心回來就挨打。」

鳳香有一個極可悲的命運，她媽死了，後媽不喜愛她，把她賣進這個宅子，她一想到她媽就悲哀地流下淚來。她不知道自己地位的卑下，她想和芬芬應有一樣的享受，她倆的談話起了衝突，她竟罵了她的小主人。芬芬哭了，回去告訴她的媽，當然鳳香是免不掉要受一頓苦打的。因為作者的心充滿了仁慈，他理想一切悲劇都可化為喜劇，只要通過了人性，一切的磨擦都可以變得緩和。於是他安排下一位仁慈的耆老麥粒老伯，他看見鳳香和芬芬的衝突，知道鳳香惹下了禍，於是他說。

「跟我走吧，鳳香，我替你去講情，不然你進不了那門口。」

經過麥粒老伯的講情——他一定以「人性」的話激動了那主人夫婦，他們由同情，而憐恤，而寬恕，於是鳳香回家的時候，果主人不但不責備她一句話，只用溫柔的手掌扶着她汗淋淋的頭髮低下頭去微笑着看她的臉。女主人竟說：

「抽屜裏給你留着一個粽子，你拿去吃吧！」

讀過這裏，無論讀者有多麼堅硬的心，也會被作者那仁慈的，寬大的氣質感化了。

### (二)

在這冊小說集中最難理解的，含著最深刻的，要算是「荒」的那一個短篇，作者以新穎的筆法配合着荒涼的情緒，技巧已達於高峰。描寫上有超過曹禺描寫原野的精采與深刻。他用兩隻麻雀的「戰」戰」的鳴聲作為全篇的線索，以弧線的形式徐徐地開始；在中間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作者保持那緊張的悲傷的情緒一直到結尾。作者對於情緒的操

縱已達成功的地步。

這種情緒的把握是作者技巧上的優越點，他操縱情緒的方法，在「荒」裏他是運用背景的描寫。在善於佈置「情境」，在物質的景物上施以精神的元素，加以人格化的描寫。描寫荒的景色用了「古柳」「荒溝」「荒草」「古廟」「鐘聲」「鬼火」的描寫在第一段中介紹了荒好像全文的序筆。

第二段便展開了故事第一句就寫着：

「一具被陷害的女屍睡在荒草叢裏」。

古廟裏有一位七十老娘在祈禱，祈禱着她遠出投軍的兒子有歸來的一天等女屍腐臭的時候，老黑鴉，老鷹由她腿上扯下一塊塊的肉。麻雀，老鳩，鴿子小燕也叨着小肉塊在天空盤旋。雌雄雀子叨了女屍肉去喂巢裏的雛雀。

後來來了兩個頑皮的孩子，他們爲了滿足自己娛樂的慾望，沒有想到別人的幸福與悲傷，他們打落了鳥巢，抓走了幾個沒有羽毛的雛雀，打碎了一個未孵化的小卵，摔死了一個小雛雀。孩子滿足地走了，膝下的是兩個麻雀發出悲哀的叫聲。這兒是荒地，荒天，寂寞的荒天，這裏有內心淒涼，悲傷的雌雄兩個雀，牠們丟失了孩子，也丟失了生活的樂趣。一天，暴風雨來了，雄雀受了感情的激動，任雨水濕透了他的羽毛，他呆呆的望古柳下雛雀死葬的地方。一聲霹靂，一陣暴風，他掉落在荒溝滾滾流的混水裏。雨後樹梢騰了雌雀，孤單，失望，悲悽，她失去了生活的力量，終於當晚風吹來的時候，她掙扎一下翅膀，無力的落在荒草溝岸旁。

最後一段只記着這樣的幾句話：

「白天，過來一個割草柴的孩子，在草溝發現老雌雀的屍身，把他收拾起來，用鐮刀鈎了一會，拋進荒涼的蘆葦池塘裏。」

這篇創作如在表面上看來，故事彷彿既簡單又缺乏興趣，然而，這樣的批評是曲解了作者的。實在的，這是一篇精采的傑作，在晚近的中國短篇小說中這是一個獨創的風格。「荒」的價值不只是在技巧的優越，而是因它具有內在的美，內在的含蓄，內在的力量。

作品的所以精采，不在其表面上辭藻的華麗，或是情節的緊張。作者必須把他的精神和理想，深深地注射在文章裏，使文章有了靈魂。這時文章的價值便不是「外部的價值」而是「內在的價值」了。

雖然有的作者是會受過很大的苦心，把他的血汗一滴一滴滴在文章的內層裏，然而，一般的讀者却未曾領會，不但辜負了作者的苦心。反更給作者一個不滿意的批評。記得上次筆者介紹蕭乾的「夢之谷」之後，曾徵求許多朋友對於該書的印象，他們十九都說還沒讀完第一段就有些心煩了，於是有的人就不會繼續讀下去。當然我會勸他們讀文藝和研究科學一樣要有耐心和細心，不然就和兒童看故事書沒有什麼區別。想領略一篇文章的優美，必須也和作者的寫作同樣的要費一番苦心。否則便不是一個忠實的讀者。

爲了評「荒」，我恐怕因自己的意見的淺浮而曲辱了作者，所以最近曾徵求幾位喜歡文藝的朋友的讀後感想，固然有人仍只看外表沒顧及內容而對它沒有什麼印象。但也有的是具有特殊意見的，在這裏，我把它綜合起來寫在下面。

「荒」是作者對人生的批評。

往★文藝作者喜歡用動物比喻爲人，以動物的生活象徵着人類的生活，像「貓城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爲這樣寫法，容易發揮盡個人的意志，發表他對人生的批評。「荒」中的麻雀作者並寫有加以主觀的人格化，而只是客觀的描寫，因其如此，所以更能自然的寫出感人力量，作者給麻雀以人類的同情，對它們的滅亡加以惋惜。從這段上的悲劇中，作者也許在嘆息着人生的變幻和荒涼吧？

作者的寫「荒」和曹禺的寫「原野」不同，「原野」中的原野是爲了權托主人的赤真而被寫出的，在「荒」中的荒的境界却足以象徵着人生的荒涼。也許這是作者的嗟嘆吧？

前面談過作者是一條仁慈的肝腸，在「荒」中又能看出他更是一顆充滿憂傷的心，他好像是一個飽經蒼桑的仁慈老者對你談這個故事時是用着一副微笑的面孔，眼眶中却含滿了淚。一種慈愛的力量更加重了你的傷感。

「荒」也是嗟嘆着生物的凌虐欺惑的本性。

在第一段中就寫着「這裏曾經經過三次戰場，死過無數勇敢的戰士，骨骸埋葬在溝塘下。這裏時常鬧鬼，發生劫盜兇殺案。」

第二三段就記着一具被陷害的女屍如何的被烏鴉，麻雀，老鴉，老鷹等扯食她的肉。兩個小孩子來了破壞麻雀的幸福，擄走了小麻雀，摔死了小雛雀，打碎了雀蛋。然而過了兩天螞蟻却把摔碎的卵汁吃完，黑螞蟻在死雛雀屍身上找食物，蒼蠅也趁機會繁殖小種子於是小白蛆亂爬，亂攪動……

「弱血強食」是人類生活的法則，「荒」中更加重地反映着這種道理，從作者好語調中，和故事上渲染的情感上看來，作者對這種「弱血強食」的道理，是有着兩層的意見，一層是指出生物爲了生活只有在物競天擇下去尋找足以維持其生活的元素。那麼老鷹，老鴉，烏鴉，麻雀的扯食女屍的肉，和螞蟻的吃卵汁，雛屍肉同樣是合乎自然的。然而第二層則是因人類殘忍的本性而造成許多罪孽，於是戰爭，劫盜，兇殺的現象發生了，於是「一具被陷害的女屍睡在荒草叢裏。」作者也許只這樣敘述還不能加強對讀者的刺激，於是他又寫出兩個小孩子嬉笑地而破壞了麻雀的幸福，後半篇的描寫麻雀的悲慘傷痛可以說完全是爲了使讀者對那兩個孩子的慘暴的行爲愈發的痛恨，作者愈對麻雀的遭遇施以同情與憐恤可見作者是如何憎惡地詛咒着人類這種慘忍性格。

總之，從這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善於描寫人性的，他對於人生下過體驗的工夫，他能很自然地流利地把他憂鬱，同情，不平，憐愛表現在文章上，從這一點來看，他已有了走上成功之路的端倪。

順着這個批評的線索我們再來看其餘的幾篇：

#### (四)

作者的仁慈與同情也會表現在「隱」這個短篇中，「隱」是描寫一個算卦先生的噩運，他因爲給人家算卦說錯了一句話而被打了一個耳光，當他掃興而回家的途上，一脚踢着一隻餓死的小叫化的死屍上，他立刻瘋狂起來，跑回家，家裏，產婦呻吟着睡在破爛的床上，四五

個孩子堆在一旁。而他眼裏却閃映着火柴光照現的那是小死屍。

作者在這篇中給故事的主人以同情、仁慈和憐恤。他雖然很細膩地描寫着這人的心理的變化，然而這次不像在「驛車上」中心理描寫的那樣成功，「驛車上」的技巧上的成功就是善於運用心理的描寫，他不用主觀的方法，而站在客觀的立場來描寫，作者用一個人的談話，寫出另一人聽後的感想，是暗描而非明寫。所以能讀者回味。在「隱」中他是運用直接的描寫，雖然他也用了很大的努力，他也添附上很濃厚的情感，然而所惋惜的他未能使那死屍的刺激和卜者的生活發生情感上連繫的關係。他只這描寫着：

「他驟然擰過頭來看着妻，那堆破爛的衣被，那一堆睡倒的孩子，在恍惚的燈光下，他彷彿又看見路上睡的那一條死屍了……。」而他內心是否因受這新的刺激——病妻弱子——而引起舊的刺激——死屍——的再現了呢？他的恐懼是因為單純的受了死屍的刺激而引起的呢？還是因在他的思想把死人和活人連繫一起之後而倍加悽切恐懼了呢？

正因為他沒有把前後兩個刺激連繫起來，卜者的恐懼容易被想為單純的恐懼，而單純的恐懼便不會生出深度的感人力，換句話說「恐懼」不能和「同情」連繫起來，作者的情緒便不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同樣地，在另一篇題名「幕謫」的，也有着這樣的缺陷，魏家溝子發現一個棄嬰和瓶兒姑娘有着什麼連繫呢？如果他們中間沒有事實上的關係，作者也該當對於瓶兒姑娘受了這故事的刺激之後的心理上的變幻加以細膩的描寫而作者只寫着這樣的話：

「瓶兒姑娘好奇的面色上帶着點羞意。在她那兩道濃黑的眉間泛起一點紅暈。她癡癡的望着小堆車的帳篷頂子眼睛有些出神的問題。」

「報了警察嗎？」

這樣的描寫只有使讀者感到曖昧，感到疑惑，作者也許故意想用沖淡的描寫，故事中人物的心情使讀者去體會，這本來是聰明的寫法，這聰明表現在「荒」「驛車上」「離」「關」幾個短篇上都已經成功了，然而在「隱」「幕謫」則顯然無力，那沖淡却好像清蒸魚上少澆了一些醬油，索興連魚的滋味也嘗不出來了。

這種失敗究竟還是小事，我們所注意的是作者的人生觀，是他對現實的批判。正因為他懷着一顆仁慈的心來觀察現實，於是他對現實的認識上就有了矛盾。比如說在「離」和「關」的管姐和鳳香，作者會給她們很大的同情，然而在關中麥粒老人的一句話。

「……你這小姑娘你怎麼回去吃人家的飯呀？不讓人還給人家要光頭。」

難道這是作者對於方才她們天真的爭吵所作的批評嗎？如果是的話，則作者的是仁慈是帶着封建性的，屈服於現實性的色彩。

同樣地，在「幕謫」中作者對於棄嬰問題，沒有明題的表示。他只是不負責任的，沒有主見的說一句：

「罪孽的事，世界上多咧，可是這怨恨誰呢？」

當然「罪孽的事」的產生並非無因，可「怨恨」的「誰」。也不是沒有對象只是作者對這社會問題沒有徹底的認識，於是才放出如此的一個煙幕彈。

「盒子」和「分出後」也犯着這類毛病，就是使讀者捉不着作者的思想的中心。尤其是「分出後」那一篇，故事雖然很動人，然而對於「老頭子」那樣人物的意識使我們很難瞭解。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曖昧」是作者的污點，也就是他未成熟的部分。希望他能把握這一點再作進一步的努力。

|             |  |   |  |   |  |
|-------------|--|---|--|---|--|
| 館           |  | 樹 |  | 大 |  |
| 社           |  | 術 |  | 美 |  |
| 地址：和外疏環廠67號 |  |   |  |   |  |
| 每           |  | 主 |  | 時 |  |
| 夏           |  | 辦 |  | 賢 |  |
| 舉           |  | 扇 |  | 成 |  |
| 行           |  | 展 |  | 績 |  |
| 售           |  | 悠 |  | 史 |  |
| 賣           |  | 久 |  | 著 |  |
| 長           |  | 著 |  | 超 |  |
| 期           |  | 著 |  | 著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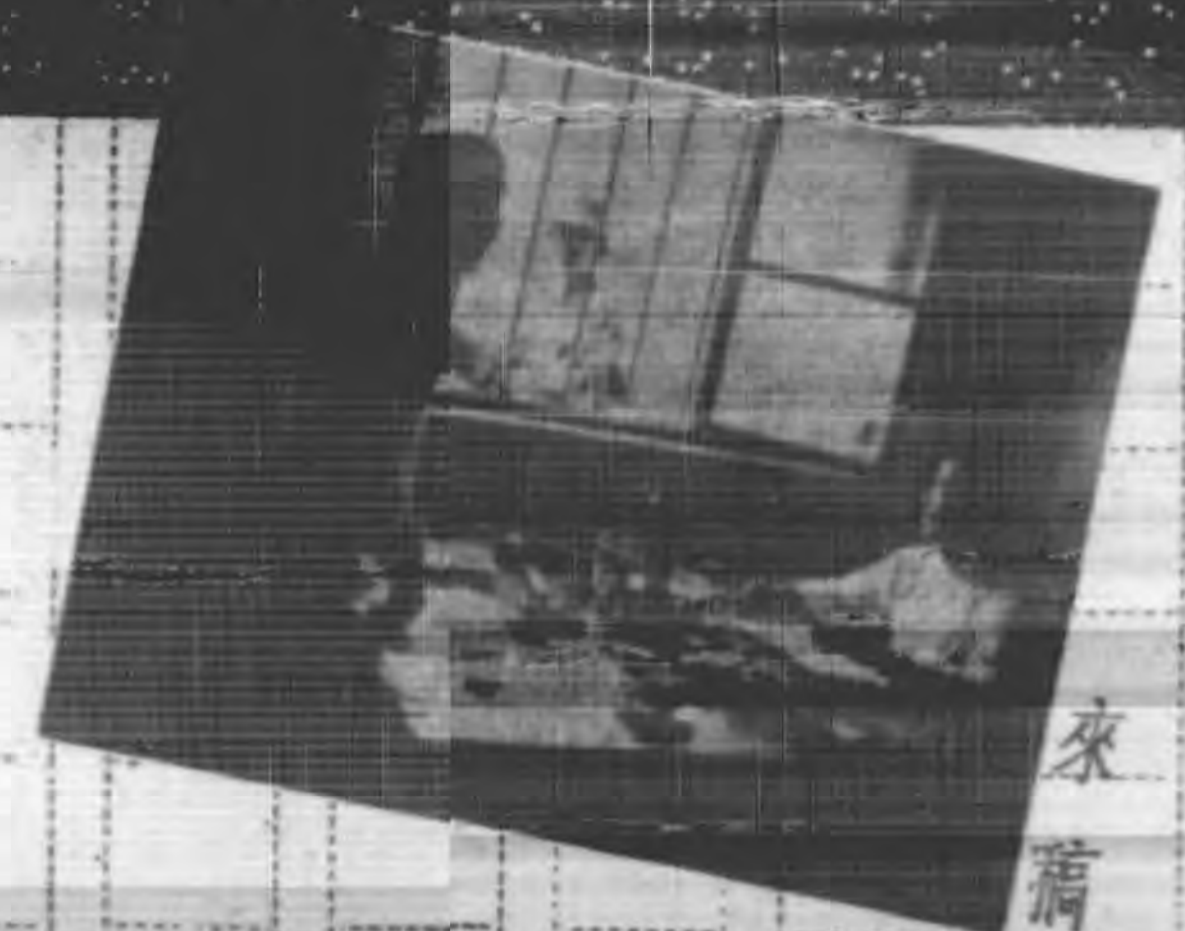
# 中國文藝社

## 工作概況

中國文藝社稿紙



編總社銀



來稿



北京：中國文藝社

20x20



版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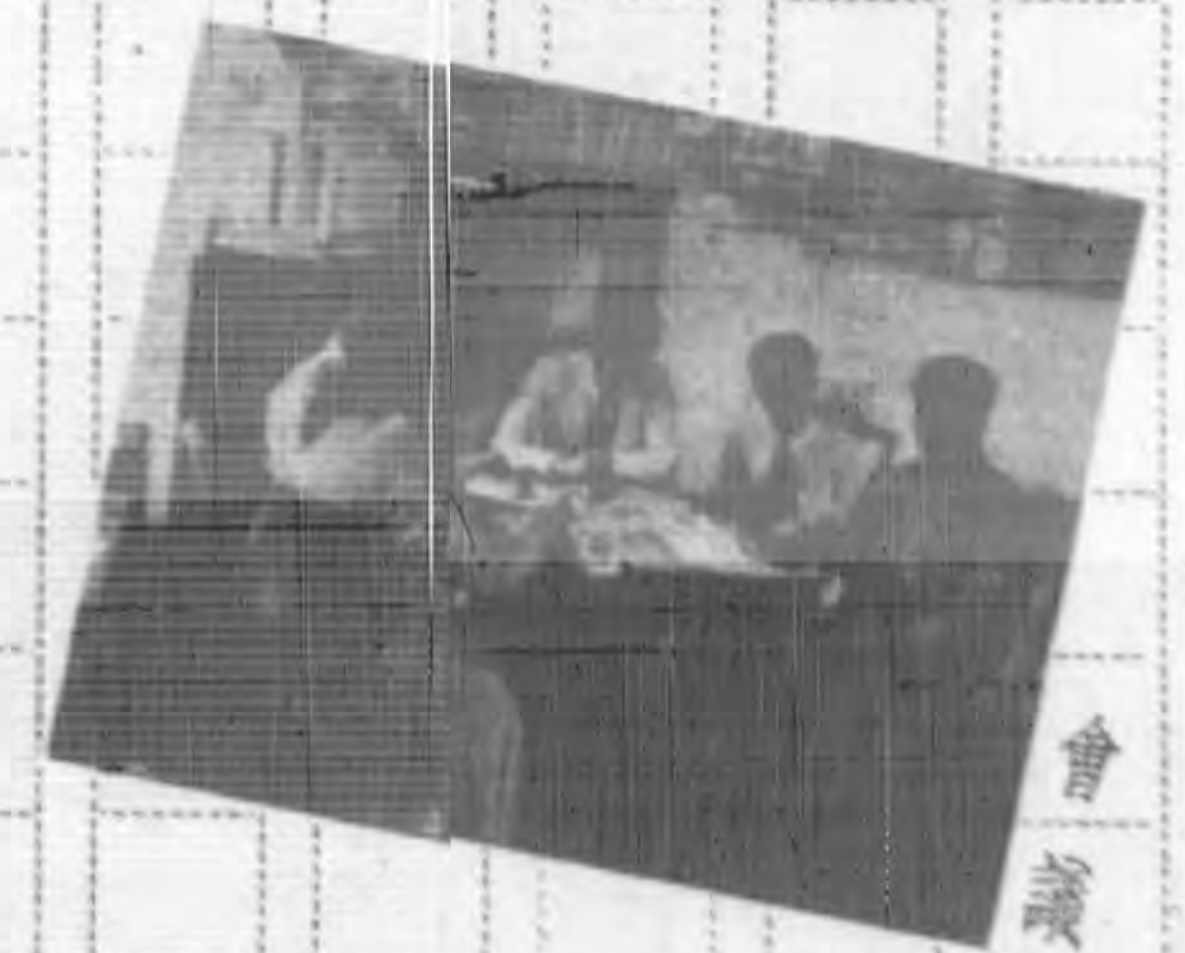
輯編



登記



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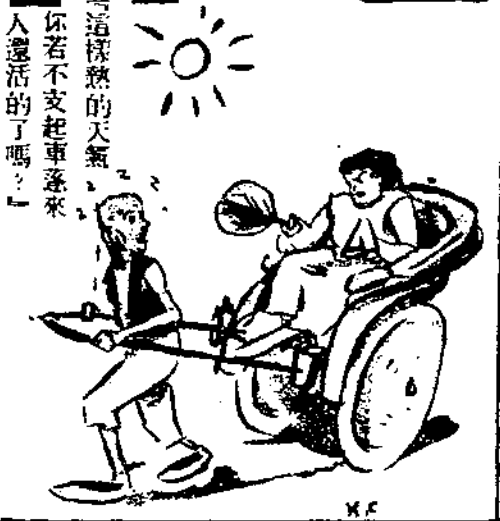
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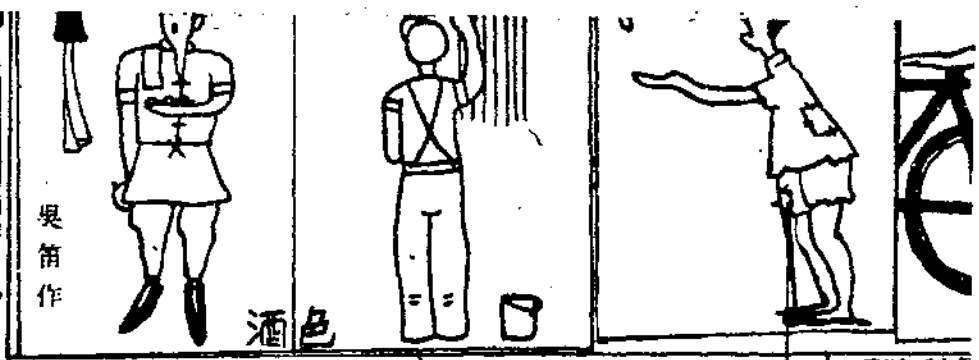
1939 — 1940



日光浴之履行者 葛藤作



「這樣熱的天氣，你若不支起車蓬來，人還活的了嗎？」



吳笛作

酒色



作人伊 描素頭街之夏京北



慈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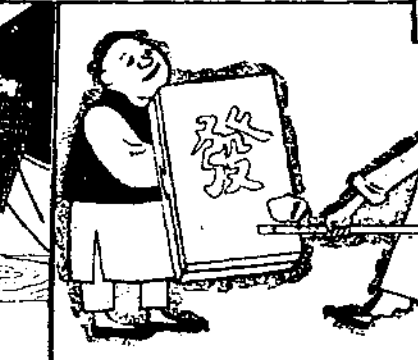
流行社會間兩件武器  
煙鬼的槍·賭鬼的牌 邵作



勝利品



教學相長 錢學禮作



今年的七夕  
"不堪回首  
話當年!!"  
作震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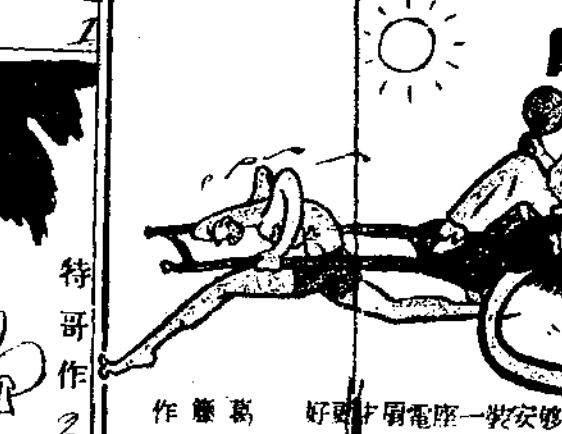
等候多時



作慶冠黃 討乞歸集



特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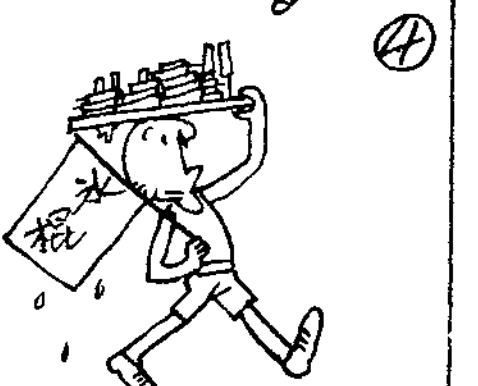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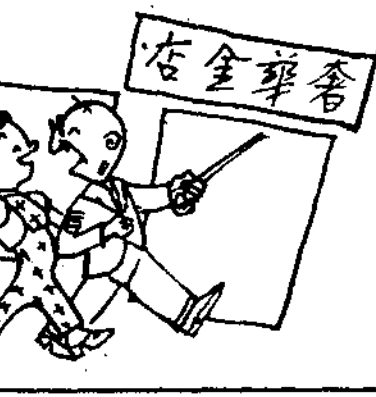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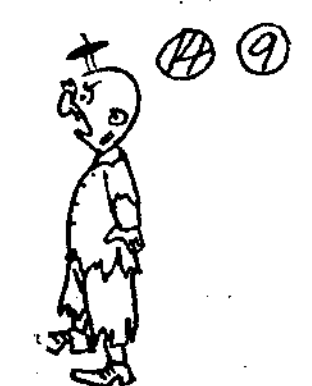
作慶嘉 好更才扇電座一較安適

夏之風漫 林摩阿 作弟朋



林摩阿

作弟朋



廿世紀最新的藝術  
超現實主義 · 諦聽

紐約現代藝術陳列館展覽作品選刊

現代世界畫壇最新的繪畫，無疑地，誰都承認是「超現實主義」的繪畫了。這種新型藝術，一九一七年首倡於巴黎，他的領導人是布瑞谷氏 (Andre Breton)，在當時頗遭受一般守舊的畫家的譏諷，經過許多同志艱辛的鬥爭，纔把它扶植起來。

最偉大光彩的「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展覽會，還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在紐約「現代藝術陳列館」



薩利威德·適利肖像

舉行的一次，紐約「現代藝術陳列館」，是世界最完善最新的，繪畫藝術館，尤其對於新興藝術，提倡不遺餘力。「超現實主義」的繪畫，在近十幾年來獲得不少批評家的喝彩，和一般民眾的興趣，該館也是鑒於時勢的要求，才毅然決然發起了這一次偉大的展覽，一共徵集了美國以及世界各地一百五十七位「超現實派」的作家，包括七位「超現實派」的「永遠不滅的記憶」(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Salvador Dalí) 的「永遠不滅的記憶」(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這幅作品，是該館永久收藏的一件，在現代世界畫壇「超現實派」的畫家中，恐怕沒有一位能達到像這位西班牙青年(見圖)的聲名和信譽的。他三十二年前生於開特羅尼亞 (Catalonia) 在從前，因了他沒有一點外型的藝術訓練，以致被「馬德里」美術學校開除了，一九二七年他到巴黎，加入了「超現實主義」作家團體，纔逐漸完成了他終身最偉大的權威和名譽。他對於個人心理的研究很感興趣，當他完成了那幅「瘋癲的象徵」以後，接連產生不少的偉大作品。

永遠不滅的記憶：

這幅最著名的超現實派的繪畫，為薩利 (Salvador Dalí) 氏一九三一年的作品，紐約現代藝術陳列館從一位匿名的贈與者手裡買來的，價值約一千美金，在去年的夏季裏，有一次當薩利正在演說的時候，一位穿著深色水龍的倫敦聽講者，指着他說：「他……潛入了人們的靈魂深處！」

超現實主義的  
房屋：

瓦泰爾瑞 (Emilio Terry) 設計，這屋子的模型具有最摩登的建築形式，也是展覽於近代陳列館超現實派的建築部的一件。泰氏於四十六年前生於巴黎，這屋型為石膏作成的模型，高三十三英寸，名曰「蝸牛屋」可以把一切的房子都包括在這座建築裡，像這樣的超現實建築，現在已經造成兩所為人民的住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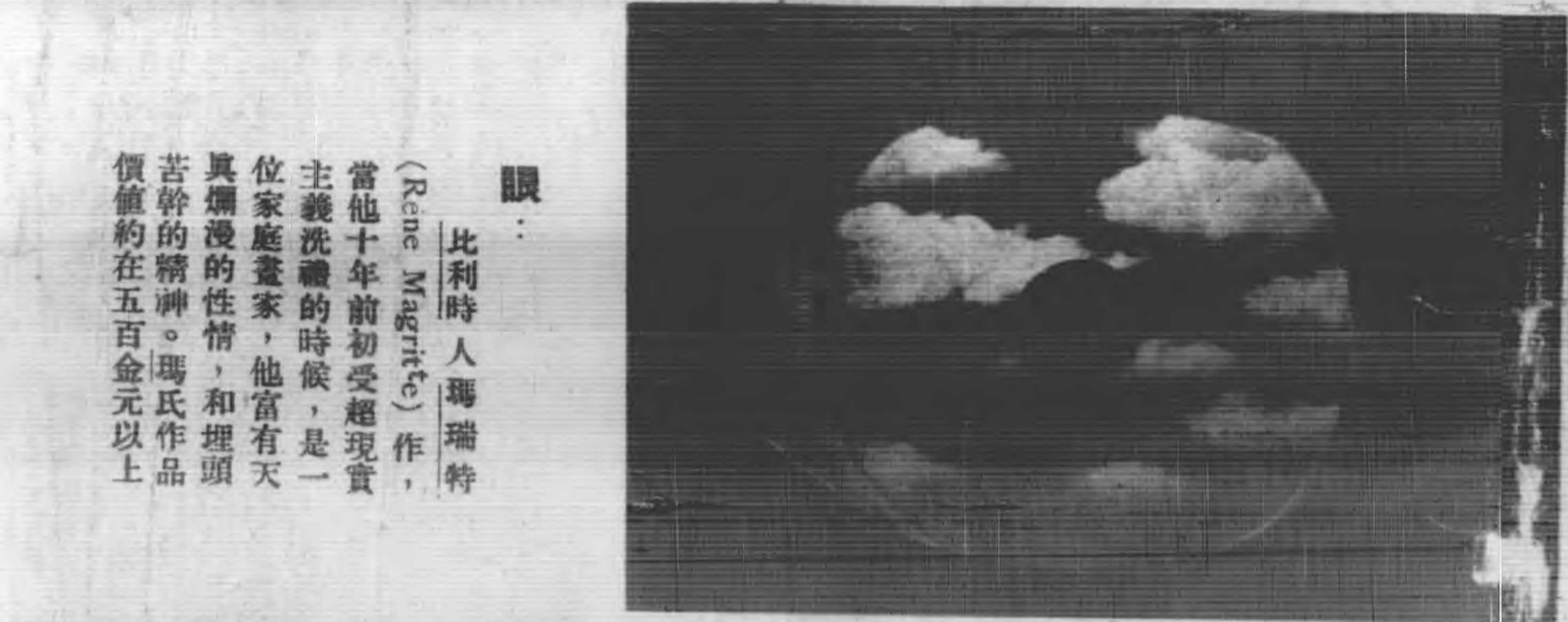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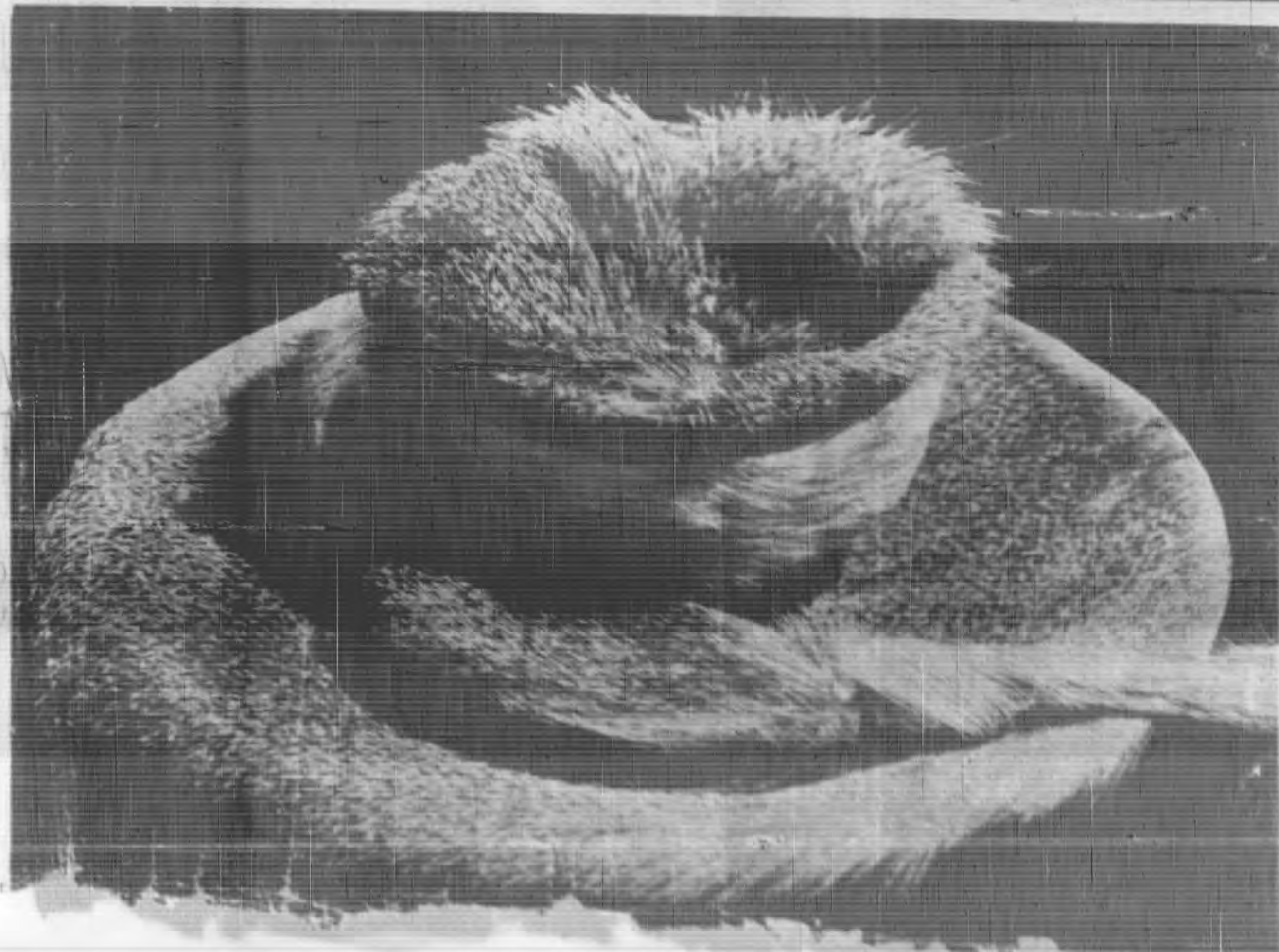
眼：

比利時人瑪瑞特 (Rene Magritte) 作，

當他十年前初受超現實主義洗禮的時候，是一位家庭畫家，他富有天真爛漫的性情，和埋頭苦幹的精神。瑪氏作品價值約在五百金元以上

超現實主義的茶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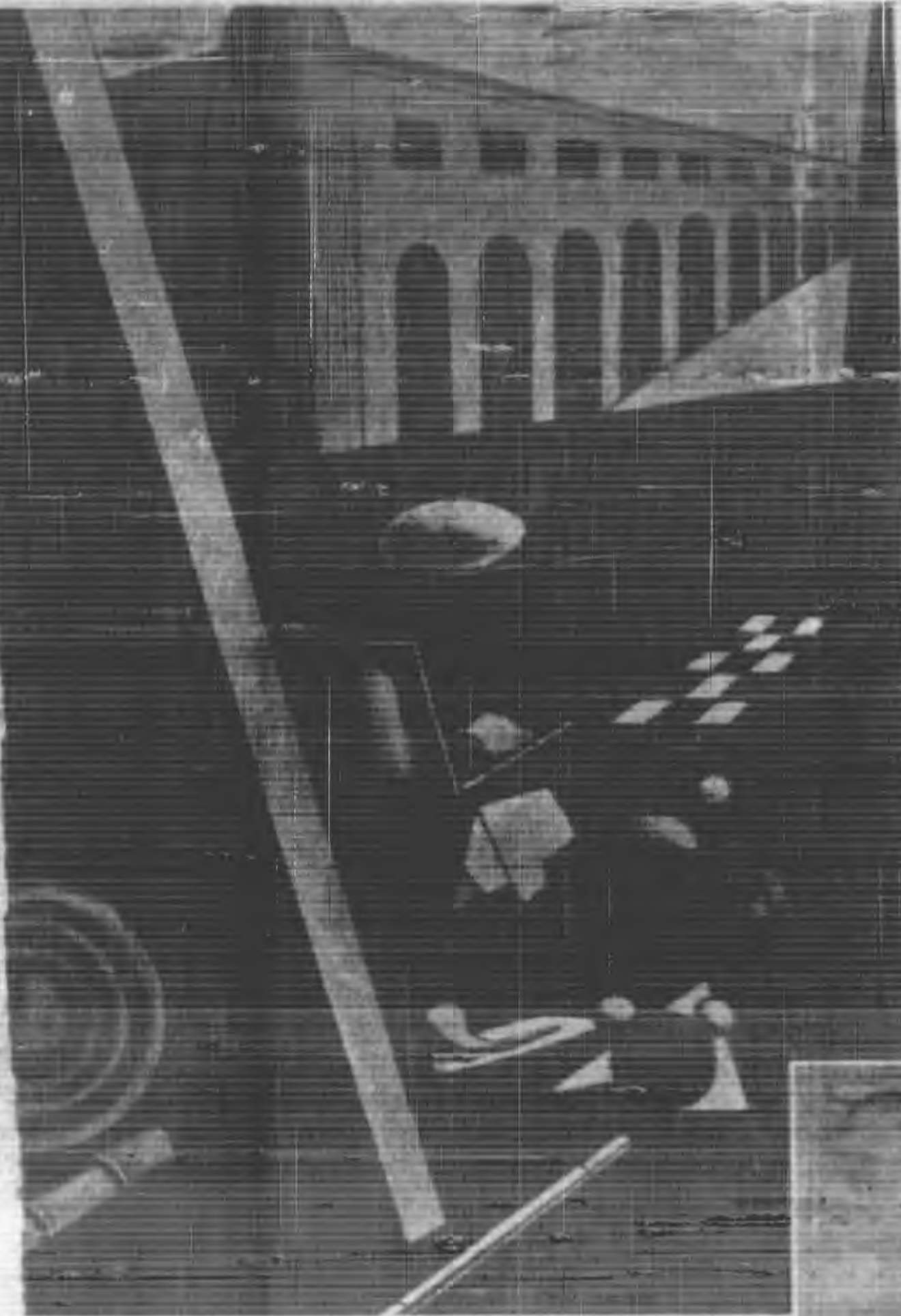
這也是一件超現實派的藝術，展覽於近代藝術陳列館內，是一位比利時人瑪瑞特 (Rene Magritte) 所設計，是用玻璃和皮製成的，並且還設計了許多皮製成的帽子和手錶一類的東西，以及衣袖上繫着門環象徵的摩登的衣服。



# 超現實主義之由來

譯詔

以下的兩句話，是對於超現實主義扶要的解釋：  
 當你懶洋洋的在電話拍紙本上隨意亂寫的時候……  
 ……你正在沉入無理智的潛在意識的思想中，那就是超現實主義的基礎。  
 超現實主義猶如普通人的夢境，並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超現實派作家們的目的，是將那些無理智的思想和潛在意識的情緒，表現在散文，詩歌，或繪畫上，這種運動是在一九一七年首倡於巴黎，在一九二四年被風行一時的戰爭藝術代替了，在這個時期中，一切精神文明的產物都壓的拍不起頭來，同年，超現實主義的領袖布瑞吞 (Andre Bre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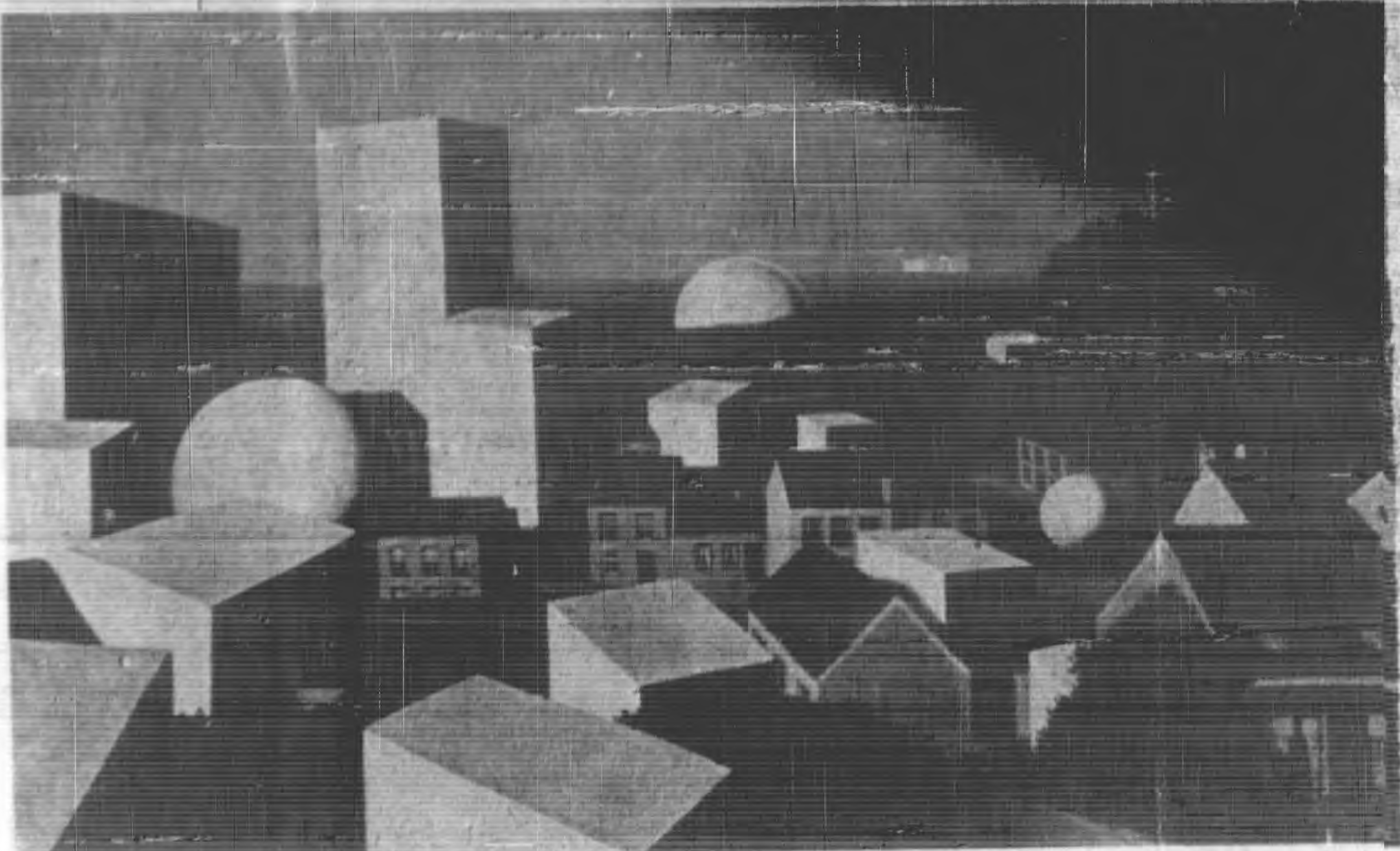


房  
 人柴瑞克 (Giorgio de Chirico) 所  
 飾是他的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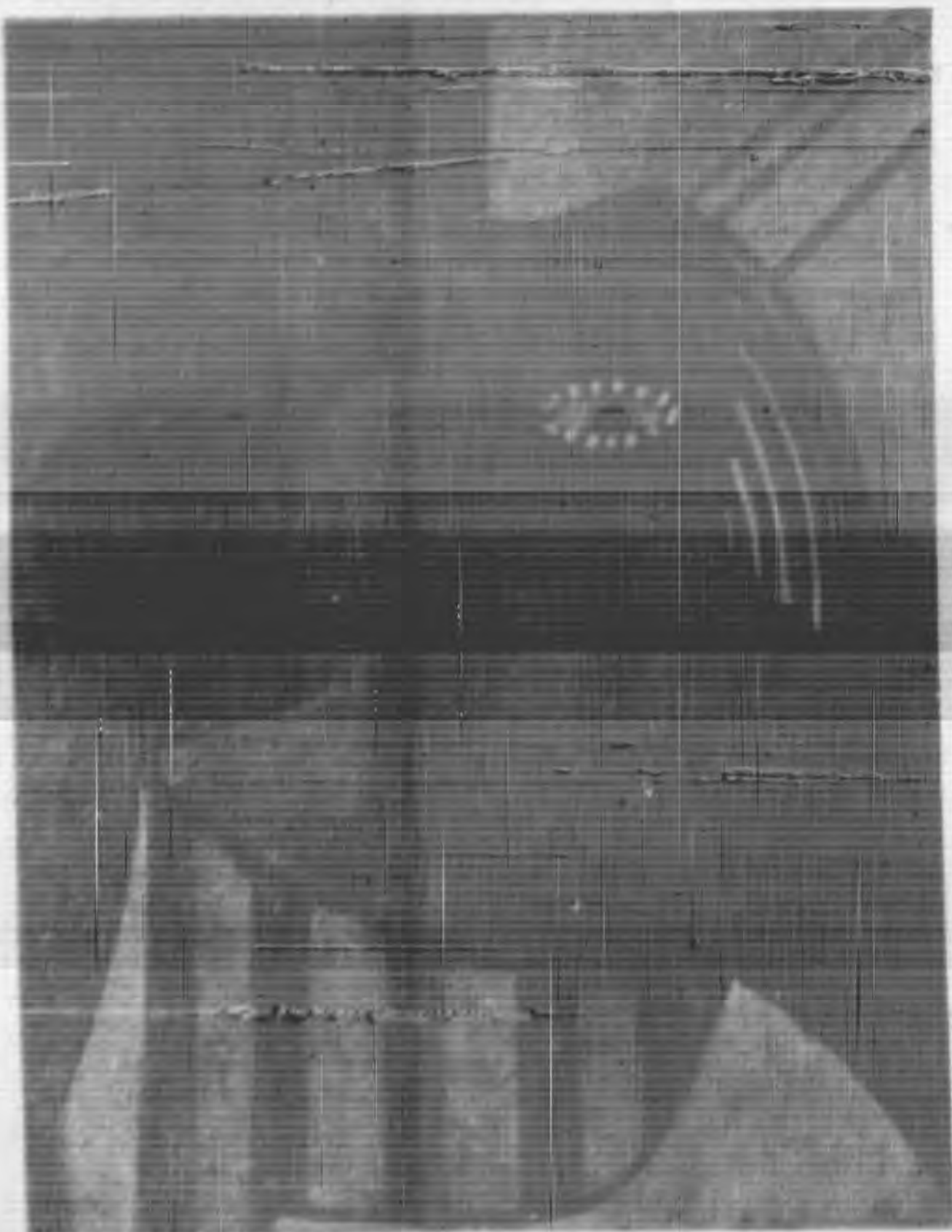


象：  
 德國愛爾斯特 (Max Ernst) 作，愛氏為畢加索的門人，達利的先驅者。

發出他第一次的宣言攻擊唯理主義和陳腐破碎不正確超現實主義者的革命雜誌，這時真正的超現實主義在巴黎才露出頭角來，並且第一次超現實主義畫展在一九二五年舉行了，但是不能引起大眾的注意，就是在一般批評家的心目中，也沒有得到一點擾動，在這以後的四年中，超現實主義的內部又受了意見不合的創傷，但當一九二九年布瑞吞發出他第二次宣言以後，關於初期的實驗和研究，就風行一時了，當時的一般藝術家都集中於超現實主義的運動上，如果加索 (Picasso) 柴瑞克 (De Chirico)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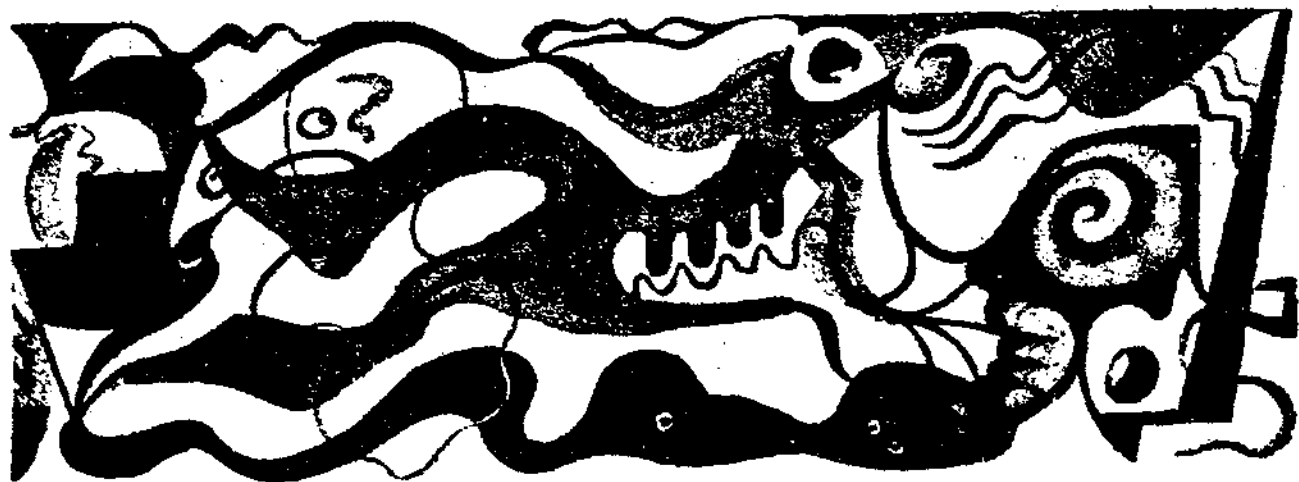
精神的結石：(下面)  
 為瑪瑞特所作 (見×「眼」) 這篇作品是基於法蘭西人賽尚 (Paul Cezanne) 的名言：一切的事物都可以作幾何描寫一語而作的，瑪瑞特是用寫實的方法來傳達思想的第一人。  
 在「精神的結石」上，猶如我們的眼由右方向左方轉動一樣，超現實畫家瑪瑞特的屋和樹漸漸的消滅在抽象形體與六面體的調和裏。



睡在靠椅上的婦人：  
 這幅傑作價值一萬美金，因為這是著名的畫家畢加索 (Pablo Picasso) 一九二七年的作品，畢氏的作風雖然被許多後進藝術家的效倣，但他並不是直接的超現實主義者。



活動之伽伯林 (Kabyline)：  
 伽伯林的含義是非現實特徵的描寫，關於這一類的繪畫是常常體現在奧國的青年畫家佈羅諾 (Victor Brauner) 的許多作品裡，此幅作於一九三三年，他的作風是受了根本政治的影響，並沒有把擾動大眾的超現實主義最高的藝術。



## 春潮

雲 將

我接到何君的電話，愕然思索了半晌，終於決定回家了。我到山口主筆那邊去跟他請假的時候，他那短鬚布滿的小臉上，已閃着兩個又像責備，又像憐憫，又像憤怒，又像同情，把那五花十色的眼光，盯了我一瞬，慢慢慢的帶些警戒似的口調用日本話說：

「好，回去吧，但是你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我知道他問的意思。社裏瀰出一種緊張的空氣，同事們的視線都放到我的身上來，我也知道他們注意着我，我努力裝做鎮靜的態度也用日本話回答他：

「是的有很重要的事，我得馬上回去……」

他還似不放心的樣子，把眼蓋眨一眨，頭傾一傾，然後吞吞吐吐的又問：

「跟那個記事沒有關係吧……」

我聽見這句話，的確猜中了他關心的事情，勉強撇出一個笑聲說：

「沒有沒有，那個事情我不怕，中央政府我尚且不怕，我怕什麼回教徒！」

他忽然露出張慌和焦急的神情，把額上額光的地方拿手帕擦一擦，先用上海話說：

「不是怕與不怕的問題……」

又再用日本話放低聲音說：

「那個事情啊，我怕你買人家的怨……」

「不能不能！」

我鼓着活潑壯氣的聲音笑了一笑說：

「我為正義人道什麼也不怕，如果咱們報館受連累的話，那末我以我的生命來抵償……」

他聽我這幾句話表示有些不高興，攔住我的話說：

「你還不理解我的話：我有點婆心：好吧，你趕緊回去吧。」

我跟他點點頭，回到自己的座位，把那天的稿子都交給對座的李君，李君接過手，便以驚訝的表情，



帶出很重的閩侯口音，用北京話問：

「你的顏色很不好，有什麼事嗎？」

這時候，我的心悚悸得非常利害，雖然不算是真正的害怕，却惴惴然若受一種莫明其妙的衝動，恨不能立刻飛到家裏去看將要發生的事情，所以連答人家的話，也覺得厭煩，我默然離開座位說：

「沒有什麼」

又向大家說：

「希望明天再見」。

這句話我自己以為意味深長，而且很悲壯，可是我仍不顧着話的反應如何，倉皇下了樓梯，就雇了一輛洋車沿東武昌路，過蘇州河，經公共租界去了。我覺得滿街的燈光都與平常不大一樣，今天特別淒涼，暗淡，有時候還帶着嘲笑和悲憤。披光帶影熙熙攘攘的人們，都似乎橫屍走肉在着滾滾來滾去。我忽想起倫敦濃霧之夜，莫斯科嚴寒之景，如夢如醒的穿過了幾條馬路。每觸一個景我的腦膜便像銀幕一般，映出最近發生的種種事像來。

前天黃昏，在社裏見着主筆的那一幕，在我的一生也算是值得紀念的一個記憶——這一天主筆比平日早來了幾個鐘頭，我照例六點上班的時候，他已經到報館等候我，他看我剛從梯子透閃出來，便大聲的喚我：

「章君來來！」

我還未到他那邊，明明看見他抑着憤怒的聲調，半讓半責說：

「那篇排擊回教徒的記事，是你寫的吧？」

我點頭道是，他抓起手帕擦一擦額頭上的汗珠，搖一搖頭，結巴巴的嚷着說：

「你真真胡塗，真的胡塗，你你知道回教徒的利害吧，他們襲擊○○書店，要求革職會仲鳴，並要求政府謝罪，你爲什麼偏要再惹惹禍端呢。」

我也早豫料到這個事情，以爲既然敢排除社裏的反對，登出那段記事，自然便有相當的覺悟，我泰然自若的說：

「是，我知道，很對不起，但是我的良心令我寫那段記事，我憤慨，憤慨在這文明的社會還有那種亂暴的行爲，我痛恨政府的無能，各報都不敢得罪他們，我偏要筆誅他們。」

「筆誅？」

他很不滿意的搖一搖他那短小的身材，撿起筆俯首胡寫了幾個字，沉默一會兒又舉起頭說：

「沒有價值的筆誅，何必做呢。」

聽到這句話，我不覺拉開主筆桌子前的椅子坐下去，凝視他滿腮顫抖着的一根一根剛露出來的短鬚，我憤恨的答：

「哦，沒有價值的筆誅？那末咱們要倒蔣的事情也算沒有價值嗎？」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一邊是社會問題，一邊是政治問題。」主筆說完了後，急忙忙的抽出一支烟點上火，深深的吸了一口，似乎還要往下說什麼的樣子，我乘間搶過來駁道：

「那是狹義的解說法，我以為這個事情無疑的是純粹的政治問題，他們何以說回教主是豬八戒的再世，所以回教徒不吃豬肉，這我可不知道，但是他們回教徒的反抗和暴動是一種有思想的行爲和有政治意識的示威，所以可算是政治問題。」

「反正，你知道咱們的報帶有什麼使命吧。」

他連連吸了幾口烟，這樣問我，我回憶中田社長同我說的話應答他：

「知道，咱們的報是要打倒反革命，承繼孫總理的精神，擁護純正的革命。」

他看我沒有反悔的意思，再應酬了幾句話，便悻悻的說：

「好吧，我不是反對你的記事，我祇怕惹事而已，請勿怪我。」

「豈敢豈敢，如果我說的話有過火的地方還請你原諒。」

我說完了結句，知道無庸多說，便告退了。爲這事我雖然掛意了一兩天，可是也幾乎要忘了。今天突然被主筆一提，復喚起了新的記憶，斷斷續續的映寫出來，於恍恍惚惚之間竟到法租界大鐘樓邊

的車站了。在這裡坐換電車，車裏雖然人不多，却感覺腦筋異常沉重鬱悶，我找到一個座位，向左右望望沒有那個人，復瞑目思索着何君給我打電話的內容——他叫我不要回家，說這幾天有萬分的危險——我問他因為什麼事，他說——那個女人給我來了一張信，信內說是有人帶手槍要殺死我，叫我要留神。

電話說得很急，很恐怖，於最後又添一句說——在電話不能多說也不敢多說，最好絕對不回家。

固然我做的事情很有被殺的可能，但是我不能不回家，無論早晚總要回家一趟。既要回家，與其僥倖回避，還不如勇往直前的痛快。況且回避不一定不死，回家也不一定死，倒是回家看一看信的內容，早解決這個謎猜好。我覺得像一個出征兵，在着赴戰場去。

電車到徐家匯終點的時候，嘩嘩剝剝的忽然下起雨了。乾燥的地面被雨一打，塵土氣隨着撲上鼻來，令人微覺呼吸窒塞不大爽快，我脫下草帽藏於洋服的上衣下，頭髮任風雨飄淋，趕步趨入G里內的衙衛，轉兩三個灣就到我的家了。我住的是靠近中國地界的一個後樓。

我看書桌上沒有信，便打開抽屜找，但是仍找不到什麼新來信。掛在壁上的衣服，床上，地板，到處找了一個多鐘頭，終於全身都疲乏了。我一面急，一面氣，急的是找不到信，氣的是解不了謎。

結果，我坐於書桌前休息了一會兒，暗聽周圍的動靜。我雖然知道窓下無可逃脫的路，然而我還照例詳細探望到外邊去，重新喚起臨到最後關頭的設想。

這個房子離中國界很近，按例中國警察雖然不能帶槍入租界，但是在這咫尺之地，容易暗藏携入，被殺的可能是很充足的。我呆望了窓外雨和漸昏闇的光線，生起一種反射的動作，將桌子上的鏡子移到自己的面前照了一照。那鏡裏的我的顏色是蒼白的，小額邊流出一遍的汗珠，深凹的眼眶更凹了下去，隆起的兩額骨挾着一副大鼻，除臉上散布着如星似的黑點子外，稍屬圓形的面龐並無何等的特長。回想那人，身材粗大，相貌魁梧，像是個典型的山東人，我因為祇恍惚瞥見過一兩次，所以看的不大清楚，但是大體的手采當然比我富有男性

美，而且強得多，我是一個懦弱的書生，為什麼她老要跟我，強愛我，這是很叫我不解的。聽說他是第五區的警察隊長，正式的頭銜和地位我都不甚明瞭，不過他一個禮拜來她住的那個前樓一兩次，來了一會兒不知道壞了什麼事，便使氣似的踐踏着地板下樓而去，這都是極尋常的事。

我聽不見什麼動靜，又找不到她新送來的信，我再拉開抽屜，把裏頭所有的信都拉出桌子上來，想要整理一下，忽想起房門還沒有關，回轉身去鎖了門又回來，漠然的胡思亂想一下，暫擱下整理信的事，先寫了一張遺書，內容大意是——朋友們，請你們譏笑我為情死了。你們痛罵我吧。我的死是絲毫沒有價值的，我慚愧，我懺悔，我不能瞑目，因為我不願意為情死的，我願意獻身於國家民族，但是結果我為情殞命了。我恨她，恨她強愛我，強奪我的童貞。我恨我自己，恨我缺乏勇氣，不機智，朋友們，我宣誓我最後的一句話，「我的確不愛她！」

我在這遺書表明我的思想和態度，我寫完後，便開始整理她的信了。信件一共有五十餘封，按日子算來，每天平均三封，她這樣熱心寫信給我，也可算篤於情，勤於寫了。起頭另外還有兩封，却因為我不曉得來由，所以都扔掉了。

有一天我照例回家的時候，已經快十二點了。我感覺非常疲倦，靠着兩隻腿一步一步蹭到樓上，便從衣袋裏摸出鑰匙想要打開門，不知道怎的這次却穿不着鎖孔，弄了半天，仔細一看，才明白那鎖孔塞着一小紙捲兒。我以為這是小孩或是誰的作孽，不甚介意，便把它扔掉。後來，我怪它捲得太規矩，又撿起來，拿到電燈下去展開一看，裏面鉛筆寫了幾行不甚齊整的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正需要有為的人材，你如果是有的青年，不該成天價遲起晚回過那鴉片生活」

我看完後，不覺發出了一個微笑，想這也太恰巧，好像給我服對症的藥，但是我依然想是偶然的事，置之於度外。

第二天晚上，一樣又擲出一個紙捲兒，這次寫的是「休矣，不能起中國之衰歟，休矣，不能醒青年之迷歟，錦綉山河今欲破，不堪回首是青年」，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幾回，覺得有點討厭，使勁的又把它往窗外扔出去了。

第三天，事情越發奇了。這次竟用信口以按釘貼在我的房門上，內容寫「送給你兩次的信，大概都已經接到了吧，你作何感想呢，我並不是跟你開玩笑，我因為崇拜你，仰慕你，所以才敢冒昧寫那樣的信，請你原諒吧。」

這張信無疑的是要給我，同時連上二次的信也都表示是同一人來的，但是發信人是誰，為什麼寫這樣的信還是莫明其妙。

第四天晚上，我發見了事情跟從前不同，這次竟在門上貼了一張紅格紙，墨跡還淋漓的寫着一對不甚通的聯「一束生菊願做翼良，十年寒窗不讓森伯」。

這對聯竟把我的名字別號都託出來了，翼良是我的名，森伯是我的號。我想了很久仍想不出什麼一回事，淋漓的墨跡表明是剛寫的字。那末這座房裏誰認識字呢，房東是做豆腐的，我知道他和太太都不認字。其餘有誰呢，我一個也不認識，這旁邊又沒有朋友住在這裏，假如是朋友寫的，那末他們寫這些話有什麼意思，就是開玩笑，那也未免太無聊，而且太費工夫了。

次日我要上班的時候，也在門上留了一張質問發信人的信。及至回家，門上已有回信了。字迹很潦草，內容謂「你的信我已經詳細拜誦了，你希望我表示姓名，可是怎好意思表示，因為我是一個深閨的弱女。你問我何故刁難，但我並沒有意刁難你，你以為我給你開玩笑，那是太誤會了，我很尊敬你，看你義氣千雲，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會解人的患難，如果你肯同情我的話，那末我願意把我的苦衷告訴你，請你救一條可憐的薄命，未審尊意如何，我現在處於千鈞一髮的危急之下，惴惴待救，書不盡言，希望你給我一個好音，七月十六日，無名女上。」

我還沒看完信，便覺得心扉志志鼓動的利害。

一個深閨弱女！

萬分危急！

惴惴待救！

這些字句像閃在銀幕上的「特寫」旋轉着。女子，是什麼女子？危急，是什麼危急？救，是有什麼救法？現在碰着的這個事情，到底是夢抑是真？我懷疑着，幻想着。上海雖然是一個天堂和地獄混合的社會，難道這種都市常會發生這種的怪事，可是我住在上海好幾年却還沒聽過和遭遇過這樣的事態。

我想我像是戲劇上的一個脚色，小說上的主人翁，被人家當着一個好英雄。我於熱血沸騰之下，出了滿身汗，給她寫了一張回信，照樣貼於門上。

晚上回家，果然回信來了。這次寫得很簡單祇寫了一行說「請你今夜房門別鎖，自當趨訪面叙一切。」

怪，從什麼來的呢？我先畫一個疑問記號於腦裏思索着，把那張信擲於桌上，想要寬衣，忽又將脫下來的上衣穿回去，坐於床沿沉吟了一會兒，才站起來復踱到窓邊去坐。我看手表還沒到十一點，我知道比平常早一個鐘頭回來。天氣仍然悶熱，荷荷聽見有小擔子叫賣，對面的各窗戶一個一個消滅了燈火，也許為要睡覺，也許為要乘涼吧。我在思索這個女人，到底她是誰，住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深閨的弱女，是小姐呢，婦人呢？如果她住在外面呢，那麼怎樣會隨便跟我通信，住在裏面呢，怎麼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難道是房東的太太，那末她怎麼忽然會寫字起來了。她是天天出門街街的潑婦，怎麼說他是深閨的弱女，她比她的丈夫猛而且悍，怎麼會發生什麼危急。

我越想越亂，終於無法想出什麼來。正在無聊的時候，忽聽見房門微響一聲，彷彿有人進來的樣子，我猛回頭一看，有一個人冉冉在背後，是一位三十歲光景的婦人。她沒有穿長袍，祇穿着一身素白的短衣袴，好像是舊刺裏的一個苦旦，她看我翻過去，便很慇懃的行了一個禮，肅然站住不動，也沒說一句話。我急站起來，挪一個椅子讓她

坐，勸她好幾次她才坐下了。她的姿態似有帶一點妖氣，頭髮沒有燙，長垂到肩上，一副鵝卵形的臉兒，鎖着兩條不長不短的愁眉，嘴目鼻很端正，顏色異常蒼白，身材普通，腳上穿着一雙尖小的平底鞋，證明她是經過過的。

我一時想不出話頭來，照例問她：

「貴姓？」

她蒼白的臉上漲起一陣的粉紅色，躊躇了半晌，好像蚊聲低哼了一下，停了一會兒自己又再提高一點的聲音說：

「我叫……英蘭……」

我看她似乎還要說什麼的樣子，祇默然等着她說：

「章先生會說北京話吧？」

我答：

「不大懂，會說一點兒；我剛才聽不見貴姓……」

她低下頭，把兩手放於膝上，似乎不願意答應的神情，我祇得轉個話說：

「你寫給我的信，我都看見了，你現有什麼困難的事情麼？」

「是的，我想請教您一點事……」

「豈敢，什麼事？」

她好像怕我的聲音太高，故意把自己的聲音低下來，幾幾乎聽不見，接着又似乎不敢說話的樣子表出恐怖的神情，桌上的鐘迫近十二點了，四邊的空氣愈寂寞，何處咳嗽的聲音帶着衝衝的雜音破了我屋裏的沉默，我不耐煩的再問：

「您有什麼事，請您說吧。」

她被我這一催，不覺汪汪的流出淚來，由大襟邊抽出一條純白的手絹，把眼腫擦一擦，喘了一口氣，然後如泣如訴的說出她是天津人，她的祖母是一位很著名的節婦，黎元洪也會給她題了一個節孝牌，她的哥哥在牛莊當一什麼銀行的行長。她說了一段，好像怕我聽不懂，聲音雖然低，却用很嘹亮的北京音一句一句說的很清楚，說了又問我懂不懂，我說懂了，她纔放心的復問我：

「何應欽您認識麼？」

我说不認識，她坦然又說：

「何應欽是我的舅舅。」

「她是你的舅舅？」

「是的，他是我的母親的兄弟。」

她好像不管我被嚇了一跳，也沒有什麼得意的態度，裝若無甚事的說：

「三四年前我的哥哥帶我到上海來，他有一個日本朋友叫原田，在××廠做事，他就介紹我到那邊去當刺繡教員，直到這次的事變，都沒有什麼事，祇是那裡有個日人叫黑本很討厭，他常要跟我開玩笑，我每以正容拒絕他，他就怨恨我了，及至事變發生，恰巧由一大使館送來的公文書說丟了，那個黑本就誣賴我偷的，想要給我報仇，因為事變中那裡都沒有中國人，我便受嫌疑而被抓到一個地方去了，跟我關在一塊的有五洲大藥房的經理和幾位衣冠不錯的中國人，我們看每天有些人被帶出去沒有回來，我們就知道事情不好了，大家都起了恐怖，有一天五洲藥房的經理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在警察局做隊長，要給他保出去，我聽了這個話也託他斡旋，他答應了，隔了一天他果然被保出去了，又經過了一兩天那個隊長也來見我，他詳細問我的身世，末後提出一個條件，說如果我肯答應和他結婚，他纔願意給我保證，起初我抵死不肯答應，後來我想死在那裡，也是不白之冤，不如權且答應他，等到脫離了危險後再作道理……」

她談到這裡，忽然停頓一下，似乎窺探我有沒有注意她的話，我裝做很熱心的態度，傾着耳聽，其實我覺得她說的話太像小說，不敢遽爾置信，她又接下說：

「我將我所有的錢都交給他做運動費，沒有幾天我也被他保出來了，起初我們是住在大世界的後面，那邊我覺得出入的人太多不便逃走，所以我要求她搬家，纔搬到這裡來，我看這裡容易逃走，我就計劃要走了，沒有幾天，他好像猜出我的意思，便加緊監視我的行動，所以到現在還沒有逃走的机会……」

我點一點頭表示肯定她的話，然後問：

「他常來這裡麼？」

「不，一個禮拜來一兩趟。」

「那末爲什麼走不了呢？」

「是……走不了，因爲我現在一點東西也沒有，我的衣服他都給  
我拿走了，他一步也不讓我出門，他吓我，說我一動，便要打死我，  
你看，他祇留給我像這樣的兩套短衣服而已。」

「他在公安局做什麼事？」

「他自己說是第三區第五隊的隊長。」

「那末你爲什麼不寫信給你的母舅——何應欽呢？」

「嗚呀，叫誰寄去呢，我現在也沒有面子寫信給他了，昨天我想  
寫一張信給我的哥哥，挨了一頓很利害的打，今天他突然又來，搜查  
我所有的東西，連筆，紙，硯台都拿走了，你說他凶不凶，往後我如  
果要寫信給你的時候，便不能再相信紙和筆了。」

「那末我有什麼方法救出你呢，如果用錢可以幫忙辦得到的話……」

「不，錢我有，這個事情並不是錢得以解決的。」

她忽地看一看桌上的鐘說：

「章先生時候不早了，明天見吧。」

我連忙回答她，她惶惶站起來，便旋踵蹣跚手的騙回去了。這  
樣過去的謎解決了，却又來了一個新的問題。我看她去後，隨手解開  
領帶，脫了衣服，躺在床上；將她所說的話一一加以檢討和想像，終  
于得不了什麼結論，展轉反側不能成寐，直到窗外有點微白的時候，  
纔睡着了。

次晚，我纔到家她就來了。這回沒有說什麼話，她帶來了幾本世  
家譜給我看，我知道這是要證明她家世的潔白，果然家譜裏頭有黎  
元洪，徐世昌等人的題字。我看完了後，她說：

「我拿幾張相片給你看看。」

我也有點好奇心，便答應了她，她回去一會兒抱了一大堆的像片  
來，也有裝在鏡框的，也有貼在紙板的，也有單片的，她一一給我說

明誰是她的什麼人，她指一張穿西服單照的一個人說是她的哥哥，我  
詳細一看，那個人坐在交椅形的沙發，丰采不甚揚，也許是在鄉下照  
相館照的東西吧，她又指一黃木鏡框說那個人就是何應欽，我隨即拿  
到電燈下去看，可是一點也不像，那個人是穿長馬褂，戴尖網巾，差  
不多三十多來歲的光景，鬚鬍子很瘦削，下脣很尖，我說：

「就是他麼，一點也不像。」

的她從容答道：

「是麼，我也好久沒見了，也許跟現在不怎麼像，但是他年青時  
候就是這樣……」

其實除在報紙或像片外，我也未曾見過何應欽，我含糊肯定她的  
話，隨着故意打了一個呵欠，她許是知道我的意思便說：

「時候不早了，章先生明天見吧。」

她起身收拾像片，我也跟她幫忙，我俯首下去的時候，她在我的耳  
邊低聲說：

「章先生請您以後可別關門了，就是您不在我也可以替您照顧，  
您可放心。」

她不等我回話，抱起那堆像片再冉的回去了。

翌晚，她給我來了一張信，大意好像說：

「我請你不用鎖門，你爲什麼還是鎖着，難道你不相信我嗎，你  
怕我偷東西嗎，還是怕人家闖進去呢，我以爲你是一個大器宇的人  
物，究竟還是我看錯了，你已然不敢信我，我也不敢再叨擾您了。祝  
你康健。」

因爲字是用鉛筆寫的很草率，紙又很縹，我看得不大清楚。我覺  
得很不高興，她何必管到我的門來，我雖然不怕丟東西，却怕人家來  
搜出我的秘密，因爲那個時期，我正布筆陣在反蔣，南京政府也很注  
意我，所以我的屋子不讓人隨便進去的。

我反蔣的意思是反對他的主義，我相信先有國家民族然後有主  
義，主義是建築在國家民族的裏面，而不是在它的上下層，我主張須  
要以國家的得失爲得失，利害爲利害，祇有國家民族可以爲主義的標

準，絕對不能拿主義來作國家民族的標準。

我抱定這個主義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去批評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以我的敵人很多，因此我祇得去匿在一家日人經營的報館，肆意去攻擊當時的政治行政。

她不解我的立場，却曲解我是怕她偷東西，我不得已寫了一張胡塗分辯的信給她，從此我就祇緊閉抽屜而不再鎖門了。

自我不鎖門以後，我的屋子遽然一新了，不但桌子上排得很整齊，就是牀鋪地板都洒得很乾淨了。有時候桌上還放些點心和水果。這些事情都給我非常難過和不安。我無法拒絕，祇得取消極的方法，凡所送來的東西都執意不吃，也不接受了。

想起從前這經過的事情，我一面整理書信，一面懊惱，我恨她爲什麼強愛我，爲什麼強奪我的童貞，爲什麼我沒有勇氣拒絕她，保守二十八年的這封建思想美的童貞，我爲什麼祇在一念之差，便輕輕的放掉了？我的人生，我的主義，都爲此而轉變了。我過去美滿如夢的幻想，熱烈如虹的野望，于今破碎消滅了，于今都變成現實了。我想把她寄來的情書都付之一炬。我再想她怎麼會奪去了我的抵抗力，我想要根究這原因。

有一天特別悶熱的夜晚，在我睡覺之後，她竟推門進來了。我於迷濛的夢裏聽見門響，嚇了一跳，推開被單驟然起來，就將牀頭的電門扭開了；這個動作一定急得很可笑，我慌問她：

「你有什麼事麼？」

「沒有，因爲好幾天沒有見你了，所以特來看看你，你好麼。」她似乎很安靜的樣子。

我看她的態度，自己也覺得有點慚愧。我因爲穿着短褲子，忙把被單蓋過來不敢下牀，她的視線隨着我的動作移動，帶着一種痴笑，徐徐地迫近我的牀邊。我未曾見過女人的那種表情，也未曾聞過那種刺鼻的味兒，這也許是女人在最神秘的時候發出的氣氛吧。我在這時候纔知道人類還有比語言更巧妙的表現法。她痴痴的瞧我半刻，舍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笑容問道：

「章先生怎麼了，顏色很不好。」

我忙道：

「噢，我病了，我頭痛。」

「噢，頭痛麼，那末叫人請大夫去好不好？我在這裡看護您……」

她似乎要藉這個機會靠近我的牀，我忙用手揮一揮說：

「不不不，我不過累一點而已，休息休息就好了。我想要休息。」她聽了我的話，收起他那痴狀的眼光，忽又表出一種慈愛的顏色說：

「是麼，那末請您休息吧。」

她說完後，轉過身，悄悄的回去了。我呆望她的背影，不覺嘆了一口氣，於是放心睡覺了。

自是，她看見我一回家隨後就進到屋裏來，談些逃走的方法，或中訴那個隊長的種種行爲，然後照例好好的回去。有一次她稍晚來一點，我便把門鎖上了。這好像給她一個很大的刺激，隔日她隨即寫信責備我，說她並不是要偷我，也不是沒廉恥的娼妓，爲什麼鎖門怕她，羅列了一大套的囑辭。

但是後來我借一個機會跟她辯明之後，彼此又恢復感情了。

恰巧又是一天夏雨淋漓的深更，我終于丟掉我潔白的身軀了。我恨我不是女人能够喊救。我雖然在心裏呼喊着「不行不行！」的話，終于喊不出口來，我的腦海像天崩地裂的被她吸入胡蘆裏了。我不像女人的哭泣，我祇有反悔和懊惱的怒火燃燒我的心。我會徬徨於死線，會適過劊子手的刀槍，住過幾年的監獄生活，但是我終于未曾屈服過，這次竟屈膝於石榴裙下了。

我不忍寫我丟掉純潔的那個場面。我失掉了純潔童貞而所得來的是女人的神秘。我現在已經不信女人有什麼神秘，也不信世界和宇宙有什麼神秘了，我現在知道神秘是不懂什麼的人的迷信而已。

我回憶這洗不掉的恨事，挽回的過去，猛省到何君打電話給我的那張信還沒找出來，我又慎重仔細底點檢信件，結局還是沒有找到，最後找出一張四五日前她給我的信，內容是這樣——

「最後的日子快到了，我今天帶了手槍來，問我爲什麼不聽他的話，他說你如果不知道我的利害，我便要下手給你看，我現在恐怖得很，但是我愛你，我死無恨，書不盡言。」

九月七日

蘭上

我把這張信看過數回之後，我想像何君一定把這張信看錯了。這信裏的「你」除「我愛你」一句外都是說英蘭並不是指我，他大概把這個「你」誤會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我忽想起韋應物的濠州西澗低吟一下，回頭點檢了屋裏所有的東西，我遂決定應走的出路了。

## 鴻門之宴

· 民 惠 ·



太陽才從東方爬出來，就帶着那麼一臉煞氣。朔風挾着微細的沙礫捲來，向東南方吹去，枯黃了的草木在關中地方更顯着牠們蕭條的可憐了。霸上西邊底河水，已經結了厚冰。在這滿地冰霜的北風下，沿岸跑來一隊軍馬。中間簇擁着一輛軍車，黃色的車圍更顯着堂皇富麗了，上邊飄揚着些五光十色的旗幟。在車的前面跑着四匹高頭大馬，上邊坐着四個勇毅的武將，魁梧的氣蓋，令人望而生畏，車左車右跨着兩個人，誰都能看出來是一個謀臣一個武士。

這隊車騎是沛公劉邦率領着從霸上出發到鴻門謝罪的。雖然全預料到這個宴會是非常的凶險，但各個人的面上都充滿着勇氣。尤其是樊噲，持盾坐在車旁，瞪圓了兩眼，帶出那麼一臉如臨大敵的神色。

「子房！我們這次赴會，恐怕很危險吧？」坐在車裡的沛公總覺着不安，聲音顫抖着問張良。

「沒有什麼，項羽為人忠厚，而且還有項伯從中爲力，我想一定會平安無事！」他這話不過是安慰沛公罷了，其實一點把握也沒有，今天的赴會他又把博浪沙對付始皇帝的精神拿出來了，所以態度十二分的自然。

「唉！但願如此！」沛公長吁了一口氣。

車騎不停的向前進發，遠處地就看見楚營的帳棚了。在附近的曠地上，排着一隊隊的軍士，他們拿着鮮明的武器，什麼長槍大刀應有盡有，雖說是寒風刺骨的天氣，然而個個都是虎視眈眈地操練着。軍律是那麼嚴整，軍威是那麼敬肅。使沛公見了有點胆戰心寒，要不是事已至此的話，非向後轉不可。

車騎漸移近了楚營，空氣像受了什麼刺激一樣，變得十分緊張了。兩隊士兵很整齊的排立在帳前，當沛公車騎到了之後，由領隊官喊着口號，全都行着軍禮，可是態度還是那麼嚴重，尤其那弓上弦刀出鞘的示威舉動，劉軍見了心裡只打戰，差點沒把車停着。

幾個小武職官，迎上來打了招呼，便引着向中軍帳來。車停在帳外，張良紀信等服侍着沛公下車，項王給得面子不小，派范增項伯代表迎出來。沛公見范增那蒼老的面孔上，呈露着一團殺氣，心裡只打小鼓，勉強寒暄了幾句，便帶張良走進中軍實帳。

軍車從騎和隨從人員，由招待官領到旁帳。樊噲夏侯嬰他們，也都在聚精會神地靜候消息。

項王怒沖沖地坐在帳裡，鐵青的面頰上帶着一番英勇氣概，領下的長鬚飄在胸前，這更增加了他底威嚴。確是有點不怒而威的神氣，旁邊侍立着那幾位侍從武官，連大氣都不敢出。當沛公走進帳來，項王站起相迎，接着哈哈一陣冷笑。這聲浪傳入沛公耳內，真有點發毛，雖然事先早有預備，可是計劃能成事實嗎？無怪他那麼神色張惶了。總算他生有機智，趕緊走上兩步，長揖見禮，很謙恭地說道：

「我和將軍，合力攻秦，將軍戰河北，我戰河南，真沒想到以我弱小的力量，借將軍的威名，竟能先破了秦都。咸陽！。雖然我早到了幾天，可是亡秦的功勞，還是將軍的首位呀！不幸的很，現在有一般小人從中離間我們，真是笑話了。」

「也無怪人說，你的確想叛楚，既破了秦，你爲什麼收降子嬰呢？」項王見沛公虛心下氣的舉動，怒氣也消了點，范增教給難沛公的話，也不能不問問。

「唉！您誤會了！您誤會了。我雖然先到一步，職分名望遠不如將軍哪！收降子嬰不過是從權辦法，究竟怎樣處治，等將軍到了，再商議呀！」張良早料到準拿這件事難沛公，未動身之前早想了答詞，所以沛公並無思縮就說了一套。

「那麼你又弄什麼約法三章呢？」項王聲色俱厲地說。

「我們起兵底目的不是推翻秦底苛政嗎？我底兵入關和將軍底兵入關不是一樣嗎？我們既然推翻了暴秦，自然要安定民心了，這不是約法三章底意義嗎！」

「這麼說你和我沒變心，函谷關加派守兵是什麼意思呢？……哈……」項王底眼珠幾呼爆裂出來，聲音也提高了，說完話又是一陣冷笑。

「加派守兵不過是防備亡秦底餘黨罷了，還能和將軍怎樣呢。如果有意和將軍反對，還敢到此來請罪嗎？哈……哈……」沛公說完，現出一臉假笑來。

「那麼貴軍左司馬曹無傷說的，全是假話嗎！」語氣緩和了，板起的面孔也放了下來。

「搬弄是非的小人們，話就沒真的，這種人可惡極了，設若將軍不這樣寬宏大量，就許弄出笑話來。哈……哈……」沛公見項王底態度不那麼嚴重了，更恭維起來，接着一陣媚笑。

旁邊的范增見開門炮沒難倒沛公，又低下頭盡量地想主意，很不得把腦力全用盡了。

「請坐！請坐！」項王一面讓坐，一面吩咐侍從官擺宴。

那些身軀挺直站着的侍從官們，借這個機會都活動起來，兵士們把預備好了的鷄鴨魚肉，一盤一碗的端上來。究竟項王軍中的勢派，比旁處大得多，軍律一點也不紊亂；端菜的端菜；斟酒的斟酒。站在周圍的衛隊，看來一點都不疲乏，照舊那麼站着，右手持着明亮的刀劍，左手微向前伸，頭上飄動着青緞包巾，更顯得虎視眈眈了。

「來了就得叨擾！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乾一杯吧。哈……」坐在南邊的沛公，舉着酒杯向大家轉了一圈。

「請飲乾第一杯，願大王和沛公的感情，與日並進！哈……」項伯看了看左邊的項羽和右邊的劉邦，一手執杯。一手撫着長鬚，臉上帶着笑容讓着。

「請飲！請飲！」西鄉侍坐的張良，見情形稍緩。心裡的千鈞擔放下了半。額上皺紋也減少了點，舉起酒杯向大家點頭。

范增底臉色更難堪了。察視項王底舉動並沒一點動手的意思。他底心跳動得緊了，屢以眼神示意，可是項王毫沒覺得。他又舉起了身上帶着的那塊半環形的佩玉，示意項王動手，一連舉了三次，可是老項理也沒理，把他氣得臉都黃了，長吁了一口氣，臉上的皺紋攏攏起來多高。

「將軍陪沛公暫飲，我告之便！」范增氣忿忿地說了兩句話，便走出來轉入右邊的議事帳。

「怎麼還沒動手嗎？」坐在帳中預備用武的當陽君沛將軍項莊等。見范增走進，全站起來不約而同地問。

「唉！事情要壞！項王被劉邦那小子花言巧語哄轉啦！總不忍下手，我們將來非作了他小子的俘虜不可！」范增平素那麼拘謹的人，氣得罵開劉邦了。其實連項羽也想罵一頓，不過當着項莊沒好意思罵出來。

「那麼怎麼辦呢？」沛將軍很惋惜地問。

「法子還有一個，不過……」

「有什麼法子呢？」項莊不等范增說完，帶着希望的神色追問。

「你可以借去招待他們底機會，向大王請求舞劍取樂，找空子刺殺劉邦就完啦！」他很決斷地說。



「好計！好計！」大家都歡呼着。  
「就這麼辦！」項莊不加思索，按了按佩在腰間的利劍，向大家點點頭，兇神也似地跑向中軍帳去。

「沛公駕早到了嗎？慢待的很。」項莊進帳先和劉邦打招呼，然後轉過身去，到項羽面前，行了個軍禮，請求着說：「大王和沛公在軍中飲酒，沒有什麼助興的玩意。太寂寞了，我舞劍好嗎？」

「可以，」項羽並未瞭解他底用意，隨口應了一聲。  
情形又緊張起來了。周圍生出一層恐怖的氣象。

沛公底面孔倏然變色，心房加緊地跳動了。

張良見情形如此心又吊了上來，腦力不夠用了，低着頭在想逃走的方法。

受禮未報的項伯，也覺來不安了。對項羽拱了拱手，站起來說道：「單人舞劍沒什麼意思，我也舞一舞來助興吧！」

說完捲了捲衣袂，拔出那把光可耀眼及可斷金的寶劍，和項莊對舞起來。

項莊底目光時刻注意着劉邦，那兇神似的面孔，猙獰得怕人，屢次用劍尖向劉邦刺來，都被項伯遮回去了。

項伯抱着一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心理，沒有一時不留心到沛公底安全。常以身體覆蓋在劉邦的前面，沒有一點機會使項莊下手。

這麼一來可把項莊氣壞了，急得他面上底粗筋都暴漲起來，光灼灼的眼，瞪着項伯。臉色變成青紫了，那滿嘴鋼也似的牙，錯得山響。假設不是他叔父的話，非連項伯給宰了不可。

張良從項莊拿起寶劍來，眼皮就沒敢合上，他蹙着氣息，圓睜着二目，眼神隨劍底光芒忽上忽下，劍到左邊，眼神跟到左邊，劍轉到右邊，眼神也轉到右邊。身軀向前欠起了點，把前面放著的那半杯殘酒碰倒了。酒在他底青緞的袍子上，但他並未覺到。

劍不停的舞着，由慢而快了。中軍帳裡一點聲音也沒有，聽到的只是颯颯的劍底鳴聲。每個人都在聚精會神的注視着。

「好劍法！好劍法！」心裡不存事的項羽喊了起來。他坦然極

了，不像旁人那麼用心巨測。

沛公底身軀向了西方，肩頭失去了平衡力，舌頭伸出口外，出入的氣都不均勻了。大紫的袍子上濕了好幾處，想必是吐沫吧。幾滴汗珠浮現在額角上了，雖然是三九的天氣。

「鏘！」的一聲，是二劍又相擊了，張良底精神被這音浪給喚醒過來。當他恢復了常態以後，才覺到事情已入危機，不容稍待，一聲沒響就溜出去了，人們都注意那雙劍的飛舞，誰也沒留神他。

張良纔邁進招待帳，那幾個靜候消息的人，都站了起來，不約而同地問道：「今天的事情怎麼樣呢？」

「情形緊張極了！」他長出了一口氣。

「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呢？」樊噲張大了兩眼柄柄的問。

「項莊舞劍取樂，他那意思總想不利於沛公呢！」

「事情急迫了，我和他們拚命去吧！」樊噲說完，右手按了按腰間的佩劍。左手持着鋼盾，向中軍帳跑去。把守軍門的衛士們，見來了這麼個不速之客，趕緊擋住他底去路。樊噲睜圓了二目，用盾撞倒了四五個，不顧一切地向帳內跑進，這個不要命的煞神，把那些雄赳赳的衛士，都給嚇住了。

張良也隨着他進來，歸還了原坐。

他撞進帳來向西面立了，注視着項王，那鋼絲也似的頭髮，都直立起來，真有些怒髮衝冠的神氣。眼眶像要裂開，露出灼灼的兇光，這種勇猛的氣派，使每個人都驚異了。

舞劍的二項也停止住，項莊馬上跑到項羽身後，吁地喘着氣，不轉眼珠地看樊噲。

「做什麼的！」項羽也吃了一驚，用手抓着劍把，微欠起身軀，大聲地問。

「他叫樊噲，是沛公的陪乘。」張良用手指着樊噲向項王答。

「真是好漢子！賜他點酒喝。」項王一面稱贊，一面回過頭吩咐侍從官。

一個威武的侍從官，答應了一個「是」字。把那個頭號酒杯對上了足有一斗的酒，給他端過來。樊噲看了並沒理會。向項羽拜謝了。

接過酒來又對大家讓了讓，一口就喝乾了。那個端酒的侍從官對着他噉了噉牙，那十分的威力，減少了五分。

「再給他個豬肘吃！」項王見他一口噉了那麼些酒，十分佩服，又吩咐那個侍從官。

「是！」他又答應了一聲，心裡想：「我叫你小子能噉，給你個生肘子噉。」他從外邊拿進一隻足有五斤十二兩的豬肘，放在樊噲的前面。

「將軍請用吧！」帶着不屑的神氣。

「謝你！」樊噲看了看那個生肘子，冷笑着說。心裡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實兩下子讓你們開眼。」於是把鋼盾放在地上，左手提起豬肘，右手拔出利劍，拿盾當了案板，吃起切生片肉來，四五兩一塊的肉向嘴裡扔，狼吞虎咽的大吃一氣，別看沒有醋醬油，吃得還是那麼津津有味。

那位還剩了五分威武的侍從官，見了這情形把那五分威武也嚇到九霄雲外去了，嘴裡的舌頭伸了出來，看着樊噲只咧嘴。

那個豬肘隨了時光的進行而減少，最後那些肥瘦的肉都跑到樊噲底嘴裡去了，幾條殘骨遺留在他底前面。

「壯士！還能喝點嗎？」項王見他把個生豬肘都吃盡，更佩服他了，笑着問。

「哈！哈！哈！」這笑聲表示他還能喝一起。他稍停了一會，大聲發起議論來：「我死都不避，一杯水酒豈能推辭呢？像秦王那麼虎狼的心腸，很不得把老百姓們都給制死。那麼重大的刑罰，他唯恐還輕，所以天下的人們，都想打倒他。楚懷王曾和諸將相約，說「先攻破秦都的人，加封王位。」現在沛公先破了秦都，雖然到了咸陽，毫毛蒿草全沒敢動，封閉了官室，退兵到霸上，來等待大王。派兵把守函谷關，不過是防備亡秦的餘黨。像這樣勞苦功高的人，並沒有得到封候的賞賜；而聽了小人的話，想誅有功勞的人。這樣辦法不是亡秦的覆轍嗎？我以為大王絕不能這樣作！」樊噲把喝酒吃肉的力量全用出來了，一口氣說了一大套。

「坐下吧！」項王沒和他分辯，指着張良那邊說。

樊噲謝了一句，就坐在張良的側首了。

空氣緩和點了，兵士們把殘席撤去，端上茶來，每個人的心都向

下放了放，沛公暗自慶幸沒讓劍刺死，在低頭想主意逃走。

張先生見范增還沒來，向沛公直使眼色。沛公點頭會意，馬上離坐向項羽施禮。很柔和的說道：「我覺着腹內不大舒服，向將軍告假到外邊方便方便。」

「請便！請便！」項羽不知道劉邦包裏賣的什麼藥，用謙恭的口吻說：「心裏笑沛公太沒出息，飯後就要入廁。」

「招待帳的左邊有廁所！」項伯提醒一句。

沛公聽見這句話，彷彿得了救命符一樣，馬上帶着樊噲出去。張良見沛公退席，也借詞跟出來。

招待帳又作了臨時會議場了，每個人都發表着意見。

「我看！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紀信提議。

「這個主意很好，有什麼話回頭再說，先離了這個險地！」夏侯嬰附議。

「我並沒跟他——指項羽！告辭，怎麼走呢？」沛公早想走了。恐怕禮不到叫項羽怪下來，以後的事情更不好辦了。所以才這麼說。

「不能爲小節誤了大事；現在人家是刀俎，我們爲魚肉，還講什麼告辭不告辭呢！」樊噲很着急的說。

「大王來的時候，不是帶了點禮物嗎？」良問。

「是的，我拿來了一雙白璧，是想送給項王的，一雙玉斗，是送亞父的；因爲見他們怒沖沖的神色，沒敢拿出來，你替我送去了吧！」沛公早被劍嚇的把這件事忘了，張良一說才想起來。

「好吧！我先不回去，大王帶着樊噲夏侯嬰紀信他們四位先走，等你們動身後，我就去道謝。」

沛公不敢要那些車騎了。找了一匹老馬，沛公騎着。其餘的人滿都開步跑，樊噲持劍擁盾開路；紀信他們斷後，一聲不響的繞到帳外了。

「大王你們抄小路走吧！大道上范增一定派人把守了，」張良送出帳來，這樣叮嚀着。

「好吧！等我們快到霸上時的時候，你再進去，好在二十里路一小時就到了。」沛公的眼也不少。

他們一行五人，刻不停留的向前進發，張良見他們從鄠山下取道芷陽，背影沒入了那蒼松間的羊腸小路時，心才放下了。

一九四〇，四，二十，讀項羽本紀後。

## 末一次的聚會

汪家社

## (一)

青年郎寧立了起來，端着那個高腳的香檳杯，向着他對面的吳小姐說：

「密斯吳，我們是他鄉遇故知……：……：……：喲，不是，我們是他鄉遇知己，總之……：……：……：哦！請乾了這杯罷！」他說着，兩隻眼望着那個兩頰已然微微粉紅了的吳小姐。

吳小姐的確已然喝了不少酒了，聽到了她對面這位認識還不到三天的青年朋友的話，最先還是謙虛；

「對不起！密斯特郎！我是一個最不能也最不會喝酒的人！」她說着，向着這位青年人只是微笑着。

「不要客氣了，吳小姐的海量我是知道的……：……：……：碰到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還不該痛飲一下子麼？來吧！」他說完這句話時，把高腳杯又舉得更高一點。

「吳小姐不要客氣了！」吳小姐座旁的林小姐重覆了她的朋友郎寧的話。

吳小姐遂舉起高腳的香檳杯，從座上站了起來，在青年郎寧的杯子上撞了一下，然後把杯舉起，送到嘴邊，古冬冬喝了下去：

「謝々！」青年郎寧說。  
掌聲在這席間響起。

吳小姐本就粉紅着的臉，現在是更加上一層紅暈了。

## (二)

從八千里外來到了地的，××考察團，青年郎寧正是其中的團員之一。

他來到了地不過一天的光景，竟在一個偶然的機緣裡，得以結識了這位吳小姐，吳小姐的名字是筱貞，談起來和青年郎寧還是同鄉，在這樣人生地疏的丁地裡，他結識了吳小姐正是一件愉快得難以形容的事情。

那還是在丁地的第一次宴會席上，青年郎寧把名片遞在一個青年的女士手裡：

「呀！」對方一付驚訝的表情：「真是久仰得很！我們能在這裡遇見，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她說到幸福兩個字，似遲滯了好半天，說完這句話時，臉上微微擡起了一層薄々的紅暈。

他接過對方的名片來：三個大字「吳筱貞」的下面跨着兩個小字；「漪蕩」。

「哦！」他也正是一付驚訝的表情：「我也久仰吳小姐了」。說着時，四隻眼光觸在了一起，兩個人都像是羞答答的了。

就在那次底宴會席上，吳小姐在沒人注意的時節敬了她所傾慕的青年郎寧一杯酒。

她的確是早就欽慕着他的，幾次想見一見自己所傾慕的人，都是苦於沒有機會，然而就在這麼一個偶然的機緣裡，她見到他了；——在好幾次空想裡，她模擬着這位青年的像貌與言語，在這一次見面之後，她歡欣地覺到自己的猜測：

並沒有錯：他是有着一付高碩的身材，一付不算大的眼睛却放射着沉毅與和靄的光，他那個圓潤鼻子似乎代表了他那柔和的個性，那一個厚的嘴唇也正是她理想中美的條件……

他說話的聲調似乎頗有節奏似的，低沉而不紊亂，他沉着的眼光有時能代替了他所要說的言語，那不算太濃的頭髮也正代表了他是一個多情多感的男性！

她是一個文藝的愛好者，也因為有着一付情感重於理智的性格，見到一些稍微曲折的事情精神上都要感覺着一些小小的激蕩，在看完那部「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曾淌過好幾次淚，在離家赴丁地的那一晚上，她也陪着母親在枕畔流過一夜的淚，天明時節，母親因過度的悲愁疲憊而微々矻矻醒來，看到這個癡女孩子的多情多感，也不禁笑起來了。

在很早很早以前——也可以說是自從她對文藝發生了興趣之後——在雜誌上，在報章上她就熟悉了「郎寧」的名字了，有一次在某一個雜誌上看見了一段關於郎寧君的介紹，她知道這位作家才不過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她自己雖也曾屢次用「漪蕩」的筆名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但每一次雜誌寄到的時候，她是先找一找有沒有郎寧的名字，如果沒有的時候，她能頹然若失的把雜誌扔在地上，而躺在床上猜想他沒有寫的原因，她讀過他的一個長篇，名字是「逝了的夢境」她曾為書中的女主角感動得流過好幾次淚，而對於男主角安其也懷着最大的同情，她知道安其所以遺棄了麗娜的原因，實在是出於不得已，他遺棄了麗娜自己也引為是一件最悲痛最淒慘的事情，她由於這件事又懷恨到那受着封建思想的餘毒的惡家庭，任何人對她提起「封建」兩個字來她都搖頭。她也看過郎寧的好幾個短篇，幽默的使她發笑，悲哀的

使她懊喪；——她覺得郎寧的小說還是悲哀的居多，結局都是很慘的，雖也有時能使人發笑，但却是很少見的；有時悲哀的故事中雖也穿插了不少笑料，但主角那樣悲慘的結局反使讀者們覺得先前的笑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而至於極度的同情，而至於流淚了。她常々對於郎寧發生一種疑問，覺得這樣一個青年人的思想是太過於複雜，就因為此，她渴望着見一見這位青年的文藝作家的也就日甚一日了。

她雖每次讀到他的作品都要流淚，但流完淚之後她反會感到一種似乎是「天晴了」的明朗爽快，剛才那一片悵鬱的心情悄悄溜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她願意天天讀郎寧的小說。

日子一多，似乎成爲一種癖好了。

而郎寧呢？郎寧是一個有着孤僻的性情的青年，他多感也多智，但究竟還是感情濃於理智吧，他見到深秋黃葉的飄落也能生出一種淒然的情緒，他常和友人們說他願意沉浸在悲哀的氣氛裡，他固執的觀念便是年青的人們不應該多享受無論是那一方面都應當多加鍛鍊，他覺得安逸足以使一個青年人墮落下去，即使是不墮落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他幼時的家境極其清苦。他的母親在他六歲時拋棄了他們兄弟逝去了。他父親以最大的艱苦扶持了他們。在他十二歲時他的第二個母親來了，然而他環境仍舊非常清苦，最大的原因是他的孤僻性子不爲第二個母親所喜；他的第二個母親是一個能幹的人，她有着一付直爽的性格，但性子是暴躁的，因爲希望女子們早日成人的心過於急切，在管教上也就相當嚴厲了，幾年來只仗持着父親一人苦力的扶持，在衣食住各方面皆感到最不堪的清苦，本就先天不足的他，幾乎離死國是越走越近了。小學畢業以後，他進了一所有名望的中學，在

十幾門功課中，他單獨地對於國文有着特殊的嗜好，除去在課餘之暇盡力去寫作以外，在不是國文的講席上他也作着國文的開掘工作，一學期以後，報章上已然見到他初步寫作時的作品了，但其他的課程也就因之耽擱下去，甚至不能得到「六十分」的水準分數。

從中學裡走出來時，他已無心再入大學了，他覺得學校不過是一個名義上教養人材的地方，如專修一門學問還是必須自己努力去自修不可的，于是他回到家裡，起始更進一步努力文藝的工作。

但他的環境也就更其黑暗了，急性子的母親看到這樣一個將近二十歲的小夥子呆在家吃閒飯，言語動作上，幾乎都對他下了最大的約束，他原想在家裡多讀一些文學書籍的，這時倒適得其反了，他感到長此下去是一件難以有希望的事便毅然離開家庭。那時正是夏天。

離家以後，他在十字街頭徬徨了兩天，到最後，他就在他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家裡住下了，一半仗着自己寫稿子賣錢，一半仗着父親的供給，在衣食住各方面，總算無憂無慮了。

在那裡他最引以為快樂的就是可以安下心去鼓勵於「寫」與「看」的工作，「逝了的夢境」就是他在那裡以七天的功夫寫成的，之外他還寫了十好幾個短篇，都發表在雜誌上了，在看的方面他讀了許多本國的書籍也讀了許多外國書籍阿Q正傳他固然讀了七遍之多，但「波華荔夫人」，「野性的呼喚」等外國的名著他也都讀到了三遍以上。

更可貴的是他那時的鄰居也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無論在那一方面都給了他最大的幫助。

他在那裡住了十一個月的光景身體健康許多了，他那時的作品曾被初中時的國文教師看見過，對於他的學生的作

品會進步到那樣快他幾乎都不相信。

他從刻苦中一步步掙扎着向前走；他的作品所以都趨向悲觀實在是他從來的境遇根本沒容他樂觀過，他景仰「漪瀾」的作品也正是因了這個。

漪瀾的作品沖淡而雅和，但看完了她的一篇作品後，也多少要感到一些渺茫的悲哀，這一點悲哀，能使一個讀者扔下書本又跑到那個作品的意境裡，甚至在夜間夢裡，也會到那每個角色的一切一切……

郎寧景慕漪瀾也不是一日了，每一次看到她的作品他都會在空想裡模擬看這位作家的面貌與神情，他原不知道漪瀾就是這麼一位年青的女作家啊！

這一次他們倆就在這樣的一個巧遇中會到一起了，兩個人心情上都有着同樣的感覺，但相同地，却是兩個人雖只是初次見面。却都在一種不可捉摸之中互相生出一種敬愛的意思來了。

### (三)

宴會後，在休息的大廳裡。

爵士樂在這大廳裡悠沈地迴響着，人們都啣着一根香煙斜倚在沙發裡。

郎寧和吳筱真面對面坐着。

「在以前，我總渴求能有一個機會見一見這位已然懂得來事故很深的青年作家……」她說到這裡稍々遲頓了一下；「誰知就偏在這麼巧的境遇中如願以償了……也是緣分……」後面那四個字她幾乎沒說出聲來。

「我從前天希望看見一見署名是「漪瀾」的作家，倒不希望見吳小姐……」郎寧打趣般的說，遂即哈哈大笑起來

「我讀過你的作品很多，每次讀完後都疑惑那不是一個青年人的作品，雖然我每次也受到最大的感動」。吳筱貞說着玩弄着自己長垂的頭髮。

「爲甚麼呢！」郎竈兩眼望着她。

「那鏘鏘的句子及老練的事故經驗……」

「像這樣的話對我說過的也不只一人了，更有若干批評我作品中悲哀的氣氛太過於濃重，其實這都是不無原因的！」

「甚麼原因呢」

「愛美生說過：『文學並不是好的思想紀錄』，這話我反對！」郎竈說着微微顯出一些激昂憤慨的神情來。

他說到這裡，烟蒂已然燒到他的手指了，他把它扔在痰盂裡，又換上了一隻。

吳筱貞已然明白一半了，她同情地說了；

「遭遇於一個作家的經驗是很有關係的，魯迅說過爲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裡……」我幼時的環境至今想起來沒有讓我憂慮的地方，所以我作的東西便沒有多大力量了——讀過我的東西的人能受到感動的恐怕很少很少吧，我覺得是一件缺憾的事情！」

郎竈把頭仰了下去，像痛苦般的躺在沙發的後靠墊上嘴裡喃喃似的說：

「吳小姐，妳同情了我了……」說完這句話時，他盡力地搖着頭。

吳筱貞從心底感到一種茫茫的刺痛，她覺得郎竈太富於情感了，她又覺得她不該在宴會後提起這話來使他傷心，她站了起來，想把郎竈拉起一個幽靜的地方去看風景。

但郎竈忽然又坐了起來，用力吸了一口烟之後，便說：「這並非是說我的境遇如何的壞，實在也是我的性子太

過於孤僻了，在學校裡在家庭裡，我幾乎很少有一個得意的時候，而如今我踏在社會裡來了，我沒料到社會會如此的黑暗，人心會如此的奸險……我不會隨聲附和，我也不會吹牛拍馬，我更不會那些小人們所慣會的技能，所以我到處吃虧，我知道我所遭受到的還不及百分之一，但我已然感到是最大的威脅了」。他說着，攢起拳頭來，憤怒的表情充溢在他的臉上。

「歷盡最大的艱苦吧，我們年青人也該當鍛鍊鍛鍊的！」吳筱貞也慨嘆似的說。

我有一大堆苦楚要和一個同情我的人訴說，但這社會：同情我的人很少，我悶得快要窒死了，不得已，我端起筆來，依恃着那隻筆，我宣洩了我心中最大的苦悶與積鬱……：我期待我的作品能得一個回響！」他說着，似乎帶着無限憤慨。

「密斯特郎！我以往對於你錯誤的疑惑現在是烟消雲散了，我同情你！」吳筱貞說。

「環境不好，該是一個年青人最大底幸福，雖然才只二十歲的我，但對於一切人情事故，與生活體驗上，我敢誇說較比任何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皆要豐富多多了」，說完這句話時他似乎和緩了許多。

「從你那些作品中我早就知道了這些事情——逝了的夢境感動過我好幾次，那也是你親身體驗過的麼！」

「那是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戀着一個名字叫做炯野的姑娘，那個長篇是紀念她的——而今她墮落在苦海中了……：」郎竈說着舉着無限感慨似的。

「經驗於一個作家是大有關係的，歌德因爲煩惱已極無法排遣，故寫出一部『少年維特之煩惱』來，寫完，他坦然

了，但那部書，也就是極有價值的書，吳筱貞說着，把郎寧扔在痰盂外的烟蒂重新拾起扔在痰盂裡。

「一個英國的潤寡婦，她希望她的兒子能成爲一個文學家，她請教於一個當地的大文豪——名字記不清了——怎樣才可以把她的兒子訓練成一個大文學家，那大文豪毫不加思索的說：『拿出五千塊錢來先叫他鬼混一氣再說』！這意思也無非是說多叫他長些生活上的經驗而已！」郎寧說着，抬起頭來望着他對面的吳筱貞說：「妳看世界上的偉大作品，那一部不是作者四十歲以後寫成的呢？」

「其實那也不見得」，吳筱貞說：「逝了的夢境不就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作家寫出來的麼？」說着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 (四)

郎寧在丁地耽擱的行程共是七天，今天已然是最末的一日了。

在事先預約好了的地點聚齊，傍晚裡，時鐘敲着八點的時候，他們倆一齊來到S街的××咖啡館裡。

因爲是天熱的關係，郎寧吩咐男僕歐拿了一瓶綠紫色的Curacoa及一瓶紫色的橘子水。

「喲！這個我喝不了，Curacoa我喝過，那次險些沒把我醉倒！我不喝這個，換一瓶啤酒吧！」吳筱貞像是撒嬌般的說。

「拿橘子水對着喝就成了」。郎寧說。

「不，換啤酒吧，見着這東西從心裡就膩它！」

郎寧見她一定不喝，也就罷了。按了電鈴，吩咐男僕歐再拿一瓶啤酒來，但還是重覆了一句：

「Curacoa可是好東西呀！」

「好東西也不喝……」

郎寧把黃色的啤酒給吳筱貞斟滿了，綠色的Curacoa也給自己斟滿了，他舉起杯來，說：

「認識了一個我素所景仰的人，結識了一個同情我的朋友，爲這兩件事，我和密斯吳乾杯！」

吳筱貞沒加思索，端起杯來在郎寧的杯子上撞了一下，兩個人都一飲而盡。

吳筱貞又把兩個杯子都斟滿了，說：

「我認識了一個帶着老年性情的青年人，我將和他……」吳筱貞帶着點微夕的醉意，想說出一句話終竟沒有說出來，但最後終鼓起了最大的勇氣說：

「我將和他成爲永久的朋友！」她說完時，便舉起杯來兩個杯子撞了一下，便都古冬冬喝下去了。

聽到了這句話的青年郎寧，那顆心讓悲哀給咬住了。

「明天甚麼時候動身呢？」吳筱貞問着他。

「早晨五點鐘！」他有氣無力地答着。像有多少條小蟲正蝕着他的心。

「我決定送你到車站去！」

「不必！太不必了，而且，也都不方便得很……」他說着，聲音漸夕低沉了下去，到後來，幾乎都要聽不真了。

「爲什麼呢？」她問。

「不送就是了……」他說着，淚珠已然在眼眶裡面轉了：「我是最勁不起那種離別的，悲哀的今夜讓我流一宵淚吧！」

「我們可以照常通訊！」吳筱貞也有些不安了，她的調也低沉下去！」

「這種毛病實在也是不好」；郎寧用手絹擦了淚說：「幾次都是自己吃虧，想改也無從改起……」

「那次我來此地，離家的前一天晚上，還不是你一樣？到天亮時，我還哭呢，連母親都笑了」。

吳筱貞的話，打破了那沉寂鬱悶的空氣。

「這毛病實在要不得……」郎寧搖着頭說。

「也許將來就會好了，年青人大半都是如此！」

「妳不想家麼？」郎寧忽然問。

「最初來時是很厲害的，現在也習慣了」。她說。

「我真沒想到來到了地竟會遇見妳；——短短的七天裡，我得以結識一個這樣的朋友，我自己覺得是一件榮幸也幸福的事。」

「我也正是這種感覺」。吳筱貞說。

「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幾乎沒有一個人同情我，到現在總算有了能同情我的朋友了，我到了地來，並不虛此一行啊！」他說着，兩眼望着天花板。

在路上，希望你自已珍重！」她說。

「謝々你，這樣關心我」；郎寧說着，忽然想起甚麼似的；

「呀這是我們末一次的聚會吧？」

「在丁地，這是末一次的聚會！」

「明天此時，我已在那一望無際的大海洋中飄盪着了」，他說到這句話時，又重新感覺悲哀起來。

「願我們以後常常通消息！」她說着，也不勝其戀惜似的。

「好了，我們都乾了吧！時候也不早了」，郎寧說着，把兩個杯子都斟滿了酒。

兩個杯子相撞了一下，都古冬冬喝了下去。

圓々の，晶瑩的淚珠又在郎寧的眼眶裡轉着了。

咖啡館的門外：

郎寧的手緊握着吳筱貞的手。沒有一句話說。

（他事先想好的要說的話這時都梗在喉頭了。）

「願你一切珍重！一路平安！」吳筱貞說。

「謝々妳！願妳自己也多加珍重！」郎寧的話音幾乎顫動得有些聽不清楚了。

「我將來的日子還正多呢！到那裡，可別忘了通消息啊！」

「不能忘了」。他極力抑制了悲哀，說了這麼一句。兩隻更用力地握了一下，便都鬆開來。

「再見！」

「再見！」

一個向南，一個向北地分開了。

剛々轉過頭來，郎寧眼眶裡的淚便如泉湧般地淌了下來了。

——廿九·七月八日

### 遊北寧花園

強以翰

寧園位於天津北站，為津門唯一消夏處所，庚辰夏至日，同二三摯友遨遊一番，隨感賦之，用誌不忘。

細葛含風軟如綿，日携巾扇恣流連；

牆邊戲蝶穿花過，池畔看魚傍水眠。

癖甚劉伶常頌酒，情非蘇晉肯逃禪。

歸來直到黃昏後，晚飯人家起暮烟。





# 醜花

(本年三月號改造所載)

原著·中山義秀  
翻譯·南蓬

## (一)

袁香苗是南海產。據說南海的婦女，對良人「淫蕩而貞淑」就說香苗那不高身材，微豐的體格，也是含春滿面，風流橫溢。好華美的禪子，給她俏麗的女兒穿得特別鮮豔，鮮豔得跟她歲數不很相稱，但是小孩兒似的香苗，看來也不覺得浮華，因此更加惹人注意。溜々的雙肩，玲瓏的身材，穿着花色耀目的衣裳，後影兒真像個舞妓，妓俏可愛。聽說上次母女同道來京的時候，崔經理把初次見面的庶胤女兒抱在膝上；

「真可愛地巴不得放在我衣袋裡走纔好」說着再三再四地愛撫她的麗姿。這樣氣質也古式。打扮也姑娘似的華麗，都是禪子的所好。也可以說，禪子得着一個宛如天賜，書出於藍的美女，便完全用自己心愛的方式來養育，聊以安慰自己多年間因貌醜而未嘗獲得愛的孤獨生涯。

香苗不曉得甚麼叫做戀愛。因為禪子的監視嚴緊，所以年輕的男性都不能近她。但是親戚故舊之間，幼時相識的青年為她失戀的也還

不止二三。香苗對他們，也不過感覺一種憐愍而已。

禪子拿着自己年輕的時候代做例；

「女人第一步最要緊。走錯了頭一步，以後是沒有更可怕的」不斷地教育她的女兒。她禁止香苗看電影和小說，也是為此。香苗本身也因是個私生兒，嚐過許多不能分訴的痛苦。她怨恨拋棄她們母女的父親，對崔經理一點兒不感覺敬愛。她生來就藐視戀愛。

「男人我毫不在意。男人要有男子氣概的。那些妖々嬌々的男人最討厭」

但是她豐熟的肉體，今年二十六歲，正是婦女壯而醜的時期。她那嬌滴々的體態，是由青年寡婦的肉體自然流露出來的。九郎被她緊緊拴住的原因，也是因為她的肉體上那樣烈火似的春焰，嬌々惱煞人的妓姿。九郎由奚先生的介紹，初次訪問禪子的時候，她家庭院裡的重瓣櫻花，正錦簇的枝弱難禁，軟々的春雨，粉紅的色香，散放着一種愁殺人的情緒。微雨的早晨，陰暗的門裏，在擦的光亮的床板上，香苗盈々地跪着迎客的姿態，彷彿也像那櫻花般的嫵媚。

香苗不但性質像小孩子，同時對於肉體的要求也是天真爛漫的。也許因為禪子在這方面嚐過不如意的經驗，所以纔特別有理解。香苗和前夫印南之間，好像是如膠似漆的。所以印南和她離別之後，三年未曾續絃，等着要和香苗重圓破鏡。不知戀情而鍾於性愛的女人，所謂對良人淫蕩而貞淑，或者就是這樣的意思。

有一次九郎和香苗趁禪子沒在家，出去看了一次電影，又在銀座

吃飯，過着快樂的一天。到第二天早晨奚先生來說：

「昨兒晚上香苗回家以後，跟她母親鬧得不可開交，很晚的纔打電話找我去，我就在那裡住了一晚剛回來的。」

「怎麼鬧得不可開交，因為出門沒跟她提是不是。我們從電影院給她打過電話，說吃完飯纔回去啊！」

「可是那婆子就不能簡單地承認這個。她一口咬定你們兩人一定有了甚麼，追根兒質問香苗，說還打不得了。據她說：從來就沒折責過香苗。」

「香苗絕對清白，所以她更不能分辯。」

但是奚先生也不很相信九郎這句話：

「可是……這麼一來，她們的生活費，少不得要你擔負……」

「那不是太冤……」

「說個實在話，崔經理的補助斷絕以後，在這過程中袁家的生活費都是我拿出來的。甚麼時候官司打完，總短不了還給我，可是這樣下去我也沒那些力量啊。尤其酒巴開不成以後，竟為金錢的事，內人還跟我吵來着呢。」

「要是那樣，我早就明白地跟她說過了，我以把我所得的津貼全給她們。不過恐怕不够一家的生活費罷。」

「不够的由我這方面補也行，袁家也會想辦法啊。——我就這樣回復她們去罷。」

這樣的差使，奚先生好像也不內行，草率地就走了。但是過後九郎難免感覺莫名其妙。先在新宿的西餐館裡說要出錢的時候，她又不耍，等到這種機會方纔提出金錢的事來，究竟禰子是怎樣的心情。是不是奚先生自己湊不起錢來，纔生出這樣的主意。

古九郎手裡還有遺產的時候，他也不去謀職業，仍是在學生時代以來所研究的特殊語學上用心，空度着光陰。等到遺產告罄，他的研究也得到出路，一個新設的衙門來聘他作編譯，他便駕輕就熟地應了這個比較自由的差事，得到每月的生活費。一方面若有人委託，也還兼着翻譯文章，掙些潤資。一直過着無牽無掛的獨身生活，到三十六

歲的今日。

他父親是一位曾任領事的外交官，並非沒有相當的親戚。都是九郎的生活太古怪，所以誰都不願理他，九郎也不找他們去。父親去世之後，他還跟母親同過日子，母親一死，他便將一切的家產都賣掉，搬到飯店住去。關於女性，除去母親溺愛之外，他甚麼都不信。所以他一聽見袁氏母女的身世，便覺得比人加倍同情，然而在這反面，他跟幾個女性之間，也曾發生過幾次交涉，結果那一個也不能叫他滿意。當然這是他到現在依然獨身的最大原因，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沒遇見過洽當的女性。

當九郎的母親在世時候，他對於異性間的情愛，一半可以說是浸潤在母愛之中，但是母親一去世，同時他心裡便感覺到痛苦；難得補救的寂寥。這時正在他求愛的迷途上，恰巧被禰子抓住。

起初他想要見袁氏母女的動機，是奚先生託他給介紹一位熟識的著名律師，也因崔經理是他父親的舊友，這人的學嗣不免使他感覺特別的興趣。奚先生因為給崔經理當過多年的秘書，也認識九郎的父親。後來奚先生和崔經理因衝突而分手，現在爲了出這口氣，他纔努力地給袁氏母女作後援。

公子哥出身的九郎，既然溺身情海，迫於體面和熱情，便答應把機關所付的編譯費全部供給她們，忠實地實行了好幾個月。他心裡明知這太勉強，但他想：傍靠的翻譯事情多賣點兒力氣，酒資再節省一下，還可以湊合。誰知和香苗的戀愛生活，使他更多花錢。

提過金錢問題以後，袁氏母女便看九郎像一家人，禰子也允許香苗單身到他飯店裡來。香苗一到九郎屋裡，便放心寬懷似地得到了歇息。九郎屋裡，也沒有所謂像樣的家具，也沒有裝飾。唯有粉白的牆和灰頂，圍着十二方尺的一間房子，放着一張樺木的大棹，擱幾本書，幾件現用的東西。被親戚們視為奇人的九郎，一味羨仰乾淨簡樸的生活。不受任何拘束，自由的境涯，纔是他的理想。

案禰子的所好，她家裡自有許多精緻的家具，但是香苗倒像喜歡這樣簡樸的空氣似的：

(未完)



# 蟲

唐楷

凌晨七時半，那住在第十二號房間裏的白成文先生便起了牀。盥漱既畢，就坐在桌邊的椅子上，對着窗榻子發歎。一雙魚肚白色的眼珠子發着遲鈍而萎縮的光。神氣是裝得寒怯怯的，望去活像個等待最後裁判的囚犯。

今天多半是個星期日，公廨的早晨來得特別清靜。隔壁的那個中學生還在發狠地打着鼾，要在每天準聽得見他夾緊喉嚨唱小曲了。外面院落裏的伙計們走路似乎全輕手蹣腳地，彷彿怕一個不留神就會把地踏陷。——這樣的日子在這里真算難得。

可是這死樣的安靜反讓白成文先生感到了被壓迫似的不舒服。他不安的把身子轉側了一下，擺擺頭，眼光在頂棚上巡視了一匝。然後吐了口氣，恢復了原來的姿態和神氣。

他想着又該盤算一下今天怎樣個過法了：上午幹甚麼，下午——。這里他忽然笑起來。他在笑他自己：天都是這樣安排得很有規律的，可是真地過起來却又媽媽糊糊。四五個月來老保持着一個模樣的生活情調，今天自然不會無昨天好，連點改變也不會有吧。——那可值得瞎想甚麼呢！

「啐！」

他想不如把自己丟進虛空吧。

然而飯却總要吃的——不能不正經打商量了。看看吧。他把手探進大襟的口袋裏，攪了兩遭，捏出一張破爛票子來：貳角。這是昨天剩下來，今天若全花空了，明天怎樣填肚子，那就一點也不知道。

「總得想個法子，」他喃喃地，「終歸不能這樣下去的。」

想想，他有點焦躁起來。伸起右手，用那長得挺長的指甲的手指搔了搔頭髮——一些白色的碎

皮隨着簌簌地落下來。

可是白成文先生也自知是想不出別的甚麼高明主意的。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向朋友去借錢。但這條路現今算走死了。別人一看見他便把眉頭皺緊，做出一副膩煩的樣子，意思像在說，「看哪，撥不掉的蛆虫又鑽來了。」於是再拿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臉色，掏幾個錢把他打發開。這使得白成文先生很生氣，索性再不去找他們。另外的方法，那就是寫幾篇文章寄到甚麼報紙或雜誌。這生意却——

「苦透了。」

白先生想到這里總要嘆氣。把腦袋顛控得發暈，兩個腕子弄得摘脫了似的酸麻，却還換不掉幾個錢。有時運氣更壞，那發出去的，又原封退回來了，白耗了紙張和郵票。而且別人像知道了他的窘狀，故意開他的玩笑：稿費總挨過一兩個月才發放。中間他還要跑幾次腿。可是等到錢到手了，吃不了幾頓飯就又花光。於是氣得他噁道：

「真不是人幹的呀！」

他抱了頭縮起來。再一想到好多女人隨便做點生意，就把錢撈到手，他更發狠地咬着牙——

「那算些甚麼呢，那算些?!」

然而就能這樣地活下去，也算便宜，眼前却顯出不成了。公廨的那個大肚皮老板，每天吃過午飯後，就啣着煙袋，跑來跟他要積欠的房錢，擺着一張哭巴巴的苦臉。起初原易拿話支吾過去的，近些日子却要得認真起來：再不還賬，老實要驅逐出去。一到連個棲止的地方都沒有了，那他白成文先生的存在就都發生問題。

他打了個寒噤。

周圍的世界全淤塞住了，白成文先生腿腳陷在黑暗的泥淖裏面。他希望屋頂塌下來，把他砸死。

可是他還清醒白醒的活着。屋子的空氣變得越來越沉重，逼得他呼吸都生了窒礙。心頭像拴上了千百個疙瘩，帶累得胸口都絲絲辣辣地疼。

「走他媽的！」

經過賬房的時候，白成文先生蹣跚腳步，彎着身子，打算一下子溜過去，省得叫老板遇上再囉唆。

而老板那傢伙眼却是鼠樣尖的，似乎老早就在守候着他了，隔了玻璃看見他，便帶着痰音叫着：

「白先生，白先生！」跟着衝出屋子來把那個曳進去。

「怎樣哪？白先生，錢！」那老板捧着肚子，蹙起眼睛說。

白成文先生給擦在椅上喘氣。他非常生氣老板的失禮，便索性沉默着。

「還沒辦法麼？」那老板又苦起臉來了，腮巴抽了兩下胖臉皺着，有萬分委屈似的。「幫幫我吧！」

看見那個依舊不言語，老板便把算盤抓過來，用那胖手指熟練地劈劈剝剝發了一陣。臨完，攤攤手，告訴白先生，他一共欠了四個月零十天房錢，還有一個月的伙食賬。要這樣下去，公廨可賠不起，那只好再不存客氣。

「大家都是面子，大家都是面子。呃——」老板歪頭皺臉地打了個嗝，噴出一股蒜味。

這一來却惹得白成文先生捏着鼻子叫起來，聲音像個公雞：

「我難道不懂麼？我難道……不過你知道……我能賴你的眼……看我手緊就欺我。」

這里他把那瘦鵝樣的頸子探了兩探，滔滔地說下去。他申明他是個正正經經的大學生，決不會賴賬，不過這半年，因為荒亂，家裏寄不來錢，才停了學。手裏的錢也不過是最近才花完的。連他自己也不作興欠賬，不過誰想得到會落得這個地步。

「我會賴你的賬！」白成文先生槌槌櫃台。「好囉，我不是現在就去張羅嘛！」

「曉得的，曉得的……」

「至少我會有東西抵押給你哩。」

可是白先生明白自己在撒謊：他那柳條包裏的東西早當空了。

「那你今天準要辦來的。辦不來，大家不再客氣。」

「今天辦來，今天辦來。」  
白成文先生從椅子上站起來，揮揮手。他怕老板還纏他，射似地逃出屋子。

那老板眨了眨眼，大聲地說：  
「今天辦不來決不行了，」之後又自言自語地，「這年頭的生活這  
樣貴，誰填得起，呃——」

可是白成文先生已走出公廨的大門了。他回頭望了望那門垛上的  
懸着的木牌，輕鬆地吐了口氣，心想這一關關的算是勝利了。

## 二

太陽從昏濛的雲層中閃出毫光，把大街又塗上一層黯淡的顏色。

一輛一輛的汽車，競賽似的，飛駛過去。車過後，掀起一條煙也  
似的灰塵的尾巴，之後依騰騰漫漫地散開來。路旁的店舖無精打彩地  
張開兩扇門，伙計們靠在櫃台上打盹。小販悶悶氣地吆喝，樣子無  
情無緒；有的一面和主顧講價錢，一面怨天怨地地嘟囔着日子不好  
過。乞丐站在旁邊，攤出一支黑枯乾瘦的手，喊着老爺太太求點錢  
花。

人是多的；有的提了鳥籠在徜徉，有的跨了籃子在買菜，有的尖  
起老鼠樣的眼睛，觀着別人不留神的時候好偷些東西……

狗們也雜在人叢中穿梭；時不時地把鼻頭碰到地上；嗅嗅可有  
東西吃。那毛茸茸的身體一碰到年青的女人的腿上，就聽見驚怕的  
尖叫，彷彿壓榨出來似的。

白成文先生這時已走過了大半條街。他在街沿上蠕動着，那步子  
看去令人疑惑他不是一個脊椎動物。慘淡的太陽光撲在他的蓬亂的頭  
髮上，蒼黃的臉上，塌陷的眼窩上，瘦削的肢體和敝舊的袍子上，映  
得他比個幽靈還沒生氣，可憐。

剛才的勝利的情緒，一走到這里，便全迸散了。先是為一群不調  
和的景象迷惑着——以前不大留心過的：笑的臉和苦的臉，半瘦的臉  
和乾癟的臉。待到後來仔細而清楚地望到了那些哀叫着的乞丐時，他

就為一些不幸的豫感抓住了。他莫明其妙地將自己也塑成了那樣的風  
貌：原是個大學生，現在却拱起肩，披一身破爛，喊着悽慘的調子，  
悠悠地拉長了聲音……

他幾呼要哭出來。

他是再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的，簡直連更好的盼望也沒有。家鄉  
大概早殘毀得望不到一絲人煙了。他們只能回味一下半年前在大學裏  
的舒服勁。可是回想中甚麼用——連那市儈樣的老板也搥了肚皮，擠  
眉弄眼地來欺他了。

「全是一樣的呀！」

他開始同情和憐憫眼前那些為生活奔忙，為飢餓剝蝕的人們了。

他和他們同站在一條線上。他和他們都各負着一個空空的肚囊。他和  
他們全在有氣無力地呻喚。他是甚麼狗屁大學生呢……

突地一個摔破瓶似的聲音在他近邊響起來：

「混蛋！你要走到哪里去呀？」

一個穿着制服的公務人員站在崗位那里，舞着手裏的棍子，向他  
楞起眼珠。

「混蛋！你安心闖死麼？」

白成文先生一下恍然大悟了：原來他在沉悶的思索中，竟然不知  
不覺地跑到馬路當中來——那倒真是很快就沒命的可能。

可是他忿忿然了。這甚麼傢伙竟然破口罵他混蛋。他白成文先生  
可不能平白給人侮辱的。望望四面，好多人都擺出期待着甚麼的嘴臉  
看他。於是他挺起胸了，預備衝過去質問那傢伙。但一看對手的兇神  
惡煞的神氣，又馬上氣緩下來，咕嚕了一句，俯下頭，逡巡到岔道  
上去。

他在一個貼報紙的牌子前站住。起初還很為那無故的侮辱和路旁  
的譏笑着惱，過後想到別人的粗魯無知，便覺得原不值自己和他們一  
般見識。吐了口氣，便平心靜地看報了。

看過兩節新聞，便沒了興致，眼睛就隨便地在報紙各角落巡邏。  
無意間看到一塊小廣告——

(徵)有一初中學生欲補習代數英文等課程擬徵一大學生教授願者至××胡同×號洽。

這廣告雖然簡單，却還看得明白。白成文先生又按字讀了一遍。「救星，救星！」他低聲叫出來。

他研究了一下：他應該去應徵的。那報酬是想得到不會豐厚的，單看這塊廣告的畜吝就知道，但只要能混飽也就夠。不過問題却是：他白成文先生是學中國文學的，甚麼代數早記得乾淨透頂了。這總要別系的人才幹得來。這樣一想，他又不禁懊喪起來。

「就碰碰也好的。」

最後他這樣決定了。但肚子却乘時咕碌咕碌叫起來。他摸摸衣袋，覺得就拿這最後的財產充實它好了。把精神養得飽滿，待會接洽事情也會出色。

對面路旁擺着個大飯攤子，上面罩一件黑塗塗的布棚。狹長的板案上放着幾層大鍋餅。剛掀開的籠籠冒着濃厚的白色水蒸氣，那掌櫃把泥巴巴的手伸進，捏出一個個黃皮黃臉的窩窩頭，丟到身邊的大篋籠裏。一個髒頭汚臉，眼角挂着吃迷糊的孩子，站在爐邊，用大馬杓在攪着鍋裏的粥；一邊唏噓着鼻涕，不停就順手抹在鍋沿或爐板上。

外邊的板案上，坐着幾個短打的漢子，唏哩呼嚕地在喝粥，看見白成文先生探進棚裏來，便把嘴巴停住，和掌櫃和孩子，一齊張開驚訝的目光注視着——在這樣飯攤上，還從來不見「先生」們照顧哩。

「先生，買飯麼？吃鍋餅？」那掌櫃叔叔手問他。

白成文先生巡視全棚一遭。看到那些粗糙的臉，混合着驚訝和羨慕的目光和愚魯的神態，他頓時悟出自己的身分來。霎時，這頂棚縮小了，他的身肢漲大起來。他揮揮手，又不屑地藐視了那群漢子一下，便大模大樣地說：

「哪，不要鍋餅。」——他曉得自己連鍋餅也買不起的。「那個？」掌櫃告訴他窩窩頭一個六分錢。

於是白成文先生開始在腦裏做算術了：四六二十四，三六一十八。他的全部財產計能買三個窩窩頭，另餘洋二分。

苦笑了一下，他對掌櫃說他只要三個。跟着便把那金晃晃的食物捧到手：熱氣噓着臉，溫着掌心。口涎從舌根翻上來，似乎要急急地從唇角滴下。

那些驚訝的目光又把這偉大的人物送出棚。

「老白！」

誰在招呼他。

定定神一看，一個朋友正向他走了來。他感到異常的窘迫，兩手沒命地往後背。可是一個不留神，一個窩窩頭從手裏掉出來，落在地上，轉了個圈子，又滾到馬路上去了。

「老白，好呀？」看着地上的東西，「買這個做甚麼？」

白成文先生臉發燒，脊背像有誰拿針刺，嘶喘着。

「糟糕！」

那個看着他在笑。

「這小子……」白先生肚里罵着。停停又含糊地說，「公廩……有條狗……買去餵它……有意思……」

「你倒好興致。」從鼻腔裏笑出聲。「我有事，再見吧。」趑躅身走開去。

白成文先生看着那背影生起氣來；看到地上那窩窩頭又傷心。

「嗎的！」

彎下腰把那窩窩頭揀起來，拂拭着上面的灰土。跟着照那乾淨的地方咬了一口，很很地咀嚼着，像在發洩甚麼怨氣。

### 三

現在白成文先生是站在一家門前的石塔上了。

他是剛纔繞在了一個僻巷里把窩窩頭吃完了的。他吃得很快，幸好再沒遇上那位熟人。元氣恢復了以後，他就跨着大步，按着廣告上提示的地址來應徵。

他邊走邊估摸著——把應該說的話和必備的禮貌都預備齊全。他還預備在接洽停當了以後，先向那「東家」支上半個月的薪水，要是再

少支點也無妨。經驗告訴他，餓着肚子是連話都懶得說的，而且還不能少兩件像樣的衣服穿。另外——他無妨向東家保證一下教的書準有十成十的好效果。

傍午的陽光披在了那兩扇嶄新的油紅門上，把色彩映得鮮艷刺目。在那上首門框的頂端，嵌着一個亮晶晶的銅牌子。

「方廣，方廣，方廣……」白成文先生來回的唸着。他那在不可知的學生是叫方甚麼。

可是不知怎麼回事，一下子，白成文先生的勇氣全都消失。他怔忡地退下一層台階，打量着那門——門是緊閉着的，像一張冷峻的臉，像在對他白成文先生說，你永遠踏不進這門裏來。……

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袍子，跟那映在銅門環裏的面影。……說不清都是甚麼念頭一個勁在他腦裏打轉。

他像踏上了一隻獨木橋，爲那枯木的咯吱吱聲心悸。可是他已然橫在了橋中間。……要是望前走去——說不定那裏真有甚麼新天地爲他展開。

「既然來了……」

最後他把勇氣又鼓起來，手捺上了「方廣」底下的那個門鈴。

開門的是一個高大的漢子，像個門房，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神氣讓白成文先生想起了那個公務人員。

「幹甚麼？」

于是白成文先生很謹慎地把他來意說明，那口氣的恭敬宛如在回答一個上司的話。

那個又瞪了他一眼。

「等一下！」便又拖地走進去。

現在這希望的門在白成文眼前打開了。他的影子已然射進門坎裏。一點喜悅抓住他。他感覺到事實跟希望已然縮短了好大的距離。

他在被引進裏面的時候，懷着惴惴的心情，機械地跟在別人後面，跟一個可憐無告的迷路者似的，別人跨一步，他跨一步。

招待他的是一個凸眼睛，滿臉煙氣的人。門房告訴他是這裏的管事，白成文先生還可跟他打交代：「上邊」的事全歸他料理。

「你貴姓哪？」管事的先生一邊剔鼻孔一邊陰聲怪氣地問。

「姓白！」

「應徵得是大學生——你是大學生哪？」

「當然！」白成文很勇敢地回答。底下他還想告訴別人——他還是一個「作家」。可是別人把話攔過去：

「你是大學生？」他懷疑似地上下下打了白先生一陣，把那個開得怪局促。他像要說：「你不是大學生吧，你不過是把頭髮養長得像學生樣子。」可是他只說出來：「你有證件？」

「證件？」

「對了，證件。……哪，證明你是個大學生的那玩意兒。」

「沒有。」

「那怎麼會行，那怎麼會！全都是……」

「是大學生能教不就行了嘛！」

「我也知道呀，不過沒有——我怎麼引你見上邊……」

那管事頭一仰，蹺着的腿便來回蕩起來。他打了兩個很痛快的噴嚏。白成文先生向他擺出一副求救的臉色，他想對他說，要是他幫他白成文這一回忙，他來世……

「沒有證件就不好借重哪，又不是我的事。」

白成文先生軟癱在椅子上，緊促地呼吸着。他竭力想讓自己安靜一下，但不行，他自己渾身沒有自在的地方。

「我的確是個大學生……」

可是他的哀告全沒有用。終歸他跟着那門房垂頭喪氣地走出來，剛一走到大門邊，他又復轉身。

「我想見見……」他跟那門房說，他要跟那「上邊」親自接洽一下，他的確是個大學生。

門房可譏笑似地阻止了他，告訴他，要是在管事那裏講不通，是不用想甚麼別的瞎打算。

他虛飄飄地搖出了大門。那門又工地一聲悶在他的後面，依然是個嚴峻而冷酷的臉。他一陣抖搜，他不明白是自己已然從世界上消失。

他惘惘惶惶地溜下了台階。可想不到要到哪里去。擺在眼前有無數的道路，複雜得讓他沒有了選擇的能力。一下子，那老板的苦臉又浮上來，變得越來越大，阻塞了他的歸路。那痰音也响起來：

「今天一定要辦來呀。」

但白成文先生甚麼也沒辦成。

他苦笑着，感到公廩里要是真有一匹狗等着餵養的話，那它早溜在這里來了。

# 誠心

· 嶺 ·

昨晚集越財主家的兩位少爺，被土匪架去了；老鴿寨被匪牽去兩隻大牛；白屯白四爺家被匪搶去現洋有好幾千塊。還有……離的遠，知道的不大清楚，反正鬧的更厲害了。消息傳來了恐怖，恐怖緊縛住章日章的心。

太陽早已落下去，極西的天邊還微露一點魚腹色。章家廟子的人這時已吃過晚飯，多半關上大門睡了。黑暗中，只聽見滿村的狗，響應着鄰村的狗，似斷似續的吠着，又給章日章吠來一個恐怖的暗影。土地廟後的小茶館中，這時却還燈光閃閃，堆着一屋子胆大的人，或藉人多以壯胆的人，在談論着這恐怖的將來。

「我還是這麼說：不能坐等禍事的來臨，只有我們組織一個團體，起來自衛。記得民國七年鬧土匪的時候，我們莊裡設有黃門道，仗着紅槍一桿，他們有洋礮的土匪，就沒敢進莊。神師保護，鎗炮不怕。」章日章很虔誠而懇切的又把幾天來的建議說了一遍。

章日章是這一方的財主之一，十幾頃地不算，還有的是錢，每年光利息錢就不知能收多少。他雖然有錢，但鄰莊近產同門一戶的貧窮人，不用想沾一點光，所以對他都有點仇視。太平盛世，人家有錢，求不着誰，誰不叫你也有錢來呢？受窮活該！這可怪不的人家一毛不拔。

時局變了，官府走了，留下的是土匪的天下，這却是有錢人的莫

大的厄運。各處傳來遭搶架票的消息，使這位「一毛不拔」的章日章，也不能安枕而臥了，不得不跑到這鄉人談天集會地——茶館——來向這些活該受窮的人們商議防衛的辦法。

「有錢的人也有求窮人的時候啊！哼！土匪架票是尋有錢的，窮人犯不着爲有錢的去拼命！」這是一般的論調，所以幾天來章日章雖竭力呼喊，但終無結果。

恐怖的消息，繼續的傳來，章日章不能坐等厄運的降臨，於是破天荒的破費了一次，打了二斤酒，盛上半盤蘿蔔鹹菜，在昨日晚上，請這位合族的老前輩——法爺——來喝一頓。

法爺也姓章，比章日章長一輩，同法是他的名子，因爲他有了年紀，在同族中輩數又大，故呼以法爺。又因他乳名叫卦，所以族中比他輩小的都呼以卦叔或卦爺。

雖有法爺，可沒有法太太，據說法爺是整世童男。因此他有修仙得道的思想，他那唯一的財產——三間北房裡，整年不斷香火，供着這佛那仙。他好喝酒，可是常沒有酒錢，爲了喝酒曾經吐過蟲子。這次章日章請他喝酒，使他驚疑，結果是赴了約。

「乾這一杯。」章日章抱壺帶笑的說。

「好！」法爺的嘴爽利的仰了一下，「乾！」

章日章連忙又酌上一杯。

「卦叔！現在年輕的眞沒辦法！我說再把我們的黃門道設立起來，敵抗土匪，他們反倒胡說亂講，說什麼替財主拼命，眞的土匪來了，大家都不得安穩。卦叔！你是幾十年的黃門道了，神師俯體，鎗炮不入，年輕的不知道，你還不知道嗎？」

「哼！」一說黃門道，又引起他老人家的高興：「民國七年林德枯的鎗鎗隊來了三次，都被我們打回去了。用上咒語，不用說小小的鎗彈，就是斗大的炮彈，也不會傷一點皮肉。」眞的，法爺確是最誠心，二十年來，神師面前沒斷過香火。時局亂了，正如法爺現在所說的：「天下大亂又臨到末劫之年，各位神師又要下山打救弟子了。」

「弟子不迎請神師，神師可不能自己就來的。卦叔！你是老前



輩，爲了神師你也要說一說年輕的。」

「容易，這一定行。」法爺明白了這次喝酒的作用。

「卦叔！」湊近一點：「你不是說雖然是神師之力，可全仗着人辦。這話你還不明白嗎？哈！哈！」

「哈！哈！……」法爺也會心的笑了兩聲。

「就這樣說年輕的，說乾了嘴也是不中用，我們還是給他們一個『仙着』看看，或者能行。」

「好……」兩人湊近了頭，低低的定好神機妙算。

喝了沒有一斤酒，法爺已不能再喝了。章日章派大兒子把醉了的法爺送回他那三間北房。

次日，晚飯吃過，土地廟後的茶館裡，照例的又滿了人。法爺在章日章家又喝了幾杯，把即定的妙計又斟酌了一下，隨在章日章的後面，也踏進了茶館的門。

心裡有「財主」觀念的人，還打個招呼，有些年輕的，簡直是不理。但章日章不能怕這個，他怕的是土匪，他不得不厚顏的把幾天來的建議，再向大家提起。

靜靜的，沒有回聲，一屋子人的呼吸聲，好似三五里外的大集市。

章日章嘆了幾口唾沫，臉紅紅的，繼續說下去：「我說這話，大家不要只以爲是爲了我，其實在大劫臨頭，不定誰是在劫的，設下黃門道是爲了大家保護身子。你們年輕的不記的，民國七年鬧土匪，我們吃了符，用上咒語，土匪亂搬鎗機子，就是不過火，紅槍和高梁地一般，直嚇的他們望影而逃，這一方死多少，但黃門道中人一個也沒傷，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依然是靜靜的，沒有回聲，章日章知道他這些話，仍舊是無效力。

「啊！呀！哪！……」猛然一個怪聲，使大家着實的吃了一驚，隨着聲音往牆角裡一看，映入眼簾的又是一個怪像，誰？是法爺。見他手足抖動，二目不睜，口角流涎，亂搖亂跳，把坐着的那個小椅

子，搖擺的吱々作響，簡直瘋魔一般，年輕的一時驚愕不知所措，章日章趕緊鄭而重之的對大家說：「這是神師俯體，大家快跪下。」他先跪下了，衆人有些跪下的，也有些依然站着看動靜的。

「那位老師下山？望對大家弟子表一明白。」章日章恭而敬之的答話了。

「東山二洞佛祖陳某昭明，來到資莊。」亂擺亂跳的法爺，似乎是爲了容易說話一點，稍爲安靜了一點，由擺跳而手足微抖，聲勢儼然的報了名。

「二洞佛祖老師可好？」近一步再問好。

「大家弟子可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當然神師也要有個回禮。

「老師用茶吧？用酒吧？」

「不用茶，不用酒，大家弟子請起，各坐一邊，聽我告傳。」

「謝老師。」章日章領着大眾叩了幾個頭起來，有坐下的，也有站着的，靜聽這位神師的告傳。

「只因現在來到末劫之年，大家弟子有了大劫大難，神師本想緊閉洞門，修真參禪，怎奈眼看大家弟子，身入苦海，心中不安，太爺師傅纔合各佛各祖各洞各仙，來到東川，創設這中央戊己黃門善道，勸化大家弟子，改惡向善，早上法船，渡過苦海，脫過災難，大家弟子可能明白在心間？這是神的話，大家聽着怪順嘴，似呼有點神味。」

「弟子們俱聽明白，還望老師多多訓勸。」章日章代表了大眾，這時似乎確有代表的資格。

「會記得民國七年，土匪作亂，黎民百姓，俱遭大難，神師臨凡，廣施慈善，打救弟子，脫過災難。而今劫數，甚過從前，大家弟子，仔細打點。」滔滔不絕，且又合轍壓韻，確是神仙說的話，大眾不覺肅然起敬。

「大家聽見了沒有，這次的災難，比前次還要厲害，大家心裡都要打點一下。」由大家的肅然起敬，章日章的話也似呼有了一點力量。

「現在雖然沒有設下道場，各位神師都早已下山，尋找昔日在道的誠心弟子，借身傳言，望大家弟子早早設下道場，神師好傳與弟子

訣法咒語，保護身元，有了劫難，也好與大家弟子啓示撥轉。」

「弟子們一定商量着早日把道場安下，好預備老師常常臨壇訓教。」一唱一和，總算說到題目。神師我還要到別的村莊，廣爲勸化，不能在此久留，告辭了。」身子猛的向後一仰，幾呼把椅子仰翻了。

「送老師。」羣日章連忙跪下叩頭，後面跪了一大片，連神師來時沒跪下的那些人，也都隨着叩了頭。

法爺又抖動了幾下，漸漸的纔安靜了，坐起來，着實的嘔了一陣，喝了羣日章送過去的那盤濃濃的大方茶，纔回復了本來的法爺。

「再喝一盃定安神。」羣日章又送過一盃茶去。

「唉呀！這是怎麼一陣子？」法爺喝了兩口，一手拿着盃，一手摸着頭皮，有點不知所以的樣子。

「剛纔東山二洞佛祖老師，佔了你的體，說了好些話哩。」羣日章向法爺告訴着。

「說些什麼？」法爺似乎一切都茫然。

「佛祖說現在大劫臨頭，要我們趕緊設下道場，好救我們這些弟子。」

「東山二洞佛祖是黃門道開山的神師，既然叫我們趕緊設壇，我們不要再遲延，等到劫難臨到頭皮上，可就晚了，我是知道的，劫難來時，不知要死多少人呢。」法爺是二十多年的黃門道了，法爺說的話，差不多就是神說的話。剛纔神的來臨，衆人是親眼目睹的。「劫難」，「死」，籠罩住衆人的心，這不是爲了保護財主，這是爲了自己性命。

「不知道場是怎樣設呢？」衆人中的一人這樣發問了，這就表示是贊成設立了。

「只要衆人贊成，道場是容易設的。」法爺說：「不知大家都同意嗎？」

「敬神是好事，且說又保佑我們，怎麼不同意呢。」有幾人這樣說，不言語的，也就表示默認了。於是設壇的辦法馬上就議妥了，法爺的家裡本來就供着神，他那三間北房就算大家的道場，紙香供點燈油的費用，以種地之多少公攤，全村壯丁都須進會。擇定後天黃道吉日開壇。是夜法爺在羣日章家裡又喝了一個醉，且吃了三個雞子作酒餚。

經過了一天的預備，第三日開壇了。法爺的三間北房煥然一新，門口貼着黃紙對聯，房內正面也用黃紙貼好，懸上神牌，黃布桌圍，黃綢神帳，裝璜的莊嚴而肅穆。香烟燎燒，供點馨香，在法爺領導衆人的跪拜中，把進壇人等的名單，發上天去。是夜，道場內燈燭輝煌，法爺沐手淨面，接下來了東山二洞佛祖，傳與大家咒語訣法，給大家披了身，度了槍，並宣佈了應守的道規，進壇的手續辦完了。然後再分派誰接那位神師，這意思就是說，誰接那位神師，神師臨壇說話時就佔誰的身子，有了劫難，各人便禱求各人的神師保護，由法爺接全道最高的神師太爺師傅，即太上老君。以至於楊二郎，孫悟空，關公，朱洪武……一人一位神師，分派妥當，每人每晚必須找一避靜地處，一手執槍，一手執香，面向東南跪下，把傳給的咒語，一遍一遍的念，最少也要把這一柱香燒完爲止，多則益善，這叫用功，能避鎗炮。

由此剪斷

定單

茲定閱 中國文藝第 卷第 期起至第 卷第 期止  
共 冊計洋 圓 角 分整隨函附上  
即希查收按期送寄爲荷 此致

書寄至

訂閱者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由此剪斷

然後又議到防衛問題，夜間打更，輪流值班站崗，偷懶者罰花生一斤。章日章的兩個兒子也在壯丁之數，夜間打更站崗，一來受罪，二來站在莊頭上太不保險，由長工代替。爲了衆人的反對，天冷了，站崗人夜間烤火的柴草，由章日章擔負，作爲條件。

每晚法爺總要接下神師來，向大家勸勉一翻以鼓勇氣。就這樣辦妥了，完成了章日章的初願，結起了防衛的團體。附近村莊也做照章家廟子黃門道，結成同樣的團體，並互相聯絡，有事擊鼓，無事鳴鑼，各莊齊動。一時風起雲湧，做此而行的有四十八莊之多，號稱四十八團紅槍會。小偷散匪也真聞聲而退，不敢輕犯。

同時法爺每天也有了酒喝，章日章也能安心睡覺了。

四五個月的光陰很快的過去了，地面確是很平靜。每月道場裡的費用，章日章就要攤十幾塊，法爺喝的酒錢還不在內，漸漸的覺着有點心痛了。法爺的酒由儘量減至每天半斤，由半斤減至四兩，現不四兩也要兩天喝了。法爺確是不高興了，晚上早早就睡，再也不接下神師來，向大家弟子勸勉了。姑崗偷懶的，法爺也不罰花生；先前在崗位上睡，後來索性回家去睡了。

五月初一，一個月又開始了，法爺照例到章日章家裡來支道場費用錢。  
「我每月差不多要拿二十元，是爲了叫他們打更，現在他們打更的都打到各人家裡去了，我爲什麼還拿這種冤錢？」章日章真的拿錢心痛了。

「怎麼？你不拿這筆錢了？」這使法爺驚愕，不料他竟斷然推翻了他的原意。「當初怎樣說的，現在你又變卦了！冤錢？爲了你一個人，全莊裡的人夜裡都不睡覺，現在你看着太平些了。十幾塊錢你不拿，土匪把你架了去，一千個十塊怕你也不够。」

「大初一，你來說句話！」章日章起了火。「這筆錢我就是拿了，你有什麼法儘管施去罷！」  
「供神的錢，又不是我用，我爲什麼強要，不拿好了。」法爺自己找了個臺階，出了章日章的大門。

此後法爺每天的二兩酒也不喝了，更也隨着不打了，他這三間北房也隨着冷落了，每晚只有幾個自以爲誠心的人，還來神師壇前叩幾個頭。

章家廟子黃門道的冷落，影響了聲勢赫赫的「四十八團紅槍會」，也無形解散了。但「四十八團紅槍會」的餘威，還維持了這一個月，又到了五月的盡頭。

五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懼怕「四十八團紅槍會」而隱藏了半年的土匪，死灰復燃，光臨到章日章的家，把這位「一毛不拔」的「財神爺」請了去，忍痛拔了幾萬塊錢，住了兩個多月，總算得了條老命還家，還來得及過八月十五日的「團圓節」。

在衆人的心中這是「報應」。

「他不誠心喇！神師不保佑啊！」這是法爺的論調。

法爺誠心，即使神師不保護他那三間北房，他這全部財產也支不起土匪的眼眶子來啊！

二十九年元宵節脫稿於濟南

# 中國文藝

國內外各埠代銷處

| 本市        | 外埠                                                                                                                                                                        | 滿洲                                                                                                                                      | 日本                  | 朝鮮                                  | 台灣                  |
|-----------|---------------------------------------------------------------------------------------------------------------------------------------------------------------------------|-----------------------------------------------------------------------------------------------------------------------------------------|---------------------|-------------------------------------|---------------------|
| 北京：各大書店書局 | 天津：市內各書局<br>法租界大業書局<br>青島：春記書報社<br>南京：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部<br>上海：三通書局<br>濟南：新民書社、東方書社<br>保定：志榮齊南紙店<br>唐山：聚新書店<br>漢口：中聯社事業部武漢總分館所<br>廣州：市內各大書局<br>廈門：市內各大書局<br>通縣：震英書局<br>張家口：蒙疆文化書局 | 錦州：朝陽盛京時報分館<br>大連：北京實報分社<br>旅順：大阪屋號書店<br>奉天：大阪屋號書店<br>吉林：裕興書莊、松江書店<br>營口：豐樂商店<br>新京：益智書店<br>大阪屋號書店<br>哈爾濱：滿洲書店<br>齊齊哈爾：康德商店<br>金州：振化文具店 | 東京：三省堂<br>大阪：大阪屋號書店 | 京城：人文社、日韓書店<br>釜山：吳竹堂書店<br>平壤：慎文堂書店 | 台北：日光堂書店<br>台中：中央書局 |

哀 曲

黑暗裡，  
 天上的小星一點一點  
 於是我迷感了。  
 就讓明月快出來吧！



子 影 的 藁

光 滙

再得見她將在什麼時候。

前年夏天，我和母親曾經逃難在一個深夜中，那是因為了軍隊在我的家鄉附近作戰的緣故。按說，逃難是一件困苦的事情；可是我，除了受過幾十里路車輛的顛簸以外，並沒感到更多的難處。次日早晨，我們達到了目的地，就是永定河南岸××村的親戚家。他們家

裡是很富有，情況和我家差不多；招待我們更是極其週到，所以我總認為自己沒有嘗到真正的逃難的滋味，設若不顧及耗損精神方面的話。不過多一次這樣的經歷，便會對人生更能多瞭解一番；尤其是這裡有着一件不可泯滅的事實，怎樣也不能從自己昏迷了的腦子中丟去。

記得那天早晨，在門口，遇到一些生疎的面孔。經母親指引，我纔知道那位連鬚鬚子的老者是我的伯父；他身旁一位五十多歲的面貌清雅而精神飽滿的婦人，是我的伯母；其餘和我年紀差不多的，都稱做表兄或表弟。在我兩度鞠躬和數次握手之後，便推×讓×地向院裡走去。伯父家的院子很深，一共有五層之多，終於我們被讓到第四層院子的上房屋裡。那間屋子佈置得相當雅氣，名人字畫，古董珍玩，象徵出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室的必有的陳設。吃茶的時候，他們儘量地安慰着我們，——伯父和伯母的談話中，充份表示出很喜愛我的意思。母親和我也很感謝，感謝他們那偉大的同情心和熱誠的款待。

當我剛寫完家信的時候，伯母忽然同着一位我不認識的少女走進來，我急忙起立相迎。那位小姐的純美形的面貌，是很好看而合於型體的：剪髮，髮花適宜地襯在面孔的左右；沒有穿着長旗袍，只穿着隨身的小衣裳，白色，白得和純潔無污的雪片一樣；裡面疊×地透出些粉紅的色彩。當她看到我的時候，那種預備好了的莊嚴氣象竟無形地消除了，而在面頰上現出兩個動人的笑渦。伯母給我們介紹以後，我知道了她就是我的表妹，×。她走過替我滿了一杯茶，說些客氣話。我手足失措地接過了茶杯，體溫不期然地驟然增高；笨拙的口，當時竟不能說出一點心裡的意思，只吞×地「是」了幾聲。

不，決不，我總覺是夢一般，在伯母的介紹聲中便展開了我和她的未來，爲什麼，天啊，不使它順利而欣悅地終結於喜劇呢！

晚上，我被伯父讓到書室去安寢。書室在第三層院子的西邊，裡面的陳設很多，許多書籍整齊地排列在書架上；靠西牆的一個角落處，放着一座大的床舖，床上放着嶄新的被褥。伯父告訴我如果疲乏的話就可以早×歇息在這裡好了。伯父去後，屋子裡沉靜下來，只

清晰地聽到自己一個人的呼吸聲。懶洋洋地在書攤旁翻閱着幾本古書，可是越看越覺着乏味；是又把它們放回原處，退到床邊呆呆坐下，心中無次序地泛起了這一日間過去事實的思潮，其中最使我尋味的是和泰初會時的情景。我忽然笑了：笑我當時所表現出的優氣；笑我現在所玄想出一切。夜間，朦朧地，我感到興味最濃的時候，却不知自己是已經進入睡眠中還是仍然醒着。

張開眼，從綠色紗窗上面東望，看見和我分別了一夜的太陽，紅着臉向我表示出一種曙光性的笑。一會兒，窗紗上突然顯出一個少女的人影。我急欲問是誰，可是又不曾張口，是隱嗎，那美麗而活潑的·女孩子。一陣清脆的笑聲隨着影子的逸去而漸漸消失了。

早飯時，客廳變成了一群孩子的食堂，表兄弟們和我，還有那雙頰陣陣現着紅色的她；我們談着在學校時關於飯廳的趣事。她總沒有發言，每當我注目她的時候，她都是正在目不轉睛地直視着我。

說愛情是青年人的，說純愛情是男女孩子們的。愛苗的生長就這樣變，我願永遠詛咒那些障礙它生長的力量。

二

十幾天過去了，光明和熱情把她與我繫在一起，紫，又紫，這紫度在與日俱增着；現在互相都覺得衣服的填充是沒有需要而應該除去。戀之火在燒，熱，又熱，熱得是那麼使人發暈，飢渴。

一日。

東方天空現出融情的曙光，早晨，天空飄着雲，白雲，是經過消毒手續的棉。小風，說是夏天的風，不熱，覺得很爽快，一點也不燥。

花園中，這時，只有她和我，相偕着徘徊於花間林下，細語。

「……………」

「……………」

「輝煌哥！你讀過Sherman的詩嗎？」

「念過幾首。就像“DAWN AND DUSK”與那首“WIZARD

FROST”，不都是很好的作品嗎！的確，Frank Dempster Sherman的詩是很婉轉，平和的；有些地方，讓我們恍惚進入了他的詩的描寫裡。萊妹，所謂詩的誘惑性就是如此吧？」

「我也是那麼以為着。還有他的“IN THE ORCHARD”你以為如何？」

「啊！這首詩我並沒有讀過，想必也是很不錯的。妳能背誦幾行嗎？」

「可以！這一首小詩我背誦得很熟呢……」

O robin in the cherry tree,  
I hear you caroling your glee!  
The platform where you lightly tread  
Is lighted up with cherries red,  
And there you sing among the boughs  
Like Patti at the opera house.  
Who is the hero in your Play  
To whom you sing in such a way?  
And why are you so gaily dressed  
With scarlet ribbons on your breast?  
And is your lover good and true?  
And does he always sing to you?  
Your orchestra are winds that blow  
Their blossom notes to me below;  
And all the trembling leaves are throngs  
Of people clapping for your songs.  
I wonder if you like it  
When I clap for you to sing again

「輝煌哥，怎麼樣？」

樹上有隻美麗的白色小鳥，隨着她的甜蜜的語氣和聲。

「好極了！樹上也正有那支小白鳥陪着妳唱呢，我們就把它看做

Robin 吧！]

笑聲陪伴着我們走入花園，我們仰臥於百花深處。廣大的花園裡生長着各色各樣的花，掩蔽了我倆；綠茵茵的矮草做了我們的毯子。

「藜！妳愛詩嗎？」

「愛！很愛；尤其是愛詩人。」

「愛詩的人多是感情充裕火烈的啊！」

「你呢？」

「我也很愛詩，也常提起筆來胡寫。」

「那你一定是感情充裕火烈的人了。」她突然嫣然一笑。

「那不一定……不一定嗎？」我自己也將辯詞矛盾了。

「詩人多是沉浮在愛海中的，就如 Byron 不是很好的例子嗎！」

「他們爲的是找詩的美；尤其是找女人身上的美。」

「女人不能說都美啊！」

「不，愛人總是美的，美，美；美的總是自己的愛人！」我好似得了什麼啓示，突然地用手支起上身，直視着她的面龐，迷昏地：「妳美美，世界上屬妳最美；我就最愛妳！」

「煌，你！」緊促的語氣。

火熱的血液；頓緩的氣息。

臂的接觸，唇的接觸，舌的接觸；愛神的連繫，我們嘗了互相間

聖靈的，純潔的天真，性愛之第一吻。

深夜，獨自坐在書室裡，在日記本上寫着這樣的一段文字：

我們愛這曙光來臨的時候

說當各自珍重的

允諾的聲音

是海枯石爛不移的心啊

天空的淡藍

旭日的赤紅

映示着意念與血液

讓兩顆明珠合併起來

我們寧願這樣

——永遠愛這曙光來臨的青天的賞賜

——

那一天，家裡來信說刻下地面已經平靜，讓我們趕快回去，於是母親便定了次日早晨起身。

快樂的日子，不得不做一個暫時的結束了；然而，她與我誰都不

怎麼感覺苦惱，因為我們早已互誓爲將來的結合生命慶祝，協力前

進。不過別離的心情，終是那麼辛酸，悲悽的啊！這日間，看藜的眼

圈總是紅的；每天浮露着笑靨的雙頰，今兒也消失了。我想盡方法安

慰她，她只是默然無言地向我點頭，一句話也不會說出。

是一個陰沉的天氣，空氣鬱悶得使人發昏，不斷地聞到隆隆的雷

聲。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象徵啊！我堅持着鎮靜的態度，不顧及腦子

裏的一切紛紜現象。

晚飯後，獨坐在椅子上，望着燈台出神，忽然她走進屋來，笑

着。

「藜，小心家裡人看見妳！那要多麼難爲情啊！」

「怕什麼，我們能總掩飾着嗎？」

「當然不能，可是也得認清環境。」

「這古舊的圈子，束縛我太固執了；我急需離開這裡。」

「這都是妳受過高等教育後的思想變態！」

「教育並未曾使我的思想起什麼變態；可是却使我認識了一個不

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人？什麼不平凡？誰？」

她引我到穿衣鏡前，讓我對鏡去看我自己。

「看見了吧！就是他！按各方面說他都是不平凡的。」

我笑了，急急地拉她坐在牀邊。

「妳是小鳥，小鸚鵡！」

「你是一個比小鳥還小的小螞蟻！」瀟灑的口氣。

「噢？我怎麼成了螞蟻呢？」

「那你爲什麼說我是小鸚鵡？」

「啊，錯了！實在對不起！妳是我的……」

緊貼着的胸，情感的疏通，一次，二次，三次……

室中沉靜了片刻。

「我們的愛情雖然光明，偉大；但這不是舊禮教所容許的，所以妳最好不要讓伯父和伯母知道。否則，我們就要被喚做『禮教的叛逆者』了！」

「好吧！不過你就這樣地去了，總不要忘却我。煌！你記住；這裡不是我的美滿的住居啊！」

「秦，想那些做什麼！我們的心是合併了，如今只有向同一道路邁進，終久會成功的；以後我們當各自努力，建造起自己的健全的單位。」

「好，你的意思好極了。可在我總不放心，——一個青年；尤其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一定會在各方面受着追逐的。不過我希望煌不會那樣，也相信煌不會那樣……」

「秦，我愛妳，我永遠愛妳一人，求妳切實地相信我吧！」

我俯在她的胸前，她俯在我的背上。

「煌，清醒點，明天你就要走了，我永會信你的話，信你的一切一切」

「明天走，走的是人，心靈走不了的；它始終要追隨在妳的身旁。」

「送給你一件小禮物，做爲小小的紀念品吧！」說着，她從衣袋裡掏出一個潔白的小磁人——一個赤裸着的少女的磁像。

「謝々妳！我沒有什麼現成的好東西來還禮，就寫一首小詩送給妳吧！」

看旭日的東升

是蒼海的洗浴者啊

赤紅

橘黃

白色的光明了

照耀着一切

給我們以聯繫的啓示與能力

巖然嗎

應永記的

讓潮汐的升降無關光明

說維娜絲神的安排

永遠愛着海邊的小石反射的光的晶瑩

我送她到屋門口，看着她戀々不捨地走到裡院去。

次日清晨，我和母親即將乘車回家，伯父家裡的人都出來送行！她也跑了出來。在融洽的客氣與感謝聲浪之下，大家都是那麼喜悅。

被朝陽的影射，看秦的影子，也是那麼美麗；不知爲了什麼，或許天命是如此的，這影子便是我的腦海中堅實地存留下去了。

#### 四

魚雁的往還，一直是平坦地繼續着，雖然互相間不能見面，但是這種情意的文字，更會使人沈思，尋味呢！不料，是這麼出乎意外地，好似天崩地裂；我整個的身體，也像發狂地炸開了。啊，命運之神啊，悲悽！慘酷！

前月的一天，晚餐前，我接到秦的一封信。

輝煌哥：

我含淚寫給你這封信，這淚珠的滴下，已經是繼續了十日的事情。煌！我們的信是從來沒有這樣開首的。你不要疑惑，疑惑也沒有用；你不要焦急，焦急更不會濟事。完了，一切全完了，只有我等待死神的光臨，的確，我更歡迎他的到來。爲了你，爲了我們的『愛』，我決不能苟且地延長我的生命了！

舊禮教，這可怕的惡魔，吞食了一個純潔的女孩子！

我不願多說什麼，告訴妳：死了心吧！我已經訂婚了！這還

是在母親的肚子裡的時候的事。『指腹為婚』，註定了我的命運，註定了我必死的途徑。

其實，早先我也一點不知道，是旬餘日前的一個晚上：——皎潔的是月光輝照耀着我，顯示着她的光明，美麗，『桂花流瓦』，是多麼動人啊！我呆坐在椅子上，在想念你。假如有那一天，我和輝煌哥並肩坐在那隻我心愛的小椅子上，再看着一如今日的月景，要多麼興奮，纏綿，款洽呀！

我凝視着月，沈思着，靜，更靜，默然。

『她們倆的事，為什麼郭家總催促呢？說起來也真使我後悔，當日為什麼那樣糊塗，竟和老郭婆做了指腹為婚的勾當！像咱們的小秦，是多麼水伶的孩子，要和那郭小禿結了婚，唉，那纔委屈死個人哪！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你也是不通達，一來就嚷人家有財產；其實財產有什麼用？多大的財產，讓小禿那孩子一抖落也就完了，到那時，小秦不就要跟他受罪了嗎！』母親在屋子裡說什麼？『咱們的秦？』『郭小禿？』這些話突地引起了我的注意，驚慌。

『沒關係！自古道：『命由天定，不可強求。』秦這孩子，歲數也不小了。他們催，就叫他們定日子好了，趁早出去，省得落埋怨。老家兒是造就她的，不是養活她的。要知道：『女大不可留』，留來留去，她會和你結成怨仇啊！再說，小禿雖然吃嚼嚼賭無所不幹，但是娶了媳婦以後，也許會有點轉變；既或不然，人家稱做郭百萬，掛過千頃牌花點錢怕什麼！玩樂的事，人人所好，乃是應當的事。……將來怎樣，咱們就管不着了！』父親的話，糊塗啊！殘忍啊！

……  
『輝煌哥！我不能多告訴你什麼了！現時日子已經定妥，就是下月二十日，——那是我出嫁的日子，也是我死的日子。』

『輝哥！以後你務要多珍重你自己的身體吧，努力充實你的知識，能力，將來有一日發揚光大，那麼我雖死猶榮，定會安然

瞑目啊！小妹去了，妹的靈魂永會維護你的，貼依在你身旁！

祝你

前途光明，無量！

你的秦血淚絕筆於盞燈下

看完，手緊地握起秦送給我的小白磁人，心弦在極度地戰慄；一口鮮血，腥味淳淳的東西，湧噴到信紙上，我昏迷地俯身在血泊中。

## 五

在西山療養院中。

一間潔白的病室裡，陽光是那麼柔和，充足，鬆軟合宜的沙發式牀榻上，我呆地倦臥養；旁邊，自幼扶着我長大的嫫姆和伺候母親的阿屏，都陪坐在那裡，兩天來，我總是昏沉沉地渡過在睡夢似的情形中，身體顛得像一團棉花；偶然觸到極傷心的憶想上，更會有聲無力地悲哭幾次。啊，我那待我如媽的嫫姆張媽啊！她已經五十多歲了，看到我這般景況，老是縱橫地在歎息着。昏迷的沉寂，繼續了整夜的兩日夜，第三天，自己才覺得清醒一點，盡力地想坐起來，但是身體却供給不出那種力氣了。這時，胃口在陣陣地發痛；室內各種物件都不能顯示給我一個清晰的影像；耳殼裡响着嗡嗡的雷鳴。

『張媽——』我低聲而鬆懈地從牙縫間擠出這兩個字。

『啊，少爺！你可好點了！』是那嫫驚喜，滿意的笑容。『啊！老爺說……太說……前兩天……』張媽竟說不出適宜的話來了。

阿屏看見我病況見好，欣悅地跑了出去。

『張媽，慢說，我怎麼到這裡來了呢？』我苦笑了一笑。

『少爺，你全忘記了嗎？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時候啊！——那天，當我到書房去請你吃晚飯的時候，在屋外喊了三四聲，你都沒有回答。在我，還以為你是看什麼書上了癮，沒有聽見呢！走進屋中，仔細一看，啊，天哪！原來你已經昏迷過去了！桌上有兩張紙，一大片鮮紅的血，你便扒俯在這血泊中，嘴角還不住的淌着赤熱的血漿；白



色的襯衫上，手上，臉上，完全被你自己的血液浸染了。啊，我害怕極了！發狂地抱起了你，我終身照顧出的好孩子；瘋了似地喊着……不一會，老爺和太太都趕到了，看見這種光景，焦急得什麼似的；太太哭得死去活來，阿梅，阿屏都在旁邊含淚解勸；老爺也悲愁急感，長衫的上身全都濕透了，忙著吩咐老李去打電話叫汽車……先到了××醫院，×大夫給你注射了兩針，據他說應該赴清靜的地方去休養些日子才好，所以次日天明後，便轉到這西山療養院來了……

「我爸爸呢？」

「老爺嗎？院長請出去說話去了。×院長人真好，看老爺身體很胖，乾★地注視着你，兩天來一點沒有吃東西，深恐他急壞了，所以強拉着請出去了。」阿梅溫柔地說。

「我媽呢？」

「她回家去拿東西去了，順便再給您買些雞蛋來，醫生說以後要多用的。」

「爸爸，媽媽，張媽，阿梅，阿屏……你們都費心呀！」我悲慘已極，又哭了起來，一口血……接着又一……

阿梅急忙用台布擦拭，張媽在更換墊子。極度地沉靜片刻。

阿屏回了父親，院長，慌忙地走進來。

「輝煌，好點嗎？覺得怎麼樣？」父親急★地問，從額角流下了滴滴的汗珠。

「爸爸，好多了。我一點也沒有病……」興奮的話語爲了安慰嚴親的心，然而力氣却不能給予更大的幫助來使我完全說出我的話了。

院長走過來試脈，聽肺。

父親的樣子安靜多了，大家都顯出喜悅的情態。隔了一會，父親去到外廳用飯，並且打電話告知母親。

……  
兩個星期後，這一月已經永遠消滅了，我的病狀也十分好轉。這

裡，我永誦父母的隆恩，院長的屈尊照顧，張媽的擔心扶持，阿梅，阿屏的百般慰藉；在我一生裡，這些事跡總不會忘記，消失了。

是那一天傍晚，我遵守院長和大夫們的指示，到花園裡去散步，身旁只有母親陪伴着。這天我覺得很高興，徘徊在密★的槐樹林下，欣賞着那蒼綠之幕賜與的自然影像，時下，心裡覺得十分暢快，有趣。

母親怕我累着這大病初愈的羸體，便迫着我坐在一個長的大理石彫成的椅子上休息休息；她坐在我對面的一塊平石上。

「煒兒，你是我心愛的孩子；你爸爸和我，一輩子只生了你這一個男孩子！」母親淡然地停了一會兒，接着說：「這次你的病，使我心驚魄動，魂不附體有好幾天呢！直到這禮拜，看你情形全好了，大家才放心。……前天你爸爸因爲銀行裡開董事會，不得不暫時回去了；臨走，他要我問你一句話……」

「謝★爸爸，媽★！生我的，造就我的，『慈愛』我的！」我衷心的淚珠，飽蘊在眼簾裡。

「孩子，誠實地告訴媽★，你這次的病是因何而得呢？」

「媽！那兩張『血染』的紙呢？」

「在這裡，我還仔細地保存着；但是字跡全看不清了。」說完，母親從衣袋，掏出一個白個子包，打開後，那兩張鮮紅血紙顯示出來。

當我看見了這兩張紙，——滿染了我的心血的紙，我突地萬緒填胸，二目不自主地垂下淚來。

「孩子，好孩子，哭什麼？別再割你媽★的心弦了！你要再如此，媽★的心就要碎了！……好孩子，實在地告訴你媽吧！媽★爲了你的安全，十九年的心血，焦思，苦慮，已經累成了現在的樣子啊！總要對得住你媽★呀！」母親也流淚了，滴在她那滿有皺紋的面頰上，一珠，兩珠，……穿透了我的心靈的門。

「媽呀！」我大哭了。

「好孩子！」她抱我到她懷裏，像我三四歲時一樣地溫柔。「說

吧！孩子！媽會體諒你的！」

「媽……」

「快說呀！孩子，別讓你不久人世的老媽太傷心了！」

「媽，我說，我……我……我說！」被母親的聖靈所感，我由得純天真流露出來，坦白地說了：「媽，您的不爭氣的孩子，我愛小秦，我愛我的表妹！」

「你愛小秦？」

「媽，是，我愛她！」

「別胡說了，人家孩子再過五天，——月初寄來了請帖，寫着是本月二十的日子，——就出門子了。別胡說了，快吐實話吧！」

「媽，不，我從來沒有向您說過一句謊，這是我衷心的話語啊！」我又加重地說：「媽，她和我已經訂婚了！」

「什麼？訂婚？」

「媽！原諒我們吧！我倆已於兩年前的夏天的一個清晨，曙光初臨大地的時候私下訂婚了！」

「唉！孩子！你為什麼不早告訴你的媽呢！現在這可怎麼辦，叫我怎樣好？……孩子，你們都是小孩子，一點也不明白事體，像這麼重大的事情，應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麼能够私自協議起來呢？想不到你們也學起新潮流嗎？要知道：新潮流會害了你們啊！……其實，即或你們倆都心願，也應該向雙方父母說一聲啊！我們的家勞比她們大得多，難道她們家還不會不願意嗎？唉！好糊塗的孩子們哪！」

「媽！」我痛哭了。「不能說呀！伯母已經在十七年前與該村郭太太指腹為婚，把小秦許配給郭小禿——那壞孩子了！……」

說完，恨恨地拿起那兩張血紙，定睛地看着，眸在發漲，頭在痛，眼裡團團地飛着火花；一霎時便失去知覺了。

六

幾天間，爲了我和秦的婚事，家裡人也曾急劇地奔走過，可終事情已經太遲了；這終古的遺恨，就永恆刻在心頭吧！

前天，父親來看我們，告訴母親說秦和我的結合完全無望了，因爲媒人到達伯父家的時候，他家裡正在辦着喜事。

我狂人似地笑了，笑了：上帝給予我滿足，給予我大笑的滿足了。

……  
今夜，我獨步在花園的芍藥花壇裡，一輪『初升明月』，斜斜地照出我的長影子；轉過牆角，漫步向綿長的甬路走去。

「昨天老李到來，告訴老爺說『家的喜事變成喪事了。』秦小姐在新婚之夜的晚上，用酒把郭少爺灌醉，她自己便吃下大量的紅礬自盡了！可惜啊！那如花似玉的姑娘！……」阿梅的聲音。

「小聲點！老爺，太太都吩咐不要叫少爺知道呢！別說了！……」  
唉……叫……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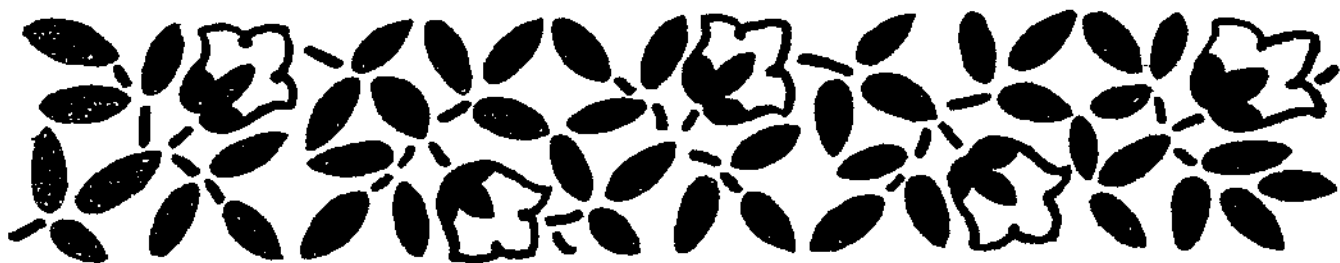
我呆痴了；復又霍地微笑了。

月光照出我的長影子，清楚地印在甬路的磁磚上；心頭泛起無次序的思潮。突然，恍惚地，身旁又添了一個影子，是秦，愛妹小秦，和我們分手那天早晨她的影子一樣，也是那麼美麗！我恐懼，悲憤，片刻，那影子又漸漸地消失了。

我昏倒在地上。

一九四零，六，一八，新作。

點之美之君  
請到  
藝術宮攝影  
愈增明顯  
佈置最新·採光最柔  
北京東單三條東口內



## 江 岸

高

霞

遠處的江水與遼闊的天空互相啣接，經過了數千里的長途，晝夜不停地向東流去，那滔滔白浪像光陰一般地有去無還。古今多少豪傑也都隨着波濤的滾滾在人世上流過去

了。

徘徊在江岸上的蘇科員已經看破了沉浮於世的乏味。隨波流去的念頭從他心裏油然而生。他的人生樂趣絲毫也沒有了，祇有世風不讓的歎息和人心不古的怨恨。在曉風殘月的景色裏，他緊皺着雙眉，凝視着踏在江岸上的自己的皮鞋尖端，有時舉起頭來看看淒涼的江山，但不久又低了下去，胸間充滿了悲憤，呼吸失了常態，往事在腦子裏紛紛的映出來了。

是去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吧，他由局裏下班回來。忽然他的妻擦着身上的衣服對他：

「說我無論如何也不再穿這粗布藍衫了。」

「因為什麼？」他瞪了眼睛瞧着他的妻，極驚愕的問。

「隣家的李小姐和王太太時常邀我同去遊玩。起初我回答不去；第二次婉言拒絕了；第三次撒了個謊，說有事，不能出門。若這樣屢次推託，一定被她們瞧不起，不得已，便勉強隨着她們看了回戲。她們都穿着華麗的大衣，脚下的高跟鞋，走起路來分外來得窈窕；馬路上的行人誰不多看她們幾眼？你看我不過穿一件臭棉袍，外面還套着破藍布衫，跟人家並肩走着，心裏是如何地慚愧！」

「那有什麼可慚愧的呢？勤儉是美德。整天穿着藍布衫在家裏工作的女人，比整天穿着綺麗的服裝沉溺在戲園舞場裏的女人不好得多嗎？」

「哼！像你這樣的丈夫就願意有一個女傭般的賢妻！你睜眼看看，住在咱這胡同裏的太太小姐們那一個是我這樣子？那一個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不嫌面子上不好看嗎？」

「我不怕別人笑話！」蘇科員真地不耐煩了。他原來是躺在牀上的，現在却霍地坐了

起來，離了牀，在磚地上不停地踱來踱去，背着手，低着頭，緊蹙着眉梢。

「嫁了才倒霉哩！女人嫁一個丈夫，就為得是吃喝穿戴。憑什麼給你作牛馬？」他的妻厲聲地問着他。

「吃喝穿戴」四個字說得聲音很高，一字一字地從她口中崩出，好像針錐一般在蘇科員的心頭上連刺了四下。蘇科員並不回答，緊閉着兩眼，使晶瑩的眼淚不能奪眶而出，祇能往肚內流去，去濕潤那受創的心頭。

「作件大衣；買雙高跟鞋，要皮的。你想法辦法去罷！」他的妻這樣地命令他。

「惠！你自己想一想，在這百物昂貴的年頭兒作得起嗎？再說我一月的薪水祇用來維持生活還恐不敷，那有錢供你奢侈？惠，你自己想一想罷！」蘇科員說完話趕緊開門出去了；眼淚陡然淌下來，撲簌簌，滴在胸前，像斷了線的珠子。

大街上的車輛不停地來往奔馳着。天氣很冷，熱淚浸過的面皮經風一吹，特別覺得難受。他急忙掏出手帕來，拭乾了淚痕，勉強平抑了胸中的悲傷。

不持久的夕陽迅速地沉下去了；一片燦爛的光華還逗留在空中，但也很快地減褪了金黃的顏色，加濃了灰色的煙幕。突，兩旁的路燈一齊亮了起來，把微弱的光芒射在光滑的柏油路上；不久，商店的內外也都燃着了電炬。

有一個工人打扮的，三十歲上下的男子遠遠地對着蘇科員走來，一路低頭左顧右盼地像在尋找已經遺失的物件，在距離較近時，蘇科員聽得那男子自言自語地歎道：

「唉，完了，完了！這真完了！非死不可了！」

那男子已經走到蘇科員的面前，臉上縱橫地流着眼淚，仍低着頭，不住地左顧右盼着：

「唉，完了，完了，這真完了！非死不可了！」

來往的行人都注視他。當他反方向地擦過一個人後，那人必停止了脚步，回頭來用詫異的眼光送他一程。蘇科員是一半因為憐憫，一半因為好奇地攔住了他，問道：

「你丟了什麼了？」

「是呵，先生，您捨了？您無論如何要還我。」他竟不畏衆人的注視，在蘇科員的面前跪下了，兩手在地下一捫，彷彿要叩頭。

「快起來！您快起來！這是怎麼說的！那的事情！」蘇科員慌忙地用手攙起他來，「你到底丟了什麼東西？」

那工人的淚眼里射出希望的目光，淚水洗過的腮上微微地現出了淡薄的喜色，「是一個皮夾，黑色的皮夾。」他用兩手比示着皮夾的大小說道：「是這麼大的一個，那裡面有鈔票三十元，都是五元一張的，另外有七八張角票。」

蘇科員未說什麼。

那工人又接着說道：「我叫張克勇，那皮夾裡還有我幾張名片。先生，請您還我罷。」

「我並未拾得你的皮夾呀？」蘇科員作出苦笑。

「唉，完了，完了！非死不可了！」張克勇扭身走去。

「呵！我問你——你爲甚麼這樣悲痛呢？」蘇科員緊走了幾步，返在克勇的背後這樣地尋問。

克勇站住了，掉過頭來看了看蘇科員一眼，說道：

「是我的老婆病了，病得很重……無錢治。我是在工廠裏作工的，賺錢有限。我剛從工頭那里哀求着借來了三十塊錢，不幸就在馬路上丟了！」他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了什麼要緊的事似的，「再見罷！再見罷！」說着便疾疾地轉身走去。

蘇科員遲疑了一會兒，不自禁地把手伸到衣袋裏摸了摸今天從局裏領出的薪水，那是六張十元的鈔票。他忽然動了豪俠的心，毫不顧忌

地喊了聲：「喂！站住！」

克勇回頭望了望，放慢了脚步。

蘇科員跑到克勇的身旁，手在口袋裡暗暗地數出三張鈔票，掏出來遞給克勇道：「這是三十元，你拿去罷！」

克勇驚愕地倒退了半步，淚眼里射出非常的眼光，嘴唇往裡一收，同時在臉上起了下痙攣。

「拿去罷！」蘇科員又把執着鈔票的手向前一伸。

「我爲什麼——您的錢，我不能要。」克勇不相信現代社會裏有這樣仗義疏財的好人，他祇從說書的口中聽過古代的俠客事蹟。

「這三十塊錢，在我看着並不嚴重，你若拿了去就可以救活你的妻。」

克勇忽然被這句話提醒了。他想起他的妻是病得很重的，他那四歲的兒子在炕上打着滾喊餓，他在今天早晨出來上工的時候忘了把門帶上，風是寒冷的，屋裡沒有火爐……他嘴裡發着顫對蘇科員說：「我不知要怎樣地感謝您，請您告訴我，您住在那里，貴姓是——」他接了錢。

「我不需要你還錢，也不需要你以後登門叩謝，所以不必告訴你住址！」

「那麼，您的貴姓我總可以知道的吧？」

「蘇。」蘇科員很簡單地回答他，接着又揮着手向他說道：「再見罷！時候不早了，你該回家了！」說完就轉身離開了他。

工人張克勇掉了幾滴感激的眼淚；他想拉住蘇科員，不叫蘇科員就祇是這樣地離去，但是他知道那是無理由的。許多旁觀的行人都向他投射輕蔑的，厭惡的，懷恨的，嫉妬的眼光，紛紛地說：「這小子弄得是江湖上騙人的把戲！莫聽他說得那樣可憐，其實都是假的——詭錢！」

二

作了俠義的事後，精神上是快活的，但是煩惱又開始襲擊他了。

「作件大衣；買雙高跟鞋，要皮的……」他突然想起這件事來，屈指算了算，「呵，好幾百！」

革：革：從他背後走過兩個女人，都穿着高跟鞋和皮大衣。他怒視着她們的服飾，認爲那是他的仇敵；他想，若沒有了你們，我的妻也就不逼我了。

「呵，麵粉漲價了：十二塊……十三塊……十六塊……十五塊……十七塊五！唉，要命！除了絕食還有什麼辦法？局長和科長完全換了新的……不久就實行裁員減薪！」蘇科員想到這裏，臉上起了下痙攣，嚇得站住了脚步。

夜深了，蘇科員脚步蹣跚地走回家來。她知道他是喝醉了，但他確信明天遲起是沒有關係的，因爲星期日不辦公。

他推開了虛掩着的門。屋裡沒有燈光，他把電門撥了下，瞧見他的妻紋絲不動地躺在床上，大概睡熟了。他就在她的身旁倒下去，酒湧上來。他清醒過來時，太陽光已是高高地射進屋來，刺得眼睛不敢睜開，這時妻還未起床，電燈還懶洋洋地放射着昏淡的光芒，門也開着未曾關上。

從保溫瓶中倒出水來洗了臉，他匆匆地跑出門去。

「蘇君！」一個熟人的語聲在叫他，當他在街上緩步時。

「王君！」他一看是同事的王科員，很有錢。

「吃點心了嗎？我們一同去吃罷！」

「好！」

於是二人進了豆腐房，坐在號稱雅座的樓上。

「蘇君今天不喜歡？」王科員自言自語地問着蘇君。

「這年頭……喜從何來？」

「大概有發愁的事吧？」

「……」

「您儘管說出來，我或者能夠幫助你。」

「有一件事，需要幾百塊錢……」蘇科員紅了臉，囁囁地說：「我沒有——打算……」

「這點小事好辦！要幾百？我借給你！」

蘇科員聽了這話，十分高興，心想：「我援助了工人張克勇，王科員援助了我，天下不是沒有慷慨的人！」他略一思索，便向王科員說道：「有三百就發了！」

王科員立刻掏出支票本子，從西服的胸袋裏抽出鋼筆，在一張支票上寫了三百元，撕下來遞給蘇科員，不要當作欠債，花完了再說話。

蘇科員的眼睛裡含着感激的淚，與王科員出了豆腐房，作別了。

蘇太太丟失了一向的愁容，腮上總是泛着微笑的波浪，頭髮燙得好，大衣穿得合體。在蘇科員家裡的磚地上，時時可聽到革革的高跟鞋聲。鄰人們，尤其是李小姐和王太太都說蘇科員墮官了，得了外財了。

蘇，王二科員的友誼一天厚似一天。王科員的家是一座羅馬式的洋樓，客室裏擺着沙發和巨型收音機；蘇科員去過幾次。蘇科員的家是舊式的瓦房，寢室，會客室，餐室都在僅有一間屋內；王科員不嫌醜，來過無數的次。蘇科員知道王科員對蘇太太的姿色很羨慕，蘇太太也時常很大方地向王科員談笑。

裁員減薪，果然實行了！蘇，王二科員是被裁的兩個。從此蘇科員的生活情況日漸窮迫，當，實，是常有的事。

幾次託人謀事，都沒有回信，蘇科員除了整天在家睡覺外，便到馬路上散步。最使他驚異的是他的妻，她並不像以往受窮時那樣地嘮叨，有時還很溫柔地安慰他。

不幸的事件發生了！蘇科員在馬路上散步歸來，一推屋門，見屋裡的情況完全大變：箱子開着，床上散堆着許多舊衣，幾隻有補綻的襪子扔在地上，桌上有兩隻半盛茶水的杯子，他的妻未在屋裡。他一面看着，一面心臟突突地跳動，像是這種景況像微着彌天的大禍。

在屋裡往來巡視了幾遍，他發現桌上有一張報紙，他問道：「妻是向來未買過報的，一定有外人來過。呵！這不是兩杯未喝完的茶嗎？這足可證明有外人來過！」他無意識地把手光掃到報紙上，「少婦私奔」的標題映入他的腦膜；他不自禁地喊了一聲，他想：「莫非我的妻也私奔了？」他重把屋裡的景況巡視了一遍，「不錯，果然她是私

奔了！拐騙她的一定就是帶來報紙的那個人！……呵，王科員的手裡常拿着一份報，無論是在行路時，訪友時或消遣時。」他的心緒緊張起來，他作出偵探家的姿態，在報紙上尋覓證據。他發現報紙邊緣的空白上有一個指痕，是手指抹了報紙上的油墨後印在那裡的。他費了許多腦力想證實這個指痕是王科員的，但是毫無結果。

直等到晚上，妻也未會回來，蘇科員更相信自己的猜想是確實的了。

夜十點了，這間屋子裡依舊是蘇科員一個人，在磚地上踱來踱去。他忽然下決心地戴上了帽子，走出門來，匆匆地沿着路旁走去。路燈的昏暗的光射在他那慘白的臉上。在一座衛護着羅馬式的洋樓鐵柵門前，他止了步，伸手按了電鈴；他氣憤憤的在門外等候着裡面的反應。他的心緊張得幾呼要破裂，他預料一個兇殺就在眼前。

從鐵柵門的空隙處窺進去，見有一個男僕由門房裡走出來，那男僕也同樣地由空隙處打量蘇科員。

「找誰？」那男僕高傲地問。

「王科員在家嗎？」

「沒在！」

蘇科員待要接着問下去，但是那男僕早已進了門房。蘇科員的胸部幾呼要爆裂，窒塞得好幾秒鐘未曾呼吸。他計劃着一腳踢開鐵門，先入門房把那僕人摔死，然後奔進樓去抓住正在一個沙發上互相偎着的對無廉恥的男女，但是他沒有那樣的勇氣。他惱喪地踏在歸途上。

「作件大衣；買雙高跟鞋，要皮的……」他作着辛酸的回憶。

在這貴族的住宅區裡，柏油路上是靜悄悄地，行人稀少，汽車的通過也不勤，但是樓窗裡的燈光却是誇大地輝煌着。他的身旁有一輛汽車駛過，忽然停在前面了。汽車夫下了車，替坐車的主人開了門。一男一女先後由車裡出來；那女人向那男人作了個蕩人的媚笑，把臀部擺了兩下，同時把臂兒交過去。

蘇科員已經辨出那對男女就是王科員和自己的妻，他的怒氣陡然地燃着了。他搶上幾步，到了王科員的面前；他左手抓住了王科員的大衣領子，右手抓住了妻的臂。

拍！一個耳光打在蘇科員的左腮，這是王科員的賜與。蘇科員的

左腮上頓時感到一陣麻熱，他大聲地喊道：

「好小子！你拐我的妻！你……」

話未說完，在右耳下又落了一拳，蘇科員的面前現出許多金星，他昏迷了！

他醒來時，發覺自己是在路旁倒着。汽車，王科員，惠，都不見了。他長歎了一聲，走回家下；他要自殺。

躺在牀上，一夜未曾入夢，他輾轉地思索着他的遭遇。玻璃窗上發白了，他又起身出去了，依然是漫步街頭。

「蘇先生！一個工人下了腳踏車，對他這樣地招呼。

「呵，張克勇！他好像孤兒見了慈母般地迎上去。

「您的眼怎麼這樣地紅呀？」

「唉！我——我們到屋裡去談吧！」

蘇科員領着張克勇到了自己的家裏，把一切的遭遇都告訴了他，把王科員和惠的像片都給他看了。克勇同情地歎息着，表示出十分憤慨的樣子，並且下意識地注視那兩張像片；最後，他對蘇科員道：「這像片交給我吧，我或許能把他們尋到。現在我要上工去了，再見罷！」

蘇科員讓克勇帶去像片，送他上車走了。

三

孤寂的蘇科員在牀上倒着，他已經病了一個多月了。無錢醫治，無人侍奉，在口渴時無人送茶，餓時無人送飯，他過着地獄生活，面龐越發消瘦了。

美幻的春天早已靜悄悄地來到了，但蘇科員並未感覺到，祇是一味地過他那沉鬱的冬天。

「餛 頭！餛 頭！」胡同裏的小販高聲地喊着。

蘇科員離了牀，支持着細弱的身軀，開門買進來兩個。他喘着倒在牀上，好像作了整日的勞苦工作。白色的餛頭是多麼可愛呵！他不住地用目光掃着那光滑的表面。忽然，在餛頭底下裏來的一塊報紙上印着一行特號鉛字：

「××旅館血案

兇手已處死刑」

他慶幸自己還能看清五號鉛字，臉上泛起數月未有的笑容，他繼續着讀下去：

「本市特訊：××旅館血案詳細情形已誌本報。工人張克勇手刃王××，事後即投案自首，然其自首程序不完備，昨已判處死刑。於本月十五日即實行槍決云。」

他嚇呆了，萬想不到張克勇會殺死王科員。他瞪大了眼睛望了望牆上的月份牌，那月份牌上顯示的是他的妻私逃的那天，並不能顯示給他張克勇的行刑期在幾天後。他由牀上跳下來，很快地開門跑出，首先遇到的是西鄰的老人；他問道：

「請問，今天是多少號了？」

「十六號。那老人低聲地回答。」

「真地十六號？」

「十六號。」

蘇科員頓時感到一陣頭暈，他蹣跚地走回屋裏，他知道那老人是誠實的，是不會騙他的。他又懷疑自己是看錯了報上的字，於是他重拾起那塊裏餛頭的報紙，看了又真，明明是十五號，本月十五日實行槍決……

他倒在牀上，又把往事一幕一幕地在腦子裏：妻的浮華，王科員的人面獸心，張克勇豪俠，羅馬的洋樓，寂靜的柏油馬路……又是一夜未曾入夢。玻璃窗上發白了，他又起身出去了——這次出去是下決心地奔往江岸。

現已出版

**京華**

著 林語堂

譯 白林

定價一元五角

北京東安市場

**東風書店**

售 經

購 函 埠 外

費 寄 加 不

# 追 求

(4)

楊 潤 華

「楊貴妃準長得很漂亮吧？」  
他點點頭。

「安祿山長得很漂亮吧？」

他搖搖頭。

「那麼，楊貴妃怎麼會愛上安祿山的呢？」

這話，她怕被「特務」或一包打聽之類的人們聽見，是很低微的說的，然而聽在他的耳裡，却比在晴天打個巨雷還令人驚駭。

「真的嗎？」

「怎麼不真，並且兩個人打的比火還熱呢，聽說安祿山是明皇的乾兒子，只往宮裡去了幾次，就和他乾娘勾搭上了。兩個人整天在一起，有一次，大白天的，楊貴妃就親自給他洗澡，明皇看見也不管他們。因此，他倆鬧得更不成樣子了。這是一個新聞記者偷着告訴我的。你說這多麼新奇？我以為安祿山挺漂亮呢？」

他聽了。心裡比刀刺着還難受。猶豫不

定的把婚問題忘掉了。理知消失了。發的一下，他推開了窗，拿起剛打開的一瓶酒來，咕嘟咕嘟的幾口便喝了下去。她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很驚訝的想去攔阻他，但他把酒瓶扔在桌上，便反轉身跑下樓去了。

秋夜的風是涼的，他昏昏沉沉的，像是失掉了知覺似的，在街上走了一陣，身子被涼風吹着，慢慢的頭腦纔清醒了些兒。怎麼出來的？上那兒去？他都覺得很模糊，惟有那個意外的消息，還清晰的記在他心上。

在自己意念中的，神聖的戀愛對象，居然和別人勾搭上了。這不算算失戀嗎？不過，他絕不承認是失戀。因為他見過安祿山，他相信那個肥得像豬，蠢得像牛一樣的人，絕不會得到楊貴妃真誠的愛戀。他和安祿山所以能夠發生關係，完全是因為明皇不能滿求她的慾求，而且還特別拘束着她，使她的愛情得不到適當的發展，而發生的一種「飢不擇食」的舉動；倘若她和自己能夠常見面，安祿山是絕不會受到那麼優遇的。他

覺得只要以後能夠和她見面，一定會把她愛安祿山的心轉移在自己身上來。他敢自信絕對有這樣把握。

但是幾時纔能和她見面呢？怎樣纔能和她見面呢？他却一點把握也沒有了。

不知道這個消息時，他心中只有無限的苦悶。知道了這個消息，在苦悶中更增加了一種難耐的焦灼。乘着月色，他醉醺醺的，身子飄飄忽忽的，蹣跚在馬路上，腦海裏總盤算着和她見面的辦法，只是盤算不出個適當的結果來。

雖然時間是深夜了。但家家的留聲機，或收音機，都還唱得很熱鬧，那些熙熙攘攘的人們，還在馬路上來往着，他們都流露着快樂的樣子，惟有他臉上蒙着愁苦的網，心上纏結着山苦悶和焦灼凝成的濃重的悲哀。

在他的想像中，唐明皇醉得睡去了。楊貴妃和安祿山正在幽會，兩個人用一隻杯喝酒，比那天和自己偷着互換酒杯，是有意思的。等酒喝足了，楊貴妃豐滿的肉體，在安祿山的身下，縱情的顫動着，還低微的喘息着，安祿山那個粗俗的傢伙怎樣呢？他不敢想了。用手把頭髮向後攏着，像是要拂去腦幕上那一幅「春畫」。

這時，一輛汽車從對面來了。恍惚中，車裏的人，正是安祿山和楊貴妃，他想仔細的看個清楚，但那車像飛似的過去了。

他心裏更充滿了一種比苦悶，焦灼，和悲哀，還難以忍耐的情緒。



被這種情緒支配着，不知不覺之間，已走進了公園的大門，一陣涼風挾着太液池中的冷意撲過來，使他突然打了一個寒慄。

月兒高懸在中天，天空並沒有一點浮雲。重疊的院宇樓台，在月光中顯着模糊的輪廓，滿地映着扶疏的花影，樹影，太液池在微風的激蕩中，閃着激盪的波光，好像一幅西津畫似的。

他看了看週遭的景色，纔知道自己是置身在公園裡了。公園裡是有賣酒的地方的，還是用酒來麻醉一下自己吧。摸摸衣兜裡還有些錢，他在一個小販攤上買了一瓶白乾，就坐在一片花陰下痛飲起來。

原來不論是花影下，樹影下，都有一雙雙的愛侶在徘徊着，閒談着，或者還玩弄着神秘的把戲的。他看見他們的影子，聽着他們的細語，覺得自己是太孤獨了。他怕那影子，好像那影子是向他的孤獨示威；他怕那細語，好像那細語是對他的孤獨竊笑。於是他拿着酒瓶，匆匆的躲到月光滿地的太液池邊去了。那裡是一個人也沒有的。他就坐在潮溼的地上，面對着池子，又開始了痛飲。

這時，風停止了。太液池的水平靜得像一面鏡子，月影很清晰的照映在池中，是那麼光明，那麼圓潤，越發顯出了池水的平靜。

一瓶酒喝完了。白乾的熱力，愛情的苦悶，攪動着他的心。但他仍然是樂觀的，他相信自己一定會戰勝所有的情敵。於是他不禁大喊起來：

「楊貴妃，我至愛的女神！你一定是屬於我的！」

「楊貴妃那圓圓的，秀色可餐的臉，浮現在他眼前了。他偶然一低頭，看見了倒映在池中的月影，神情恍惚中，睡眼朦朧中，彷彿那月影就是她的臉。一陣微風來了，那張臉向他笑了。於是他立起來飛一樣的向前奔去。

池中的月影散亂了。水劇烈的激蕩了一陣，纔恢復了原來的平靜，只是在水面上多了一具浮尸。

(完)

## 往事

張槐

「往事」一年前已被我葬埋了，我不想再見她！

——今天窗外下着雨，却沒有一絲風，我倚着窗棧站着，隔着紗窗看見院子裡瓷缸上面圓大的綠葉中間，有一朵粉色的花好像是腫着了……

心幽暗的像個洞，我有些不相信我的眼睛，

「怎麼和那天一樣的情景？」

我不願再看了，驀地轉過頭來，

屋子裏的眼睛都混花了，

## 簫

是誰又奏起抑揚的調子？怎麼這樣耳熟呢？

我輕輕的從牀上爬起，靜靜的聽……

幽咽的音韻，像是塞外駱駝群的鈴聲，而我的心琴微微的也有些顫動，因為現在我已像沙漠中孤獨的人了！

我想下牀追尋出這音韻源泉的地方，恐怕再被討厭的風吹到遠方；

但不知怎的我的鞋子離開了牀。

熾熱的火鏟酒上死灰的湯，我又伏下默默的想。

「唔……我曾拿它擊過頭皮的老鼠！」

我仔細向屋子裡尋找——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我拾起鞋子？因為這屋子裡已再沒有第二個人了，

我瞥見牆角立着一枝「簫」，

是她平日時常吹給我聽的。

兩隻拿在手中，記得上面曾有我雕刻的詩句，現在一字看不清楚，因為上面蒙蓋着塵土……

長篇  
連載 咆哮山莊(四)

黎愛黎·勃則特作  
林 栖 譯

「你一定得跟我換換馬；我不喜歡我的了；如果你不幹，我就告訴你的父親這個禮拜你毆打了我三次的故事，讓他看看我這青腫到肩膀的胳膊。」辛利伸出舌頭來，用手掌打他的耳光。「你不如立刻照辦，」他固執着說，一面跑到門廊去（他們先在馬棚裏）：「你非得換馬；如果我說了我挨的這些打，你就要受加重的報復。」「滾開，狗！」辛利叫喊着，用一個稱甘諸和乾草的鐵秤錘恐嚇他。「扔吧，」他答道，站着不動，「然後我要報告你怎麼誇口說只要他一死你就把我趕出門外，看他會不會立刻把你趕出去。」辛利扔了過去，打在他的胸上，他倒下去，可是即刻又抖動着爬起來，喘不過來氣，臉色蒼白；不是我給攔住，他就要就這樣到主人那兒去，讓他的現狀替他辯護，暗示出來誰是主動的，而得以充分地報仇。

「那麼就拉去我的馬駒吧。野人！」小恩紹說。「我但願他摔折了你的頸子；拉去吧，該死的，你這花子一樣的搶錢賊，把我父親所有的都給騙去了；只爲到後來好讓他知道你是甚麼人，魔王的小鬼。」拉去吧，我盼望他踢出你們的腦子來！」

西斯克立夫已經去解那小獸了，換到自己的馬棚裏去；他正從馬的身後走過，那時候辛利把他打倒在馬的腳下，算是結束了他的說詞，並不停住察看一下是不是達到了他的願望，就儘可能地快快跑開了，我覺得驚訝，眼看着那孩子怎樣沈靜地挺起身來，繼續進行他的目的；交換了鞍子等等，然後在一捆乾草上坐下鎖壓住那重打給他的煩囑，在進屋去以前。我沒費事就勸服了他讓我把他受傷的罪過加在馬身上；他不大在乎怎麼編謊話，既然得着了 he 想要的東西。實在，他抱怨這類風波時候那麼少，以致我真以爲他沒有報仇的心了；我完全受了哄騙，你聽下去就知道了。

(第四章完)

王府井大街

# 大明眼鏡公司

專門驗目配鏡

學界惠顧 特別優待

思培

## 編後記

光陰荏苒，匆匆過了一年，在這週年紀念，我們覺得有無限的感慨。回顧創辦時的艱難及至於現在，編者惟心勞日拙，自愧毫無貢獻，確實對作家和讀者們都很不住。

過去，編者雜務繁柯，雖曾極力策勵自己，終于未能手揮五絃，目送飛鴻；自思長此以往，必無裨益於文化，故這次決定退讓於賢能，從此欲與諸位告別了。

在這一年之間，諸位作家予我們的同情和援助，讀者們給我們的的支持與聲援，都很使我們感激的。編者於這裡除深表感謝外，還希望諸位源源擁護本刊。

自下期起，本刊人易地亦易了。今後的編輯人係誰，目下尚未便言明，至於通訊處已決定在社告所揭示的地方，希望諸位注意。

這期，我們元有種種的計劃，却爲了社務變更的關係，結果，都變成幻想而歸於泡影了。對這些事情，我現在無心辯解，祇願率直的說一句——我已無力維持下去了。

關於本刊的封面與社徽也爲了上叙的緣由，都不便採用，對諸位作者非常抱歉，但是所寄來的大作都已決定悉數奉還，並對作者們均決定呈點薄酬，千祈大家寬恕。

這紀念號，雖然離開了我們的理想與企望很遠，但是內容和質量都俱有顯然的躍進，似乎無需嗷嗷的必要。

我們在這最後的編輯，特別

有幾句要說的，第一要感謝堂臨光雄先生和浦野壽一郎先生，前者是產生本刊之母，後者是會維持過本刊之命脈，第二要對知堂，一氏義良，張我軍諸先生及本社的基本作家抱歉。因爲我個人的無能，演致影響於本刊，確是非常遺憾。

有人說「惟有真心爲中國人說話，在中國人立場上說話的刊物是永存的」。可是我們要換一句說：惟有真心爲東亞人說話，重要的使命尙未完成，今後對這一個使命，即中日文化交流——一定能够實現的。

### 社 告

- ▲本社通訊處現改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 ▲本社社務雖略有變更，但對定戶仍照舊按期發送幸勿掛慮。
- ▲凡屬於過去代售處之賬務，務期速爲清理。

知堂先生這期給了我們一篇「緣日」，這在他本來是於無意中寫的，可是這却成爲本刊的緣日了。

在東亞人的立場說話的刊物是永存於東亞，惟有真心爲人類說話在人類立場上說話的刊物是永存於人類。

末後，還有樂爲諸位道者，本刊如換編輯人，鼎革前弊，必能煥然一新。且本刊元有一個很再見。

本期爲了許多事故，終于誤期了，希望諸位給我們諒解吧。

(者也)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隨筆，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二元至六元，特殊稿件另議，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先由本社出版。
- 七 來稿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號七 八 字 民 證 記 登 部 政 內 刊 本)

### 廣告價目

| 附註                                  | 普通 | 頁數 | 底封面 |   | 地位   |
|-------------------------------------|----|----|-----|---|------|
|                                     |    |    | 一   | 二 |      |
|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須由刊登人自備。均可指定，如用鉛版或木版等。 | 一  | 一  | 套   | 套 | 全    |
|                                     | 一  | 六  | 套   | 套 | 半    |
|                                     | 一  | 三  | 套   | 套 | 四分之一 |
|                                     | 一  | 二  | 套   | 套 | 四分之一 |

本刊所登載之各種廣告均由北京華洋廣告社供給

### 中國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張深切  
 發行所 北京東單大羊市寶胡同五號 中國文藝社  
 電話東局(五)三九六號  
 總代售處 北京宣武內大街路東九二號 人書店  
 電話南局三〇五三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二)二一三〇號

### 定價

| 訂購辦法 | 冊數 | 價格   | 郵費          |      |
|------|----|------|-------------|------|
|      |    |      |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 | 國外   |
| 零售   | 一  | 三角五分 | 一分半         | 一角二分 |
| 預定半年 | 六  | 二元   | 在內          | 一元八角 |
| 預定全年 | 十二 | 四元   | 在內          | 三元五角 |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本刊郵費：北京城內一分，城外一分半

青春期有不可思議的變化

## 請珍重妳的健康

審查：身心有無異狀  
注意：發育是否失常

### 青春是什麼

青春這個字眼有多麼漂亮，妳會想到那美的，富於生氣的活躍的心，如果你再向深處體味一下，會感到這時候像春天一樣。

這樣的感覺並不錯，一個人的，尤其是一個女人的青春就是季節裏的春天，春風把花吹開，春風也會把花吹落，而且春風吹得過猛了，還沒有把花吹開，便已把花吹落。

請珍重一點！青春是妳的美好的日子，但是青春期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和春天一樣，春機會喚醒了妳，必然的春思的活力在誘惑妳，但是，請把心平靜一下，不要給春思迷亂了，因為這期間的變化會影響妳的健康，妳的發育，不正當的變化，會減滅了妳還沒有成熟的青春。

### 春機發動

多麼應該珍重的時期啊！少女們的十一歲到十六歲之間，要有怎樣不可思議的變

化，身體方面妳會從衣服方面試驗出來，從前的衣服會漸漸的短起來，瘦起來，不用說，那是青春的初期發育助長身量的增高。

神經系統弱易感，一點點不順心的事都會惹起極度的悲觀；星一樣小希望也會快樂起來，但是輕度的感想易覺得疲勞。生殖腺有了顯著的發育。新陳代謝也增加了旺盛。不過，爲了春思的誘惑，常常會加速度的促進生殖腺的活動，而影響正常的發育，尤其是身體素弱的少女們。

### 神秘的青春

漸漸的更有顯著的變化給妳發現，全身的脂肪組織增加了明顯的積蓄，乳房和臀部，腿部都表現着純女性的豐滿麗麗的肉體美，在春思的誘惑下，心理當然的增加了強度的愛美，和不可思議的神秘情思，對於男人，偶然接觸便立刻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無意中的好意也會惹起心絃的顫動，好奇心的驅使，神經和肉體都需要着一種刺激，但每

每這樣的意念稍微檢動時，立刻給羞恥心紅了臉，矛盾的，反復的心理很明顯的在愛修飾和常羞澀的動作裏表現着。

骨盤增大，外陰部和腋窩生長疏毛，聲調也有着顯然的變化，這是女性機能達到成熟的表現，月經第一次來潮了。

月經來潮，也許要帶來不少的痛苦，但是那要看身體是否健康。

### 青春的維護

青春期的變化，雖然不似生育那樣的難關，但請天下作父母的注意，青春期的發育却會影響了少女們一生的健康，兒童時代的發育那是人生健康第一基礎，青春期的發育却是人生健康的第二基礎。

按照生理學和醫藥原理來講，「若素」內含成分，確是青春期正常發育的輔助劑。若素能使體內各部細胞活潑，能使新陳代謝機能正常，而使青春發育達到自然美。若素含有營養素多種，有健全腦神經的能力，有加強抵抗外感的能力，有促進胃腸吸收與消化機能的能力。而使春思正常，變化不越軌範，避免食慾不振痛苦。若素更能規正脂肪增加，和清理血液，而使青春發育良好，保持月經常態。此外若素更能治療婦女妊娠病，和歇斯底理等症，售價小瓶五角，中瓶一元六角，各處藥房均售，若素製藥公司北京東單新開路。(總)



魁昌糖餠

不只甜而

且香！



牌神由自

裝璜美麗

饋贈親友

最為相宜

全國各大食品店均代售

專做男女皮鞋

青年皮鞋商店

地址：北京東城燈市口大街路北乙字十七號



本店誠實服務社會，自製各式男女皮鞋，冰鞋，跑鞋，孩鞋，馬鞋，工料堅固，價格便宜，歡迎比較，方知無欺，優待主顧，九五扣計，整舊如新，並代修理

# 平 平 治 鞋 院

履 革 女 男 西 中 補 修 器 機  
起 即 補 即

PINPING SHOE HOSPITAL PHONE 5-2603  
121 MORRISON STREET  
Shoes Repaired While You Wait.  
We Repair Your Shoes by Modern Lock-Stitch  
Long Wear, Great Comfort.


號 一 十 二 百 一 街 大 井 府 王

雙 真正立止醫癩無  
**瘋羊癩**  
羊癩瘋原分五種風火  
驚氣痰氣鬱橫解怒忿不  
舒痰迷心竅犯時項歪斜  
洽從後脊上沖頭昏忽然  
倒地四肢抽縮不省人事  
口吐涎沫怪聲有每月犯  
一二次者每年五六次者  
服此丸一料立愈重者兩  
料除根治淨永保不犯每  
料二元各界如有癩瘋  
大症 耳 聾 年 新 多  
定日 耳 鳴 年 老 耳 多  
保好 耳 鳴 年 老 耳 多  
雜音經過千方百藥久治  
不愈徹堂一元保好重者  
三元除根聽音  
清亮每盒一元  
元每料三元  
底 不論老幼耳內流膿  
油 臭水耳痛耳漏耳內  
八角保愈準好重者一元  
二角除根不犯每瓶四角  
外埠函購加洋三角滿洲  
國加五角▲總批發處會  
賢堂北京和外南新華街  
南頭路西梁家園東口外  
路西

**正風打字科**  
職業補習學校  
隨時報名上課  
男女分授  
附設簿記班  
同胡方關單西：址地



介紹北京  
專門打字  
學校  
校址：宣武門外  
宮門外  
九號



**聲日打**  
華  
**寶英字**  
最新  
縱橫  
萬能  
日文  
英文  
機  
附設各科補習  
擴大招男女生  
校長曲聲寶  
校址：安內寬街汽  
車站對過利  
溥營口內

**北京 小峰醫院**  
院址：北京王府井帥府園西口  
電話五·二五八六

- ▲內科
- ▲小兒科
- ▲性病
- ▲戒毒科

**人人書店**  
經售日本書籍雜誌  
北京宣內大街九二  
電南三〇五三

張我軍著  
標準  
**日文自修講座**  
前期四冊(口語) 定價各一元  
後期一冊(文語) 定價各一元

洪炎秋著  
英文法  
較  
**日本語法精解**  
定價二元

**現代日本語法大全**  
分析篇 定價一元二角  
運用篇 定價一元一角

恒陸線花店邊莊

自運華洋雜貨織物香品  
 針線縲帶花邊繡線繡絨  
 杭絨金線金邊光片花邊  
 鑲嵌珠石戒指耳鉗童裝  
 繡枕鞋面各種禮物禮盒  
 禮券凡居旅各界用品無  
 不精美齊全歡迎試購參  
 觀貨高價廉

北京前外大街大蔣家胡同西口  
 電話七〇三六一號

譽滿全國  
**明明公司**  
 眼鏡大王



西單北大街  
 規模宏大  
 設備完善  
 誠實賤賣  
 配鏡準確

寶光墨汁書畫咸宜

寶光科學製墨社正

寶光墨汁



全國紙店書局均有代售

廠址  
 北京內城老胡同  
 四〇三五八  
 濟南  
 電話七九〇



## 全 國 著 名 雜 誌 介 紹

**中國公論** (月刊)

政治經濟輿論

社址：北京郵局信箱46號

**婦女新都會** (三日刊)

婦女生活畫報

社址：天津特別一區錦州路26號

**青年呼聲** (週刊)

青年問題研究專刊

社址：北京北長街26號

**法文研究** (月刊)

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主辦

社址：西交民巷71號

**中和月刊**

研究學術·灌輸知識

社址：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興建月刊** (半月刊)

政治經濟輿論

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708號

**立言畫刊** (週刊)

戲劇文藝·生活綜合刊物

社址：北京宣武門外椿樹上三條

**新婦女** (月刊)

婦女生活刊物

社址：北京中南海東四所

**中 國** (月刊)

政治·評論·文藝

社址：上海虹口江蘇路972路中聯社販賣部

**再 建** (旬刊)

中國公論姊妹刊

社址：北京中國公論社轉

**南京新命** (月刊)

政治·經濟·文化綜合雜誌

社址：南京復興路200號

**東亞聯盟** (月刊)

政治·文藝綜合雜誌

社址：北京北魏胡同廿一號

**朔 風** (月刊)

討論學術發揚東方文化

社址：北京西單北大街248號

**華文大阪每日**

政治·文藝綜合雜誌

發賣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濟南文教** (月刊)

文藝綜合雜誌

社址：濟南東門外華美街11號

**南京國藝** (月刊)

純文藝雜誌

社址：南京中山北路55號

**國 風** (半月刊)

評約·專著·翻譯綜合雜誌

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032號

**新 光** (月刊)

婦女·論著·美術·文藝等綜合

社址：北京西單二龍路30號

**教育學報** (季刊)

研究教育刊物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全 家 福** (月刊)

婦女·小說·生活·漫畫綜合

社址：北京東城新開路45號

**新 東 方**

政治·經濟·文化綜合

社址：南京太平路門前橋三八二號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店 均 有 代 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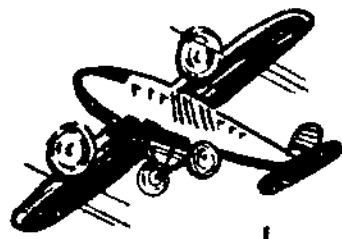
# 四月四日

快活の編輯

歡迎  
各界  
垂青  
賜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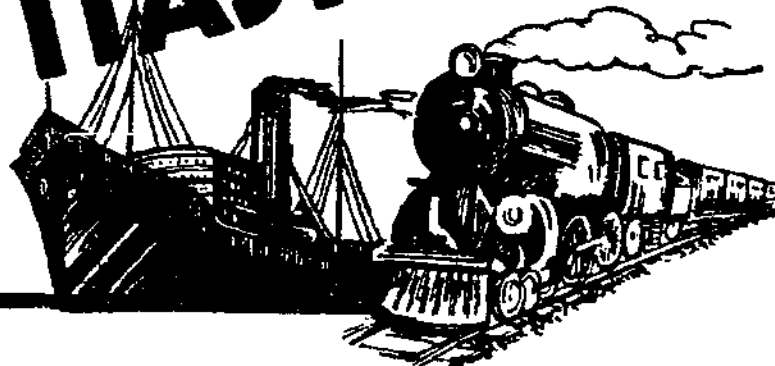


本誌係由東京  
在勝系自來水會社



無遠不屆

# VITASPERMIN



## 維他賜保命

賜保命之權威劑

丸劑  
注射劑

分男女用二種男用標準峯九十字形結晶女用卵巢濾胞內泌素結晶其他尚含有維他命D及維他命B<sub>12</sub>近且加入全垂體腺腎上腺胎盤荷爾蒙等貴重成分

### 主治

神經衰弱腰痛背酸腦弱失眠肺病貧血軟骨糖尿陽萎遺精以及戒除煙毒等症（說明書函索即寄）



# SPERMIN AMP & ESSENCE

## 信誼賜保命

內服藥液  
注射液

製作精密功效偉大每管二西西由二百七十克鮮峯丸中提出經廿餘次化學工作始能將八種雜質提淨而成爲一完全純粹之十字形結晶體

### 主治

神經衰弱·性病·新陳代謝障礙·不育·胃呆·便閉·臟躁症·貧血萎黃·病後調理  
每盒四支 每支二公撮 另有一百支裝